

大卫·科波菲尔

第三十二章

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旅程

天下有我这种想法的人，想必有很多，所以我不怕写出。对斯梯福兹，我从没在我和他友情断绝时那样爱过他，越因为发现他那缺点而极度不安，我越怀念他的长处，与过去崇拜他时相比，我这时更欣赏那能使他变得高尚伟大人物的特点。他侮辱了一个诚实的家庭，虽然我痛切地感到我也不自觉地负有责任，但我相信，如果我面对他时，我说不出一句责备的话。我会依然那么爱他——虽然我不会再那么为他所迷住——但我会那么满怀热诚地记起我对他的爱慕，以至我相信我会像一个精神受挫的孩子那样软弱，并且生出重续旧好的念头，（不过我从没有那么想过）。我觉得，正如他早就感到的那样，我们中的一切都结束了。他对我怀着什么样的记忆，我对此一直一无所知，也许在他是空泛，很易被忘掉的；可是我对他的记忆却像是对一个死去的好友所持的记忆。

是的，斯梯福兹，在这可怜的传记舞台上已被除名了！在最后审判的天座前，也许我的悲哀不自觉地成为反对你的证据，但我决不会对你有愤慨的思想或有所责备的，我知道的！

不久，这事便传遍了全镇；因此，当我次日早上走过街道时，不断听到人们在家门口谈论这事。多数人责骂她，少数人则责骂他，但对她的第二个父亲和她的未婚夫人们所持的感情是一致的。无论什么人，都对被苦愁压着的他们怀着温存、体贴和尊敬。这两个人一大早在海滩上慢慢散步，出海的人见到他们忙避开。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无不同情地议论着。

在海滩上离海很近的地方，我看到了他们。天色大亮，他们仍像我离开他们时那样坐在那里，就是皮果提不告诉我，我也一下就看出他们通宵未睡。他们看上去很疲乏；一夜之间，我觉得皮果提先生的头，和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来相比，低得更下了。但是，他们都像大海那样深沉，坚定：那时，大海平静地躺在暗淡的天空下，无风无浪，但海面沉重地起伏着，好像它在休息时的呼吸，一道来自尚看不见的太阳的银光与海面在远处相接。

“我们已经，少爷，”我们三人默默走了一会后，皮果提先生对我说道，“把我们应做的和不应做的谈了很多。我们现在已看到我们应走的路了。”我无意间对正在眺望远处日光下海面的汉姆看了一眼，一种恐惧的想法油然而生——决非因为他脸上有冲冲怒意，不，那一点也没有；我记得，那脸上只有一种决心已铁定的表情——一旦他看到了斯梯福兹，就会杀了他。“我在这儿的责任，少爷，”皮果提先生说道，“已经尽了。我要去找我的——”他停了一下，又更坚定地说道：“我要去找她。那永远是我的责任。”

我问他去什么地方找她时，他摇摇头；他然后又问我是否第二天去伦敦。我告诉他，由于怕错过帮他点小忙的机会，我今天不打算去；如果他愿意去，我当然可以走。

“我要和你一起走，少爷，”他说道，“如果你觉得合适，那就明

天吧。”

我们又默默走了一会。

“汉姆，”他又说道，“他要维持他目前的工作，和我妹妹一起生活下去。那边那条旧船——”

“你要抛弃那条旧船吗，皮果提先生？”我轻轻插言道。

“我的位置，卫少爷，”他答道，“不再在那里了；既然海面上有黑暗，如果有什么船沉下水，就是那条船了，不过，不是的，少爷，不是的；我不是要抛弃那条船，完全不是的。”

我们又那样往前走了一会儿，他又解释道：

“我的愿望是，少爷，无论白天黑夜，酷暑严寒，那条船永远保持她认得的那个老样。万一她流浪回来了，我不让那老地方有一点拒绝她的样子，都要引她走得更靠近些，也许像个鬼魂那样，她在风雨中从那个老窗口往里偷偷看看火炉边她的老位置。那时，也许，少爷，除了看到高米芝太太在那儿，她谁也看不到，她也许会鼓起勇气，战兢兢地溜进去；也许她会在她的老床上躺下，在那曾非常令她惬意的地方让她那疲倦的脑袋得以休息。”

我不能对他说什么了，虽然我想说。

“每天晚上，”皮果提先生说道，“一定会有蜡烛点在那个老玻璃窗前，和过去完全一样。一旦她看到它，它就像对她说，‘回来吧，我的孩子，回来吧！’天黑后，一旦有人敲你姑妈的门，尤其是很轻地敲了一下，那汉姆，你就别去开门。让你姑妈——你别去——迎接我那堕落的孩子！”

他走在我们前头，离得很近，一连几分钟都在前面走着。在这段时间中，我又看了汉姆一眼，看到他脸上还是那表情，并见他眼神依然呆呆望着远处的日光，我就碰了碰他的胳膊。

我用唤醒睡着的人的声调唤了他名字两次，他才注意到我。我最后问他一心在想什么时，他答道：

“想我眼前的事，卫少爷；想那边的。”

“想你眼前的事吗，你是说？”

他朝海面上泛泛地指指。

“唉，卫少爷。我也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只觉得从那边来的——好像就是那么个结果；”他好像刚醒过来一样看看我，不过仍然那么表情坚定。

“什么结果？”我仍那样害怕地问道。

“我不知道，”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我想到一切都从这里开始——然后就有了结果。不过，已经结束了，卫少爷。”他补充说道；我想，他见我神色那样又解释道；“你不用为我担心，我不过有点心烦意乱；我好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也就是说，他失常了，他思绪很乱了。

皮果提先生等着我们，我们走过去，再没说什么。不过，对这一情形的记忆和我以前的想法联系在一起，时时困扰我，直到那命中注定无可挽回的结果来到为止。

我们不觉来到那条旧船前，便走了进去。高米芝太太不在她那专门的角落里拉长脸发愁，却在忙着做早餐。好接过皮果提先生的帽子，为

他摆好座位，她那么柔和愉快地说话，我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

“丹，我的好人，”她说道，“你总得吃点喝点，保持体力呀；因为没有体力，你什么也不能做呀。试试吧，那才是个好人！如果我的啰嗦（她是说她的唠叨）让你心烦，那就告诉我，丹，我可以不那样。”

她把早餐一一递给我们后就退到窗前，认真地把皮果提先生的一些衣衫补好并整整齐齐叠放起来，放进一个水手用的油布包里。这时，她又用先前那种安祥的态度说道：

“无论什么季节，无论什么时刻，你知道，丹，”高米芝太太说道，“我都在这里，事事按你的意愿办。我没什么学问，不过，你在外时，我要常常给你写信，把信寄到卫少爷那里转给你。也许你也会常常给我写信，把你那凄凉的旅途情形告诉我呢。”

“我怕你在这里会成一个孤独的女人了。”皮果提先生说道。

“不，不，丹，”她答道，“我不会的。你不必牵挂我，我有许多事要做，要为你料理这个窝（她是说家），等你回来——为任何一个回来的人料理这个窝，丹。天气好的时候，我要像过去那样坐在门口，如果有什么人会回来，他们总能看见对他们一片真心的孤老婆子。”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高米芝太太有了多大的变化！完全成了一个不同的女人了！她那么忠诚，那么机敏地意识到该说什么或不该说什么，她那么忘怀自己而关心别人的悲苦，我对她生了一种敬意。她在那一天做的事哟！有许多东西应该从海滩上拿回家，放到杂房里去——比方说浆呀，网呀，帆呀，绳子呀，圆木呀，虾罐呀，沙包呀，等等。虽说海边的工人没一个不愿为皮果提先生效力，而且效力时又有很好的报酬，所以并不乏帮手，但高米芝太太仍整天坚持干完全非她体力能胜任的苦活，为一切不必要的事奔忙。她似乎完全忘了她的不幸了，她同情别人时也能保持自己心情好，根本不再埋怨悲叹了，这也是她的一切变化中令人吃惊的一点，长吁短叹再没有了。整整一天里，一直到黄昏，我甚至都没发现她声音颤抖过，也不曾见她流过一滴眼泪。当屋里只剩下她，我和皮果提先生三人时，皮果提先生精疲力竭地睡去时，她才发出一阵被拼命压抑了的哽咽和哭泣，然后送我到门口并说道，“上帝保佑你，卫少爷，爱护那可怜的好人吧！”然后，她立刻到门外把脸洗了，这样她能安安静静坐在他旁边，于是一旦他睁开眼就能看到正在干活的她。一句话，晚间我离开时，剩下她一人分担皮果提先生的痛苦。从高米芝太太身上得到的启示，她揭示给我的新经验，是我体会不尽的。

在九点和十点间，我心情郁郁地信步走过镇上，在欧默先生的门前停下。欧默先生的女儿告诉我，他很关心这事，整天都不快，没吸烟就上床了。

“这个骗人的坏心肠丫头，”约拉姆太太说道。“她从来就没什么好的地方！”

“别那么说，”我马上说道，“你不会真那么想吧。”

“是的，我就那么想！”约拉姆太太忿忿地说道。

“不，不。”我说道。

约拉姆太太摇摇头，想装出一副苛刻生气的样儿来，但扭不过她心里的温柔，又哭了起来。我很不世故，但为了她这同情心我很敬重她，觉得这同情心对于她这种贤妻良母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她要干什么呀！”明妮哽咽道，“她要去哪呀！她要怎么个了结法呢！哦，她怎么能对自己也对他那么残忍呀！”

我记起了明妮年轻时那俊俏的少女模样；我为她又恢复了昔日热情也感到快慰。

“我的小明妮，”约拉姆太太说道，“刚刚才总算睡着了。她连睡着了还为爱米丽哭呢。整整一天，小明妮都为她哭，一次次问我，爱米丽是不是坏人。我能对她说什么呢？前天晚上，爱米丽在这儿时，还把她自己脖子上一条丝带取下给小明妮系上，还和小明妮躺在一个枕头上直到小明妮睡熟才离开的呢！那结子现在还系在我小明妮的脖子上。也许这不该，可我怎么办呢？爱米丽是坏，可她们相亲相爱。那孩子可不知道什么呀！”

约拉姆太太那么烦恼，她的丈夫便出来照料她。我让他俩呆在一起，就朝皮果提的家走去。我可以说是苦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那个好人——我说的是皮果提——不顾她近来的烦恼和这么多晚上的失眠，一直待在她哥哥那里。她打算在那里待到天亮。皮果提无法料理家务时，雇一个女人干几个星期。那家里除了那老女人，就我一个人住着。我不需要她为我做什么，就按她所愿打发她去睡了；我在厨房的火炉前坐了一小会儿，想着这发生的一切。

我从巴吉斯先生临终情形一直想到那天早上汉姆那么怪怪地顺潮势张望远方，这时，一下叩门声把我从漫想中唤醒。门上本挂有一个敲门锤，但不是那东西发出的声音。这声音是一只手轻叩发出的，而且在门的很低处，像是一个孩子在敲。

这好像是一个仆人在一个贵人门上敲门一样，我吃了一惊。我打开门便朝下望，令我惊奇的是，我只看到一把会动的雨伞。过了一会，我才发现伞下的莫奇尔小姐。

如果在挪开那把使尽气力也收不拢的雨伞时，她仍露出上次我们见面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轻佻”表情，我大概是不会对这小人儿客气相迎的。可是她转向我时，脸色那么诚恳；而且我接过她那把对于这位爱尔兰巨人实在不适宜的雨伞时，她那么愁肠百结地绞动那双小手，这使我对她产生了好感。

“莫奇尔小姐！”我朝空荡荡的街道上上下下看了看（我也不知道我还想看到什么）便说道；“你怎么上这儿来的？什么事呀？”

她举起短短的右臂示意我把她那伞收拢，然后急急从我身旁走过进了厨房。我关上门后，拎着那把伞跟了进来。我见她坐在炉栏的一角——那是个低低的铁炉栏，顶上有两块可以放碟子的平板——她被一只汤罐的阴影罩着，一前一后地晃动，像一个身受痛苦的人那样在膝盖上不停地搓着手。

我既是这不速之客的唯一接待者，又是这诡密行为的唯一旁观者，所以我很惊慌地叫道：“莫奇尔小姐，请告诉我，怎么了？你病了吗？”

“我亲爱的小伙子，”莫奇尔小姐两手交叉按在心口说道。“我这里生了病，我病得很厉害。想到事情竟坏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不是个没心眼的傻瓜，我实在可以看穿的，也许还能阻止呢！”

她不断摇晃她那小小的身体，她那身材极不相称的大帽子也前后晃动，墙上一个巨大的帽子投影也这么晃动。

“看到你这么难过，这么认真，”我开始说道，“我真吃惊”——我说到这儿时被她拦住了。

“是呀，总是这样！”她说道，“这些发育良好、无忧无虑的青年一见到我这么个小东西有任何天性的感受，他们就吃惊！他们把我当成玩物，拿我开心，他们厌倦时就把我抛开，然后为我比一只木马和一个木头兵有更多感觉而大惊小怪！是的，是的，就是这样。老样子！”

“在别人或许是那样，”我马上说道，“不过，我向你保证，我不是那样的。也许，我一点也不应为见到你现在这样子而吃惊，关于你，我所知甚少。我说的就是我想的，没多思考。”

“我有什么办法呢？”那小女人站起身，伸出胳膊表白道，“看呀！我这副模样，我父亲是这样，我妹妹也是这样，我弟弟也是这样！这么多年来，我整天为妹妹和弟弟工作——好辛苦呀，科波菲尔先生。我得活呀。我不害人。如果有人那样没心肝，或那么残忍地拿我寻开心，那我除了拿自己开心，拿他们开心，拿一切来开心，又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如果那时我那么干，那是谁的错？是我的吗？”

不。不是莫奇尔小姐的错，我知道。

“如果我在你那虚伪的朋友面前表现得像一个感觉敏锐的小矮人，”那小女人含着恨意对我摇着头继续说道，“你以为我又能得到他多少帮助和善心呢？如果小莫奇尔（年轻的先生，她这身材可不是她自己造成的呀）为了她的不幸而对他或他那类的人讲话，你猜她那小嗓门要喊多大才能被他们听见？尽管小莫奇尔是最艰难、最愚蠢的矮人儿，她也一样要活下去；但她活不下去。不，她会到死也没有面包和奶油哇。”

莫奇尔小姐又坐在炉栏上，拿出小手帕擦眼睛。

“如果你有——我相信你有——一颗善心，应该为我感谢上帝，”她说道，“因为我虽然很清楚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能心怀喜悦，仍能忍受这一切。无论如何，我为我自己感谢上帝，因为我能找到处世之微道，而不必领谢他人恩惠；我往前走时，可以用虚空去报答别人因愚蠢或虚荣心而扔向我的一切。如果我没半点欠缺，那于我当然更好，于别人也无妨。如果我在你们巨人眼里只是一个玩物，那就对我厚道些吧。”

莫奇尔小姐把手帕放回衣服口袋，不断很注意地打量我，然后又说道：

“刚才，我在街上看见了你。你想得出，我腿短，呼吸也短，没法像你走得那样快，所以赶不上你。可我想得到你从哪儿来的，我就跟在你后面赶来了。今天我到过这里，可那个好女人不在家。”

“你认识她吗？”我问道。

“我从欧默——约拉姆公司听说了她和关于她的事。我今天早上七点去的那里。你记得那次我在旅馆里看到你们俩时，斯梯福兹对我谈起过那个不幸的女孩吗？”

提这问题时，莫奇尔小姐头上的帽子和墙上那顶大帽子又开始来回晃动起来了。

她提到的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我已回想了很多次了。我把这意思告诉了她。

“但愿一切不幸都降到他身上，”那小女人在我和她那发亮的双眼之间伸着食指说道；“但愿那个可恶的仆人遭到十倍的不幸；可我以前

还以为是你对那女孩怀有孩子气的爱情呢！”

“我？”我重复道。

“孩子气，孩子气！究竟为什么，”莫奇尔小姐又在炉栏上晃来晃去，不耐烦地绞着手叫道，“你要那么称道她，要那么脸红，还显得那么激动呢？”

我无法自欺，我是那么做来着，但理由不是她所想象的罢了。

“那时，我知道什么呢？”莫奇尔小姐说道。她又拿出小手帕来，每次跺脚后， she 就把小手帕用双手按到眼睛上，“他阻碍你，欺骗你，我知道的；在他手中你是一团柔软的蜡，我知道的。我不是曾从房间里走出去一会儿吗？当时，他的仆人就告诉我，‘小天真’（他这么叫你，你可以一辈子叫他‘老坏蛋’）一心恋着她；而她很轻浮，也喜欢他，只是他的主人一意要挽救——主要是为你而不是为她——才带他来到这里的。我怎能不相信他呢？我看到斯梯福兹用对她的称赞来安慰你，让你开心？你首先提到她的名字，承认了对她的旧情。当我向你谈起她时，你马上忽冷忽热，一阵红一阵白。我便不得不相信你事事轻浮随便，只不过尚缺少经验罢了，不过好在你已陷入有经验之人掌握中，他们可以为了你自己的好处（纯是幻想）来控制你；我又还能怎么认为呢，我又真能怎么认为呢？哦！哦！哦！他们害怕我发现真相，”莫奇尔小姐边说着，边起身从炉栏边走开，苦恼地举着两条短胳膊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因为我是个机灵的小家伙——也只有这样我才能立足呀！——他们把我完全骗住了，我给那个不幸的女孩留下一封信；我完全相信，她和特意留在后面的李提默说话是因这封信而引发的！”

听了对这一切背信弃义行为的揭露，我惊讶得说不出话，只是呆站在那里看莫奇尔小姐。她在厨房里走来走去，一直走到她透不过气了，才又坐在围栏上，用小手帕把脸擦干。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只是摇头，而没有别的动作，也没有说什么话。

“我四处飘游，”她终于开口道，“于是我在前天夜里来到诺维奇，科波菲尔先生。在那儿，我不经意地发现他们鬼鬼祟祟背弃你的样子——这令人惊诧——于是，我疑心事情有什么不妙。昨天晚上，我上了由伦敦经诺维奇的过路车，今天一早到了这里。哦，哦，哦！太迟了呀！”

可怜的小莫奇尔哭过这么一番，激动了这么一阵，然后竟感觉那么冷，她从炉栏上转过身，把她打湿的可怜的小脚放到热灰中取暖，并坐在那儿望着火，就像个大木偶一样。我坐在火炉另一边的一张椅子上，沉浸在闷闷不乐的回忆中，时而看看火，时而看看她。

“我该走了，”她终于说着站了起身。“夜深了。你对我没有怀疑吧。”

她目光仍像过去那样尖锐逼人，在这种目光下，我无法对她那简短的问题坦诚地说出不字来。

“来！”她扶着我的手跨过炉栏，一面沉思着看看我的脸说道，“如果我是一个高矮适度的女人，你就不会对我存什么疑心了，我知道！”

我觉得这话很真实，我也觉得很惭愧。

“你是个年轻人，”她点点头说道，“你不妨听听这背时的矮人儿的一句劝。我的好朋友，除非有确凿的理由，千万别把身体缺陷和精神缺陷连系在一起。”

当时，她已跨过了炉栏，我也跨过了我的猜疑。我告诉她，我相信她对我说的是坦诚忠实的，我们俩都不幸被狡猾的手操纵过。她向我道谢，并说我是一个好人。

“喏，听明白！”在往门口走时，她转过身机警地看着我，举起食指说道，“从我所听到的——我的耳朵总张开着，我不能吝惜我的官能而闲置不用——我有理由推测，他们已去了国外。如果他们一旦回来，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一旦回来，只要我活在世上，像我这么一个四处游荡的人大概会比别人更早发现这事。无论我听说了什么，也一定让你知道。如果我能为那可可怜的上当的女孩尽点什么心，我一定努力去做，只要上天喜欢！至于李提默嘛，除了小莫奇尔，还应有头猎犬跟在他身后才好！”

看到她说最后那句话时的神气，我只能默默信任了。

“对于我，你不要比对一个高矮适度的女人更加信任，但也不要更不信任，”那小人儿祈求似地拍拍我手腕说道，“如果你万一又看到我了，而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却是和你第一次见我时那样，你就要注意我和什么人在一起。记住，我是一个没有力量也没保护的小东西。想想吧，我一天干完活后，和像我这样的弟弟妹妹一起呆在家里的样子吧。那时，你也许就不会十分苛求我，也不会对我的难过和认真感到惊诧了。再见！”

我怀着对她与过去迥然而异的心情把手伸给了莫奇尔小姐，然后打开门让她出去。把那把大伞撑开并让她拿稳，于她实在不易。但我终于做到了这点，看到它在雨帘中颤巍巍沿街而去。只有溢满的喷水口比平常流出更多的水时，那把伞便向一边倾斜，这时便可看到莫奇尔小姐吃力地把它撑正，要不根本看不出伞下还有人。我有一两次冲出去想帮她，可我还没赶到，那把大伞又像一只大鸟一下扑下去了，所以我没能帮上忙。于是我进屋，上了床，一直睡到早上。

早上，皮果提先生和我的老保姆来找我，我们就早早到了马车售票处。高米芝太太和汉姆已在那里为我们送行。

“卫少爷，”皮果提先生把他的提包往行李里放时，汉姆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道；“他的生活全破碎了。他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前面会有什么！除非找到他要找的，我敢说，他会漂泊到死。我相信你会照料他吧，卫少爷？”

“相信我，我一定照料他。”我亲切地握住汉姆的手说道。

“谢谢你。谢谢你，太好了，少爷。还有件事，你知道，卫少爷，我收入不低，现在又没要开销的，除非糊口，钱于我不再有什么用了。如果你能把钱用在他身上，我干起活来也有劲些。话虽这么说，少爷，”他很平静也很温和地说道，“你可以相信，我一定会拿出男子气来做工，努力好好干！”

我告诉他，说我很相信这一点，我还暗示说，我希望能有一天他不再像他自己所想的那样过孤单的日子（这想法在眼下当然是自然的）。

“不，少爷，”他摇摇头说，“那一切于我已成为过去了，少爷。永远没人能填补那个空白了。请小心那笔钱，能随时给他一些做零用吗？”

我提醒他说，皮果提先生从他刚去世的妹夫的遗产中得到一笔量不大却也固定的收入，但我仍答应照他说的办。于是，我们相互告别。就

是此刻，想起这别离，也不能不伤心地记起他是怎样克制地忍受深深的哀痛。

至于高米芝太太，要我来描写她怎样眼泪汪汪，一面盯着坐在车顶上的皮果提先生，一面跟着马车沿街跑着，不时撞到迎面的人，实在太难了。所以，我只好让她帽子完全走了形，一只鞋也掉在远处的人行道上，她则坐在一个面包店的台阶上喘粗气。

到了旅行终点后，我们的第一件事是为皮果提找个小住处，找一个她哥哥也能住下的地方。好在，我们总算在一家杂货铺的顶楼上找到这样一个干净又便宜的地方，那儿离我的住所只隔了两条街。我们定好住处后，我就在一家饭馆买了些冷食，然后把我的旅伴带回我的住处喝茶。说来也抱歉，这事让克鲁普太太不满，完全不满。不过，在解释这太太的心情时，我应该说明，皮果提到后不到十分钟，就挽起丧服为我清理卧室，这下可把克鲁普太太惹火了。克鲁普太太把这举动看成是失礼的行为，据她说，她从不允许失礼的事发生。

在来伦敦的路上，皮果提先生谈起一件事让我很感意外。他建议我们先去和斯梯福兹夫人见面。由于我觉得我应当在这事上帮他忙，也应当在他们中间调停，所以我怀着尽可能不伤害那位母亲感情的希望，当晚就给斯梯福兹夫人写了一封信。我尽量温和地告诉她皮果提先生所受的伤害以及我在这次伤害事件中的责任。我说，他虽低位卑微，但却有最高尚最正直的品性，所以我敢希望十分苦恼的他不致受到她的拒绝。我约定下午两点钟我们到那里，并亲自将这信交第一班马车带去。

在指定的时间，我们站在那个门前——那个几天前我还那么快活地住宿过的住宅门前，那个曾使我年轻的忠诚和热情那么自然生出的住宅门前。可从那以后，我就被它拒于门外，现在，它是一片废墟，一片残迹。

出现的不是李提默。我上次来访时已代替了李提默的那个面孔并比较令人愉快的仆人出来开门，领我们进了客厅。斯梯福兹夫人已坐在那里了。我走进时，萝莎·达特尔从屋子的另一个地方溜来，站在斯梯福兹夫人的座椅后面。

我从他母亲脸色上马上看出，她已从他本人那里听说了他的行为。她脸色苍白，我的信带给她的感情撞击不至于这样重大，而且她因为溺爱而生的疑惑也会减低那封信的效力呢。我觉得，与我以往所想象中的相比，她还要与他相像得多呢；我也觉得——而不是看出——我的同伴也看出这相像处。

她背挺得笔直地坐在扶手椅里，神气庄严、坚定、沉着，仿佛对任何事也泰然的样子。皮果提先生站到她面前时，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而他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萝莎·达特尔锐利的目光把我们每个人都收入她眼中。有那么一会，谁也没说话。她示意皮果提先生就坐，他低声说：“夫人，我觉得在府上坐着不自在，我宁愿站在这里。”这以后又是一片沉默，最后她开口了。

“我知道你为何事来这里，我对此很抱歉。你要求我做什么呢？你告诉我应该做什么呢？”

他把帽子夹在臂中，从怀里摸索着掏出爱米丽的信，摊开递给她。

“请你读这个吧，夫人。这是我外甥女亲笔写的呀！”

她读那信，仍和先前那样庄严沉着，在我观察所见，她一点也没被信的内容打动。然后，她把信还给他。

“‘除非他让我以夫人的身份回来，’”皮果提先生用手指着比划着说道。“我想知道，夫人，他说过的是不是会做得到？”

“不。”她答道。

“为什么不呢？”皮果提先生说道。

“那是不可能的。他会使自己受辱。你应该知道，她可比他低许多呀。”

“那就提高她吧！”皮果提先生说道。

“她没受过教育，没知识。”

“也许她是这样，也许不是的，”皮果提先生说道。“我想不是的，太太；不过，我不配来对这种事做什么决断。把她教化得更好吧！”

“我本不想把话说得再明白点，可你一定逼得我这样做。就算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她那些卑贱的亲戚也会使这样的事不可能。”

“请听，夫人，”他平静地慢慢说道，“你知道爱你的孩子是怎么一回事，我也知道。就算她百倍于我的亲生女儿，我也爱她爱到不能再爱的地步了。你知道失去你的孩子是怎样一回事。我知道。只要能把她买回，全世界的财富——如果属于我的话——在我都不算什么！只要能把她从这耻辱中解脱出来，我们决不会让她受辱。她虽然在我们中间长大，跟我们一起生活，这些年来一直受我们大家厚爱，但我们可以不再看她那可爱的脸庞。我们愿意不再管她；我们愿意遥遥想念着她，好像她是在另一个太阳和天空下一样；我们愿意把她托付给她的丈夫——也许还托付给她的孩子们——只到我们在上帝面前完全平等时。”

他这番结结巴巴的话并不是一点效果也没有的。虽然她还是那样态度傲慢，但在回答时，她的声音中有一点点柔和的意思了。她回答道：

“我不作任何辩护。我也不作任何反驳。我不过很抱歉地再说一遍，那是不可能的。那样一种婚姻会彻底毁坏小儿的事业，断送他的前程。那样的事永远不可能有，也不允许有，这比任何都明确。如果有什么其它可做赔偿的话——”

“我正在看那张脸的影子，”皮果提先生神色镇静却兴奋地打断了她地说道，“那张脸曾在我家里，在我的火炉边，在我的船上——什么地方不会在过？——笑着，友好地对着我，而同时它又是那么阴险，我想起来就要发疯。如果那张脸的影子想到用钱来赔偿我那孩子受的伤害和毁灭而不发烧羞惭，它就和那张脸一样坏。就因为这是一张女人的脸，我敢说比那张更坏。”

她这时面色大变，满脸因愤怒而涨得通红。她双手紧握椅扶手，用不堪忍受的样子说道：

“那么我和我儿中形成了这么一道深渊，你又用什么来赔偿我呢？比起我的母爱来，你的父爱又算什么？你们的分高和我们的比起来又算什么？”

达特尔小姐轻轻推她，低下头小声对她说话，她根本不想听。

“不，萝莎，别做声！让那人听我说！我的儿，曾是我生活的目的，我从来没忽视过他，从他孩子时起我就满足他的每一个愿望，从他生下后就没和他分开过，而他突然一下为跟一个穷女孩同居竟扔下了我！为

了那女孩，他一直用欺骗报答我的信任；为了那女孩，他竟离开我！为了那可鄙的爱情，他竟不顾他对母亲应尽的孝顺、敬爱、尊重、感激，也不顾应不断巩固而使其间关系不为任何所离间这一义务！这不是伤害吗？”

萝莎·达特尔又想安慰她，但没什么效果。

“我说，萝莎，别说话！如果他能把他的这一切押宝在一个最渺小的对象身上，那我就能把我的一切押宝在一个伟大得多的目的上，让他带着以前因我爱心而给他的钱财去他想去的地方吧！他想用长期在外来使我屈服吗？如果他那么干，那他也太不了解他母亲了。他什么时候放弃他的幻想，他就可以回来。但只要他不放弃她，只要我能举起手做一反对的表示，无论如何，他也休想接近我。除非他永远和她决裂。卑歉地来到我这里向我请求饶恕，他永远别想接近我。这是我的权力。我一定要求这种忏悔。这就是我们的分歧！这，她又用一开始的那种傲慢和不堪忍受的神气看着她的客人说道，“难道不是伤害吗？”

我听到这话，看到说这话的母亲时，我似乎也看到反抗这话的儿子，并听到他说反抗的话，过去，我在他身上见到的那种顽固的自负又在她身上丝毫不差地见到了。过去我在他身上认识的那种精力滥用现在也在她的性格中丝毫不差地让我认识了，而且我发现她和他的性格在最激烈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

这时，她又按捺住自己，大声对我说，再听再说也没什么用，她希望结束这次谈话，她举止高雅地起身，准备离开那房间时，皮果提先生表示她不用那样做。

“别怕我会对你有什么妨碍，我没什么再要说的了，夫人，”他一面走向门口走去，一面说道，“我没带什么希望来，也没带什么希望离去。我已把我认为该做的都做了，只是我从没指望在我置身的这地方发现什么好处。这个家太邪恶了，我和我的家人都不能忍受。我不能在正常心情下还对它有什么希望。”

说到这里，我们走了。这时，她站在她的扶手椅旁，宛如一幅仪态雍容华贵、面貌俊美清秀的肖像画。

往外走时，我们必然经过一道带玻璃夹墙和玻璃顶的石头路面走廊，廊子上有葡萄藤缠绕。当时，那葡萄的枝叶已转绿，由于天气晴好，两扇通向花园的玻璃门也敞开着。我们走进那两扇门后，无声无息走进来的萝莎·达特尔对我说道：

“你把这个人带到这里来，真干得好！”

那种轻蔑和愤怒是如此强烈，使她的脸色变暗，使她那漆黑的双眼如火燃烧，就是这出现在她脸上也令我意外。那个被锤子造成的疤痕在她脸部表情这么紧张的状况下，比平日更加显眼。我朝她一看，她那伤疤就又像我先前曾见过的那样发抖，她便举起一只手朝它打去。

“这是一个应该帮他说话、应当被带来的人，”她说道，“是吗？你是个老实人呀！”

“达特尔小姐，”我马上说道，“你当然不会不讲情理地责怪我！”

“你为什么让这两个疯子决裂？”她答道，“难道你不知道这两个都死顽固、死傲气的人发了疯吗？”

“这是我的错吗？”我反问道。

“是你的错吗！”她答道。“你为什么把这个人带到这儿来？”

“他受了重大伤害呀，达特尔小姐，”我答道，“也许你不知道。”

“我知道，詹姆斯·斯梯福兹，”她按着胸，好像要把那下面疯狂的暴风雨按下面不让其喧腾，并说道，“他生有一颗虚伪、败坏的心，是个不忠实的人。但是对这个人和他那个下贱的外甥女，我用得着去知道什么或关心什么吗？”

“达特尔小姐，”我忙说道，“你进一步在伤害他。他已被伤害得很深了。临别了，我只说一句话，你对他太不公平。”

“我没对他不公平，”她答道，“他们是一伙卑贱劣等的东西。我恨不得用鞭子抽她一顿。”

皮果提先生一声不吭走过去，出了门。

“哦，可耻呀，达特尔小姐！可耻呀！”我忿忿地说道，“你怎么忍心糟践他、伤害他！”

“我恨不能糟践他们所有的人，”她说道，“我恨不能拆掉他的房子、在她脸上烙上印记、给她穿上破衣烂衫然后把她扔到街上去饿死。如果我有权力审判她，我一定这么做。做得到吗？我一定这么做！我憎恨她。如果我一旦有机会当面痛斥她这个不要脸的人，无论她在哪儿！我也一定会走到那儿去那样做。如果我能把她赶进她的坟墓，我也一定那样做。如果她行将咽气，而有一句话可以使她感到些许安慰，而我又知道这是句什么话，那我就是死也不会说的。”

她那一串激烈的话在我听来，只不过是她疯狂的情感掩盖着的软弱。就算她声音不提得那么高而比平日更低，那种感情也在她全身表现了出来。我的一切描写都不足以描述尽在我记忆中的她，都不能够充分表现她那渲泄怒气的神气举止。我见过各种感情表达，但从没见过第二次像她的那种。

皮果提先生正沉思着缓缓走下山坡时，我赶上了他。我一到他身边，他就说他本准备在伦敦办的事此时已不再让他悬心了，他想当天晚上就“开始这旅行。”我问他想去什么地方，他只说“少爷，我要去，去找我的外甥女。”

我们回到杂货店的小楼上，在那里，我得以把他的话告诉皮果提。她反过来告诉我，当天早上他已对她说过同样的话了。至于他要去什么地方，她对此并不比我知道很多，不过她相信他已心有规划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离开他。我们三个一起吃牛肉饼，这种饼是皮果提拿手的许多作品中的一种。我记得很清楚，这一次的牛肉饼里混有从铺子里不断升上来的各种怪味，它们来自茶叶、咖啡、奶油、火腿、干酪、新鲜面包、劈柴、蜡烛、核桃酱油等等。晚饭后，我们在窗前坐了约摸一个小时，没说什么话。后来，皮果提先生起身，拿出他的油布包和粗手杖，把它们放到桌上。

他收下他妹妹的一点现款，作为他应受的遗产；当时我想，这钱只够他维持一个月。他答应遇到什么事给我写信，于是他背起包，拿起手杖，向我们俩道“再见。”

“万事顺心，亲爱的老妈妈，”他搂着皮果提说道，“你也一样，卫少爷！”他又握着我手说道，“我要到处去找她。我希望她在我离开的期间回了家——虽然，啊，那是不大可能！——或者我把她带回家——

—我是说，我和她要在没人能责骂她的地方生活，也要在没人责骂她的地方死去。如果我遭到什么不幸，请记住，我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仍然爱我那亲爱的孩子，我原谅了她！’”

他说这番话时没戴上帽子。说完后他才戴上帽子，走下了楼梯。我们把他送到门口。那是一个暖和干燥的黄昏，在小路所通向的大路上，此时正是夕照如血、行人罕见。他在那没有阳光的街角上独自转入一片如血的余晖中，从我们视线中消失了。

每当夜晚，每当我在夜间醒来，每当我看到月亮和星星或听到风声雨声时，我眼前总出现那可伶的苦行者孤苦伶仃的身影，并记起这几句话：

“我要到处去找她。如果我遭到不幸，请记住，我留给她最后的一句话是，‘我仍然爱我那亲爱的孩子，我原谅了她！’”

第三十三章

快乐时光

在这段日子里，我对朵拉越爱越深了。我失望痛苦时，就在她的影子中寻找安抚，甚至使我失去朋友的损失多少得到了补偿。我越怜悯自己或别人，就越努力在朵拉的影子里寻找安慰。我在这世界上所受的欺骗越大、所感到的苦恼越多，朵拉那颗高高挂在上空俯视尘埃的星星就越晶莹明亮。朵拉来自哪儿，与高深的事物有什么关系，我相信我对这些都没有一点实实在在的观念。但我非常肯定，对任何把她当作和其它女孩一样的普通人的想法，我绝对怀着愤慨和轻蔑予以排斥。

可以这么说，我已经浸泡在有关朵拉的一切思想中了。我不仅仅深深陷入对她的爱，还连整个身心都为她占据。可以这么比方，从我身上榨出的爱情也足以把任何一个人淹死，而就这样后，剩下的还足以把我里里外外浸透。

回来后，我为自己利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夜间去诺伍德散步，我像小时候猜的那个很深奥的谜那样一心想着朵拉。“围着房子转呀转呀，却永远也不碰到房子。”我相信这个深奥的谜语射的是月亮。不管是什么吧，我——朵拉这轮明月的奴隶^①——连围着那房子和花园转了两个钟头，时而从栅栏缝向里张望，时而拼命把下巴翘得高高地，好不被栅栏顶上的锈钉子扎着而又能对着窗里的灯光飞吻，时而荒诞地祈求夜色能保护我的朵拉——我也不知道保护她避免什么，就假定是避免火灾吧。也许是避免她很憎恶的老鼠。

我的思想是那样为爱情占据，而我又那么自然而然信任皮果提，于是一天夜里，我见她又用随身带的那一套老工具收拾我衣柜时，我便委婉曲折地把我那重大秘密告诉了她。皮果提很感兴趣，但我怎么也不能使她接受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她不顾一切地偏袒我，根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忐忑，为什么因此而垂头丧气。“那位年轻小姐能得到这样一个英俊的情人实在该心花怒放，”她说道，“至于她的爸爸，唉，那人还想指望什么呢？”

不过，我发现，斯宾罗先生那代诉人的长袍和硬领压低了皮果提的神气，使她对那个在我眼里日益神圣的人越来越尊敬了。我觉得，当他直挺挺坐在法庭上为那些文件环绕着时，他就像一片平静的大海中一个小灯塔一样，向四周发出一轮光圈。顺便说一下，当我也坐在法庭中时，我记得，我常想，如果那些老眼昏花的法官、老博士已经认识了朵拉，他们会不会也在乎她；如果他们能和朵拉议婚，他们会不会高兴得昏了头；朵拉的演奏和歌唱使我如痴如迷，而这些麻木的人竟听后一点也不作其它幻想，我想到这点也十分惊诧。

我看不起他们，看不起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对所有这些人类心灵花床中冷漠的老园丁们，我都怀着我个人的敌意。审判厅不过是一个制造出层出不穷的错误的地方，而法庭的围栏也不比酒店的围栏更有什么温

^① 原文为 (moon-struck slave of Dora)，直译“朵拉那被月光击中而失魂迷窍的奴隶”西方人认为月光使人发疯。为了便于中国读者理解，故作此译。

情或诗意。

我相当骄傲地亲自处理皮果提的事务，我为那遗嘱做了证明，跟遗产税务局结了帐，带她去了银行；不久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在履行这些法律手续时，为了调剂，我们就去舰船街看一种冒汗的蜡像（我相信，这二十年来它们已融掉了），去参观林伍德小姐的展览会，我记得那像是一座宜于人们反省和忏悔的陵墓，不过里面陈列的是刺绣品罢了；去游览伦敦塔；去登上圣保罗教堂顶眺望远方。这些名胜使皮果提能在当时那情形中充分感到快乐。我觉得，由于她和她那针线匣多年来的关系，只有圣保罗教堂可以和那匣盖上的图画参照，而她认为，就某些方面来说，这教堂怎能比过那幅画呢！

皮果提的事在我们的博士院中按惯例称为“常规事务”，很容易办，也很与经办人有利；事务了结后，一天早上，我带她去事务所交手续费。据老提菲说，斯宾罗先生带一个要领结婚证书的人去宣誓了，因为我们那地方离主教的办事处很近，也离大主教助理的办事处不远，我知道他很快会回，便要皮果提在那儿等。

在博士院里，经办遗嘱事务时，我们有点像丧事承办人；当我们得和服丧的当事人打交道时，照例我们总得多少做出悲哀的样子。同样出于礼貌，我们也总高高兴兴接待领结婚证书的当事人。因此，我暗示皮果提说，她会看到斯宾罗先生将已从巴吉斯先生去世带来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了。果然，他像一个新郎一样走了进来。

但是皮果提和我都没心情看他了，因为这时我们看到和他一起走的默德斯通先生。他的样子没怎么改，头发还和以前一样浓密，当然还一样黑；他的眼神也还和以前一样不可信任。

“啊，科波菲尔？”斯宾罗先生说道，“你认识这位先生吧，我相信？”

我向那位先生微微欠欠身，皮果提只对他点点头。他冷不丁遇见我们两个，一开始有点狼狈，但很快就打定主意，向我们走来。

“我希望，”他说道，“你的成绩很好吧？”

“这不会使你感兴趣的，”我说道，“如果你想知道，很好就是了。”

我们相互打量。他又对皮果提开口了。

“你呢，”他说道，“知道你丈夫去世了，我很遗憾。”

“这不是我一生中头一次遭到损失了，默德斯通先生，”皮果提浑身发颤地说道，“可我还是为这次损失无人应受责备而高兴，没有人应为这一次负责。”

“唔！”他说道，“想起来是愉快的，你已尽了你的责任了。”

“我没有折磨掉任何人的性命，”皮果提说道，“我想起来便觉愉快！没有，默德斯通先生，我没使任何可爱的人痛苦惊恐得早早进了坟墓！”

他阴郁地——我觉得是懊悔地——看了她一眼；然后把头转向我说道（但他只盯着我的脚看，而不朝我脸看）：

“我们大概短期内不会再见了——无疑，这使我们双方都满意，因为这样的见面从来不让人愉快。你一直反对我为你着想为你的改善所行使的正当权威，我也不指望你现在会感激我的好心。我们两人之间有种不相容的成见——”

“已是多年的了，我相信，”我打断了他的话头说道。

他笑了笑，那黑眼睛极恶毒地瞥了我一眼。

“这种成见腐蚀了你的童心！”他说“这种成见也削弱了你那可怜的母亲生趣。你说得对，不过，我希望你会变好，我希望你会改正自己。”

说到这里，他走进了斯宾罗先生的房间，于是在事务所外面一个角落里低声进行的谈话就结束了。他用他那种极圆滑的态度高声说道：

“斯宾罗先生这一行的先生们习惯于处理家庭纠纷，也知道这些纠纷何等复杂、何等麻烦！”他一边说着，一面把证书费交付了，然后从斯宾罗先生那儿接过叠得整整齐齐的证书，并听斯宾罗先生说了一些祝福他和那夫人的客气话，便握握斯宾罗先生的手走了出去。

听了他说的那些话后，如果我努力劝皮果提（她只是因为我才生他气，多好的人！）不动怒不是那么困难，那么我也很难让自己心情平静。我不惜当着斯宾罗先生和那些文书们的面，亲热地拥抱皮果提，来平息她由于回忆旧日遭受的伤害而生的激动。

斯宾罗先生似乎并不知道默德斯通先生和我之间有什么关系，我对此也满意；因为回忆起我那可怜的母亲的一生，就是要我自己在心里承认他也是我无法忍受的。如果斯宾罗先生想过这问题，他也似乎认为我的姨奶奶是我们家中当权的人，另外还有一个由什么人为领袖的反叛党——至少，在我们等着提菲先生算出皮果提的手续费时，我从他的话中听出这么个意思了。

“特洛伍德小姐，”他说道，“无疑是很坚定的，一般不会向反对派妥协。我仰慕她的品格，我可以祝贺你，科波菲尔，站在正确的一边。亲戚间的争端是令人叹息的——可这种事实也太普遍了——要紧的是，站在正确的一边。”据我猜，他这意思就是说站在有钱的那一边。

“我想，这总算是美好婚姻了吧？”斯宾罗先生说道。

我解释说，我对这桩婚姻什么也不知道。

“真的？”他说道，“从默德斯通先生无意说出的几句话听来——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下常这么做——还从默德斯通小姐的暗示中猜来，我应该说，这总算是美好婚姻了。”

“你是说有钱啰，先生？”我问道。

“是的，”斯宾罗先生说道：“我明白是因为有钱。但也因为女方貌美，我听说了。”

“是吗？他的新夫人年轻吗？”

“刚成年了，”斯宾罗先生说，“这么急迫，我还以为他们早就在等这事了呢。”

“上帝搭救她吧！”皮果提说道。她口气那么重，出乎大家的意外，以至在提菲把帐单送来之前我们仨都有些不安。

不过，很快老提菲就出现了，他把帐单交给斯宾罗先生过目。斯宾罗先生把下巴缩到领巾里轻轻擦来擦去，露出不同意的表情审核那些项目。然后叹口气，仿佛这一切都是约金斯的意思似的，把帐单交给提菲。

“是的，”他说道，“算得不错。完全正确。如果能按实际开销来收费，我就非常开心了。不过，这是我这职业的一种可憎的义务，我不能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我有一个合作人——约金斯先生呀。”

他带着几乎等于完全没收费的厚道和惆怅这么说时，我代替皮果提向他道谢，把钱付给提菲。于是，皮果提回到她的住处，斯宾罗先生和我一起去法庭。在法庭上，我们依据一条很微妙的小法令审理一桩离婚案——我相信那法令现在已废除，不过我也见过几件婚约因它而无效——而那小法令也就是有这么些优点。那丈夫的全名是托马斯·本杰明，他却只用了托马斯这名字领取了结婚证书，这一来他就隐瞒起了本杰明，以防万一不如他所希望的那么如意时可有退路。果然他觉得不如他所希望的那么如意，也许他对他那太太（可怜的女人）感到厌倦了，于是就在他结婚后一两年的今天，由他一位朋友宣告他的名字是托马斯·本杰明，所以他实在并没有结过婚。令他大为开心的是：法庭承认了。

我得说，我怀疑这判决的公正性，就是替一切非常规行为打圆场的那一斛小麦^①也不能唬住我，让我不生疑。

可是，在这一点上罗宾斯先生和我有争论。他说，看看这世界上吧，这里有好的也有坏的；看看教会教规里，那里也有好的，有坏的。这都是一种制度的一个部分。很好。这是你应该知道的！

我不敢向朵拉的父亲提议——我没那么大的胆——只要我们大清早起床后脱去外套开始干活，这世界就能被改良。我只是说，我认为我们可以改良博士院。斯宾罗先生听后说，他要特别劝我打消这念头。因为这是不符合我的上等人身份的；不过，他表示也乐意听听我认为博士院中有哪些应改良。

这时，我们已承认了那人并未真正结过婚。我们走出法庭，经过遗嘱事务局，我便以我们正经过的这一部分为例。我说，我认为遗嘱事务局是个管理得奇特的机关。斯宾罗先生便问此话从何而来。我怀着对他的丰富经验应怀的尊敬（不过，我恐怕更多的尊敬乃由于他是朵拉的父亲）答道，那保存了足足三百年来偌大一个坎特伯雷省所有遗留下财产的人们的遗嘱原本之处是一个注册局，然而那局的办公用房却是一所本不是为这目的设计的简易房屋，而注册局官员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却不管它一点也不安全，尽管这里从天花板到地板上全装着文件，却连消防设施都没有，这实在充分体现出注册局官员谋图私利的品性。这些人由人民供给其大量开销，却把人民的遗嘱随随便便地一塞了事，只求省钱，不管别的，这也许不怎么正常。这些官员每年获利可达八、九千镑（助理官员和高等文书之类的人物就不提了），竟不肯把那笔钱拿出一小部分为各阶层的人不得不向其交付的重要文件找一个充分安全之地（且不说这些人是否愿意这么做），这也许不怎么合理吧？在这么大一个机构里，所有的大官都只是尸位素餐，而那些在楼上又冷又黑的房间里干着重要工作的不幸文书们却在伦敦算是待遇最差而又被人忽视的人，这也许不怎么公平吧？那本应为不断投诉的百姓讨一切必要公道的主任注册官员，却利用职权什么也不干只堂而皇之拿干薪（他还可以同时兼任教士、教堂执事而领双薪），而百姓们却被置于非常不便的地位，每天下午局里事务忙碌时，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场面了。我们也知道这很荒谬，这也许不怎么合常规吧？一句话，坎特伯雷教区的这个遗嘱事务局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件有害的东西，纯属有毒的胡闹。要不是它被塞进

^① 参考第 26 章注。

圣保罗教堂偏僻的一角，肯定早被人捣得乱七八糟了。

我谈着问题谈得有点激动时，斯宾罗先生微微一笑，继而又像他过去在别种事情上发表意见那样和我就这一问题发表他的观点。他说，这究竟是种什么问题呢？这属于一种感觉问题。如果人民认为他们的遗嘱保管得很安全，认为没有必要改良这事务局，那又有谁受到损失了呢？没有任何人呀。有谁得到好处了呢？所有拿干薪的人呀！那么很好。那就是好处为主嘛。这制度也许不十全十美；可是没有任何东西是十全十美的呀。不过，他所反对的是打楔子。在遗嘱事务局里，国家这一概念总是光荣的，一旦遗嘱事务局里也打进了楔子，国家的光荣也失色了。他认为，一个上等人的原则是按照他所见到的事物的面目接受那事物；他认为遗嘱事务局会从我这一代延续下去，这是他坚信不疑的。我听了他的话，但内心仍疑云重重。可我发现他说得很对；因为那机构不仅到今天还存在，十八年前的国会大报告尽管不如人意也无损于它毫末。那报告中详尽列入了我对它的一切意见。据那报告，现存的遗嘱仅等于两年半的数量。那么他们过去是怎样处置那些遗嘱的呢；他们是否是遗失了很多，或不时拿一些卖给奶油店呢？我也不知道。我庆幸我的遗嘱不在那儿；也希望我的遗嘱一时不会去那儿。

我已经在这令我得意的一章里写下了这些话，应当写进这里。斯宾罗先生和我继续散步并谈话下去，终于我们谈到了一般的问题。于是，斯宾罗先生告诉我，说下星期的这一天是朵拉的生日，如果我肯去参加那天举行的一个小餐会，他将十分高兴。我立刻失魂落魄了。第二天，我收到一张写着“爸爸同意，请勿忘记”的花边小信笺时，我顿时完全傻了。于是，那天以后的日子里我处于一种痴呆状态中。

在为这幸福的大事做准备时，我相信我什么错误都犯过。想起我当时买的领巾我就要脸红。而我买的靴子简直可以算作一种刑具。我买了一只精巧的小藤篮，交由前天晚上去诺伍德的马车捎去。我觉得那只小藤篮本身几乎算是一篇表白了。那里装着可以买得到的刻有烫人热情词句的饼干。早晨六点，我在考文特花园市场为朵拉买了一个花球。十点钟，我骑在专为这见面雇下的一匹灰色骏马身上，赶往诺伍德：为了保持花球的新鲜，我把它放在帽子里。

我想我会和别的年轻男子一样，在这种情形下也会做这样的蠢事，即看见朵拉在花园里时，却装出没看见的样子，佯做出急于走到住宅前进屋一样。哦，可是我真地找到那住宅，又真地在花园前下了马，由那双夹脚的靴子拖着而走过朵拉坐着的草地，看到的是何等美妙的一幅图呀！——在紫丁香树下的椅子上坐着她，这样美丽的早晨里，她戴着一顶白帽，穿着一件天蓝衣裙，身旁飞着一群蝴蝶。

有一位年轻小姐——比她稍年长点——和她在一起，我应当说，这位小姐差不多20岁了。她叫米尔斯，朵拉称她朱丽亚。她是朵拉的密友。这位米尔斯小姐真幸福啊！

吉普在那里。吉普准会又对我叫了。我献上花球时，它妒忌得龇牙咧嘴。它当然会那样。如果它知道我对它的女主人的崇拜之心的万分之一，它也会那样的！

“哦，谢谢你，科波菲尔先生！多可爱的花呀！”朵拉说道。

在来的三英里路上我都在想象最美丽动人的言词，我本想说这花还

没挨近她时，我就已经觉得它们很美了。可我没法说出口。她让我不知所措。看到她把花按在她那带着酒窝的小下巴上，我就陶醉得浑身无力，再也说不出话来，心神已出了窍。我都奇怪我当时怎么没说“杀死我吧，米尔斯小姐，如果你还有半点仁慈，就让我死在这里吧！”

于是，朵拉把我的花拿给吉普去嗅。可是吉普怒冲冲地低吼，拒绝嗅。朵拉就笑了。并更把花拿得挨近吉普，非让它嗅。吉普用牙捉到一点天竺葵的花，一心认为里面有只猫而使劲咬。朵拉就打它，并噘起了小嘴说道，“我这些可怜的美丽的花哟！”我觉得她那话里充满了痛惜之情，好像被吉普咬的是我呢。我真巴不得我被它咬住了呢！”

“科波菲尔先生，你一定会很高兴地听说，”朵拉说道，“那让人讨厌的默德斯通小姐不在这儿。她去参加她弟弟的婚礼了，至少有三个星期不在。这不令人开心吗？”

我说，我相信她一定为这开心，而凡使她开心的事也让我开心。米尔斯小姐看着我们微笑，脸上是那种大智大慧大慈悲的表情。

“她是我这一生所见过的最讨厌的人，”朵拉说道，“你无法相信，她脾气多坏，多让人讨厌，朱丽亚。”

“是呀，我能相信，我亲爱的！”朱丽亚说道。

“也许，你能相信，亲爱的，”朵拉把手放到朱丽亚的手上说道。

“我亲爱的，原谅我一开始没把你和别人区别开来。”

由此我得知，米尔斯小姐经历过变幻，承受过忧伤；或许我是从我已注意到的大智大慧大慈悲态度得出此结论的吧。在那一天里，我发现那不幸的情节是这样的：她曾爱不淑之人，因此很久以前就怀着那可怕的记忆而退身于尘世，但对年轻人未受挫的希望和爱情仍怀着平静的关注之心。

这时，斯宾罗先生走出了屋子。朵拉走到其跟前说道，“看，爸爸，多美的花呀！”而米尔斯小姐则若有所思地微笑，似乎在说，“你们这些螺螄啊，就在这一生的灿烂早上挥霍掉你们短暂一生吧！”然后，我们大家就都离开草地，上了早已备好的马车。

我一生再也不会有这么一次骑马旅行。我也从没那么过。马车里只有他们仨，还有他们的篮子，我的篮子，吉它琴匣；当然，马车的后面是敞开的，我骑马在车后，朵拉则背对拉车的马而面对我坐在车上，她把花球放在靠垫上紧挨着她，为了怕把花球碰坏，她根本不准吉普碰到它。她时时拿起花球，嗅它的香气来提神。在这种时刻，我们的眼神总会相遇。我竟没从我那灰骏马的头上翻过去跌到马车里，这真让我吃惊。

灰尘很多，我相信。灰尘多极了，我相信。我依稀还记得，为了我在车后的尘土中骑马，斯宾罗先生还劝过我，可我觉察不到灰尘。我只觉得朵拉周身笼罩着一层爱情和美丽的云雾，其它的什么我都感觉不到。有时，斯宾罗先生站起来问我觉得风景如何，我说风景惊人心神，我也相信风景悦人心神，但我觉得那都是朵拉。阳光照耀的是朵拉。鸟儿唱的是朵拉。和风吹拂的是朵拉。连篱笆上的野花都是朵拉，每一个花蕊都是朵拉。我感到欣慰的是，米尔斯小姐了解我。只有她可以完全理解我的感情。

我不知道我们走了多远，至今我仍然不太清楚我们到了什么地方，也许离吉尔福德不远。也许那是《天方夜谈》中的术士专为那天拓出的

一个地方，我们离开后那地方就永远被关闭起来了。那是一座小山上的
一片草地，草泥柔软，有遮荫的大树，有石楠，还有各色美景。

发现已有人在这儿等着我们真让人烦恼。我的忌妒心真是太无止境
了，我连女人都忌妒。那些和我同一性别的人是我不共戴天之敌人——
特别是一个年长我三或四岁，长着一脸红胡子像一个大骗子的人，他就
仗那红色大胡子趾高气扬。

我们一起打开饭篮，准备野餐，红胡子自称会做色拉（我才不信呢）
硬要出风头。一些年轻的小姐便为他洗莴苣，并在他指导下切菜。朵拉
便是其中之一。我觉得我注定要和这人决斗，不是他便是我大败。

红胡子一面做色拉——我对他们竟吃那种东西而奇怪，我可是怎么
也不会碰那菜的——一面自荐管理“酒库”。他真是个机灵的东西，竟
把一株树干上的洞做成了酒库。后来，我见他手端一只盛有半只大龙虾
的碟子在朵拉脚边吃饭呢！

自从看到那可恶的人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对发生的一切都不曾
怎么清楚地感觉得到。我兴致很高，我知道；但那是造作出来的。我粘
上一个穿红裙的小眼睛小东西，一个劲向她调情。她也一个劲接受我的
殷勤，不过是为我还是因为她对红胡子有什么企图呢，我就不得而知了。
大家为朵拉干杯时，我为她干杯，做出因此而不得不中断谈话的样子，
然后又马上再大谈起来。我向朵拉鞠躬时，和她的眼神相遇，我觉得她
眼色中流露出祈求。可是，那眼神是从红胡子的头上方看我的，我便硬
下心肠了。

那穿红裙的小东西有一个穿绿裙的母亲；我觉得后者想分开我们是
出于策略。当收拾野餐的残余后，大家都散开了。我一个人怀着懊恼和
后悔在林间走来走去，拿不定主意是否该借口身子不适而骑那匹灰骏马
飞快逃走——但我不知道该飞往何方。这时，我遇上和米尔斯小姐走在
一起的朵拉。

“科波菲尔先生，”米尔斯小姐说道，“你不高兴呢。”

我向她道歉，说一点也没不高兴。

“还有朵拉，”米尔斯小姐说道，“你不高兴呢。”

哦，不！半点也没不高兴。

“科波菲尔先生和朵拉。”米尔斯小姐带着一种堪称老成的可敬的
神气说道：“别这样了。别因小小的误会而使春天的花朵儿枯萎。春天
的花朵儿发了芽，一旦枯萎便不会再開。我，”米尔斯小姐说道，“根
据往日经验，那是很久以前的、不可挽回的往日经验，才说这话的。在
阳光下闪光的泉水，不应仅仅因为三心二意而将其阻塞；撒哈拉沙漠里
的沃土，不应漫不经心地对其耕耘。”

我浑身发烧，竟烧到那种非常程度，我也不知道我究竟做了什么。
我只知道，我握着朵拉的小手吻，她也让我吻！我吻米尔斯小姐的手。
我觉得，我们都已进了天堂最美好的地方了！

我们不再从天堂走下了。我们待在那儿。一开始，我们就离开其它
人，在林子里走来走去；我挽着羞答答的朵拉的胳膊；天知道，这虽然
傻兮兮的，可是如果永远怀有这种傻兮兮的感情，永远迷失在林子里，
该多幸福啊！

可惜，时间过得太快。我们听到人们在笑，在说，在喊“朵拉在哪

呀，于是我们走回去。他们要求朵拉唱歌。红胡子要到马车上取去琴匣，可朵拉对他说只有我才知道琴匣在哪儿。这一来，红胡子就惨了。我拿来琴匣，我打开琴匣，我取出吉它，我在她身边坐下，我为她拿着手帕和手套，我玩味她可爱的声音唱出的每一个音符，她是为爱她的我而唱，别人可以喝采，但和他们一点不相干。

我醉了，我生怕太幸福了反不会真实；我生怕我会突然醒来而发现自己是在白金汉街，听着克鲁普太太叮叮当当准备早饭。可是朵拉唱着，别的人唱着，米尔斯小姐也唱着，米尔斯小姐唱的是她记忆深处的回声，就像她已活了一百年。于是夜色降临，于是我们像吉普赛人一样烧茶、喝茶，我又像先前那样快乐了。

聚餐会散了。其它人，还有红胡子，都分作几路去了，我们也在暗淡下去的余晖下，趁着安静的夜色走上返家的路，四周有阵阵香气袭人。这时，我更快乐了。喝过香槟后，斯宾罗先生微微有些睡意了，他向长了葡萄的大地致礼，向能成为酒原料的葡萄致礼，向使葡萄成熟的太阳致礼，向酿酒卖酒的人们致礼！然后，他就在马车的一角沉沉睡着了。于是，我骑马和车同行而能和朵拉谈话了。她夸我的马，还拍拍它——哦，那只小手在马背上显得多可爱呀！她的披肩不听话，我便不时伸出手替她围好；我甚至幻想吉普已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它已明白它只能和我结为朋友了呢。

还有那个贤达的米尔斯小姐，这位疲倦却依然不失善心的隐士，这位已厌世而决心不使记忆深处沉睡的回声醒来的小修女——虽然她才20岁左右——她做了件多么仁慈的事啊！

“科波菲尔先生，”米尔斯小姐说道，“到车的这一边来一下吧——如果你肯通融一下。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呢。”

看看我那样子吧！——我骑在那匹灰骏马上，手扶车门，向米尔斯小姐那边俯下身。

“朵拉要我住在一起了。她后天就和我一起回家。如果你愿意来访，我相信我爸爸见到你一定很高兴的。”

我除了为米尔斯小姐默默祝福，除了把米尔斯的住址珍藏在记忆中最安全的角落里，我还能做什么呢！除了面露感激用最热烈的词语告诉米尔斯小姐，说我对她的成全如何感谢，我对她的友情如何珍视，我还能做什么吗？

这时，米尔斯小姐和蔼地把我打发开，“回朵拉那边去吧！”她说道；于是我就去了。朵拉探到车外和我谈话，我们一路上说个不停。我把我骑的那匹灰骏马赶得那么挨近那车轮，以致它的一条前腿被擦去一条皮，据它的主人告诉我，那条皮“值三镑七先令”呢。我付了这笔钱。用这笔钱换了那么多快乐，我觉得太便宜划算了。而那段时间里，米尔斯小姐就望月吟诗，我猜她还在想她与这红尘还有多少共处之时。

诺伍德一下就变得太近了，我们也太快就到了那。可是斯宾罗先生在到那儿之前就醒了，他说道：“你得进来呀，科波菲尔，歇息一下吧！”我答应了。我们吃夹心面包，喝淡啤酒。在明亮的房子里，朵拉的脸红通通的，可爱极了，我没法走开，只能坐在那里痴痴地看，直到听见斯宾罗先生的鼾声，我才完全意识到该告别了。于是我们分别了。我一路都感觉着和朵拉握别时的温柔，一万次地回忆每一点滴、每一个字，就

这样骑马回到伦敦。当我终于在床上躺下时，我是一个已被爱情夺去了理智的小傻瓜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决心向朵拉表白我的爱情，以探知我的命运如何。是福是祸，这是当时的问题。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反正只有朵拉可以回答这问题。我以这烦恼为乐，就这么过了三天，把我和朵拉中间发生的一切事上都加以我能想得出的倒楣。最后，我不怕花钱地把自己打扮起来，怀着求婚决心去米尔斯小姐家。

我在街上来回兜了多少圈、围着方场转了多次，并一直痛苦地猜测，对那个老问题，哪个回答会最好，然后我才终于铁下心走上台阶敲门；不过现在这都不算什么了。就是敲门后我站在门口等时，也有那么一刹那我想我是否应该模仿可怜的巴吉斯那样，问这可是布来保先生家，然后道歉，然后向后转。但我终于未后退。

米尔斯先生不在家。我并不期望他在家。没人需要他。米尔斯小姐在家。有米尔斯小姐就够了。

我被引到楼上一间房里，米尔斯小姐和朵拉都在那房间里。吉普也在那里。米尔斯小姐在抄乐谱，我还记得，那是首新歌，歌名为《爱情的挽歌》；朵拉在画花。当我认出那是我的花（我从考文特花园买来的）时，我的感情是什么样的啊！我不能说那些花很逼真，或特别像我看过的什么花，可我从画得很正确的包花纸上知道她画的是什么了。

见到我后，米尔斯小姐很高兴，并为她爸爸不在家而感到遗憾；不过，我相信我们都不在乎这点。米尔斯小姐应酬了几分钟后，把笔放在《爱情的挽歌》上，就起身离开了房间。

我开始想，我得把那问题推到明天。

“你那匹可怜的马晚上回家时，我希望它不是太累，”朵拉抬起她那秀美的眼睛说道，“对它来说那条路可真够长的呢。”

我开始想，我要今天就提出。

“对它来说那条路是很长，”我说道，“因为一路上没什么支持着它呀。”

“可怜的东西，就没喂过它？”朵拉问道。

我开始想，我要把这问题推到明天。

“嘿——嘿嘿，”我说道，“它被很好地照料着呀。我的意思是，它享受不到我由于那么接近你而有的那种难于言表的幸福呀！”

朵拉把头俯在她的图画上，停了一会儿。在她开口说话前，我一直像火一样热，两腿发僵，坐在那里动不得。

“那一天有一段时间，你却并不像感受到了那幸福呀。”

我知道我已无处可逃，必须就地解决那问题。

“你坐在吉特小姐身边时，”朵拉稍稍抬起眉毛摇摇头说道，“你也一点不在乎那幸福呀。”

我得说明，吉特就是那个穿红衣的小眼睛的名字。

“当然，我不知道，可你为什么要那样呢？”朵拉说道，“或者为什么你要把那称作幸福？不过，你肯定是口是心非；我相信，也没人怀疑，你有随意做任何事的自由。吉普，你这淘气包，到这儿来！”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反正我就这么干了——我挡住吉普，把朵拉搂到怀里。我一个劲说，一下也没停过。我告诉她我多爱她。我告诉

她没有她我准会死。我告诉她我把她当成偶像来崇拜。吉普发疯一样不停地叫。

朵拉低下头哭泣、发抖，这时我的口才越发好了。如果她希望我为她死，只要她把这说出来，我会心甘情愿结束自己。生活中不能没有朵拉。我不能忍受这种生活，我也不愿忍受。从第一次见到她起，日日夜夜的每一分钟我都爱她。我在那一分钟里爱她爱得发了疯。我要每一分钟都爱她爱得发疯。人们过去相爱过，将来也还有人们相爱，但没有任何人可以、能够、情愿并曾经像我这样爱朵拉。我梦话说得越多，吉普也叫得越起劲。我们两个各自按自己的方式在每一分钟都变得比前一分钟更发疯了。

得！得！朵拉和我慢慢心平气静地在沙发上坐下了，吉普也躺在她膝盖上平静地对我眨着眼了。我心醉神迷。我如痴如狂。朵拉和我订了婚。

我想，我们是有过以结婚来结尾的想法。我们一定有过，因为朵拉提出：没有她爸爸同意，我们决不能结婚。但陶醉中年轻的我们一定不曾周密思量过，也傻头傻脑地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我们得对斯宾罗先生保密；不过，我相信当时我也压根不认为这样做是什么可耻的秘密。

朵拉去找米尔斯小姐，并把她带回来。这时，米尔斯小姐比先前更沉默了；我怕是因为刚才发生的事很可能将她记忆深处沉睡的回声唤醒了。不过，她为我们祝福，对我们保证，她永远是我们的朋友。她和我们说话时，那声音好像来自修道院里。

这一段时间多么自在多么空泛、快乐又多么冒着傻气的一段时间。

在这时间里，我在量朵拉的手指，准备去做勿忘花纹样的戒指；在这时间里，我正把尺寸交给珠宝商，他在订货单上看到那尺寸后就取笑我，为了这个镶蓝宝石的可爱的小饰物讨价还价。这戒指在我的记忆里和朵拉的手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昨天我在女儿的手指上无意看见另外的那一只时，我心中瞬间感到痛楚！

在这时间里，我为拥有这秘密好不得意，好不满足，好不快活，从而到处走来走去。我为爱朵拉和被朵拉所爱而感到如此自豪，就算我上过天，我也从没像那会儿那样觉得自己比凡夫俗子更了不起！

在这时间里，我们在方场的花园里相会，坐在凉亭的暗处，我们是那么快乐以至我到现在还不为别的任何原因而对伦敦的麻雀十分喜爱，从它们烟灰色的羽毛里竟能看出热带的缤纷来！

在这时间里，我们第一次发生了一生中的大争吵，那还是我们订婚后不到一个星期；在这时间里，朵拉把戒指还给我，还附上一张叠成三角形的令人绝望的短信；她可怕地写道，“我们的爱情在胡闹中开始，在疯狂中结束？”这几个可怕的字使我扯着自己头发，为一切已成为过去而痛哭不已！

在这时间里，在黑夜的掩护下，我跑去找米尔斯小姐，和她偷偷在放有轧布机的后厨房里相见，恳求她在我们之间调停并把这叫人发疯的局面挽回过来。在这时间里，米尔斯小姐担起这使命，把朵拉带来，她从用她苦涩的青春垒起的讲坛上规劝我们相互让步，不要走入撒哈拉沙漠！

在这时间里，我们哭了起来，和好了，又那么幸福了，那个放有轧

布机的后厨房成了爱神为自己专设的圣殿；我们在那里约定了，将由米尔斯小姐转交信件，每天每人至少写出一封信。

多么自在的一段时间！多么空泛、快乐而又冒着傻气的一段时间！我一生的时间都在时光老人支配下，但没有其它的时间在我回忆起时能让我微笑着回想起那些时光的一多半。能够让我有那么一半的热情去回想，去品味！

第三十四章

吃惊的消息

朵拉和我订婚后，我就马上给爱妮丝写信。我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我想让她从信中知道我是多么幸福，朵拉又是多么可爱的人儿。我请求爱妮丝，她千万别把这爱情归于那种没用头脑、随时可变的一类，或者把这想成与我们常嘲笑的那种幼稚的幻想有丝毫相似。我向她担保，这爱情的确是深不可测、超越空前的。

在一个晴朗之夜，我坐在一扇敞开的窗前给爱妮丝写着信。不觉间，我回忆起她那明亮而平静的双眼和温和的脸庞，于是，我近来多少由于我那幸福而变得亢奋、浮躁的激动心情也因这回忆而感到那宁静的抚慰，于是，我哭了起来。我记得，那封信写到一半时，我手托着头坐在那里，心中恍惚想到爱妮丝将是我必建的家中不可缺的。似乎在因了爱妮丝的存在才几乎成为圣地的那个闲静家里，朵拉和我会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幸福。好像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感情中——爱情、欢乐、忧伤、希望和失望——我的心都自然而然转向那里；在那里得到庇护和最好的朋友。

我没有就斯梯福兹说什么。我只告诉她，由于爱米丽私奔，雅茅斯经历了沉痛的悲哀；而因此有关的一切又使这件事在我身上造成了双倍的创伤。我知道她一向是多么敏捷地发现真象，也知道她永远不会首先说出他的名字来。

发出这封信后，返回的邮车给我带回她的回信。读着她的信时，我好像听见爱妮丝在对我谈话。那封信就像她在我耳旁恳切的说话声。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近来不在家时，特拉德尔已来过两、三次了。他见到了皮果提。听皮果提自己说她是她旧时的保姆后（她常对肯听她报告的人主动这么说），他已和她相处得很好了，曾留下来和她一起谈过我。皮果提这么说，可我怕那谈话的主要是她本人，而且谈得相当久，因为只要谈到我，她就无法停下来，愿上帝保佑她！

这就使我不仅记起我曾在特拉德尔定下一个日子的下午等候他，还使我记起克鲁普太太也在皮果提从她眼前消失之前放弃了本属于她的一切工作（只有薪水除外）。克鲁普太太曾在楼梯上向一个熟友提高嗓门对皮果提进行了方方面面评论，但那朋友似乎是隐形的，因为当时实在没有任何其它人。这之后，她又给我一封充分表达了她意见的信。那信用适合她生平每逢一切都用得上的话做开头，那就是：她自己就身为人母；接着她告诉我，她经历了种种，但在她一生中无论何时都对奸细、爱管闲事的人、间谍怀有与生俱来的憎恨。她说，她不说出任何名字；谁戴这些帽子合适就去戴吧；不过，她向来瞧不起奸细、爱管闲事的人、间谍、特别是穿着寡妇丧服的（在后面这几个字下面她加了横线）。如果哪位先生成了奸细、爱管闲事的人、间谍的牺牲品（她依然不说出任何名字），那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他有权利让自己开心，那就由他去吧。克鲁普太太要声明的是，她不愿跟那种人“有来往”。因此，在一切恢复到原状之前，在一切变得如所期待的那样之前，她请我原谅她不

再照顾这一套房间；她还提出，当她要求结帐时，她就把她那小帐本每星期六早上放在早餐桌上，意在使各方面有关人士都免去烦恼和“某种不变”她的意思是“不便”。

打那以后，克鲁普太太就总在楼梯上布障碍，主要是用水壶，想让皮果提被绊而摔断腿。我觉得在这样的围困下度日太艰难了，可我又那样畏惧克鲁普太太，实在想不出什么解围的好办法来。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特拉德尔喊道。尽管有那么多障碍物，他还是准时在我门口出现了，“你好吗？”

“我亲爱的特拉德尔，”我说道，“我很高兴总算见到你了。我先前不在家，真是遗憾。不过，我那一向那么忙——”

“是呀，是呀，我知道，”特拉德尔说道，“当然啰。你的人住在伦敦，我猜。”

“你说什么？”

“她——对不起——朵小姐呀，你知道，”特拉德尔红着脸很体贴地说道，“住在伦敦吧，我相信。”

“哦，是的。住在伦敦附近。”

“我的人，也许你还记得，”特拉德尔神色严肃地说道，“住在德文——那十个中的一个。所以，我没你那么忙——在那种意义上说。”

“这么难得和她相见，”我马上说道，“我为你忍得了而惊奇。”

“哈！”特拉德尔沉思着说道，“的确这像奇迹。我想就算吧，科波菲尔，因为无奈吧？”

“我想是的，”我微笑着，也不无脸红地答道，“还因为你的毅力和耐性那么不可动摇，特拉德尔。”

“天哪，”特拉德尔想了想这话后又说道，“你以为我是那样的人吗，科波菲尔？我真的还不知道我是的呢。不过，她是那么一个异乎寻常的好女孩，也许她可以把这种美德分点给我吧。现在你这么一说，科波菲尔，我也毫不惊诧。我敢说，她永远忘我，而照顾其它的九个。”

“她是最年长的一个吗？”我问道。

“哦，不，”特拉德尔说道。“最年长的是个美人呢。”

我猜，他看到我对这天真的回答不禁微微笑了，所以他那聪明的脸上也泛起微笑；他补充说道：

“当然，不是的，可是我的苏菲——很可爱的名字吧，科波菲尔？我常这样想呢。”

“很可爱！”我说道。

“当然，不是的，可是苏菲在我眼里很美，我想在任何人眼里，也会是最美的女孩之一。可是我说最年长的是个美人时，我的意思是她的确是一个——”他那两只手的动作像是比划他周围的云一样：“绝代佳人，你知道啦。”特拉德尔很热诚地说道。

“真的！”我说道。

“哦，我敢保证，”特拉德尔说道，“是非常不凡的一种人，的确！喏，你知道，由于他们财力有限，她却偏不能多享受似乎为其而生的交际和赞美，她也就有时有些暴躁，有些挑剔。而苏菲使她心境好起来！”

“苏菲是最小的吗？”我信口说道。

“哦，不！”特拉德尔摸着下巴说道，“最小的那两个才九岁和十

岁。是苏菲在教育她们呢。”

“那排行第二吧，也许？”我脱口而出道。

“不，”特拉德尔说道。“第二个是萨拉。萨拉的脊骨有些毛病，可怜的姑娘。医生说，这毛病会渐渐消失的，可在这之前，她必须卧床十二个月。苏菲护理着她呢。苏菲是第四个。”

“那母亲还在世吗？”我问道。

“哦，是的，”特拉德尔说道，“她还在世。她真是个出色的女人，可是那种潮湿的地方于她的体质太不适合了，因此——实际上，她的四肢已失去了作用了。”

“天哪！”我说道。

“很悲惨，是不是？”特拉德尔接着说道。可是单从一个家庭的观念看来还不那么糟。苏菲代替了她。她于她母亲就如对其它九个一样，真正像个母亲。

我由衷钦敬这位年轻小姐的美德；一心要想尽力让好性情的特拉德尔不受骗上当，以免妨害了他们的共同未来，于是我问米考伯先生近况如何。

“他很好，科波菲尔，谢谢你，”特拉德尔说道，“我现在不和他住在一起了。”

“不了？”

“不了。你知道，”特拉德尔放低了声音说道，“由于他那暂时的困难，他已更名为莫提默；天黑之前他不出门，出门时也戴上眼镜。由于欠房租，我们的住宅遭到法庭的强制制裁。米考伯太太陷入了那么可怕的惨境，我实在不能不在我们在这儿谈到过的那第二张期票上签名。眼看问题得到解决，米考伯太太恢复了精神，科波菲尔，你可以想象出我心里有多么快活。”

“嗯哼！”我说道。

“可她那幸福很快就过去了，”特拉德尔继续说道，“因为，很不幸的是就在那同一个星期里又遭到第二次强制制裁。这一次就把那个家也拆散了。从那以后，我就住在一个带家具的公寓里，莫提默家的人也变得神出鬼没了。科波菲尔，如果我说起，那旧货商人把我那云石桌面的小桌、还有苏菲的花盆和架子都拿走了，我希望你不把这个看作自私吧？”

“多么残酷啊！”我愤怒地叫了起来。

“这是一种——一种逼得人很紧的事呀，”特拉德尔说这话时带着他一向的畏缩神气，“不过，我说起这事也并没有责难之意，却因为某种动机。事情是这样的，科波菲尔，我在那几样东西被没收时就没能力把它们买回来；第一，那旧货商知道我想要它们，就把价抬得很高；第二，因为我——我没钱。喏，打那时起，我就注意位于托腾罕路那一头的那个旧货店，”特拉德尔对这个秘密很感兴趣地说道，“终于，我发现今天那几样东西拿出来卖了。我只在街对面看了看，因为万一那旧货商看到了我，我的天，那他就要漫天要价了！现在，我有钱了，我所想的是，如果你不反对，请你那个好保姆和我一起去那店。我在相邻那街的拐角处把那地方指给她看，让她好像要为自己买那几样东西似地讲讲价钱！”

特拉德尔对我谈这计划时表现出的盎然兴趣，以及他对这个不寻常的计划的那种自我感觉，是我记忆中最生动的一些事之

我告诉他，我的老保姆一定很乐意帮助他。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去那里。不过，有个条件，那就是，他应该下定决心，不再把他的名义和任何什么别的东西借给米考伯先生。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特拉德尔说道，“我已经这么做了，因为我开始意识到我过去不仅太孟浪，也很对不起苏菲。我对自己发了誓，不再有什么犹豫了；不过，我也很愿意向你这么保证。那第一次倒楣的债务，我已还清。我毫不怀疑，如果米考伯先生能还，他也一定会还的，有件事我应当说说，科波菲尔，那是米考伯的，我对其感到很高兴。这事和还没到期的第二次债务有关。他没告诉我。他没对我说那已有了准备，但他说会有准备的。喏，我认为这带有公平和诚实的意思呢！”

我不愿伤害我那好朋友的信心，所以就同意了。又谈了一会后，我们就去杂货店约请皮果提；由于很担心那财产在他买到之前会被别人买去，特拉德尔不肯留下和我共度那一夜晚，还因为那天晚上是他用来给这世上最宝贵的女孩写信的晚上。

皮果提为那几件东西讨价还价时，他是怎样在托腾罕路的拐角处盯着看呀；当皮果提说出一个价没得到反响后就慢慢朝我们走来，而那商人又妥协着喊她，她便又走回去时，他是多激动呀；这都是我忘不了的。谈判的结果是，她用相当便宜的价钱买到那几样东西，特拉德尔简直乐不可支。

“我真是好感激你，”听说那几件东西当晚就会送到他住处时，他说道，“如果我求你再帮一次忙，希望你不会把这看做胡闹吧，科波菲尔。”

我马上说肯定不会的。

“那么，如果能承你好心帮忙，”特拉德尔对皮果提说道，“现在先把那个花盆拿来。我觉得我喜欢亲自把它拿回去呢（因为这是苏菲的呀，科波菲尔）！”

皮果提很乐意为他把那花盆拿过来。他大大谢谢她一通，然后很充满爱意地捧着那东西走到托腾罕路上去了，他脸上的那表情是我平生见过的最欢天喜地的表情。

于是，我们回到我的住处。由于那些商店对于皮果提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我走得很慢，不时顺她心意等她，并为她打量着橱窗的样子感到很有趣。就这样，我们走了很久才到阿德尔菲。

上楼时，我叫她注意克鲁普太太的机关一下全消失了，而且有刚走过留下的脚印。再上去点，我发现我外屋门大开（我先前已关起了），还听到里面传来声音。我们两个都很吃惊。

我们面面相觑，不知到底发生什么了，然后走进起居室。我们发现，在那里的不是别人，却是我姨奶奶和狄克先生。我见此多么吃惊啊！姨奶奶像一个女性鲁滨逊一样，坐在一堆行李上，她的两只鸟在她前面，她的那只猫趴在她膝盖上，她本人正在喝茶。狄克先生心思重重地倚在一只像我们过去常一起去放的一只大风筝上，他身边的行李更多！

“我亲爱的姨奶奶！”我叫道，“哈！多么意想不到的快乐！”

我们亲热地拥抱；狄克先生和我亲热地握手；正在忙着准备茶的克

鲁普太太十分殷勤，她说她早料到，科波菲尔先生见到他亲爱的亲眷时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喂！”姨奶奶对在她的庄严前畏手畏脚的皮果提说道。“你好吗？”

“你记得我姨奶奶吧，皮果提？”我说道。

“看在老天爷份上，孩子，”姨奶奶叫道，“别用那个南海岛的名字称那女人了！如果她结了婚，也摆脱了那个姓——这真是再好不过了——你为什么不尊重她这种改变的好处呢？你现在姓——皮？”做为对那可恶的姓的一种让步，姨奶奶这么说道。

“巴吉斯，夫人，”皮果提行了个礼说道。

“好！这才像人的姓呢，”姨奶奶说道，“这个姓听起来你不像需要传教士什么的，你好，巴吉斯。我希望，你好吧？”

这些亲热的话，又加上见姨奶奶伸出的手，鼓励巴吉斯走过去握手，并行了礼。

“我们比过去老了一点，我知道，”姨奶奶说道，“我们以前只见过一次面，你知道。那时我们干了件好事！特洛，我亲爱的，再来一杯。”

我恭恭敬敬把茶递给一向身子挺得笔直的姨奶奶，然后鼓起胆子劝她别坐在箱子上。

“让我把沙发或安乐椅移过来吧，姨奶奶，”我说道，“你何必这么不舒服呢？”

“谢谢你，特洛，”姨奶奶答道，“我宁愿坐在我的财产上。”说到这里，姨奶奶狠狠瞪着克鲁普太太说道：“我们不需要你费心在这儿伺候了，太太。”

“我离开前再给壶里加点茶好吗，夫人？”克鲁普太太说道。

“不用了，谢谢你，太太，”姨奶奶答道。

“要不要再拿块奶油来呢，夫人？”克鲁普太太说道，“要不要尝一只刚下的蛋？要不要我烤点火腿？科波菲尔先生，没有我可以为你亲爱的姨奶奶效点劳的地方吗？”

“没有，太太，”姨奶奶答道，“就这样很好了，谢谢你。”

克鲁普太太一直不住微笑，以示脾性温和；又不住把头朝一边歪，以示通体虚弱；她还不住搓手，以示愿伺候一切够资格由她伺候的人；然后，就这么微笑着，歪着头，搓着手，走出了屋。

“狄克！”姨奶奶说道，“还记得我对你讲过势利的人和崇拜钱财的人的话吗？”

狄克先生忙做了个肯定回答。但他那慌张的样子看上去他好像已不记得了。

“克鲁普太太就是那号人，”姨奶奶说道，“巴吉斯，我要麻烦你来照顾这茶，让我好再喝一杯，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女人倒的茶。”

我很了解姨奶奶，所以我知道她心中有件大事，她这次来到比外人所推测的目的要重要得多。我发现，当她认为我在注意别的事时，她的眼光就停留在我身上；她外表依然坚定镇静，但她内心似乎怀着罕见的犹疑。我开始反省，我是否做了什么对她不住的事。我的良心悄悄告诉我，我还没把关于朵拉的事告诉她呢。难道会因为这事，我多么想知道啊！

我知道，她只会在她认为适当的时候才把心思说出来，所以我在她

身旁坐下，和鸟说话儿，和猫逗着玩儿，尽可能显出一副轻松样儿。可我实际上并不自在，就算在我姨婆身后俯在那只大风筝上的狄克先生不曾一有机会就偷偷朝我含混地摇摇头并指指她，我也仍然觉得很不自在。

“特洛，”姨奶奶喝完茶，小心地抚平她的衣，擦干了嘴，终于开口道——“你不必走开，巴吉斯！——特洛，你已经坚强了吗？有信心了吗？”

“我希望那样，姨奶奶。”

“那，我亲爱的，”姨奶奶热诚地看着我说道，“想想看，我为什么宁愿今晚坐在我的财产上呢？”

我想不出，摇了摇头。

“因为，”姨奶奶说道，“这是我的全部财产了。因为我已经彻底破产了，我亲爱的！”

就是那幢房子连同我们所有的人都堕入河里，我也不会比听到这话更感到惊讶了。

“狄克知道，”姨奶奶平静地把手放到我肩上说道，“我彻底破产了，特洛！除掉那幢小屋，特洛，我在这世界上所有的财产就是在这房间里的这点了；我把那小屋留给珍妮出租。巴吉斯，今晚我要给这位先生准备住宿处。为了省钱，也许你能为我在这儿安排一下。怎么着都行。只要度过今晚。明天我们还要再谈这件事。”

她扑到我脖子上，哭着说她只是为我感到伤心，我这下才从震惊中和为了她的忧虑中——我可以肯定是为了她的——清醒过来。不一会儿，她就克制了这种感情，并怀着多于失意的得意说道：

“我们应该勇敢地应付失败，不要被失败吓住了，我亲爱的。我们应当学会把这出戏演完。我们必须战胜不幸，特洛！”

第三十五章

受挫

在姨奶奶那令人震惊的消息影响下，一开始我失去了常态。等我平静下来后，我向狄克先生建议说，他可以去杂货店睡皮果提先生前不久留下的那张床。杂货店位于汉格福市场，而那市场在那年月里是和现在有些不同的，它门前有道矮矮的栅栏，就像老式晴雨计里那种住着小男人和小女人的房子前部一样，所以狄克先生觉得很欢喜。我猜，住在这种建筑里的光荣足可抵偿他的种种不便了。不过，那地方除了有我提到过的混合气味和地方略略逼仄了点，实际上也没什么很多不便，所以他一下就对他的住处大为着迷。克鲁普太太曾忿忿地对狄克先生说，那儿窄得连逗猫都不成，可狄克先生坐在床脚搓着腿对我很公允地说道：“你知道，特洛伍德，我并不要逗猫呀。我决不要猫。所以，这于我又有何妨呢？”

我想试着向狄克先生打听，他可知道姨奶奶的财务怎么会发生这么大变故。正如我所料，他也一无所知。他能向我唯一报告的是，前天，姨奶奶对他说，“喏，狄克，我把你当作哲学家呢，你的确是的吗？”于是他说他是的，他希望他是。我姨奶奶便说道：“狄克，我破产了。”他便说道：“哦，真的！”姨奶奶便大力赞扬他，他也很开心。他们就上这儿来找我，一路上吃过瓶装的黑啤酒和夹心面包。

狄克先生坐在床脚，睁大着眼，吃惊样地微笑着，把这些讲给我听。他那么心满意足，我不禁向他解释——至今想来也很遗憾——破产就意味着困苦、匮乏、挨饿；可是看到他一脸难言的悲哀、脸色一下变白、眼泪流下他那拉长的双颊时，我立刻后悔我的铁石心肠了——比我心肠硬的人看了他那模样也会心软。我花了比让他扫兴花的大得多的气力才让他高兴起来。不久，我就明白了——其实我应当早就知道了——他所以那么心安理得，只因为他无限信仰那个最聪明最奇妙的女人，还因为他无限信赖我的智慧。我相信，他认为我的智慧足以战胜一切非致命性的灾难呢。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特洛伍德，”狄克先生说道，“那个呈文——”

“当然，不能忘了那个呈文，”我说道，“不过，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是，狄克先生，保持愉快的样子，别让我姨奶奶看出我们正在谈这个问题。”

他答允了，那态度真是再诚恳不过了。他还请求我，万一见他有什么不得体的举止，就用我所擅长的好办法提醒他。可是说来很抱歉，我把他吓得太厉害了，他怎么努力也掩饰不住。一整晚，他就眼光凄怆地看着姨奶奶，仿佛他正在看着她一点点消瘦。他也意识到了这点，便努力控制他自己的脑袋。可他虽然使脑袋不动了，却像机器一样坐在那里转眼睛，一点也不能对事情有所帮助。我看到在晚餐时他直盯那面包（碰巧那是一个小的），就像我们已面临饥馑；当姨奶奶叫他像往常那样用饭时，我见他把面包屑和碎干酪放进衣服口袋里；我相信他这么做是想在我们更加困苦时，他可用这些积蓄来补充我们的给养。在另一方面，

姨奶奶仍是一派镇定自若，这给我们大家——我相信；给我——一个很好的教训。她对皮果提真是温和至极，只有当我不经意用那名字称后者的时候例外。我知道她对伦敦感到生疏，但她看上去却很自在。她睡我的床，我就睡在起居室守护她。她对那住处靠河很近这点评价很高，因为这可以防火。我觉得，在这种情形下，我多少也感到欣慰了。

“特洛，我亲爱的，”当姨奶奶看到我按惯例为她调制晚间饮料时，她说道，“不用了！”

“什么都不用，姨奶奶？”

“不要用葡萄酒，我亲爱的。用麦酒。”

“可这儿有葡萄酒呀，姨奶奶。你一向是用葡萄酒调制的呀。”

“留起来，生病时再用吧，”姨奶奶说道，“我们绝不应该浪费，特洛。给我麦酒吧。半品托。”

我认为狄克先生会摔倒并昏过去。可姨奶奶是坚定的，我只得一个人去取麦酒。由于天色渐晚，皮果提和狄克先生便趁机一起去杂货店。狄克先生背起他的大风筝，那风筝就像人类灾难的一个纪念碑一样。我和这可怜的人在街角告别。

我回来时，姨奶奶还在屋里踱来踱去，用手指卷睡帽的边。我依从不改变的方法把麦酒烧热，把面包烤好。东西准备好时，她也准备好了——睡帽戴上了，裙子也折卷到膝盖上了。

“我亲爱的，”姨奶奶喝了一匙后说道，“这可比葡萄酒好多了。没有那一半的苦呢。”

我想我露出了怀疑，因为她接下去说道，“行了，行了，孩子。如果我们没有遭到比麦酒更糟的事，我们就过得很不错了。”

“我自己的话就该那么想，姨奶奶，我相信。”我说道。

“哦，那么，你为什么又不那么想呢？”姨奶奶说道。

“因为你和我是那样不相同的人嘛。”我答道。

“胡说，特洛。”姨奶奶说道。

姨奶奶一面用茶匙喝着麦酒，一面把烤面包浸在里边。这时，她还怀着无比满足之情（虽说也有造作之处，但并不太甚）继续说道。

“特洛，”她说道，“一般来说，我不怎么对外人的面孔感兴趣，可我很喜欢你的巴吉斯，你知道吗？”

“听你说这话比得到一百镑还要好呢！”我说道。

“这真是一个奇特的世界，”姨奶奶揉揉鼻子说道，“那个女人怎么会有那么一个姓，我实在想不出。姓杰克逊，或那一类的什么不是容易得多吗？”

“也许她也那么认为呀；可这不能怪她呀。”我说道。

“我想不能，”姨奶奶极不情愿地承认道；“不过，让人很生气呢。好在，她现在叫巴吉斯了。这是一种安慰。巴吉斯很爱你呀，特洛。”

“为了证明这点，她什么都肯做。”我说。

“是呀，我相信，”姨奶奶紧接着说道，“在这儿，这可怜的傻瓜曾请求让她拿些钱出来，因为她已经有很多了！傻人呀！”

姨奶奶高兴的泪水一滴滴流进了热麦酒里。

“她是从古到今最可笑的一个人，”姨奶奶说道，“从最初见到她和你那可怜可爱的小娃娃一样的母亲在一起时，我就知道她是最可笑的

人。不过，巴吉斯是有好处的。”

装出要笑的样子，她得以把手放到眼上。这么做过后，她一面继续吃烤面包，一面往下说。

“唉！饶恕我们吧！”姨奶奶叹口气说道，“我都知道，特洛！你和狄克出去的那会，巴吉斯和我谈了很多。我都知道。依我看，真不知这些可怜的女孩子要去哪儿了。我感到奇怪，她们竟不——不在壁炉架上把她们脑浆碰出来，”姨奶奶说道。也许是由于她注视到我的壁炉架才生这念头的。

“可怜的爱米丽！”我说道。

“哦，别对我说她可怜，”姨奶奶马上说道。“在没惹出这些灾难前，她就应该想到的！吻我一下，特洛。我为你早年遭遇好难过。”

我俯过身去，她把杯子放在我膝盖上拦住了我，然后说道：

“哦，特洛，特洛！你认为你也恋爱了！是吗？”

“以为，姨奶奶！”我叫道，脸变得通红。“我全心全意崇拜她！”

“朵拉吗，真的？”姨奶奶紧接着说道，“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小家伙很迷人，我猜？”

“我亲爱的姨奶奶，”我答道，“谁也想不出她是什么样的！”

“啊！不蠢吧？”姨奶奶说道。

“蠢？姨奶奶！”

我认真地相信，我从没想过她蠢不蠢，一刹那都不曾。我当然憎恨这想法，但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被它击得震惊了。

“不轻浮吧？”姨奶奶说道。

“轻浮？姨奶奶！”我只能像从前重复问题那样怀着同样的感情重复这大胆的臆测。

“行了，行了！”姨奶奶说道，“我不过问一问。我并不是想贬低她。可怜的小恋人！你们觉得你们是彼此般配的一对，想像娃娃过家家那样过日子，像两块漂亮的糖块，是不是呀，特洛？”

她问我时的神气温温和和，半开玩笑半忧心忡忡，十分和蔼，我被深深感动了。

“我们年轻，没有经验，姨奶奶，我知道，”我答道；“恐怕我们说的想的多是些很蠢的事，但我们真正地彼此相爱，我可以这么肯定。如果我觉得朵拉会爱上别人，或不再爱我；或认为我会爱上别人，或不再爱她；我不知道我会怎样；会发疯的，我相信！”

“啊，特洛！”姨奶奶摇摇头，很郑重地微笑着说道，“盲目呀，盲目呀，盲目呀！”

“我知道有那么一个人，特洛，”姨奶奶停了一下后继续说道，“虽然性情软弱，却怀有诚挚的爱情，这使我想起那可怜的吃奶的小娃娃。诚挚正是那人必须寻找，并用来支持他、把他变得更好，特洛。深沉的、坦白的、忠实的诚挚。”

“如果你知道朵拉的诚挚就好了，姨奶奶！”我叫道。

“哦，特洛！”她又说道，“盲目呀！盲目呀！”不知为什么，我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幸损失或因着某种东西的缺损像一团云一样罩住了我。

“话虽这么说，”姨奶奶说道，“我却并不要使两个年轻人丧失自

信心，或弄得他们不快；所以，虽然这只不过是少男少女之间的一桩恋爱，而少男少女的恋爱通常——注意！我可没说总是！——毫无结果，我们仍需认真对待，希望将来有个好结局。形成一个结局的时间总是很多的！”

总的看来，这于一个充满希望的恋爱着的人是不怎么舒服的；但我很高兴能让姨奶奶分享我的秘密；我担心她有些累了。于是，我真诚地为她的慈爱表示感谢，还为她给我的其它种种恩惠向她表示感谢。慈详地道过晚安后，她把她的睡帽拿进我的卧室去了。

我躺下时好不悲伤！我一次又一次想我在斯宾罗先生眼中的寒伦；想我不再有向朵拉求婚时的自信；想我应当把我的经济状况从实告诉朵拉，如果她认为合适就可以解除这婚约；想我在长长的见习期间，无半分进项，如何度日；想做点什么帮助姨奶奶，却又想不出该做什么；想我穷到身无分文，衣衫褴褛，无力给朵拉一点小小礼物，不能骑灰骏马，又不能讲任何体面或排场！这样只为自己的苦恼盘算，我也知道是卑鄙自私的；我为这么做难过，可我那么忠实于朵拉，我不能不这样。我知道，这样多为自己想却很少为姨奶奶想正是我可鄙之处；不过，迄今自私已与朵拉分不开了，我不能因为任何人而把朵拉放在一边，那一夜我多悲伤啊！

说到睡，我那晚做了种种恶梦，好像没经过入睡的前奏就做起了梦。一会儿我着破衣烂衫，想向朵拉出售火柴，六捆收费半便士；一会儿我穿着睡袍和靴子去事务所，斯宾罗先生劝诫我，说不应在当事人面前穿那样薄的衣；一会儿圣保罗教堂钟敲了一下，老提菲照例这时吃起焦焦的面包，我就饥不择食地捡他落下的面包屑；一会儿我又毫无可能地拼命想领取和朵拉结婚的证书，而我能拿出去换这证书的又只是尤来亚·希普的一只手套，整个博士院都不肯接受它；虽然模糊中总能多少觉得是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仍像一只遇险的船那样在一个被褥的海里不断颠上颠下。

我的姨奶奶也很不安，因为我不时听见她踱来踱去。那一夜里，有两三次她都穿着法兰绒长睡袍（这一来她看起来有7英尺高），像一个被惊扰了的鬼魂一样来到我房里，走到我睡的沙发前。第一次，我慌忙跳起来，才知道她不过因天空有种奇怪的光而猜想西敏寺可能已失火了，故来同我商量风向转变时有无可能导致火情弥漫到白金汉街。那以后，我躺着不动时，发现她来到我身边坐下，自言自语地说着“可怜的孩子”！这时，我才明白她多么忘我地关心我，而我又怎能自私地只为自己考虑，这使我二十倍地悲哀。

我觉得如果有人会觉得那么漫长的一夜很短促，那才真是难以置信呢。这想法使我不断想象着一个舞会，人们在那舞会上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跳，一直跳得那舞会也成了一个梦；我听到那音乐是一个曲子的不断重复，也看到朵拉不停地跳一种舞而压根不注意我。我醒来时，或者应当说我停下来想睡并终于看到阳光从窗口照进来时，那个弹了一夜竖琴的人正枉费气力地想用一顶普通大小的睡帽把竖琴捂起来。

那时候，斯特兰路外的一条街的街尾有一个古罗马的浴池——也许现在还在那儿吧——我在那里洗过多次的冷水浴。我尽可能平静地穿好衣，留下姨奶奶让皮果提照顾，我就一头扎进浴池里去，然后走着去汉

普斯特。我希望用这种简便的方法来使我头脑清醒些；我觉得这方法很有效，因为我不久就决定：我应当做的第一件事是想办法废除我学习的契约，要回那笔学费。我在希兹吃了点早饭，便沿着洒过水的街道，在夏季鲜花悦人的芳香中——那些花是在花园里生长的，再由小贩头顶着带进城的——满怀着我们已改变的境遇采取的第一步应付的决心，前往博士院。

可是，我来到事务所实在太早了点。我在博士院四周蹒跚了半个小时后，那个一向最先到事务所的老提菲才拎着钥匙来到。于是，我就在我那阴暗的角落坐下，一面看着对面烟囱上部的日光，一面想念着朵拉，直到斯宾罗先生衣冠楚楚地走进来。

“你好吗，科波菲尔？”他说道，“天气很好呢！”

“天气真好，先生，”我说道，“在你去法庭前，我可以和你说句话吗？”

“当然可以，”他说道，“去我屋里吧。”

我跟着他进了他的房间，他开始换衣服，对着挂在更衣室里的小镜子修饰他自己。

“说来很遗憾，”我说道，“我从我姨奶奶那里听到一个令人气馁的消息。”

“不会的吧！”他说道，“天哪！不会是瘫痪了吧，我希望？”

“这消息和她的健康无关，先生，”我答道，“她受了重大损失。实际上，她所剩无几了。”

“你把我吓坏了，科波菲尔！”斯宾罗先生说道。

我摇摇头。“真的，先生，”我说道，“她的处境已如此糟，以至我想问你，能不能——当然，我们要牺牲一部分学费，”看到他一脸失望的神色，我马上加进这一句——“解除我的契约？”

这建议让我付了多大代价是无人所知的。于我，这好比请求将我判刑流放，与朵拉分开，还要把这当作恩典。

“废除那契约，科波菲尔？废除吗？”

我带着不太让人发窘的坚定态度解释，说只有靠我自己去谋生，否则真不知道如何糊口。我对前途并无畏意，我说道（我说这话时口气很重，仿佛在暗示我将来还肯定有资格做女婿），不过眼下只能作如此计。

“听了你的话，我很遗憾，”斯宾罗先生说道，“遗憾至极。不论因为什么理由解除契约都是没有前例的，这不符合我们这一行的程序。这也决不是合适的一种先例，太不合适了。而且——”你真是太好了，”我怀着兴许会让步的希望小声说道。

“一点也不能。不用客气了，”斯宾罗先生说道，“而且，我要说，如果我不受制约——如果我没有一个合伙人，约金斯先生——”

我立刻绝望了，可我还是又做了另一番努力。

“你认为，先生，”我说道，“如果我对约金斯先生提出这问题——”

斯宾罗先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科波菲尔，”他答道，“我决不想诋毁任何人，尤其不想诋毁约金斯先生。不过，我了解我的合伙人，科波菲尔。约金斯先生不是会接受这种特殊提议的人。要能让约金斯先生违背常规是很难的。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吧？”

我相信我了解的只是他从前独自经营这事务所，现在独自住在靠近蒙塔哥方场的一所久未修缮过的房子里；他每天来得很迟，离开得很早，似乎从没人找他商量过什么事；在楼上他有一个属于他的小黑洞，那儿从没进行过什么业务；他的书桌上有一块发黄的旧图画纸纸板，上面没着任何墨迹，据说已在那里放了20年。此外，我对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你不同意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先生？”我问道。

“当然不是不同意。”斯宾罗先生说道，“不过，我有和约金斯先生打交道的经验，科波菲尔。我希望能有任何方面让你满意，我巴不得事情能这样。如果你认为值得这么做，科波菲尔，我根本不反对你向约金斯先生提出这个问题。”

随着这允许的是一次热情的握手。在等约金斯先生来到之前，我就抓住这时间坐在那里想念朵拉；一面看着对面墙上从烟囱上部悄悄往下溜的日光。约金斯先生来到后，我走进了他的房间。我在那里露面，显然叫他吃了一惊。

“进来，科波菲尔先生，”约金斯先生说道，“进来！”

我进了屋坐下，把对斯宾罗先生说过的话又对约金斯先生说了一遍。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约金斯先生一点也不可怕。他不过是个头高大、温和、没长胡子的人，60岁了。他鼻烟吸得可真多，博士院里流传着一种传说，说他主要就靠那种兴奋剂活着，他的身体里再没可以接纳其它食物的空间了。

“你把这问题向斯宾罗先生提出过了吧，我猜？”约金斯先生说道。他很不安地听完我的话后说道。

我做了肯定的回答，并告诉他，斯宾罗先生提起过他的名字。

“他说我肯定不同意吧？”约金斯先生说道。

我不得不承认斯宾罗先生曾认为这很有可能。

“说来很抱歉，科波菲尔先生，我不能成全你的愿望，”约金斯先生很紧张地说道，“事实是——不过，如果能承你好心予以原谅，我在银行里有个约会。”

他说着就匆匆忙忙起身。在他快走出房间时，我鼓足勇气说，“那么恐怕没什么通融的余地了吧？”

“没有！”约金斯先生在门口停了下来，摇了摇头说道，“哦！没有！我不同意，你知道。”他这几个字说得很快，然后就走出了房门。

“你应该知道，科波菲尔先生，”他神经质地朝屋里看看说道，“如果斯宾罗先生不同意——”

“他个人并没不同意呀，先生。”我说道。

“哦！他个人！”约金斯先生重复道，那神气极不耐烦。“我实话对你说吧，有种障碍，没希望了！你希望的事办不到！我——我真的在银行里有个约会。”他说着就几乎是跑着离去了。据我所知，三天之后他才又在博士院中露面。

“科波菲尔，”斯宾罗先生和气地笑着说道，“你不像我那么久以前就认识约金斯先生了。我绝对不是认为约金斯先生惯于耍手段。可是，约金斯先生有种方法能表示反对时还让人受骗。没有法子想了，科波菲尔！”他摇头说道。“约金斯先生是劝说不了的，相信我吧。”

究竟谁是真正阻挠这事的合作人，是斯宾罗先生还是约金斯先生，

我都被完完全全弄迷糊了。不过，我心里有一点很明白，那就是这个事务所必有不讲情面之处，想收回姨奶奶的那一千镑是做不到的事。当我离开事务所，往家走时，我心中怀着失望，但回忆起这种失望之感我也不能不责备我自己，因为我明白我的失望也仍更多为自己计，而且和朵拉总有关。

我正在努力朝最坏的方面想，想象在最严酷的情形下我们该如何应付，这时一辆出租马车跟上了我，并在我身边停下，我不禁抬头看去。从车窗里，一只白净净的手向我伸来；那张脸在向我微笑——从她第一次在宽栏杆的旧橡木楼梯上转过身来时起，从我把她那温柔的美和教堂里彩色玻璃窗联想在一起时起，每次看见这张脸，我就感到宁静幸福。

“爱妮丝！”我高高兴兴地叫道，“哦，我亲爱的爱妮丝，在世上一切人中看到你是多么大的一种快乐！”

“真的吗？”她说道，声音那么诚恳。

“我很想和你谈谈！”我说道，“一看到你，我胸中块垒尽消！如果我有一顶魔术师的帽子，我就只要你，其它什么人我也不要。”

“是吗？”爱妮丝忙说道。

“啊！也会先要朵拉”我承认道，脸也红了。

“当然，先要朵拉，我希望。”爱妮丝笑着说道。

“不过，第二就要你呀！”我说道，“你去哪儿？”

她正是去我的住所看望我姨奶奶。天气很好，所以她宁愿离开那辆马车（我在这段时间里一直把头探进车厢里，嗅出那车里的气味就像黄瓜架下的马棚的气味）。我打发了马车夫，她挽起我胳膊，我们一同往前走。我觉得她就像希望的化身。爱妮丝在我身边，瞬间我就感到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姨奶奶曾给她写过一封很简单的短信，比一张钞票长不了多少——她从来都只把她的写信才能发挥到这一步便打止了。她在信中说她遭到不幸，要永远离开多佛，不过她心绪平静，不需要任何人为她而不安。爱妮丝是来伦敦看我姨奶奶的。这么些年来，她俩之间都产生了对彼此的喜爱。实际上，还是我在威克菲尔德先生家住宿时，这种喜爱的情感就产生了。她说她不是一个人来的。她爸爸和她一起来了，此外，还有尤来亚·希普。

“他们现在是合作人了，”我说道。“见他的鬼去！”

“是的，”爱妮丝说道，“他们来这儿办事，我就趁这机会也来了。你不要以为我只是为友情来的，而不抱任何个人的利益计较，特洛伍德，因为——恐怕我已被人们残酷地逼得有偏见了——我不放心爸爸单独和他一起在外面。”

“他对威克菲尔先生还有左右的力量吗，爱妮丝？”

爱妮丝摇摇头。“家里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她说道，“你几乎都会认不出那是可爱的老家了。他们现在和我们住在一起了。”

“他们？”我说道。

“希普先生和他母亲。他就睡在你的旧卧室里，”爱妮丝抬头看着我的脸说道。

“但愿我能操纵他做梦，”我说道，“他不可能在那儿睡得久的。”

“我保留了我过去做功课的小房间。”爱妮丝说道，“时间过得多

快呀！还记得吗？还记得那个通往休息室的镶有扩壁板的小房间吗？”

“记得吗，爱妮丝？我第一次见到你时，你就是从那房间里走出来的，那只装有钥匙的奇特的小篮子挂在你腰际，是不是？”

“那里面什么都没变。”爱妮丝微笑着说道，“我真高兴，你想到它时那么快乐。我们过去真快乐。”

“当然，我们过去真快乐。”

“我仍保留了那房间，可我没法躲开希普太太，你知道，所以，”爱妮丝安静地说道，“当我想独处时，却不得不和她呆在一起。不过，我没有什么可以反对她的理由。如果可把她有时夸儿子夸得让我心烦算一个理由的话，但那在一个母亲又是很自然的。她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儿子。”

爱妮丝说这些话时，我睁大眼看着她，看不出她对尤来亚的计划有什么察觉。她那目光坦然而又温和诚恳的双眼与我的相遇，脸色依旧那么平静祥和。

“他们住在家里的主要不好之处是，”爱妮丝说道，“我不能随意接近爸爸了——因为尤来亚·希普挺妨碍我们的——我不能好生守护他了，如果这么说算不上过份唐突的话，不过，如果能对他施行什么诡计和花招，我希望纯洁的爱情种忠诚最终能占上风，我希望真正的爱心和忠诚能胜过世间一切邪恶或灾难。”

她脸上的笑容十分悦人，我从不曾在其它脸上看过同样悦人的笑；正当我在想这笑容多么善良，在旧时多么为我熟悉时，这笑容一下消失了。她突然神情变了地问我——这时我们已离我的那条街很近了——可知道姨奶奶的不幸是怎么造成的。我回答说姨奶奶还没告诉我时，爱妮丝变得心思重重，我几乎能想到她的胳膊在我的胳膊里发颤呢。

我们发现姨奶奶独自一人呆着，神色有些不自在。她和克鲁普太太为了一个很抽象的理论发生了争议，那理论是：律师公寓里住女人是否相宜，而我的姨奶奶根本不管克鲁普太太的痉挛症，坦诚告诉她说她带有我的白兰地的气味，还请她出去，这样就结束了那场争论。克鲁普太太认为就这两种说法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起诉，并表示了要向“不列颠朱蒂”^①起诉的意向。

不过，当皮果提带狄克先生去看骑兵卫队的士兵时，姨奶奶已有充分时间冷静下来了；加上见了爱妮丝又喜出望外，她对这事反有些得意的夸耀了，所以毫不见半点扫兴地接待我们。爱妮丝把帽子放到桌上，来到她身边坐下；这时，我看着她那柔和的眼和光光的前额，不禁想她坐在那儿再自然不过；她那么年轻而不世故，却深受我姨奶奶的真诚信任；她在纯洁的爱心和忠诚方面是多么有能力啊。

我们开始谈姨奶奶的损失。我告诉他们我那天早上试过的事。

“那是没见识的，特洛，”姨奶奶说道，“但用心是好的。你是一个厚道的孩子——我想，现在我应该说是个小伙子了——我为你而感到自豪，我亲爱的。就这样很好。喏，特洛，爱妮丝，让我们来正视贝西·特洛伍德的问题吧，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看得出，爱妮丝一下脸色变得苍白，她很注意地朝姨奶奶看。姨

^① 朱蒂（Judy）是滑稽木偶戏里的女主角。克鲁普太太把法官一词误读成了朱蒂。

奶奶拍拍她的猫，也很注意地看着爱妮丝。

“贝西·特洛伍德，”一向不谈自己财产问题的姨奶奶说道：“——我说的不是你姐姐，特洛，我说的是我自己——曾有一笔财产。它有多少无足轻重，它足以维持生活。它还有些富余，因为她有点储蓄，又加上了一点。有一个时期，贝西用她的钱买国内公债，后来受了代理人的劝，用来做以不动产为抵押的贷款。这生意做得不错，获利也不少，直做到贝西把借出去的债全收回。我这么谈贝西，就像她是条军舰似的。行了！于是，贝西得审时度势，从事新的投资了。而这时，她的代理人不像旧时那么有经营头脑了——爱妮丝，我指的是你的父亲——于是贝西认为她自己比代理人聪明些，就心血来潮要自己投资了。这一来，她把资金投入一个国外市场，”姨奶奶说道，“后来才知道那市场很不好。起初，她在矿业方面失利，继而在潜水业方面失利——打捞宝藏成为那种汤姆·泰特勒式的胡闹^①，”姨奶奶揉揉鼻子说道；“再后来，她又在矿业方面失利，最后，她在银行方面也失利，这就使这事到了个头。开始，我不知道银行股票的价值，”姨奶奶说道；“我相信那票面值是最低的了；可是那家银行在地球的另一头，据我所知，变空了；不知怎么回事，它瓦解了。它再也不会、再也不能付一点钱了；而贝西的钱全在那里，于是就在那里走到了头。还是少说点吧。”

姨奶奶做了这番富于哲学性的结论，就得意地朝爱妮丝看看，爱妮丝的面色也慢慢恢复了。

“亲爱的特洛伍德小姐，这就是所有的故事吗？”爱妮丝说道。

“我希望这就够了，孩子，”姨奶奶说道，“如果还有更多钱可损失，我想，那就一定不只这么多。我相信，贝西一定会设法再扔出去，成为另一章。可是，再也没钱了，也就再也没故事了。”

爱妮丝一开始就屏住气听。她面色仍不断变化，但呼吸自如了些了。我当时认为我知道个中究竟；我当时认为她担心她那不幸的父亲也许要为已发生的事负责。姨奶奶握住她的手大笑起来。

“就这么多吗？”姨奶奶重复道，“嘿，是的，就这么多，再有就是，‘以后她幸福地生活着。’以后也许我还可以再说说贝西的故事呢。喏，爱妮丝，你有个聪明的脑袋。特洛，你有时也有，可我不能恭维你说你总是有；”说到这里，姨奶奶带着她特有的神气向我摇摇头。“怎么办呢？那小屋，平均算，假设每年可得租金七十镑。我想，我们这么计算是靠得住的。行了！——我们所有的也就这点了。”姨奶奶说道。有些马在正要顺利前进走很长一段路时会突然停下，我姨奶奶也有这种特点。

“再说，”姨奶奶歇了下又说道，“还有狄克呢。他每年可进一百镑，不过那当然要花在他自己身上呀。虽然我知道我是唯一理解他的人，我仍宁愿打发他走也不让他留下来却不把钱花在他自己身上。特洛和我，用我们自己的资产怎么办才好呢？爱妮丝，你有什么说的？”

“我说，姨奶奶”我插嘴说，“我应当做点什么！”

“你是说，去当兵？”姨奶奶吃惊地忙说道，“还是当水手？我不愿听这种话。你要做一个代诉人。我们这个家不要再遭到任何重大打击

^① 西班牙和直布罗陀海峡之间以一块叫汤姆·泰特勒的地方为界，后该地为英属。

了，对不起，先生。”

我正想分辩，说我并不想把那些养生之道引进家时，爱妮丝问我，她问那寓所租期长不长。

“你说到点子上了，我亲爱的。”姨奶奶说道，“除非转租——但我不相信能这样——在这里至少还可以住六个月。先前住的那人死在这儿了。就算六个人住在这里，必有五个——当然——是被那个穿紫花布胸襟的和法兰绒袍子的女人害死的。我有点现款；我同意你的说法，最好的办法是在这里住到到期，为狄克在附近找一个安身处。”

我认为我必须说明，由于不断和克鲁普太太兜着圈子交锋，姨奶奶在这儿一定住得不舒服；可她坚持说这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她的大意是：等到第一次火进时，她会让克鲁普太太吓得后半辈子都回不过神来。

“我想过，特洛伍德，”爱妮丝犹疑着说道，“如果你时间富裕

“我时间很富裕，爱妮丝。我下午 4 或 5 点钟后，就总是没事了，我在一大早也有时间。总是可以有办法。”我说道，这时我想到我花那么些小时在城里转悠、在诺伍德大道上来往，不禁有点脸红了，“我时间很富裕呢。”

“我知道，你不会反对，”爱妮丝走到我跟前，低声说道，我现在还能听到她那饱含着令人愉快的体贴的声音，“做一个文书。”

“反对，我亲爱的爱妮丝？”

“因为，”爱妮丝继续说道，“斯特朗博士已按他的愿望退休了，他也已来到伦敦住下。据我所知，他问过爸爸，能否给他介绍个文书。你不认为他与其用别人，不如让他心爱的老学生呆在身边吗？”

“亲爱的爱妮丝！”我说道，“没有你，我又怎么办！你永远是我的幸运天使。我对你说过的。我一直这么认为你是的。”

爱妮丝愉快地笑着答道，一个幸运天使（指朵拉）就够了然后她又提醒我，博士习惯在清早和晚上在书房里工作（所以我的时间大体上很适合他的要求）。在老师手下赚生活的希望比去独立谋生的前景更让我快乐；一句话，听从爱妮丝的劝告，我坐下给博士写了封信，说明我的目的，并约定次日上午 10 点钟去拜访他。我把这封信的投送地址写成海盖特，因为他就住在那个我觉得难忘的地方，为了赶上时间，我亲自去投邮。

无论爱妮丝在什么地方，她都能让人觉得那地方和她那不多言多语的举止特征密切相连。我回来时，发现姨奶奶的鸟笼已挂起来了，恰如以前挂在旧日住宅客厅窗前一样；我的安乐椅也按我姨奶奶安乐得多的安乐椅在旧日住宅的位子摆好，就放在打开的窗前；连姨奶奶随身带来的绿色扇屏也钉在窗棂上了。看到这些似乎无声无息就自己做好的事情，我就知道是谁干的；就算我以为爱妮丝在几里以外的地方，就算我没看见她一面对我那些零乱的书微笑一面把它们按我在学校时的习惯清好，我也会马上知道这些都是谁干的。

姨奶奶对泰晤士河的风景很满意，虽然比不上那幢小屋前的大海，太阳照耀下时，这条河还是很壮观的。可她对伦敦烟雾的十分憎恶未减半分。她说这烟“像胡椒一样撒在一切东西上”。我的住所中每一个角落都进行着有关这胡椒的一场革命。而皮果提就在这场革命中充当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一面旁观，一面想，皮果提虽然手忙脚乱，却也并没

真正做好什么；而爱妮丝虽不慌不忙，做好的却好多好多。这时，传来了一下敲门的声音。

“我猜，”爱妮丝说着脸也刷一下白了，“这是爸爸。他答应过我要来这儿的。”

我去开门，进来的不仅仅有威克费尔德先生，还有尤来亚·希普。我已有相当时间未见到威克费尔德先生了。听了爱妮丝的话后，我已料想他会变化很大；可见到他，我仍为他外表的变化吃了一惊。

使我吃惊的并不只是他那苍老了好多的模样——虽然他依旧衣冠整洁——不只是他那不健康的通红脸色，不只是他那外突而充血的双眼，不只是他那双手神经质的颤抖（我知道它们为什么这样抖，也有几年看到这起因发生作用）。最让我惊诧的不是他那英俊外貌已荡然无存，或他依然拥有的那旧日雅人的风度，而是仍然具有天生的上流品质的他竟甘心受尤来亚·希普——那只配爬行的卑贱化身——的支配。他们的相应地位变化了，尤来亚处于擅权地位，威克费尔德先生就处于服从地位，而这一来，我就更痛切地感到这两种性格使我难于言表地难过。如果我看到一个猴子指挥一个人，我也不会觉得那情形比这更加可耻了。

他自己对此似乎也完全觉察了。他进来后就站着不动；头低垂，仿佛已明白了一般，不过这只是片刻即过了，因为爱妮丝小声对他说：“爸爸！特洛伍德小姐在这呢，还有特洛伍德呢，你都好久没见过他了！”于是他走过来，很不自然地把手伸给我姨奶奶，然后又和我握手（但要亲切得多）。在我听的那片刻之时，我看到尤来亚的脸做出了最令人生厌的笑。我猜爱妮丝也看到了，所以她才也避开他。

姨奶奶看到了什么，没看到什么，只要她不想让人知道，怎么观察她脸也不会看出什么的。我相信，她要做出镇定的样子来时，是没人比得上她的。在成为僵局的那时，她的脸就像一面没有窗子的墙，一切光线都不能穿透她的思想；然后，她才用她一贯的生硬方式打破了沉默。

“嘿，威克费尔德，”姨奶奶说道；于是他抬头看她，这还是他进来后的第一次看她。“刚才，我告诉你女儿我过去怎样自己处理我的钱，因为你在业务方面日益生疏，我不能信赖你了。刚才我们一起商量；商量得很好，考虑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依我看来，爱妮丝真抵得上一个事务所呢。”

“如果我可以卑贱地说一句，”尤来亚·希普痉挛了一下说道，“我完完全全赞同贝西·特洛伍德小姐的话，如果爱妮丝小姐是一个合伙人，我一定非常快活了。”

“你已经是一个合伙人了，你知道，”姨奶奶马上说道，“我想，你大概总能满意了。你觉得怎么样呀，先生？”

听到这样冷淡的问候，希普先生很侷促地抓着他的蓝提包答道他很好，他向姨奶奶道谢，还希望她也很好。

“还有你，科波菲尔少爷——我应当说，科波菲尔先生，”尤来亚继续说道，“我希望你也很好！虽然眼下这种情形，我见了你仍很高兴，科波菲尔先生。”我相信他说的，因为他似乎对这情形觉得很有趣。“眼下这情形不是朋友们希望你会遇上的，科波菲尔先生，不过人的成就不不是靠着钱，而是靠着——以我这卑贱的能力，我实在说不出是靠什么，”尤来亚摇尾乞怜地痉挛着说道，“不过不是靠了钱！”

说到这儿，他就握住我手。他不是通常那样和我握手，而是离我远远地站着，像摇唧筒手柄那样把我的手一掀一掀，他有点怕我的手了。

“你觉得我们的气色怎么样，科波菲尔少爷——我应当说先生的？”尤来亚可怜兮兮地说道，“你觉得威克费尔德先生的精神健旺吗，先生？这些年来，我们的事务所并没很大变化，不过提高了卑贱的人，那就是我母亲和我；发展了美丽的人，”他又像事后又记起了什么一样地说道，“那就是爱妮丝小姐。”

说罢这句恭维话，他就用那么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方式跳来跳去，连我那坐在那里一直瞪着他的姨奶奶也再也忍不住了。

“鬼把他抓住了吧！”姨奶奶严厉地说，“他在干什么呀？”别接触了电那样抽吧，先生！”

“请你原谅我，特洛伍德小姐，”尤来亚答道；“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滚你的吧，先生！”姨奶奶一点也不软下去地说道，“不要胡说！我才不是那样呢。如果你是条泥鳅，先生，你就像泥鳅那样动吧。如果你是一个人，你就管住你的手脚吧，先生！天哪！”姨奶奶很生气地说道，“我可不要被这种蛇一样的扭动、陀螺一样的旋转弄疯呢！”

说出这番轰炸似的话后，姨奶奶坐在那里恨恨地动了动身子又摇了摇头，好像在抓住他打一样，这一下可增加了那话的力量，使得希普先生不好意思了，这在大多数人都是免不了会的。可他转过身用一种很低三下四的声音对我说道：

“我很清楚，科波菲尔少爷，特洛伍德小姐虽然是卓越的女人，却性子很急。实际上，科波菲尔少爷，我相信我比你先有幸认识她呢，那时我还是个卑贱的文书。目前的情形使她性子更急了，我认为也是情理中事。她性格没有变得更坏，这反而是个奇迹了！我来拜访，不过要说，在目前情形下，如果有我们——我母亲和我，或者是威克费尔德——希普事务所——可以效力之处，我们真是会很高兴效力的。我能这么说吧？”尤来亚对他的合伙人说道，并令人生厌地笑着。

“尤来亚。希普，”威克费尔德的声音单调，表情勉强，“在事务方面很得力，特洛伍德。我完全同意他所说的。我知道，我一直很关心你们。把这放到一边不说，我完全同意尤来亚所说的。”

“哦，被这样信任，”冒着再吃我姨奶奶一顿骂的危险，尤来亚晃着一条腿说道，“是多么大的一种奖赏啊！不过，我希望我能努力减轻事务带给他的疲劳，科波菲尔少爷！”

“于我，尤来亚·希普是一种很大的安慰，”威克费尔德先生还是那样沉闷地说道，“这样的一个人，特洛伍德，减轻了我的精神负担。”

我知道，是那个红头发狐狸逼威克费尔德先生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要证实在他破坏我睡眠的那个夜晚说过的话。我又看到他脸上露出令人生厌的笑容，也看到他在怎样注视我。

“你不走吧，爸爸？”爱妮丝关切地说道，“你不跟特洛伍德和我一起走回去吗？”

如果尤来亚没抢在前面说了下面的话，我相信，威克费尔德先生一定会看那大人物后再回答的。

“我事先已有了约，”尤来亚说道，“否则我一定极愿和朋友们在一起。不过，我让我的合伙人代表事务所吧。爱妮丝小姐，再见！再见，科波菲尔少爷。我向贝西·特洛伍德小姐献上我卑贱的敬礼。”

他边说着，边吻他的大手，像一个假面具那样斜睨着我们走了出去。

我们坐在那儿，谈到我们在坎特布雷的旧日好时光，我们谈了一两个小时。在爱妮丝照拂下，威克费尔德先生很快就恢复了自如；不过，总有那么一种根深蒂固的压抑压着他，他无法摆脱。话虽如此，他脸上总算露出了喜色。当听我们回忆到旧日生活中那些小事时，他显然也很开心，有许多事他记得很清楚。他说，又像和爱妮丝及我在一起过的那自由自在的日子了；他巴不得那种日子一直未变。我相信，无论是在爱妮丝安祥的脸上，还是当她的手每一次触到他胳膊的那一刻里，都蕴含着一种能在他身上展现出奇特效果的力量。

几乎一直和皮果提在里屋里忙着干活的姨奶奶不肯跟我们去他们的住处，但她坚持要我去，我就去了。我们一起吃饭，饭后，爱妮丝像先前那样坐在他身边给他斟酒。她给他斟多少，他就只喝多少，不再多喝了，就像一个乖孩子一样。天色暗下来时，我们三个一起坐在窗前。天色几乎完全转黑时，他躺到一张沙发上，爱妮丝用枕头垫起他的头，俯在他身上一会儿。她回到窗前时，虽然光线很暗，我仍可以看出她眼中晶莹的泪光。

但愿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可爱的女孩在那时的爱心和忠诚。如果我会忘记，那肯定是我快死了。就是那时，我也希望我还记得她！她使我心中如此充满了极好的决断力，她那样用她的榜样来使我由软弱变坚强，她那么指导——我说不出她是怎样做的，她太谦虚太温和，不肯用很多话来劝说我——我心里的热情和常变的理想。我所做的每一点好事，我所能对一切伤害的忍耐，都归功于她，我郑重地这么认为。

在黑暗中，她坐在窗前，她又怎样对我谈到朵拉并听我赞美朵拉，然后她自己又夸这小仙女，把她自己那闪烁的纯洁光辉撒在这小仙女身边变成了一圈光环。于是我觉得这小仙女更加可爱天真！哦，爱妮丝，我少年时代的姊妹。如果那时我就能知道许久以后我才知道的事，那该多好啊！——

我走下时，街上有个乞丐；我正想着她那宁静纯洁的眼睛并向窗子转过身来时，被那乞丐吓了一跳——他仿佛是应着早上一句话的回声那么说道：

“盲目呀！盲目呀！盲目呀！”

第三十六章

我满怀豪情

我早上起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又去那个罗马浴池泡了一下，然后动身前往海盖特。现在我不气馁了。我不怕褴褛的外衣，也不留恋那灰色的骏马。对我们新近遭遇的不幸，我完全改变了开始的态度。我必须做的是向我姨奶奶表明，她过去予我的善待并未白白扔在一个麻木不仁而不知好歹的人身上。我必须做的是利用我早年痛苦经历的训练，怀着坚定意志去工作。我必须做的是把我那樵夫的斧子拿起来，在艰难之林中辟出我自己的路，直到我能走到朵拉身边再罢手。我走得非常快，好像这些可以用走路来完成一样。

发现我自己已走上熟悉的海盖特大路时，我不禁想到昔日走在这上面时的种种快乐。这一次的使命和以前的全然不同，似乎我的所有生活都发生了变化。但这变化并不叫我心灰意懒。随着新生活而来的是新的主张，新的意向。付出多，获得的也多。朵拉就是我将得到的，我一定要得到朵拉。

我那么激动，我为自己的衣衫尚未十分褴褛而遗憾。我想在能显示我力量的氛围中去砍伐艰难之林中那些树木。路上见到一个带着铜丝眼镜的老人，他正在打石头，我真想向他借用一下锤子，好开一条通向朵拉的花岗石路。我那么激动得浑身发热，透不过气来；我觉得我已经挣了不知有多少钱一样。怀着这种心情，我走进了一幢招租的小屋，仔细察看了一番——因为我感到要现实的必要性了。这幢屋很适合我和朵拉：屋前有一个小花园，吉普可在那里跑来跑去，从栅栏缝里对那些小贩叫，楼上有个最好的房间，那给我姨奶奶住。我走出那房间时身上更热，步子更快，直往海盖特冲。我跑得那么快，以至提前了一个小时到那里。就算到得不早，也得溜溜，让自己冷静点才能去见人。

我做完必需的准备后一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博士的住房。他的住房不在斯梯福兹夫人住的那一部分海盖特，而是在那小镇的对面。我发现这地方后，又在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吸引下，折身走到紧靠斯梯福兹夫人家的一条小巷里，从花园围墙一角往里看去。斯梯福兹的房间关得紧紧的。温室的门敞开着，萝莎·达特尔没戴帽子，踏着又快又不安的步子在草地旁的石子路上来回走着。她使我想起一头凶猛的动物，使劲扯直了它的链子，在一条它熟悉的路上走呀，走呀，就这样来一点点耗尽蚀磨它自己的生命。

我悄悄离开我的观察点，来到附近一处，在那里散步直到 10 点钟。告诉我时间的不是现在竖立在山顶上的那座尖顶教堂。那时还没教堂呢，而是一所当校舍用的红房子，在我印象中，那应该是所适宜读书的旧房子。

博士的住处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如果我可以从好像才完工不久的外表来判断，那他可能已为这住所花了不少钱了。我走近时，看到他在花园里散步，仍是那身穿着，好像从我做学生时起，他就一直散步而没停下过。他周围仍是那些伙伴——由于附近有很多高大的树，草地上有两三只看守他的乌鸦，好像它们收到了从坎特伯雷乌鸦来的信，而在密

切注视他呢。

知道在远处想让他注意到是绝无可能性的，我就大胆推开门跟在他身后走，好让他转身时看到我。他转过身向我走来时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显然压根没想到会是我；然后他仁慈的脸上绽开笑容，他用双手握住我的手。

“嘿，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博士说道：“你是一个大人了！你好吗？见到你我真开心。我亲爱的科波菲尔，你进步多大呀！你真是——真是——天哪！”

我向他问候，还问候斯特朗夫人。

“哦，是的！”博士说道：“安妮很好，她见到你一定很高兴。你一向是她欣赏的人。昨晚我把你的信给她看时，她就这么说的。还有，哦，当然，你还记得杰克·麦尔顿先生吗，科波菲尔？”

“记得很清楚，先生。”

“当然，”博士说道，“当然，他也很好。”

“他已经回来了吗，先生？”我问道。

“从印度吗？”博士说道，“是的。杰克·麦尔顿先生受不住那气候，我亲爱的。马克兰太太呢——你没忘记马克兰太太吧？”

忘记那个老兵！就这么快忘记她！

“马克兰太太为他好不苦恼，”博士说道，“真可怜，所以我们就叫他回来了；我们为他活动，让他去了一个小小的专利所，那地方对他特别合适。”

我了解杰克·麦尔顿先生的为人，所以我相信那是一个工作少而报酬高的地方。博士用手扶住我肩头，把他仁慈的脸友好地对着我，一面走，一面继续说道：

“喏，我亲爱的科波菲尔，说说你的这个提议。说实话，我觉得很满意，很对我的意思。不过，你就不认为你可以做更好的工作吗？你有资格做许多好的工作呢。你已经建下了修造任何大厦的基础，把你一生的青春岁月献给我能提供的可怜职务，不是很可惜了吗？”

我又很激动了，于是我就用了一种很狂热的口气（我怕是这样）坚持我的请求，并提醒博士说我已有了个职业。

“是呀，是呀，”博士答道：“的确如此。当然，你有了职业，正在见习期中，这很重要。不过，我的好小朋友，一年70镑又算得什么呢？”

“可这使我们的收入就增加了一倍呀，斯特朗博士。”我说道。

“唉呀！”博士说道，“想想看！我并没说严格限定了一年70镑，因为我总想再给我聘用的任何年轻朋友一点另外的礼物。毫无疑问，”博士仍然扶着我肩头走来走去，并说道，“我总想到每年送一种礼物。”

“我亲爱的老师，”我说道，我说的是心里话，“我欠你的情分已大大超过我能接受的了——。”

“不，不。”博士打断了我的话说道：“对不起！”

“如果你肯接受我所有的那些时间，也就是我的早晨和晚上，并认为这些时间值七十镑一年，你就给了我一种难以言尽的恩惠了。”

“天哪！”博士天真地说，“想想看吧，用那么一点换到那么多！天哪！天哪！如果还有更好的机会，你会去吗，说实话呀，啊？”博士说道，他过去总用这句话十分严肃地激发我们做学生的自尊心。

“说实话，先生！”我按照昔日学校的作风答道。

“那就这样吧，”博士拍拍我肩说道。我们在园中走来走去时，他的手就一直放在我肩头上。

“如果我的工作和那部辞典有关，”我有点结结巴巴地说，但愿这没什么不好，“我就二十倍的快乐了，先生。”

博士站住，笑咪咪地拍拍我肩头，并用一种看上去很得意的神气说道：“我亲爱的小朋友，你说对了。正是那部辞典！”他那神气就像发现我已洞察了人类智慧的极致一样。

哪还会是别的呢！他的衣服口袋里塞满了关于它的一些东西，他脑袋里也一样塞得满满的。这些东西在他身上到处溢放出来。他告诉我，自从退出了教书生涯，他这工作就进行得非常顺利；我提议的早晨和晚上对他再合适不过，因为在白天，他习惯于散步并在散步时思考。杰克·麦尔顿先生最近作过他的临时秘书，由于不习惯这种工作而把他的文件给弄得有些没有秩序了；好在我们能很快把这种情况改正过来，而让工作重新顺利进展。后来，当我们按部就班工作时，我发现杰克·麦尔顿先生的操劳比我预料的更讨厌，因为他不仅仅弄出数不清的错，还在博士的手稿上画了那么多士兵和女人的头，害得我常常误入乱七八糟的迷魂阵了。

对于我们就要为那美妙事业一起工作的前景，博士持着很大乐观。我们约好次日早上7点就开始工作。我们将在每天早上工作两小时，每天晚上工作两到三个小时，星期六则除外，那天我可以休息。星期天也除外，当然，我也要休息。这些条件在我看来非常宽厚了。

这样安排了计划，我们双方皆大欢喜，博士就带我去他家里见斯特朗夫人。我们看到她正在博士的新书房里拭拂他的书，他从来不许任何其他人碰他的这些圣物。

为了我，早餐被推迟了。于是我们共进早餐。我们刚坐下不久，在我听见有人来的声音前，我就从斯特朗夫人脸上看出有人来了。一个骑马的男人来到大门前，臂挽着缰绳，大模大样地把马拉进小院，拴到空车房墙上一个环上，然后拿着鞭子走进了早餐室。这就是杰克·麦尔顿先生；我觉得他并没有被印度改良什么。不过，对于不去砍伐艰难之林树木的年轻人，我抱着一种苛求之心，所以我的印象是有些偏颇的。

“杰克先生！”博士说道：“科波菲尔！”

杰克·麦尔顿先生和我握手，但我相信他并不热情，那神气还仿佛懒洋洋地应付着一样，对此我暗中十分忿忿。不过，他那懒样儿真够人受的，只有在和他表妹安妮说话时才不那样。

“今天早上你吃了早餐吗，杰克先生？”博士说道。

“我几乎从不吃早餐呢，先生，”他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抬起头说道，“我很讨厌吃早餐呢！”

“今天有什么新闻吗？”博士问道。

“一点也没有，先生，”麦尔顿先生答道，“有一条新闻，说是北方的人正在遭受饥荒，不满；不过总得有人在什么地方遭受饥荒、不满呀。”

博士的表情严肃了起来，便像想改变话题样地说道，“那么说来就没一点新闻了；他们说没新闻就是好新闻呢。”

“在报纸上，先生，有一段关于暗杀的长篇报导。”麦尔顿先生说道：“不过总有人被暗杀，我不读它。”

在那时，这种对于人类的一切行为和感情的冷漠在我看来并不像后来那样被人们看作高贵品格。从那以后，这种冷漠就流行开来。这种冷漠已被表演得如此炉火纯青，所以我发现一些时髦的男男女女简直像成虫的幼虫一样。但在那时，我觉得这种冷漠是很新奇的，也许也引起我更注意，但这冷漠并没使我对杰克·麦尔顿先生的评价提高一点，也没能使我对他的信任增加一点。

“我来问安妮愿不愿今晚去听歌剧，”麦尔顿先生转向她说道，“这是本季最后一晚了；那儿有一个女歌唱家，她实在该去听听。她真是太棒了，此外她又那么丑得可爱，”麦尔顿先生又懒洋洋的了。

只要能使他太太高兴的事，博士无不喜欢。博士便转向她说道：

“你应该去，安妮。你应该去。”

“我不想去”，她对博士说道，“我愿意留在家里。我很想留在家里。”

然后，她就看也不看她表兄而和我交谈起来。她问了爱妮丝的情形，问她会不会来看她，哪天能来。她是那样不安，我都奇怪博士为什么看不出来。

可他什么也没看出。他和蔼地告诉她，说她年轻，应该有些快乐，不应由一个没生气的老头儿把她也弄得没生气。而且，他说，他希望听到她给他唱所有新歌手唱的歌，可是她如果不去又怎么能唱得好呢？就这样，博士硬为她定了这约会，并请杰克·麦尔顿回头来吃晚饭。这事约好后，我想，杰克就去他那专利所了。反正，无论如何，他懒洋洋地骑着马走了。

次日早上，我想知道她可去听了歌剧。她没去，却派人去伦敦向她表兄推掉了；她下午去看了爱妮丝，并劝博士和她一起去。他们一起步行穿过田间回到家，据博士告诉我说，而且那天晚上过得很快乐。我当时纳闷，如果爱妮丝不在伦敦，她会不会去听歌剧呢？爱妮丝对她是否也产生了良好影响？

我觉得，她看上去不像很开心。可她的脸很好看，要不，那就是一张虚伪的脸了。我常看她的脸，因为我们工作时她就总坐在窗下。她为我们准备早餐，我们边吃边工作。我九点离开时，她在博士脚旁的地板上跪下，为他穿上裹腿和鞋。在那天花板低低的房间敞开的窗上，一些绿叶低垂并在她脸上投上一层柔柔的阴影。我在去博士的一路上不断想起那天晚上我见到她在他读书时看着他的那张脸。

我当时很忙，早上5点起床，晚上9、10点才到家。但我对这种忙碌感到快乐，从不因为任何缘故放慢脚步，我觉得自己越累，越对得住朵拉。我还没把我性格上的变化告诉朵拉，因为她要几天后来看米尔斯小姐，届时我才会把一切告诉她。我只在信中——我们所有的信都由米尔斯小姐暗中传递——告诉她，说我有许多话要对她讲。同时，我削减了发油的用量，香皂和花露水就根本不再用了，我还以低得荒唐的价卖掉了三件背心，因为这些东西在我这艰苦生涯里实在太奢侈了。

由于对这些仍不满足，我还急着想找更多的事来做，我就去找特拉德尔。那时，他住在荷尔本的城堡街上一幢房子的矮围墙后。狄克先生

曾跟我一起去过海盖特两次，已和博士重新有了交情，我又带他一起去看特拉德尔。

我带狄克先生一块去那儿，是因为他一方面十分同情我姨奶奶的不幸，一方面又真诚相信我比任何古代船奴或当代囚犯都干得更吃力，而他自己却不能做点有用的事，他开始为此苦恼发愁，以至元气大损，胃口也没了。在这么一种情形下，他觉得更难写完那个呈文了。他越努力地写，那个查理一世的背时脑袋就越经常混进去。我们只能好心地骗住他，让他相信他是有用的，要不我们就得让他真正有用——这样当然更好——否则，我怕，他的毛病会更加重。所以我决定去试试，看特拉德尔能不能帮我忙。我们去之前，我给特拉德尔写了封信，把我们的遭遇详尽告诉了他。特拉德尔给我回了封很好的信，表示了他的同情和友情。

我们发现，由于看到那小寓所一角摆着花盆架和小圆桌，他就那么精神振奋地对着墨水瓶和文件工作。他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很快和狄克先生成为朋友。狄克先生很肯定地说以前见过特拉德尔，我们俩便都说很有这种可能。

我必须和特拉德尔商量的第一件事是这事——我曾听说，许多在各种事业上发达成名的人都是由于对议会的辩论进行了报导才发迹的。特拉德尔曾对我说起过报纸业，那是他的希望之一，我就把这两件事合到一起；我在信中询问特拉德尔，我很想知道我怎样才能合适于这个职业。特拉德尔这时告诉我，说据他调查的结果看来，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一般来说要在这一行干得十分出色，单是必须掌握的机械技能——也就是精通写读速记——其难度差不多相当于通晓六种语言；有特殊坚强的韧性，或许可在几年内达到这目标。特拉德尔完全相信这已解决了问题，可我觉得这里才正是需要砍伐的几棵高大树木，于是我马上决定拿起斧子来，要在这密林中开了条通向朵拉的路。

“非常感谢你，亲爱的特拉德尔！”我说道；“明天我就开始干。”

自然，特拉德尔又露出吃惊的样子，可他怎么也想不出我有多高兴呢。

“我要买一本写了这种技能之纲要的书。”我说道，“我要在博士院里学习，在那儿我有很多时间是闲着的。我把法庭上的发言记下，当做一种练习来做。特拉德尔，我亲爱的朋友，我一定要通晓这种技能！”

“天哪！”特拉德尔瞪大了眼睛说道，“我还根本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有决心的人物呢，科波菲尔！”

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想到，因为这在我也是很新鲜的呀。我把这事放下后，又拿起狄克先生的问题来。

“你知道，”狄克先生满怀希望地说道，“如果我能尽一番努力，特拉德尔先生——如果我能敲敲鼓——或者吹吹什么玩艺，总之，有点用就好了！”

可怜的人！我毫不怀疑，与其它一切相比他打心眼里更喜欢干这种吹吹打打的营生。可是无论怎样都不笑的特拉德尔平静地答道：

“而且，你是一个很好的书法家吧，先生。是你告诉我的，对不对，科波菲尔？”

“非常好的！”我说道。的确，他是的。他的书写十分整洁。

“你不认为，”特拉德尔说道，“你能抄写文吗，先生，如果我能

找一些给你抄的话？”

狄克先生满脸惶惑地看看我。“呃，特洛伍德？”

我摇摇头。狄克先生也摇摇头，而且叹气。“把有关那呈文的事告诉他吧。”狄克先生说道。

我便向特拉德尔解释，说要把查理一世从狄克先生的呈文中剔除何其困难；这期间，狄克先生一面吮着拇指，一面十分谦恭认真地看着特拉德尔。

“不过，我说的那些文件，你知道，都是已经起草完成了的，”特拉德尔想了想说道，“狄克先生根本不要动脑筋。这不就没什么大碍了吗，科波菲尔？无论如何，试一试不好吗？”

这番话让我们生了新希望。特拉德尔和我交头接耳商量了一下，狄克先生就坐在那儿很迫切地看着我们。我们商量后，得出一个计划。狄克先生第二天就照那计划开始工作，他干得很好。

在面對白金汉街的那扇窗前的桌子上，我们布置下特拉德尔为他找到的工作，抄写一种关于通行权的法律文件，我忘了要抄多少份。在另一张桌上，我们把那未完成的了不起的呈文的最后一部分打开放在那儿。我们给狄克先生的指示是：他应该很严格地抄他眼前的东西，一点也不能偏离那底稿；一旦他觉得有必要谈到查理一世，他就应该写进他呈文里去。我们鼓励他在这一点上下决心，然后留下姨奶奶看住他。后来，姨奶奶告诉我，说一开始，他像个敲锣又敲鼓的人，不断为那两件事分散了注意力，后来他发现那样做使他头昏脑胀又精疲力尽，而文件又明明白白在他眼皮下，他就认认真真抄下去，而把呈文留到更合适的时候去做了。总之，虽然我们很小心，决意不让他工作到对他有害的地步，虽然他并不是在一个星期刚开始便工作起来，但到了下个星期六的晚上他也居然得了十先令九便士。只要我活着，我就忘不了他是怎样跑遍了附近的铺子，把这笔钱换成六便士一枚；也不会忘记他怎样把这些钱在盘子上摆成一个心形图案，眼含着快乐和骄傲的泪，把它们献给我的姨奶奶。从他开始做有用的工作那一刻起，他就像一个在吉祥的符咒影响下的人；在那个星期六之夜，如果有一个快活的人，那就是把我姨奶奶视为世界上最奇妙的女人、又把我视为最奇妙的年轻人的这个心满意足的人了。

“现在不会饿肚皮了，特洛伍德。”狄克先生和我在一个角落上握着手说道，“我要供养她，先生！”于是，他在空中挥着他的十个手指，好像那是十个银行一样。

我不知道谁更开心了——是特拉德尔，还是我呢？

“这件事真使我忘了，”特拉德尔突然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递给我说道，“完全忘记了米考伯先生！”

这信是米考伯先生写给我的（米考伯先生从不放过任何写信的机会）。

“敬请内院托·特拉德尔大人转交。”内容如下：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

你大概不会觉得意外吧——当你接到关于某种机遇已来临的通报时。我似乎以前对你说过，我在期待着这事。

我将在我们一个风水极好的海岛市镇上安身，那地方的社会堪称农业和宗教的混合；我将与那里一种专门的职业发生密切联系。米考伯太太和我们的孩子将与我相伴前去。在将来某日，我们的遗体或许会合葬于那属于一个古建筑物的坟场；而因为那古建筑，我提及的那地方已享有一种名誉。如果我说，从中国到秘鲁，无人不知那一地方，那也不为过吧？

在向经过许多沧桑的现代巴比伦道别时，我自信还不失尊严，但米考伯太太和我都不能不想到我们要离开一个和我们的家庭的祭坛有密切联系的人，这一别也许数年，也会就是永别。如果，在离别前夕，你肯偕我们共同的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光临我们现在的住所，在那里交换此时应有的祝福，你便是施恩惠于我了。

威尔金·米考伯后”

知道米考伯先生已摆脱了那屈辱的生活，而且那某种机遇又真的出现了，我的确很高兴。听特拉德尔说，信中提及的约会就在当天晚上，我便表示愿意前往。于是，我们一起去米考伯先生以莫提默先生名义租住的寓所，就在格雷院路的顶头。

这寓所的陈设如此简陋，我们看到那已经 8、9 岁的双生子就躺在起居室里一架什么也没铺的床架上。米考伯先生已开始在起居室的一个洗手罐里调制（他声称是酿造）那种使他闻名的可口饮料。这一次，我有幸和米考伯少爷重温旧交了，我发现他已是一个 12、13 岁的少年郎，具有和他同龄人所有的好动特性。我也认识了他的妹妹，据米考伯先生向我们介绍，在她体内“她母亲像凤凰一样恢复了青春。”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道，“在我们乔迁之际，你和特拉德尔先生光临，必能原谅一切难免的细微不便。”

我得体地做了回答，并向四周看了看，但见这一家的动产均已打包了，其总数决不算多。我向米考伯太太祝贺这将要发生的变迁。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道，“我很相信，你对我们一家总是友好地关切着；我娘家尽可以把这看做是流亡发配，但我身为人妻人母，我决不会抛弃米考伯先生的。”

在米考伯太太的眼光祈求下，特拉德尔也表示热烈的赞同。

“那，”米考伯太太说道，“那，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和特拉德尔先生，至少是我对责任的理解。当我背诵道：‘我，爱玛，嫁给你，威尔金’，这句不能改变的话时，我就挑起了这个责任。前天晚上，我对着一支普通的蜡烛，把这诵词又读了一遍。我得出的结论就是：我永远不能抛弃米考伯先生。而且，”米考伯太太说道，“纵然我可能对这诵词有误解之处，我也不愿抛弃米考伯先生。”

“我亲爱的，”米考伯先生有点不耐烦地说道，“我并没想到你会做出那种事呀。”

“我知道，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继续说道，“我现在要到陌生人中间去碰运气了；我也知道，米考伯先生用高雅的措词给我娘家各种人写信报告这事实，他们竟毫不理会。也许，实际上我是迷信的，”米考伯太太说道，“不过我觉得，米考伯先生命中就注定了他写许多信都永远不会得到回复的。我可以从我娘家人的沉默中测知他们对我打定的主意持反对意见；不过，就算我的爸爸妈妈都活着，科波菲尔先生，他们也不能使我不守我应守的常道。”

我发表了我的看法，说我认为这么做是很正确的。

“把自己闭塞在一个大教堂的市镇，”米考伯太太说道，“也许是一种牺牲，可是，科波菲尔先生，如果这在我都是一种牺牲，那对于一个具有米考伯先生那种才干的人就一定是更大的牺牲了。”

“哦！你们要去一个大教堂市镇？”我说道。

一直在用洗手罐给我们倒酒的米考伯先生答道：

“是去坎特伯雷呢。其实，亲爱的科波菲尔，我已和我们的朋友希普签了合同，以他的机要秘书的身份来襄理他，为他服务。”

我瞪大了眼看米考伯先生，而他又因我的吃惊而非常得意。

“我本当明白告诉你，”他打着官腔说道，“这结局主要是因为米考伯太太的事务习惯和深思熟虑后周密的提示造成的。米考伯太太以前提出过的挑战，我已用广告形式发布出了，结果由我的朋友希普接受下来，从而达到相互了解。至于我的朋友希普嘛，”米考伯先生说道，“这可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我愿对他加以一切想得到的抬举。我朋友希普没有把底薪定得过分高，可是在解除我的经济压力方面，他已根据我工作的价值，也根据我在那工作价值上所守持的信仰观念，做了很多了。我就要把我偶然获得的一点口才和知识，”米考伯先生用他一贯的那种上流人派头夸张地贬自己道，“奉献给我的朋友希普了。我已经由于曾作为民事法庭的债务被告而积了些法律知识，我还要立刻攻读我们英国最重要也最著名的法学家的《释法》。我相信，我毋需做什么说明，我说的就是布莱斯通法官大人^①。”

这番话，实际上那天晚上大部分的谈话，都因米考伯太太对米考伯少爷行为的纠察以及米考伯少爷对这纠察的不满而不时打断。米考伯少爷时而往靴子上坐，时而用胳膊夹住他的头，好像那头要落下一样，时而到桌子底下踢特拉德尔，时而两脚交叉，时而把脚伸到常规禁止的远方，时而侧脸枕在桌上而让头发在酒杯里散开，时而把那老动个不停的四肢摆布或某种有违社会公德的样子。我一直坐在那里，不断为米考伯先生宣布的消息而吃惊并想其中意义，一直到米考伯太太又有机会谈话。

“我特别请米考伯先生当心的是，”米考伯太太说道，“在他投身于这法律的分枝部门时，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他不应忽略他终有一日会升至树顶的能力。我相信，米考伯先生从事于那么适合他丰富才干和雄辩口才的职业，就一定会出类拔萃。喏，比方说，特拉德尔先生，”米考伯太太摆出意味深长的架式说道：“一个高级律师，或者甚至是个大法官。一个人不至于因为从事了米考伯先生现在接受的职业，而失去或得上述职务的可能吧？”

“我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道，但同时也用探询的眼光看着特拉德尔，“我们以后还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这类问题呀。”

“米考伯”，她答道，“不！你在人生方面的错误就是看得不够远。就算你不想对得起你自己，你也应该对得起你的家庭，你须一眼就看到你的才干所能到达的极点呀。”

米考伯先生一面咳嗽，一面表情极得意地喝着酒，并仍然看着特拉

^① 英国 18 世纪法学家。

德尔，好象很想听听后者的意见。

“嘿，实实在在的情形是，米考伯太太，”特拉德尔温和地向她挑明事实道，“我说的是简单明了的事实，你知道——”

“正是这样，”米考伯太太说道，“我亲爱的特拉德尔先生，谈到这么一个重大问题，我希望尽可能平淡和准确。”

“——是，”特拉德尔说道，“法律的这个分枝，纵然米考伯先生是个正式的初级律师——”

“正是这样。”米考伯太太接过去说道。“威尔金，你那么翻眼睛，你会让你的眼睛无法还原的。”

“——和那，”特拉德尔继续说道，“并没关系的。只有高级律师才有资格得到那职位，米考伯先生如果不进一个法学院学习5年，就不能成为高级律师。”

“我听懂了你的话吧？”米考伯太太用她那种对真理再热诚不过的神气说道，“我亲爱的特拉德尔先生，当那个时期结束，米考伯先生就有资格做一个高级律师或大法官了，我说对了吗？”

“那时他就有资格了。”特拉德尔特别强调了有资格几个字。

“谢谢你，这就很够了。如果情形是这是，即米考伯先生并不因为担任那职务而有任何权利损失，我也就放心了。我嘛，当然，”米考伯太太说道，“只能说些女人气的话；可我一向认为米考伯先生具有我在娘家时听我爸爸说过的那种司法头脑；我希望米考伯先生现在能从事一种职业，而这职业可充分任其才智得以发挥，使他获得一种主管的地位。”

我非常相信，米考伯先生正用他那司法头脑的眼光看着坐在大法官座位上的自己。他得意洋洋地摸着自己的秃脑门，挂着一脸自负的任其自然的表情说道：

“我亲爱的，我们不要卜算命运吧。如果我命中注定要戴假发^①，那我至少在外表上（指他的秃顶）已为取得那称号而有准备了。”米考伯先生说道，“我不吝惜我的头发。也许正是为了特殊的理由，我才被夺去了头发呢。我不知道。我想，我亲爱的科波菲尔，教育我的孩子献身教会工作；我不否认，我会因为他扬名四海而快乐。”

“献身教会工作？”我一面仍念念不忘尤来亚·希普，一面说道。

“是呀，”米考伯先说道，“他的颅腔共鸣特别，应一开始就先加入唱诗班。我们是住在坎特伯雷，由于和当地的关系，无疑能让他在大教堂中补上任何方面的缺额。”

再看看米考伯少爷时，我就发现他那样子挺像是从眉眼后发音的；他给我们唱《啄木鸟》时——他当时得在唱歌和上床两件事上选一样做——他的声音就像是那里发出的一样。对他的这番表演进行了一番恭维后，我们就开始了泛泛的一种谈话。由于我无法隐瞒我已改变了的处境，我就向米考伯先生和太太谈了。我很难描述他们因为我姨奶奶陷入困境感到有多么快乐；并因此有多么友好和亲近。

当我们几乎是在喝最后一道酒时，我提醒特拉德尔说我们应该先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幸福干杯，然后再分手。我请米考伯先生为我们斟满

^① 英国律师和法官都在出庭时戴假发。

酒，按规矩干杯——隔着桌子和他握手又亲了米考伯太太，就这样来纪念这重大的聚会。特拉德尔在第一个动作方面效仿我而行，而在第二个动作方面，他自认为友情深度还不够而没效仿。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把拇指插到背心口袋里，站起来说道，“我青年时代的伴侣：如果允许我这么说——还有我可敬的朋友特拉德尔，如果允许我这么称他——请允许我代表米考伯太太，我本人、还有我们的子女，用最热烈而最没有折扣的言词对你们的善意予以感谢。在这将我们交托给全新生活的迁移前夕，”米考伯先生说道，好像他此去是离乡去异国一样，“我也许应当对我们面前的这两位朋友献上几句临别赠言。不过所有想说的话，都在前面讲过了。我就要成为那学识渊博如海的职业中微不足道的一员，凭着那学识渊博如海的职业为媒介，我要力精图治，不致蒙耻，不管我将升至何种职位，米考伯太太也必会予以支持。由于眼下的金钱债务压力——当时举借时以为可以马上偿还，可是由于时势捉弄至今未能偿还——我只好采取让我天然的本能退缩的装束——我指的是取下了眼镜——并拥有一个我无法称其为合法的姓。有关这一切，我要说的是：云雾已从那可怕的场面上散开了，太阳又高高升起在山巅。下星期一，在下午4点，马车到达坎特伯雷时，我的脚就要踏上我的地方——而且我的大名是：米考伯！”

米考伯说罢就坐下，一连喝了两杯酒。然后他又很严肃地说道：

“在离别之前，我还有件事必须做，那就是完全了结一个法律方面的行为。我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两次为了我的方便而在期票上具名，如果我可以一通俗的说法的话。第一次，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被投入——让我简言之，投入了困难中。第二次，尚未到期。第一次的欠款额为，”说到这里，米考伯先生仔细察看有关文件，“我相信，二十三镑四先令九便士半；第二次，据我帐上记载，为十八镑六先令二便士。如果我计算无误，总数为四十一镑十先令十一便士半，我的朋友科波菲尔可以替我核对一下这个数吗？”

我照办了，证实无误。

“尚未偿还我的债务前，”米考伯先生说道，“就离开这城市和我的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我将感到精神上难以忍受的痛苦。因此，我已为我的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准备了一个为达到这目的而拟好的文件，现在就在我手中。我请我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收下这张四十一镑十先令十一便士半的借据；恢复我的道德尊严，从而感到又能坦然在同胞面前行走，我将感到快乐。

说完这一番话后，米考伯先生也被自己的话感动了，他把那借据塞到特拉德尔的手里，并祝后者万事如意。我很相信，不但米考伯先生觉得这就等于还了钱，连特拉德尔自己也在没来得及想清前亦认为这和已偿还没有区别。

由于采取了这一道德的行为，米考伯先生在他的同胞前行走是如此坦然，当他用灯给我们照亮下楼的路时，他的胸似乎又宽出了一半。我们双方热情洋溢地分手。我把特拉德尔送到他门口才独自回家，我暗自想着这一切离奇矛盾的事时不禁想，这样不负责任的米考伯先生所以从未找我借钱，或许是念在我曾做过他房客的旧情上吧。如果他向我借钱，我也肯定不忍或不敢拒绝他的。我相信他是知道这一点的，和我知道得

一样清楚，这是他值得表扬之处。

第三十七章

一点冷水

我的新生活已持续一个多星期了，我要对付艰难的伟大决心比过去更为坚定了。我还是走得很快，并且一般来说总认为我日益进步着。无论做什么事，我都决心尽可能用心用力。我把自己看作彻底的祭品。我甚至想到要素食，还有过这种模糊想法——我应该变成一头食草动物，被献给朵拉。

除了从我的情书中得到些模模糊糊的暗示外，小朵拉根本没想到我已下定决心不顾一切了。不过，又一个星期六来了。在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她就要来米尔斯小姐的家了；米尔斯先生去玩牌后，我便去那儿喝茶——在客厅中间的窗户里挂了只鸟笼，以此为信号通知我。

这时，我们在白金汉街安顿得很好了，狄克先生在极快乐的状态下继续抄写工作。姨奶奶在克鲁普太太身上大获全胜，不但辞了后者的工，还把埋伏在楼梯上的第一把水壶扔到窗外去了，并亲自护着刚从外面请到的一个佣人上下楼梯。这些有力的措施使克鲁普太太很吃惊，以致她以为姨奶奶疯了，于是她只敢缩在厨房里。由于姨奶奶从不把克鲁普太太或其它任何人的见解放在眼里并以此而得意，所以曾一向勇猛的克鲁普太太几天内就怯懦了，不但不敢和姨奶奶在楼梯上交锋，反而把她那抖擻威风藏到门后（只是偶而可见她的宽裙裾闪过）或是什么阴暗的角落。这情形让我姨奶奶感到说不出的高兴。我相信，每当克鲁普太太大约在楼梯附近时，我姨奶奶便疯疯癫癫地把帽子戴上后在楼梯上走上走下，以此为乐。

由于我姨奶奶非常讲究整洁又很灵巧，所以经她在我们的住处做了许多小小改良后，我似乎不但不更穷，反而更阔气了。改良之一是把食品储藏室变成了我的更衣室。又给我买了副床架，并装饰了一番，白天尽量使它看上去像个书架。我是她不断关心的人，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也不可能比她更爱我，或比她用更多心思让我快活了。

皮果提被允许参加这些劳作为了不起的特权。虽然她多多少少对我姨奶奶仍有往日的那种敬畏之心，但却由于受到后者许多鼓励和信任而成了最好的朋友。可是在我要去米尔斯小姐家喝茶的那个星期六，也是她该回去的日子了，她得回去料理汉姆呀。“那就再见吧，巴吉斯，”我姨奶奶说道，“多保重呀！我以前真没想到我会因为和你分开而感到难过呢！”

我带皮果提去马车站的票房，送她上路。分手时她哭了，像汉姆那样叮咛我再三，要我照顾她的哥哥，自从在那个晴朗的下午他动身后就不曾有过消息了。

“喏，我真正亲爱的卫卫，”皮果提说道，“如果你在见习期间需要花销，或者期满后，我亲爱的，需要钱好自立门户开业（或是前者，或是后者，或二者都是，我的心肝），又老又笨的我是属于我那可爱的小姑娘的^①，又有谁能有权这么请求把钱借给你呢？”

^① 指科波菲尔的母亲。

无论我怎么富于独立不羁的精神，我也只能回答说，只要我向人借钱就一定借她的。

“还有呢，我亲爱的！”皮果提小声说道，“告诉那个美丽的小天使，我好想见到她，哪怕只见她1分钟也好！还告诉她，在她嫁给我的孩子之前，我一定来为你们把你们的家收拾得漂漂亮亮，只要你们肯让我收拾！”

我说，除了她，我不许任何人碰我们的家。这话让皮果提好不开心，她这才高兴地离开了。

在博士院，我一整天都在计划，什么样的计划都想过了，弄得自己头昏脑胀。在晚上预定的时间，我去了米尔斯先生住的那条街。米尔斯先生饭后总要睡一觉，中间窗子里没挂鸟笼，他还没有外出。

他让我等了好久，我都希望那个俱乐部会因为他迟到而罚他款。终于，他出来了，然后我看到我的朵拉挂上了鸟笼并在阳台上张望找我；她看到我就跑进了屋；这时吉普留在她身后，对着街上一条屠夫的狗使劲叫。那条大狗实在可以把它当颗药丸吞下去呢。

朵拉来到客厅门口接我；吉普也头昏脑胀地叫着爬出来，它把我当成一个强盗了吧？于是我们三个都要多快活就多快活地亲亲热热走进来。我马上就在这极尽快乐的时候把我的伤感抛了出来；倒不是我有意要这么败兴，实在我对此太念念不忘了——我很突兀地问朵拉，问她能不能爱一个乞丐。

我那可爱的受了惊的小朵拉呀！对于乞丐这个词，她唯一的联想是一张黄面孔和一顶睡帽，或一副拐杖，或一条木腿，一只衔着酒瓶底的狗，或那一类的什么东西。于是，她用令人生怜的惊诧神气朝我看。

“你怎么会问我这么傻的问题？”朵拉撅起小嘴说道，“爱一个乞丐？”

“朵拉，我真正的亲爱的！”我说道，“我就是个乞丐！”

“你怎么这么笨，”朵拉打我的手说道，“笨到坐在这儿讲这样的故事？我要叫吉普咬你了！”

她那天真的样子在我看来真是世界上最有趣了，不过我一定得说真话，于是我又郑重地说道：

“朵拉，我的生命，我是你倒了运的大卫！”

“如果你这么胡闹，”朵拉摇摇她的一头鬈发说道，“我说我要叫吉普咬你呢！”

可我的态度是那么认真，朵拉不再摇她那头鬈发了。她开始露出又怕又急的样子，把发颤的小手放在我肩头，然后就哭了起来。太可怕了。我在沙发前跪下，安抚她，求她不要伤我心；可是有那么一会儿，可怜的小朵拉一个劲地叫着天呀，天呀。哦，她惊慌极了！朱丽亚·米尔斯到哪儿去了？哦！把她带着去见朱丽亚·米尔斯，然后请离开吧！我被这么闹得几乎发疯了。

经过一番激烈的恳求和抗议，我总算最后让朵拉能惶恐地看着我了。我慢慢地，慢慢地抚慰她到脸上只剩下爱怜之情了。她那柔软可爱的小脸贴在我的脸上。我搂着她，告诉她我多么爱她，爱得很深很深；只因为我现在穷了，我觉得我应该主动提出解除婚约；失去她，我会怎样无法忍受而一蹶不振，如果她不怕穷，那我就一点也不怕了，因为她

不仅颤动着我的胳膊，还激励了我的心。我已经怀着只有情人们才明白的勇气在工作，我已经开始学会实际了，并开始在想着未来；用血汗换来的一点干面包也远胜过继承来的一桌盛宴；等等类似的话还说了许多。自从被姨奶奶吓了一跳后，我就昼夜想着这番话，可这会儿我竟能滔滔不绝地一下说了出来，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了。

“你的心还属于我吗，朵拉？”我高高兴兴地问道，因为她那么依偎着我，我知道她的心属于我的。

“哦，是的！”朵拉叫道，“哦，是的，完全属于你的，哦，不要那么可怕！”

我可怕！我使朵拉害怕！

“别说穷，也别说努力苦干！”朵拉更靠近地偎着我说道，“哦，不要，不要嘛！”

“我最亲爱的人，”我说道，“用血汗换来的干面包——”

“哦，够了，我再也不要听什么干面包了！”朵拉说道，“吉普每天12点钟非得吃块羊排，要不它就会死了！”

我被她那天真的模样迷住了。我满腔怜爱地向朵拉解释，说吉普一定能准时吃到它的羊排。我把我们那用我的劳动来维持的家描叙了一番，仿照我在海盖特看到过的那幢小屋，还提到我姨奶奶住的楼上那间房。

“我现在不可怕了吧，朵拉？”我温柔地问道。

“哦，不了，不了！”朵拉叫着说道，“但我希望你的姨奶奶常留在她自己的房间里！我还希望她不是个喜欢训人的老家伙！”

如果我能比过去更爱朵拉些，我相信我会那样做的。可我觉得她有些不太讲实际。我发现自己的热情那么难影响她时，我刚生出的热情也受了挫。我又做了另一种努力。她完全平静下来后，开始把趴在她腿上的吉普的耳朵卷着玩时，我郑重起来，并说道：

“我最亲爱的！我可以提一件事吗？”

“哦，请不要讲实际吧！”朵拉嚷着我说道，“因为那使我害怕！”

“我的心肝！”我马上说道，“在这些方面，没什么可以让你心慌的。我要你从完全不同的方面想。我要用它来使你受到鼓励和感动，朵拉！”

“哦！可那太可怕了！”朵拉叫道。

“我的爱人，不是那样的。坚忍的性格和力量能使我们受得住更糟的事呢。”

“可我一点力量也没有，”朵拉摇着鬃发说道，“我有吗，吉普？哦，一定要亲亲吉普，一定要乖乖的！”

她抱起吉普要我亲时，我无法抗拒了。为了向我示范，她嘟起她那小小的红嘴唇，做出接吻的样子，并坚持要求要一板一眼地对着吉普的鼻子尖这么做。我照她吩咐的做了——后来，因为我的服从我受到了奖赏——我被她迷住了，不知有多久，我人性中严肃的那部分一点也找不到了。

“不过，朵拉，我的爱人！”我终于恢复了我的本性说道，“我要提一件事。”

看到她合拢小手举起，祈求我不要再变得可怕时，就连遗嘱事务法

庭的法官也会对她生着恋爱之心的。

“实际上我并不想那样，我的宝贝！”我向她保证道，“不过，朵拉，我的爱人，如果你有时想想，——并不是垂头丧气地去想，你知道，远不要那样——可是如果你有时想想——只不过为了鼓励你自己——你和一个穷人订了婚——”

“不要，不要！千万不要！”朵拉叫道，“那太可怕了！”

“我的灵魂，一点也不！”我兴冲冲地说道，“如果你有时那么想想，时时留心点你爸爸的家政，努力养成一种小小的习惯——比方说在记帐方面——”

可怜的小朵拉半呜咽半绝望地哭着接受了这个建议。

“这对我们将来很有用的。”我继续说道，“如果你答允我，说你会读一本小小的——一本小小的烹饪书，那本书我会寄给你的，那将对我们俩都很有益的。因为我们的人生旅程，我的朵拉，”我在这问题上又发起热来，“在现阶段是坎坷不平的，要靠我们去铲平，我们应当勇敢起来，我们的前面有障碍要对付，我们应当向前迎上去，扫除这些障碍！”

我表情十分兴奋热情，握着拳头，很快地说着。实际上我已说得够多了。我完全不必再说一次。可我却又重复了一遍。哦，她是那么惶恐！哦！朱丽叶·米尔斯在哪儿？哦，带她去朱丽叶·米尔斯那儿，然后就请离开吧！于是，总之，我完全稀里糊涂了，在客厅里转来转去，胡言乱语一气。

我觉得，这次我把她杀了。我往她脸上洒水。我跪下。我抓我的头发。我骂我自己是残忍的畜生，冷酷的野兽。我恳求她饶恕我。我劝她把头抬起来。我把米尔斯小姐的针线盒乱翻一气，想找到清醒药，慌乱中却把象牙针盒当作清醒药，结果把针洒在朵拉的身体上。我朝吉普挥拳头，它像我一样失去理智了。等米尔斯小姐来到客厅时，我已做尽了荒唐可笑事而精疲力竭了。

“谁干的这事呀！”米尔斯小姐来救援她的朋友时叫道。

我答道：“是我，米尔斯小姐！是我干的！看看这个破坏者吧！”——或者其它这类的话——我把脸避开亮光，藏到沙发垫子里。

一开始，米尔斯小姐还以为是争吵了一番呢，她想我们正向撒哈拉沙漠走近了。可不久她就发现问题的真相，因为我那亲爱的热情的小朵拉搂住她，告诉她我是一个“可怜的做工的人，”然后小朵拉又为我哭，并搂住我，问要不要把她所有的钱都交我保管起来；然后小朵拉扑在米尔斯小姐脖子上呜咽，好像她的心被撕碎了一样。

米尔斯小姐实在是我们的福星。从我的寥寥数语中她便发现了全部。她安慰朵拉，使后者终于明白了我不是个做工的人——我相信，根据我说话的那样子，朵拉准认定我做了个挖河的工人，整天在一块跳板上推着手车上上下下。于是，我们大家都安静了下来。当我们完全恢复了，朵拉上楼去用玫瑰水滴眼时，米尔斯小姐叫人准备菜。在那当儿，我对米尔斯小姐说，她永远是我的朋友，只有我心脏不再跳动了我才会忘记她的同情。

随后，我对米尔斯小姐解释我没能对朵拉说得清的事。米尔斯小姐说，按一般原则来说，一间有温情的茅屋赛过一座无情的宫殿，有了爱

情便有了一切。

我对米尔斯小姐说，这话真对极了，我正怀着一种从未有人体验过的爱情爱着朵拉，谁比我更明白这道理呀。可是，米尔斯小姐露出失望之情，说如果是这样，那对某些人实在要好些，我便解释说，请允许我把该话的意义限定于男性。

然后，我又问米尔斯小姐，我曾很迫切介绍的那类东西，如帐本、家政、烹饪书等，是否有许多实用价值。

米尔斯小姐想了想，然后说道：

“科波菲尔先生，我要对你说实话。对具有某种性格的人来说，精神的痛苦和煎熬抵得上好几年的岁月刻蚀。我要对你说实话，就像我是修道院的修女一样。那些是没有实用价值的。那些建议对我们的朵拉不适用。我们最亲爱的朵拉是大自然宠爱的孩子。她是光明、活力和快乐的化身。我坦白地承认，能这样做固然更好，但——”米尔斯小姐摇摇头。

米尔斯小姐最后的承认使我受了鼓舞，我问她，为朵拉想，如果她有机会引导朵拉注意为认认真真的生活做准备，她肯这么做吗？米尔斯小姐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她是那么情愿地回答，我便更进一步问她，可愿保管那本烹饪书，如果能在使朵拉不受惊的情形下劝导朵拉收下这本书时，她可愿帮我这个忙。米尔斯小姐接受了这委托，但并不很乐观。

稍后，朵拉回了，看上去是那么可爱的一个小人儿，我真怀疑我该不该用世俗的小事来惹她心烦。她那么爱我，特别是在她训练吉普用后腿立着讨面包吃时，还有在吉普不肯照办时她假装要用热茶壶烫它的鼻子时，她真是迷人极了。这时我想到我曾吓过她并把她弄哭了，我觉得我就像一个闯进仙女闺房的魔鬼。

喝过茶以后，我们就弹吉它。朵拉又唱了那些法国的可爱的老歌，大意是：无论为什么，不能停下舞步，啦呀啦，啦呀啦，一直唱到我觉得我是比先前更大的一个魔鬼。我们的欢愉只有一次遭到点小小挫折。那是在我告别前的那一小会儿，米尔斯小姐不经意地提到第二天早晨，我便很不幸地讲出我得5点起床，因为我现在正拼命在干。我不能肯定朵拉是否认为我是个私家守更人，反正这对她影响很大，她就既不弹琴，也不唱歌了。直到我对她说再见时，那影响仍在起作用；她用她那可笑的娇嗔对我说话，仿佛我是个布娃娃（我常想）——

“喏，别在5点起床，你这个不乖的孩子。太胡闹了！”

“我的爱人，”我说道，“我得做事呀！”

“别做呀！”朵拉马上说道，“你为什么要做呢？”

对着那张可爱的吃惊的小脸，我只好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我们应该为了生存而工作。

“哦！多可爱呀！”朵拉说道。

“我们不工作又怎么生活呢，朵拉？”我说道。

“怎么呀？不怎么呀！”朵拉说道。

她觉得她似乎已把那问题解决了，便很得意地给了我一个发自她那天真的心底的吻，就算有一笔财产来换，我也不会不使她对她自己的解答有什么不满了。

得！我爱着她，我继续爱着她——一心一意、完全彻底、从头到脚。

不过，我一面继续工作，趁热打铁，忙忙碌碌，一面却在夜间坐在姨奶奶对面想：我那次怎么会让朵拉受惊的呢？我要怎样才能背着吉它的琴盒穿过艰难之林，我常一直这么想到我都觉得我的头正在变白了。

第三十八章

散 伙

我不让自己参加议会辩论的决心冷下去。这就是我正在烧热的许多铁块之一，也是我怀着值得赞扬的坚韧来烧热和锻打的许多铁块之一。我花了十先令六便士，买了一本有关那高雅的速记技能和秘诀的大部头书，然后就跳进了一个苦海，几个星期里我就丧失了理智。由那些点点构成的种种变化——在这种地位是一种意思，在另一种地位又是一种意思——，由圈儿演变成的奇特幻觉，由苍蝇腿一样的符号形成的不可思议的结果，由一条错了位的曲线导致的重大影响，等等都不仅在我醒着时困扰我，在我睡着时也浮现在我眼前。我终于昏头转向地摸索着度过这些难关，从而通晓了那些本身就合成了一座埃及神庙的字母时，又发现接连而至的是一连串新的所谓不规则符号，真令人心惊胆战，它们是我所见到的最横蛮无理的家伙了。比如，它们用刚结出的蛛网样的东西表示期待，用流星迸亮样的花样表示不便。当我把这些可恶的家伙送进我脑袋中安插下来后，我发现它们把其它的一切东西都从我脑袋里挤出去了。于是，一切又重新开始，而这一来，我又忘记了它们；当我把它们找回，其它那些符号又被丢失了。一句话，令人悲哀。

如果没有朵拉，那一定令人悲哀至极了，朵拉是我那风雨飘摇的小舟的锚绳和铁锚。这速记体系中的每笔画都是艰难之株中一株树干多结节的大橡树，我就那么精神抖擞地一棵接一棵地往下砍。3、4个月后，我居然把我们博士院中一个演说专家来做实验了。可是我还没动手记，那个演说专家就走到另一端去了，结果我那愚蠢的铅笔在纸上跌跌绊绊，就像它抽疯了一样。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情景。

这是不行的，显而易见。我飞得太高，这就难以继续下去。于是我向特拉德尔请教，他建议我默写他的演说，这样就可以根据我那幼稚的程度决定快慢，并可随时停下来想。我接受了那建议，对这友好的帮助十分感激，于是我就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几乎每天晚上）地从博士家回后，就在白金汉街召开一个私人议会。

我希望在任何其它地方看到这种议会！姨奶奶和狄克先生代表政府或反对党——这要根据情形来定，特拉德尔则借助于《恩菲尔演讲术大全》或议会演讲记录来大声驳斥他们。他靠着桌子，手指掀着书页，右臂高举过头挥舞，像皮特先生，福克斯先生，谢里登先生，伯尔克先生，卡斯特里爵士，西德茂子爵或坎宁先生^①那样，十分激烈地对我姨奶奶和狄克先生的种种劣迹作有力抨击；我就坐在不远处，膝盖上放着速记本，竭尽全力来跟上他。特拉德尔在自相矛盾和语无伦次方面远远超过实际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政客。一个星期里，他提出了各种主张鼓吹各种政策，在他的桅杆上钉着各种旗号的旗子。姨奶奶看上去很像一个无动于衷的财政大臣，只偶尔在正文需要时插进一两声。“听，”或者“不！”，或者“哦”什么的，这时狄克先生（一个地地道道的乡绅）也往往同时用力发出同一信号。只是由于在这种议会生涯中，狄克先生因为总要受

^① 上述人均均为 18 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有的还兼剧作家、演说家。

到那样的指责或要对那样可怕的事承担责任，他精神开始紧张起来。我相信，他开始真的害怕他确实蓄意破坏过宪法或危害过国家了。

我们这种辩论常进行到时钟指示夜半时分、蜡尽灯灭之时。由于经过这么好的练习，我渐渐能跟上特拉德尔的快慢了，如果我知道哪怕一丁点我记的是什麼，我也十分得意了。可是，记完后我再读我的笔记时，我觉得我写下的像是许多茶叶包装盒上的中国方块字，或是药店里那些红红绿绿的瓶子上的金色呢！

只好再重新来，别无选择。这让人很难为情，但我还是怀着一颗沉甸甸的心回头重干起，又像蜗牛那样辛辛苦苦、循规蹈矩地重新在那令人厌倦的同一地域爬行；停下来认真地从各个方面来研读那艰涩的每一点划，我用了最坚决的意志使自己能无论在哪儿见到那些难以捉摸的符号都可辨认。我一直按时到事务所，也按时到博士家；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我像拉车的马那样苦苦工作。

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来到博士院时，看到门里站着斯宾罗先生，他样子极严肃还正在自言自语。由于他的脖子生得短，加上他又总把自己衣领浆得硬梆梆的（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原因），他总叫头痛，所以我起初也以为他又在那方面不适了，不免有点吃惊。可他马上就解除了我的这种感觉。

他不用惯有的那种热情回答我的“早上好嗎，却用一种很疏远的冷漠神色看我，冷冷地邀我和他一起去一家咖啡馆。那时，这家咖啡馆有一扇门直通博士院，刚好就在圣保罗教堂的小拱道内。我跟在他身后，忐忑不安，浑身发热，好像我的忧虑正在发芽出土。由于路不宽，我让他走在前面一点，这时我看出他昂着头，那神气好不傲慢，令人绝望，我担心他已察觉了我和我的朵拉的事。

就算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我没这么猜，当我跟着他走到楼上一个房间里，看到那里的默德斯通小姐时，我也会明白原因了。默德斯通小姐靠在食器柜的后面，柜架上有几个倒过来放的无脚柠檬杯，还有两个四周稀奇古怪的盒子，它们通体都是棱角或供插刀叉用的凹槽。

默德斯通小姐把她那冰冷的手指伸给我，同时僵硬地坐在那里。斯宾罗先生关上门，叫我坐下，他自己却站在火炉前的那块地毯上。

“默德斯通小姐，”斯宾罗先生说道，“请你把你提包内的东西给科波菲尔先生看看吧，”

我相信，这正是和我小时候那同一个钢口铁牙的提包，关起来时就像咬牙切齿一样。嘴像那提包一样紧闭着的默德斯通小姐把包打开，同时也把嘴略略张开，从包里拿出了我给朵拉最近写的那封充满热烈情话的信。

“我相信，这是你的笔迹吧，科波菲尔先生？”斯宾罗先生说道。

我发热了。我说“是的，先生”时，我觉得我听到的不是自己的声音。

“假如我没猜错，”斯宾罗先生说道，这时默德斯通小姐又从她的包里拿出一扎用极好看的蓝缎带捆着的信，“这也是你写的吧，科波菲尔先生？”

我怀着再畏怯不过的感觉从她手上接过那些信来，看到在顶上面写着“从来就是我最亲爱的属于我的朵拉”，“我最爱的天使”，“我永

远最珍贵的”等这类字样时，我的脸刷一下红了，并低下了头。

当我机械地把信交还他时，斯宾罗先生冷冷地说道，“不必了，谢谢你！我不要夺走你的这些信。默德斯通小姐，请往下说吧！”

那个文雅的人沉思着看看地毯，很刻毒地说道：

“我应当承认，在大卫·科波菲尔这件事上，我已对斯宾罗小姐有过一些时候的怀疑了。斯宾罗小姐和大卫·科波菲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注意了他们；那时，我得到的印象是不佳的。人心的邪恶是那样——”

“小姐，”斯宾罗先生插进来说道，“请你只说事实吧。”

默德斯通小姐垂下眼帘摇摇头，好像对这不合意的打岔抗议一样，然后苦着脸儿，一副了不起的样子说道：

“既要我只说事实，我就只好干巴巴地陈述了。也许应该讲这程序。我已说过，先生，在大卫·科波菲尔这件事上，我已经对斯宾罗小姐有过一些时候的怀疑了。我时常想找到证实这些怀疑的证据，但没有结果。所以我忍住了，不曾对斯宾罗小姐的父亲提过，”她这时严厉地看着他说道，“我知道，在这类事上，对出自良知的忠实职责之行为，通常是很难予以欣赏的。”

斯宾罗先生似乎完全被默德斯通小姐那男性化的严厉态度吓住了，便求和似地摆摆手，想让她那苛刻的神气缓和一点。

“由于家弟的婚事，我请了一个时期的假；我回到诺伍德，”默德斯通小姐用一种轻蔑的口气往下说道，“在斯宾罗小姐看望她的朋友米尔斯小姐回来时，我觉得斯宾罗小姐的态度比以前更有理由让我怀疑，所以我严密地监视斯宾罗小姐。”

我亲爱的天真的小朵拉，一点也没觉察到这毒龙的眼光。

“我一直找不到证据，”默德斯通小姐又说道，“直到昨天夜晚为止。我觉得斯宾罗小姐接到她的朋友米尔斯小姐的信太多了；可是米尔斯小姐是她父亲认为很好的闺友，”她又重重打击了斯宾罗先生一下，“我没有必要干涉。如果不允许我提到人性中与生俱来的邪恶，至少也可以——应该——允许我提一提误予的信任。”

斯宾罗先生歉疚地小声表示同意。

“昨晚喝过茶以后，”默德斯通小姐继续说道，“我看见那只小狗在客厅里又跳又滚又叫，咬着一个什么东西。我对斯宾罗小姐说道：‘朵拉，狗咬着什么？那是纸呀！’斯宾罗小姐马上把手伸进长袍，惊叫了一声。我拦住她说道：‘朵拉，我亲爱的，让我去办吧。’”

哦，吉普，可恨的小狗，你这可恶的小东西，原来这都是你惹的呀！

“斯宾罗小姐，”默德斯通小姐说道，“想使我心软，就用了亲吻、针线盒、小件珠宝来收买我——我当然置之不理。我朝那只狗走去时，它缩到沙发下了。我费了很大的事，才用火箸把它从那儿赶了出来。它虽然被赶了出来，却依然把信咬住不放；我冒着被它咬的危险奋力去抢那些信，它就把它咬得那么紧，哪怕我把它提起来四脚悬空，它还是不肯放。终于我把信拿到了手。读完后，我就断定斯宾罗小姐手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信；于是终于从她那儿拿到现在大卫·科波菲尔手中的那一札来。”

说到这儿，她停了下来，一面关上提包，一面闭上她的嘴，显出不

屈不挠的样子。

“你已听到默德斯通小姐的话了吧。”斯宾罗先生说道，“请问，科波菲尔先生，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仿佛看到我那整夜哭泣的美丽的小宝贝——仿佛看到处在无援的可怜的孤独中的她——仿佛看到她那么恳切地哀求那个铁石心肠的女人——仿佛看到她徒劳地亲吻那女人，献上那针线盒、手饰——仿佛看到她完全是因了我而忍受那些难堪和苦恼——这样想象使我那本可以多少振作点的自尊心大大受挫。恐怕有那么一两分钟我浑身发颤，虽说我想尽力掩饰。

“我只能说，”我答道，“一切都是我的过失。朵拉——”

“是斯宾罗小姐，请你这样称呼她。”她父亲很严厉地说。

“——受我的劝诱，”我吞下那比较生硬的称呼往下说道，“才答应把这事隐瞒起来，我很后悔。”

“你太不应该了，先生，”斯宾罗先生说道，一面在火炉前的地毯上走来走去，由于他的领巾和背脊梁硬僵僵的，他只好用他整个身体来代替点头以加重他的话：“你已经偷偷干了一件不合礼法的事，科波菲尔先生。我带一个上流人士到我家，不管他是19岁，29岁，或90岁，我总以信任之心以待。如果他滥用了我的信任，他就做了极不光彩的事，科波菲尔先生。”

“我也那么认为，先生，我向你保证。”我回答道，“不过，我起先一点也没想到。说真心话，斯宾罗先生，我起先一点也没想到。我这样爱斯宾罗小姐——”

“呸！胡说！”斯宾罗先生脸都红了，“请你不要当我面说你爱我的女儿，科波菲尔先生！”

“如果我不这么说，我能为我的行为辩护吗，先生？”我很谦恭地说道。

“如果那么说就能为你的行为辩护吗，先生？”斯宾罗先生突然一下在火炉前的地毯上停下说道，“你考虑过你的年纪和她的年纪吗，科波菲尔先生？你考虑过破坏我女儿和我之间应有的彼此信任会意味着什么吗？你考虑我女儿的身份、我为她的进取拟定的计划、我要留给她的遗嘱吗？你有过什么考虑吗，科波菲尔先生？”

“恐怕考虑得很少，先生，”我够恭敬地回答，感到很伤心，“可是请相信我，我已经考虑过我自己的处境。当我对你解释时，我们已经订婚了——”

“我求你，”斯宾罗先生用力击掌说道——虽然我这时非常沮丧，我也不能不发现他比我认识他以来更像个小丑了——“不要对我说什么订婚，科波菲尔先生！”

在一切其它事上都无动于衷的默德斯通小姐轻蔑地发出短短笑声。

“我向你说明我境况变化时，先生，”我不用那个不合他意思的表现方式，又重新开头说道，“这一隐秘行为——完全是我使得斯宾罗小姐这么做的，我很抱歉——已经开始了。由于我已身处那变化了的境况，我已把神经绷得紧紧的，用我一切力量，去改善这境况。我相信我一定能到时候改善它。你愿意给我时间吗——不管多久？我们两个都还这么年轻呀，先生——”

“你说得不错，”斯宾罗先生皱着眉头说道，“你们两个都很年轻。这全是胡闹。别再胡闹了。把这些信拿去，扔到火里吧。把斯宾罗小姐的信给我，也扔到火里。我们将来的交往只以博士院为限，你知道，我们可以同意不再提过去的事了。就这样吧，科波菲尔先生，你不是一个糊涂人；只有这样办才合理。”

不，我不能同意这办法。我很抱歉，但有一种东西比理性更高。爱情超越于一切尘世的权衡，我爱朵拉，像崇拜偶像一样，朵拉也爱我。我没有这么直接了断地表述，而尽量说得很婉转。可我暗示出，在这方面我十分坚决。我认为我的行动并不可笑，我知道我是很坚决的。

“很好，科波菲尔先生，”斯宾罗先生说道，“那我就必须管教我的女儿了。”

默德斯通小姐用一种意味深长的声音表示斯宾罗先生早就该那么办了。她那声音是一种拖得长长的呼吸，不是叹气也不是呻吟，抑或二者兼是。

“我必须，”斯宾罗先生在这声援下说道，“必须管教我的女儿了。你不肯收回那些吗，科波菲尔先生？”因为我已把那些信放到桌上了。”

是的，我告诉他，我希望他不要因为我不肯从默德斯通小姐手里拿回那些信而生我气。

“也不肯从我手里收回吗？”斯宾罗先生说道。

是的，我怀着深深的敬意说道，我也不肯从他手里收回。

“很好！”斯宾罗先生意味深长地说道。

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沉寂，我没有下定去或留的决心。终于，我无声地向门口走去。并想说为了充分顾及他的感情，也许我应当离开了。这时，他把手伸到了衣服口袋里——他这么做是尽了最大力气的——一面以一种我可以看作十分虔诚的口气说道：

“也许你知道，科波菲尔先生，我不是没有一点财产的，我女儿是我最近的也是最亲的亲属？”

我忙回答说，我希望他不要因为我不顾一切去爱的失误，而认为我唯利是图。

“我并没那么想，”斯宾罗先生说道，“如果你唯利是图，科波菲尔先生——我是说，如果你谨慎一些，少受一些年轻人胡闹的行为的影响，那么于你就更有益些，对我们大家也如此。不，我不过从完全不同的出发点说，你大概也知道我有些财产留给我的孩子吧？”

我当然这么认为。

“说到人们准备遗嘱，我们每天在博士院这里看到他们表现出各种不负责任的孟浪行为——在这方面，人类的变化无常的天性大概表现得最充分不过了——见过这么些以后，你大概不会认为我的遗嘱不会这样吧？”

我低下头来表示同意。

“我不会允许，”斯宾罗先生慢慢地摇摇头，踮换着他的脚尖和脚跟，并比先前显然更虔诚地说道，“我为我孩儿作的合适安排竟被现在这么一种胡闹行为影响，这完全是胡闹，完全没意思。没多久，就会比羽毛还轻。不过，如果这种胡闹行为不被彻底放弃，也许我——也许我

在某种紧急时刻，不得不防守她，保护她，而避免任何愚蠢的婚姻会造成的后果。喏，科波菲尔先生，我希望你别逼得我去重新掀开那部人生大书中已合上的书页（哪怕只掀开一刻钟），别逼得我去改动那早已办妥的安排（哪怕只花一刻钟）。 ”

他浑身有一种晚晴样平静从容的气氛，我被深深感动了。他那么安静，那么从容，显然，他把事务也安排得十分周密妥当，想到这一切真使人动容。我真切感到，我看到泪水从他对这一切的深切感受深处浮上了他的双眼。

可我能怎么办呢？我不能放弃朵拉和我的爱。他告诉我最好用一个星期来考虑他刚才说过的一切时，我怎么能说我不愿接受，我怎么能说无论多少星期我的爱也不会变化的呢？

“ 而且，和特洛伍德小姐，或任何多少具有人生知识的人，商量一下。 ” 斯宾罗先生整理着他的领巾说道， “ 答应我一个星期吧，科波菲尔先生。 ”

我答应了；然后，我尽可能地在脸上表现出沮丧和坚定的表情走出了那个房间。默德斯通小姐的浓眉跟着我到了门边——我宁愿说是她的眉而不说是她的眼，因为在她那张脸上，眉要重要得多——她那样严厉，就像当年她在布兰德斯通我们家客厅里每天早上时那样，使我依稀又感到我又交不上我的功课，也使我联想到我心头可怕的压力是那本旧的拼字课本，上面画着镜片那样的椭圆形木刻画。

我来到事务所，在我那专门的角落里的书桌旁坐下，用手把老提菲和其他人挡在视线外，想着这突发的地震，十分痛苦地诅咒吉普。我那时因为朵拉而陷入那么一种痛苦状态，我都奇怪我怎么不马上拿起帽子、疯疯癫癫地跑到诺伍德去。想到他们吓唬她，使她痛哭，想到我却不能在那里给她安慰，我好生难堪，于是我就给斯宾罗先生写了一封疯狂的信。我恳求他，千万别因为我的厄运而责备她，我哀求他，痛惜她的温柔，而不要把一朵娇嫩的花折伤。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他说那话的口气竟不像把他看成她的父亲，而把他看成了一个妖怪，或是那古诗中专吃少女的万特雷的毒龙。我封好信，在他还没回来时放到他的书桌上。我从他那房间半开的门中看到 he 回来后就拿起那信读。

那整个上午，他没提起那信。但那天下午，在他离开之前，他把我叫了进去，对我说，我完全不必为她女儿的幸福感到什么不安。他说，他已对她指出了，这完全是胡闹；他再没什么可对她说的了。他认为他是一个很放任孩子的父亲（事实也如此），我完全不用为她再挂念什么了。

“ 如果你是愚蠢的，或固执的，科波菲尔先生， ” 他说道， “ 你会使我把女儿送到国外再生活一个学期；不过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我希望，几天以后你能变聪明些。至于默德斯通小姐嘛， ” 因为我在信中提到过她， “ 我尊敬那位小姐的警觉性，并很感激她；可她被告知决不许提这话题。我所希望的一切，科波菲尔先生，就是忘记这件事。你所要做的一切，科波菲尔先生，就是忘记这件事。 ”

一切！在我给米尔斯小姐写的短信中，我很伤心引用这训诫。我要做的一切，我惨痛地自嘲说，是忘记朵拉。那就是一切了，可那又是什么呢？我请求米尔斯小姐当晚接见我。如果得不到米尔斯先生允许，我

求她在放了轧布机的那个后厨房里和我偷偷见一面。我告诉她，我的理智已快崩溃，只有她米尔斯小姐才能使它保持原状。我自称是她的心绪已乱的朋友。在把信交给听差送出去前，我又读了一遍，我自己也感到它颇具米考伯先生的风格了呢。

不过，我把信发出去了。晚上，我去米尔斯小姐的那条街，在那儿徜徉。终于，米尔斯小姐的女仆把我偷偷地从地下室引到了后厨房。我后来有理由相信，本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我从大门进并被引进客厅的，这只是因为米尔斯小姐喜欢神秘传奇的意味而已。

在后厨房里，我只顾胡说一气。我相信，我到那儿只是自己招人笑，而且也的确做到了。米尔斯小姐已经收到朵拉一封急信，告诉她一切都被发现了，并说，“哦，千万要到我这儿来，朱丽亚，千万，千万！”可是，米尔斯小姐生怕去那里会不合那些长辈的意思，所以还没去；于是，我们便都被困在撒哈拉沙漠里了。

米尔斯小姐侃侃而谈，几乎把她的所思所知全讲了出来。于是我不禁觉得，尽管她和我一起流泪，她却在我们的苦难中得到一种可怕的乐趣。我可以这么说，她对我们的痛苦视若珍玩，并尽她可能地利用它们。她说，我和朵拉之间有一条深渊，爱情只能用它自己的长虹为桥方能越过这深渊。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爱情只能受苦难，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这不算什么，米尔斯小姐说道。被蛛网缠束住的心最终会爆炸，那时爱情便复仇了。

这算不上是安慰，可米尔斯小姐不肯给予妄想的期待任何鼓舞。她使我更苦恼了，我觉得她的的确确是一个朋友，我也怀着无比感谢的心情把这告诉了她。我们决定，她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朵拉，设法——用眼神或话语——让朵拉了解我的忠诚和痛苦。我们心情沉重悲伤地分别了，我觉得米尔斯小姐似乎很满足。

我回到家，把这一切告诉了姨奶奶；尽管她尽可能对我说了许多，我仍心灰意懒地去上床。我心灰意懒地起床，心灰意懒地出门。那是星期六早上，我径直去了博士院。

我能看到我们事务所的门口了。我看到马车夫和搬运工都站在门外谈话，还有六、七个闲人朝关着的窗子张望，我见此不禁大吃一惊。我加快步子，揣测他们的神情，从他们中间穿过，急急忙忙走了进去。

文书们都在那里，却没人在工作。老提菲正坐在别人的凳子上，我还是第一遭见他这样做呢，他也没把帽子挂起来。

“这是可怕的灾难，科波菲尔先生，”我进去时，他说道。

“怎么了？”我问道，“什么事呀？”

“你不知道？”提菲和走到我身边的其他人都一起叫了起来。

“不知道呀！”我挨个看着他们的脸说道。

“斯宾罗先生，”提菲说道。

“他怎么了？”

“死了！”

我觉得事务所在晃动，而不是我在晃动。一个文书把我扶住。他们把我扶到一张椅子那儿坐下，解开我的领巾，拿来些凉水。我不知道这样过了多长时间。

“死了？”我说道。

“昨天他在城里吃晚饭后，亲自赶车回去，”提菲说道，“他把他的车夫先打发回家了，过去他也这样做过几次，你知道的——”

“嗯？”

“车到了家，他却不在车上。马就在马房前停下，马车夫打着灯笼出来，却发现车上没人。”

“马受惊了？”

“马并没很热，”提菲戴上眼镜说道：“照我看也不比通常热一些。缰绳在地上拖着，已经断了。全家人立刻吃惊了，有三个人沿着大路走去。在离家一英里的地方找到了他。”

“是一英里多呢，提菲先生，”一个青年人插嘴说道。

“是吗？我想你说得对，”提菲说道——“在1英里多路的地方，就离教堂不远，他脸朝下躺在那里，一半身子在路边，一半在人行道上。没人知道他是在发痼时摔出来的，还是在发痼前觉得难受走下车的呢——那时他是不是已经死了呢，当然，无疑他已经失去知觉了。就算他能呼吸，他肯定也说不出话了。尽可能找了医疗的救助，却毫无用处了。”

“我无法形容这消息把我投入一种什么样的心境。这件事这样突然地发生，而且发生在一个与我意见相左的人身上——他不久前还在这房间里（他的桌椅似乎在等着他，他昨天留下的笔迹像鬼魂），现在这房间里剩下一片虚空——这引起震惊，还有他和事务所不能分离的朦胧感觉，还有门一打开就仿佛他会走进来的感觉，以及事务所里闲下的寂静和似乎放假了的气氛加上同事们对这事的津津乐道、还有终日出入来打听这事的人群，这一切的感受都是任何人也能领会的。我不能形容的是，在我内心最深处，我怀有暗中对死的妒忌。我觉得，死的力量会把我在朵拉心中的位置推翻。我说不出地忌妒她的悲哀，想到她对别人哭泣或受到别人安慰，我都不安。我有种贪婪的愿望，我希望能在那最不恰当时，她忘掉了一切人；只想念着我。

在这种心情的纷扰下——我希望，不仅仅我能理解，其他人也能理解——我当晚就去了诺伍德。我在门口探问时，从一个仆人那儿得知米尔斯小姐也在那里。我便以我姨奶奶的名义写了封信给她，我十分诚恳地痛悼斯宾罗先生的早逝，还流了泪。我求她，如果朵拉肯听，就告诉她斯宾罗先生曾以绝对仁慈和体谅的态度和我谈话；斯宾罗先生提到朵拉时只有慈爱而无半句责备。我知道我这样做自私，因为我只想让我的名字能当她面被提及；可我想使自己相信，我这么做也是他死后对他的一种公平评论。也许我真的就相信了。

第二天，姨奶奶收到一封简短的回信，信封上写的是姨奶奶的名字收，信却是写给我的。朵拉非常悲哀，当她的朋友问要不要向我致意时，她只是哭个不停地说：“哦，亲爱的爸爸！哦，可怜的爸爸！”可她并没说不要。于是，我便尽情把这一点想得很美好。

约金斯先生出事以来一直在诺伍德，几天后才来到事务所。他和提菲关起门密谈了一会儿后，提菲就打开门往外看，向我招手，叫我进去。

“哦！”约金斯先生说道，“科波菲尔先生，提菲先生和我正在检点死者的书桌、抽屉，以及其它类似放东西的地方，想把他的私人文件封存起，也想找一张遗嘱。我们在什么地方都找过了，却一点踪迹也没发现。如果你愿意，不妨帮我们找找。”

我正很想知道，对于我的朵拉是如何安排的——比方由谁监护，等等——而这正是探知那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于是我们马上开始寻找。约金斯先生打开了所有的抽屉和书桌，我们拿出了所有的文件。我们把事务所的文件放在一边，把私人的文件放在另一边，后者并不太多。我们的态度很严肃；每看到一件小的日常饰物，或笔盒、或戒指、或任何令我们马上想起斯宾罗先生的小物品时，我们就放低了说话的声音。

我们已经封了几个包裹，仍然安安静静地在扬起的灰尘中工作。这时，约金斯先生用一点也没变的口气谈起他已故的合伙人道：

“要让斯宾罗先生脱离常轨行事可不容易。你们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吧！我认为他就没有立过遗嘱。”

“哦，我知道他立过！”我说道。

他们俩都停下来看着我。

“在我最后见到他的那一天，”我说道，“他告诉我他曾立过，而且早就安排好了。”

约金斯先生和老提菲都摇摇头。

“这好像没希望了。”提菲说道。

“完全没希望了。”约金斯先生说道。

“你们当然不会怀疑——”我开始说道。

“我的好科波菲尔先生！”提菲把手放到我胳膊上，一面闭着眼摇着头说道，“如果你在博士院的时间和我的一样久，你就知道，人们在这问题上是怎么变化无常，这么不可信。”

“哈，天哪，他也说过这句话！”我固执地说道。

“我敢说这是个定论。”提菲说道，“我的意思是——没有遗嘱。”

我觉得这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证明没有遗嘱。根据他的文件来判断，他也没想过要立遗嘱；因为没有任何表示有立遗嘱意向的备忘或草案。几乎同样让我吃惊的是他的业务已陷入极其混乱的状态。我听说，想弄清他欠下的、已付的和留下的都很困难。据推测，若干年来，他自己在上述问题方面就没有清楚的概念。渐渐地还发现博士院当时是最讲排场和面子的，他在各方面争风头所花的多于他的薪水收入（该收入并不多），所以弄得他自己的财产（也不算多）亏空得很厉害了。诺伍德卖了一次家俱和租赁权；提菲还告诉我，还清除死者正当债务，扣除事务所的倒帐和疑帐，剩下的遗产据他估计不到一千镑。提菲还不知道我在这故事中也很有很大关系呢。

这事拖了六个星期。这期间我受尽了折磨。米尔斯小姐向我报告时依然说，我那伤心的小朵拉在提到我时除了说“哦，我可怜的爸爸！哦，我可怜的爸爸”！什么也不说。我听了这话真想让自己毁了。我还听说，除了两个姑妈（斯宾罗先生的这两个姐姐从没出嫁），朵拉再没什么亲戚了。这两个姑妈住在帕特尼，多年来很少和她们的弟弟通信。这倒并非因他们有过什么争吵（米尔斯小姐告诉我），不过因为在庆祝朵拉命名时，她们自认为有资格被请去吃晚饭，不料只被请去喝茶，于是，她们就发表了书面意见，她们写道：“为了大家的幸福”，她们应当离席。从那以后，她们和弟弟就不往来了。

现在，这两位小姐从她们的隐居处冒了出来，提出要带朵拉去帕特尼住。朵拉抱住她们哭道，“哦，是呀，姑姑！请带朱丽亚·米尔斯和

我还有吉普去帕特尼吧！”于是，葬礼后不久，他们就去了那儿。

我怎么还能有时间去帕特尼？我想我肯定闹不明白。可我千方百计去那儿，在那儿徘徊。为了郑重地尽友谊的责任，米尔斯小姐开始记日记。她常常来到那儿公共地点和我见面，并把那日记带来读或借给我读（如果她没时间的话）。我把那日记摘录一部分在此，我是多么难忘它们哪！

“星期一，我可爱的朵依然苦闷。头痛。要她注意到吉的漂亮光泽。朵爱抚吉。于是勾起了联想。忧伤之门又开了。悲痛由衷而生。（泪乃心之露珠吗？朱·密。）

“星期二，朵软弱而且敏感。苍白的美。（从月亮中，我们看到的不是这种美吗？朱·密。）朵和朱·密及吉乘车出游。吉望窗外，朝清道工狂吠不已，朵竟为之微笑。（生命之链乃以如此细微之环而结成！朱·密。）

星期三，朵大见好转。夜眠稍安，颊始现淡红。决定提大·科之名。于出游时谨慎提出。朵即感伤。哦，亲爱的朱丽亚！‘哦，我曾是一个不乖不孝的孩子！’予以爱抚和安慰。说明大·科已很难过。朵再次感伤。‘哦，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哦，带我去什么地方吧！’恐慌万状。朵发晕，从酒店取水解晕。（如诗。门柱标志光影交错，人之生涯变幻无穷。唉！朱·密。）

星期五，发生事故之日。一个带蓝提包的人来到厨房里，来换女靴的后掌。厨子答说并无人在。那人坚持说有，厨子便去询问，留下那人和吉在原地。厨子回时，那人依然说有人叫过，但终于离开。吉失踪，朵发狂。报警。根据大鼻子和桥柱腿特征找人。各方搜寻。吉不见。朵痛哭，无法安抚。用一幼羚代替。无效。傍晚，陌生孩子登门。入客厅。虽鼻子硕大，无桥柱腿。称知狗所在，索价1镑。虽加逼迫，不说。朵拿出1镑后，厨子被带到一小房子，吉在房内，独自被拴于一桌腿上，看吉吃饭，朵欢喜，竟围绕其舞之。在这喜事鼓励下，又提起大·科。朵又哭，悲号，‘哦，不要，不要，不要。不想爸爸，却想别的，太不应该了！’抱吉哭着睡去。（大·科难道不应把自己缚在时间的宽羽之上吗？朱·密。）”

米尔斯小姐和她的日记是我这时期唯一的安慰。看看刚见过朵拉的她，在她那饱含同情的日记里找到朵拉的简称，并被她弄得越来越痛苦，这一切就是我那时所有的慰藉了。我觉得，我仿佛曾住在一座用纸牌搭成的宫殿里，这宫殿倒了，只剩下米尔斯小姐和我在一片废墟残垣中。好像残酷的术士在我心中那天真的女神周围画了道魔圈，除了能把那么多人都托着飞过那种远大距离的有力宽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载我飞入那圈子里去。

第三十九章

威克费尔德和希普

我猜，我那么长期的垂头丧气开始让我的姨奶奶不安了。于是，她找了个借口，希望我能去多佛看看小屋出租的情形，并和现在的那房客订一个较长期的租约。珍妮被斯特朗夫人雇了去，我每天在博士家看到她。离开多佛前，她曾踌躇是否嫁给一个领港员，以结束她受到的排斥男性的教育，但她最后仍决定不冒那险。我相信，她那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原则，不如说碰巧那男人不中她意。

虽然叫我离开米尔斯小姐是很难的，但我也想落入姨奶奶的圈套，因为这一来我可以和爱妮丝安安静静地在一起过几个钟头。我向那位好心的博士商量请三天假；博士也希望我能去放松一下，他希望我还多休息几天，可我的精力受不了——我动身去那里了。

至于说到博士院，我并不很在意我在那里的职责。说实话，我们在第一流的代诉人心中已名声日益下落，很快就落入一种极不可靠的地位中了。在斯宾罗先生入伙前，这事务所的业务于约金斯先生的手里并没什么了不得；虽然因为有新鲜血液输入和斯宾罗先生铺的排场而导致业务有起色，但它的基础仍不够坚定，在猛一下失去了积极主动的领头人这一打击下难免摇摇晃晃。业务因此大大跌落。约金斯先生是一个懒散而低能的人，无论他在事务所内的声望如何，他在外界的声望不足支撑这个事务所。当我被移交给他时，看到他吸着鼻烟不理事的模样，我比先前更痛惜姨奶奶的那一千镑了。

不过，这还不算最糟的。在博士院附近，有一些寄生虫和帮闲，他们自己不是代诉人，却揽一些这种业务来交给真正的代诉人办理。为了分赃，那些真正的代诉人也把姓名借给他们用——这么干的大有人在。由于事务所急需业务，我们也就入了那种高贵的团伙，用饵引诱那些寄生虫和帮闲，把他们的事务接过来办。我们最受欢迎的是办理结婚证书和小遗产检察判定这类业务，它们对我们也很有利；对这类业务的竞争很激烈了。在博士院的所有入口都埋伏了掮客和骗子，他们奉令拦住一切穿丧服的人和外表略显羞怯的人，引诱这些人去和他们雇主有关的事务所。这种命令被那么有效地执行着，我本人就在被人认出之前有两次被簇拥着进了我们主要对手的事务所。这些掮客由于各自利益而产生了矛盾，从而使他们感情激动，导致一些冲突发生。我们主要的帮手（这人过去从事酿酒业，后从事宣誓经纪人一职）有些日子竟带着那只被打青了的眼在博士院前走来走去，败坏院誉。那些帮手们一个个都不辞劳苦，经常把一位穿丧服的老太太扶下马车，再把她要找的任何代诉人诽谤一通，然后向老太太推荐他的雇主做代诉人的合法继承者和代表，于是那个老太太——有时是大大为感动了的老太太——就被带到他雇主的事务所。许多俘虏也被这样带到我跟前。至于结婚证书的竞争已如此白热化，一个想领结婚证书的害羞男子只好把自己交给第一个跑向他的帮手，否则就会被许多人抢来抢去，最后成为力气最大的人的战利品。我们的一个帮手文书在争夺剧烈时，就常戴着帽子坐在那里，以便能及时冲出去，把抓到的俘虏带到代理主教前宣誓。我相信，这种“抢”的制度沿袭至

今。最近一次我去博士院，一个穿着白围裙、长得强壮的男子突然在一个门口旁捉住我，殷勤凑过来把“结婚证书”几个字低声送入我耳朵。我费了不少力气才阻止了他，从而未被搂住送进什么代诉人的事务所。

让我抛开这些题外的话，直奔多佛吧。

我发现那小屋一切都让人满意，可以让我姨奶奶大为放心。我向她报告，说那房客继承了她的斗志，不断和驴子作战。把需在那里解决的小事办妥后，我在那里住了一宿，次晨我就步行前往坎特伯雷。又是冬天了；清新寒冷的风刮着，这天气还加上连绵起伏的高地使我振作了一些。

到了坎特伯雷，我怀着使我情绪安宁、心理舒畅的清醒的快乐，在那些古老街道上徘徊。铺子上挂有旧日招牌和旧日字号，里面是些旧日的人在做生意。我在这里读书的日子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在我没有想到我自己也没很大变化时，我竟为这个地方的变化这么少而感到奇怪。说来也怪，我心中认为和爱妮丝不能分离的那种潜在力量似乎也弥漫了她住的这个城镇。那些庄严的教堂塔楼，那些旧日的穴鸟和乌鸦（它们轻昵的叫声比完全无声的寂静还更能令人感到安静），曾一度嵌满雕像的颓败门口（现在那些雕像已像当年凭吊他们的那些虔诚香客一样消失了），在几世纪以来，那些残垣上就爬满常春藤的静僻角落，古老的房子、田野、果园、花园等景物；总之，在一切地方，在一切东西上，我都能感到那同一种肃穆庄重，同一种平静的思想和祥和精神。

我来到威克费尔德先生的住宅，在楼下那个昔日尤来亚·希普常坐着的矮小房间里，我发现了米考伯先生，他正在聚精会神写什么。他穿着一身法官制服样的黑衣；在那小房间里显得又壮实又高大。

米考伯先生看到我非常高兴，但也有点不安。他想马上带我去看尤来亚，可我拒绝了。

“我很熟悉这老房子，你记得的，”我说道，“我知道上楼怎么走。你觉得法律怎么样，米考伯先生？”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他答道，“在一个富于高级想象力的人看来，法学其短是其琐细太过。即使在我们的专业通信中，”米考伯先生扫了一眼他正在写的那些信说道，“也不能任思想天马行空，或采用任何高超的表现手法。但这不失为一种伟大的事业，一种伟大的事业！”

然后，他告诉我，他已做了尤来亚·希普过去住的房屋的房客，米考伯太太一定会很高兴又在她自己的屋顶上接待我。

“那是卑贱的，”米考伯先说道，“让我引用我朋友希普最得意的话吧；不过，这可算通往要气派得多的家宅之台阶呢。”

我问他，到此他可满意他朋友希普对他的待遇。他先起身看看门可关严，然后才低声答道：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一个在财政困难的压力下苦干的人多半处于不利地位。当那压力使他只好预支薪水时，那不利地位也得不到改善。我所能说的不过是：对于我那些不必细陈的请求，我的朋友希普所采取的做法使他的头脑和心肠都更加体面了。”

“我猜，他在金钱方面不会很大方的。”我说道。

“对不起！”米考伯先生有点不自然地說道，“我根据我的经验来

谈我的朋友希普呢。”

“你的经验都那么顺利，我真高兴。”我说道。

“你真关心人，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道，然后哼起一支小曲。

“你常见到威克费尔德先生吗？”我换了个话题说道。

“不常见到。”米考伯先生轻蔑地说道，“我觉得，威克费尔德先生心地很好，可他——简言之，他过时了。”

“我怕是他的合伙人有意让他那样的呢。”我说道。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不安地在座位上转了几下，又马上说道，“请允许我声明一句！在这儿，我掌管机要。在这儿，我位处亲信。对某些问题的讨论，就是和我那与我共沉浮多年的伴侣兼才智非常的女流——米考伯太太——一起，我也不得不认为是与我目前应尽的义务不相符的。所以，我斗胆建议，在我们友好的谈话中——我相信这种谈话永远不会被妨碍——我们画一个标记。在标记这边，”米考伯先生用事务所的尺子在桌上比划着说道，“是人类所有智力范围内的，只有一点例外；在另一边，就是那点例外，也就是一切与威克费尔德——希普事务所有关的事情。我对我青年时代的伙伴作此建议，请他加以冷静评判。我相信我不使他见怪吧？”

虽然我在米考伯先生身上看出一种不安和不自然的变化，好像他这新工作于他并不很相适，但我觉得我没有见怪的权利。我把这想法告诉了他，他似乎放下心来，便和我握手。

“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道，“我敢向你保证，我很喜欢威克费尔德小姐。她是个优秀的女孩，兼非常的魅力、美貌和美德于一身。说实话，”米考伯先生一面用他那典型上流人模样的架式鞠躬，一面不知所措地吻他自己的手说道，“我向威克费尔德小姐致敬！嗯！”

“至少我对此很高兴。”我说道。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在我们有幸和你共度的那个愉快的下午，如果不曾确切听你说你爱的是朵，”米考伯先生说道，“我一定会肯定地认为是爱了。”

我们都有一种偶然而生的感觉，觉得我们所说所做的是很久以前所说所做之事——觉得我们很久以前曾被同样的面孔、同样的事物、同样的环境围绕——觉得我们很清楚再往下要说些什么，仿佛我们突然记起这一切一样！我一生中，再没有比他说那番话之前对这种神秘现象感受得更为深刻了。

我暂时告别了米考伯先生，请他替我问候他家人。我离开时，他又重那样坐着拿起了笔，脑袋在硬衬领里晃动，以便于写。这时，我分明地感到，自他干了这一行来，我和他之间便插入了某种东西，使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彼此理解，也把我们谈话的性质完全改变了。

那个古老雅致的客厅里没有人，却留下希普太太在什么地方的踪迹。我向仍然属于爱妮丝的房里看去。我看到她坐在火炉边，在属于她的一张书桌旁写东西。

由于我挡住了亮，她便抬起头来看。她那专注的脸上发生了悦人的变化，被她亲切问候和欢迎又多么令人开心呀！

“啊，爱妮丝！”我们并肩坐下时，我说道；“我近来真想念你！”

“真的？”她马上说道，“又想念了！那么快吗？”

我摇摇头。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爱妮丝；我似乎缺少一种我应有的精神。在这里的那些快乐的往日里，你总那么经常为我出主意，而我也那么自然而然就来向你求教，求助，我的确认为我缺少那种东西。”

“那是什么呢？”爱妮丝高高兴兴地说道。

“我不知道它确切叫什么，”我答道，“我想我算得诚恳和有毅力吧？”

“我相信是的。”爱妮丝说道。

“也还有忍耐力吧，爱妮丝？”我有点迟疑地说道。

“对呀，”爱妮丝笑着回答道，“很对呀。”

“可是，”我说道，“我却那么伤心，那么忧愁，那么缺乏自信心，那么优柔寡断，我知道我一定缺少——我可以称其为——某种信赖吗？”

“不妨那么说，如果你愿意的话。”爱妮丝说道。

“行！”我马上说道，“喏，你来到伦敦，我信赖你，我立刻就有了目的，也有了办法。我失去了它，我来到这里就马上发觉我的变化了。进到这个房间以后，我的苦恼仍然环绕我，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有种力量支配着我，使我变化，哦，这种力量把我变得好多了！那是什么呢？你的秘诀是什么呢，爱妮丝？”

她低下头，看着火。

“还是那个老故事。”我说道，“当我说无论过去在小事上还是现在在大事上都一样时，千万别笑。我旧时的烦恼纯属胡闹，现在的却是真正的；不过，任何时候我不在我异姓妹妹身边——”

爱妮丝抬起了头，仰起那么圣洁的脸，把她的手伸给我。我吻了她的手。

“爱妮丝，不管什么时候，没有你在一开始时指导我、纠正我，我就像失了理智一样，陷入困境。我终于来到你这儿时，就和我一向做的那样，我得到了平安和幸福。现在，我像疲倦的游子回到了家，感到像幸福地休息着一样！”

我所说的对我感触极深，使我那么真切地被感动。我声音渐弱，我捂起脸哭了。我写下真实的这一切。无论我当时心底多么矛盾，多么冲突（我们许多人都难免这样）；无论我过去怎样可以大不相同而要好许多；无论我做过些怎么样有违我良心的事；我都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是，当我感受到爱妮丝在我身旁的那种宁静祥和时，我是十分真挚的。

爱妮丝用她那妹妹一样的宁静态度，用她那明亮的双眼，用她那柔美的声音，用她那可爱的祥和神态（这神态在很久以前就使她的住处完全成了我的圣地），很快就使我摆脱了这脆弱，并引我说出我们分别后发生的一切。

“再没一个字可说了，爱妮丝。”我讲完了我的知心话后说道，“喏，我完全信赖你。”

“不过，你不应该信赖我，特洛伍德。”爱妮丝愉快地微笑着说道，“你应该信赖另一个人。”

“信赖朵拉？”我说道。

“当然。”

“哦，我还没说起，爱妮丝。”我有点不安地说道，“很难——我决不愿说很难信赖朵拉，因为她是纯真的化身——可是很难——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爱妮丝。她是个胆怯软弱的小小人儿，容易受惊，容易害怕。她父亲去世前，我觉得应当向她说明时——只要你不嫌烦，我可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于是，我把有关我公布我的贫困、谈到烹饪学、家政帐本、等等，——告诉了爱妮丝。

“哦，特洛伍德！”她微笑着劝道，“你还是那么莽撞！虽然你是诚心诚意地努力谋生，但没必要让一个胆怯软弱的可爱的天真女孩吃惊呀。可怜的朵拉！”

我从没听过有人像她这么说话时声音会那么亲切、那么富于宽容仁慈。我好像看见她赞赏地热情拥抱着朵拉，她用那体贴呵护的态度对我粗暴吓唬了那小心肝儿的行为予以无言责备。我好像看见朵拉偎依在爱妮丝身边，满脸迷人的天真烂漫，一面感谢爱妮丝，一面假意告我状，用她那种幼稚的天真方式表示对我的爱。

我非常感激爱妮丝，也很敬佩她！我在一片光明的前景中看到她们俩在一起，成了极亲密的闺友。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爱妮丝？”我看了一会儿火以后问道，“我要怎么做才算对呢？”

“我觉得，”爱妮丝说道，“应当采取正当途径，给那两位小姐写信。你难道不认为任何秘密方式都是毫无意义的吗？”

“如果你这么认为，就是的。”我说道。

“我并没有资格对这类事做什么定论，”爱妮丝神色谦虚而游疑地说道，“不过我的确觉得——总之，我觉的，你那种鬼崇作法不像你的为人呢。”

“像我的为人？我怕你对我估计过高吧，爱妮丝。”我说道。

“不像你的为人，就你性格的坦白而言，”她马上说道，“因此我一定写信给那两位小姐。我一定尽可能坦白地把一切经过都向她们开诚布公。我一定请她们允许我有时能造访她们府上。考虑到你还年轻，又正在努力谋求出路，我想我完全可以说你愿意接受她们向你提出的任何条件。我一定请求她们不要不问朵拉的意见就拒绝你的请求，还要请她们在她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和朵拉讨论这问题。我一定不操之过急，”爱妮丝温和地说道，“或要求太多。我一定信赖我的忠诚和毅力——还有朵拉。”

“可是，如果她们和朵拉谈话时又把她吓唬了呢，爱妮丝。”我说道，“而且如果朵拉只是哭，却不肯说我呢！”

“会那样吗？”爱妮丝仍一脸温厚体贴的样子问道。

“上帝保佑她，她像一只鸟一样容易受惊吓。”我说道，“很可能！或者万一那两位斯宾罗小姐——那种上岁数的女人有时是很孤怪的呀——不是可以谈这种话的人呢”。

“我认为，特洛伍德，”爱妮丝抬起她那柔和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不用考虑那些。只要考虑这样做是否得体；如果是，就去做，

也许这样好些。”

对这问题，我不再持什么怀疑。那一整个下午，我怀着轻松的心和责任重大的感觉，着手起草这封信；为了这一重要目的，爱妮丝把她的书桌让给我。可是我得先下楼去看威克费尔德先生和尤来亚·希普。

我在花园里新建的一所有泥灰气的事务所里发现了尤来亚；在大量的书籍和文件中，他显得额外丑陋。他还是做出那样低三下四的样子接待我，谎称并没听米考伯先生说到我来了的消息；这谎话可没法让我相信。他陪我去威克费尔德的房间，现在这房间只不是旧日的一个影子了。为了那位新合伙人之便，各种设备都被撤掉了。威克费尔德先生和我寒暄时，那位新合伙人就站在火炉前烤他的背，用那瘦骨嶙峋的手刮下巴。

“在你在坎特伯雷期间，特洛伍德，你住在我们这儿吧？”威克费尔德先生说道，一面不断用眼神征求尤来亚的同意。

“有房间给我住吗？”我说道。

“当然，科波菲尔少爷——我应该说先生，不过那称呼总来得那么自然，”尤来亚说道，“如果你觉得合意，我愿意把你过去的房间让出来。”

“不，不，”威克费尔德先生说道，“何必又麻烦你？还有一间房。还有一间房。”

“哦，不过你知道，”尤来亚露出牙笑着说道，“我的确很高兴呀！”

总之，我说我要就住另一间房，要就不住，于是就定下我住另一个房间。向这两个合伙人说过晚饭时再见后，我又回到楼上。

我本希望只有爱妮丝在那。可是希普太太却请求允许她带着她的编织活坐在火炉边，她的借口是按那时的风向，这间房比客厅或饭厅都更宜于她的痛风症。虽然哪怕要我把她交给大教堂顶部的寒风我也不会怜惜，我却不能不表示点人情，还向她友好地行礼。

“我卑贱地感谢，先生，”在回答我问候时，希普太太说道，“我还过得去。我没什么可以夸口的。如果能看着我的尤来亚成家立业，我就觉得心满意足了。你觉得我的尤来亚看上去还好吗，先生？”

我觉得他看上去和以前一样令人憎厌。于是我说我看不出他身体有什么不同。

“哦，你不觉得他有所不同了吗？”希普太太说道，“我不得不卑贱地请你饶恕，在这一点上我和你的看法不同。你看不出他瘦了一些吗？”

“并不比以前更瘦呀。”我答道。

“你看不出！”希普太太说道，“不过，你不是用一个母亲的眼光来看他的呀。”

当他母亲和我四目相对时，我觉得她的眼光，虽然对她儿子是慈祥的，对别人却是凶狠的。我相信她母子是彼此关注的。她的眼光滑过我而转向了爱妮丝。

“你看不出他有一点消瘦和憔悴吗，威克费尔德小姐？”希普太太问道。

“不。”爱妮丝平静地做着针线说道，“你太关心他了。他很好呀。”

希普太太一面用鼻子大大抽了口气，一面重新编织手里的活。

她根本就没离开过，片刻也没有。我来得很早，离吃晚饭还有 3、4

个钟头呢；可她就坐在那里，像计时的沙漏漏沙那样单调刻板地一下一下动她的编织针。她坐在火炉的一边，我坐在炉前的书桌边，在另一边，我这边过去点是爱妮丝坐着。我悠悠考虑着我那封信。无论什么时候我抬起眼来，总看到爱妮丝那沉思的脸上挂着天使般的表情在鼓励我，我也感到那险恶的目光从我身上滑到她身上，再回到我身上，然后才偷偷落到那编织上。她编织的是什捞什子，由于我在这门技术上没做研究，我说不出；不过那看上去像张网。当她用像中国筷子一样的编织针工作时，她在炉火映照下就像一个丑恶的女妖，虽然还受着她对面那个光明的天使的挟制，却已准备随时撒出手中的网。

吃晚饭时，她还是眼皮都不眨一下地继续监视着。晚饭后，她的儿子接了她的岗。当只剩下威克费尔德先生和他和我时，他一面扭动身子，一面斜睨我，使我忍无可忍。在休息室里，又有那个母亲在那里编织、监视。爱妮丝唱歌或弹琴时，那个母亲就总坐在钢琴边。有一次，她指定弹一只曲子，并说他的尤来亚特钟爱这只曲子——而这时他却坐在那儿打了个大呵欠；她不时转身看看他，又对爱妮丝说他如何对这音乐高兴得手舞足蹈。她不说话则罢，但一开口，就要说到他（我不相信她说过的）。我明白，这是指派给她的任务。

这情形一直持续到就寝时分。看到那对母子像两只大蝙蝠那样俯临着这个住宅，用它们凶恶的形体遮得这幢房子黑黑的，我感到非常不安。我宁愿陪着那编织什么的待在楼下也不想去睡了。我几乎没睡什么。第二天，编织和监视又开始，并持续了一整天。

我得不到和爱妮丝谈十分钟话的时间。我只好把我的信给她看。我请她陪我出去散步，可希普太太不断抱怨说她的痛风更厉害了。爱妮丝便善意地留在屋里陪她。近黄昏时，我一个人走出去，默默想着我应该怎么办，是否应把尤来亚·希普在伦敦对我说过的话继续向爱妮丝隐瞒；因为这问题又使我非常不安了。

我在有一条很好的人行道的兰斯格大路上散步。我还没完全走出镇，就听背后有人在暮色中喊我。那踉跄而来的身影，那窄窄的外衣，都不会被看错。我停下来，尤来亚就追了上来。

“嘿？”我说道。

“你走得真快！”他说道，“我腿虽然长，可追你也很吃力呢。”

“你去哪儿？”我说道。

“我想赶上你呢，科波菲尔少爷，希望你肯赏给我一个和旧友一起散步的快乐。”他说着，又不知是友好还是嘲讽地扭了下身子，然后合上了我的步子跟在我身边。

“尤来亚，”我沉默了一会后，尽可能客气地说道。

“科波菲尔少爷！”尤来亚说道。

“对你说实话，你不要不高兴，我所以一个人出来散步，就是被人陪伴得太多了。”

他斜乜了我一眼，很勉强地微笑着说道：“你指的是我母亲啰？”

“不错，我说的就是她。”我说道。

“啊！不过，你知道，我们是那么卑贱。”他马上说道。“我们也非常明白我们的卑贱，所以我们必须小心翼翼，以防被不那么卑贱的人推到墙上去。在爱情方面，一切战略都是正当的呀，先生。”

他把他的大手抬到可以触到他下巴的地方搓着，一面轻声冷笑。我觉得他那样子很像一头凶狠的大狒狒。

“你知道，”他仍然用那副令人不快的样子冷笑着对我说道，“你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科波菲尔少爷。你一直就是的，你知道。”

“就为了我，你派人监视她，使她的家也不像一个家了吗？”我说道。

“哦，科波菲尔少爷！这话很苛刻呀。”他答道。

“你可以用任何话来解释我的意思。”我说道，“你和我一样明白我的意思是什么，尤来亚。”

“哦，不！你应当说出来。”他说道，“哦，真的！我没法明白。”

“你以为，”为了爱妮丝，我只好强忍着，依旧尽可能温和平静地说道，“我除了把威克费尔德小姐看作很亲的姊妹，还有别的意思吗？”

“嗨，科波菲尔少爷，”他回答道，“你知道我没回答这问题的义务。也许你不会，你知道。可反过来说，你知道，你也许会！”

我从没见过像他的那样卑鄙奸狡的脸，也从没见过其它像他的那样没一根睫毛遮挡的眼睛。

“那么，唉！”我说道，“为了威克费尔德小姐——”

“我的爱妮丝！”他令人憎恶地那样造作地扭动着叫道，“请称她为爱妮丝吧，科波菲尔少爷！”

“为了爱妮丝·威克费尔德——愿上帝保佑她！”

“谢谢你的祝福，科波菲尔少爷！”他插嘴道。

“我告诉你吧。在其它任何情况下，我宁愿告诉杰克·凯奇也不愿告诉你的。”

“告诉谁，先生。”尤来亚伸长脖子手挡住耳背问道。

“告诉刽子手，”我回答道，“最想不到的人”——可他本人那副丑样让人觉得这么说是理所当然的。“我已经和另一位年轻的小姐订婚了。我希望这消息能让你快活。”

“你敢发誓？”尤来亚说道。

我正要气愤地去按他要求的去做以证实我的话时，他一把抓住我的手，使劲推了一下。

“哦，科波菲尔少爷，”他说道，“在我睡在你起居室的火炉前的那晚，也是我使你非常不自在的那晚，当我把心里话说出来时，如果你也肯把你的心里话告诉了我，那我就不会生疑心了。既然如此，我自然马上叫母亲走开。这真是太让人高兴了。我知道，你会宽恕这因爱情而生的戒备之心的，对不对？太遗憾了，科波菲尔少爷，你不屑于对我的信任予以回报。我当然给了你所有的机会，只是你从不屑于像我希望的那样对待我。我知道，你从来不像我喜欢你那样地喜欢我！”

他不住地用他鱼一样潮乎乎的手指捏我的手，我尽可能想不失礼貌地把手抽出来却办不到。他把我的手拽进他那深紫色外套的袖子下，我几乎身不由己地和他手挽手往前走了。

“我们回去吧？”尤来亚说着把我拉向市镇。镇的上空被初升的明月照得亮亮的，远远近近的窗子都镀上了一层银光。

“在把这个问题放下前，你应当明白。”相当长一段沉默后，我说道，“我相信，爱妮丝·威克费尔德像月亮一样，远远凌于你之上，远远在

你一切希望之外！”

“她很安静，是不是？”尤来亚说道，“非常至极！喏，说实话，科波菲尔少爷，你从没像我喜欢你那样地喜欢我。你觉得我彻头彻尾的卑贱吧？对这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我不喜欢人自轻自贱地说自己卑贱，”我答道，“也不喜欢人自认为什么别的。”

“行了！”尤来亚说道。月光中，他显得软弱而苍白，“难道我不知道吗？不过，你很少能想到一个处于我这种地位的人实实在在的卑贱，科波菲尔少爷！我父亲和我都是在慈善机构办的男校受的教育，我母亲也是在一个慈善机构长大的。他们从早到晚都教我谦卑，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了。我们对这个得谦卑，对那个得谦卑；在这里脱帽，在那里鞠躬，永远明白自己卑贱的地位，在比我们高贵的人面前自卑。我们的头上有那么多人！父亲由于谦卑得到班长奖章。我也是那样。父亲由于谦卑而成为教会的低级职员。在上等人中间，他被人称为恪守规矩的人，所以他被他们提拔。要谦卑，尤来亚，父亲对我说道，‘你就可以得到提拔了。这就是你和我在学校中不断受到的教诲，也是最易领会的。要谦卑，’父亲说道，‘你就能行得通！’实际上这也不坏呀！”

我第一次悟到，原来这种挂在嘴边令人讨厌的虚伪的谦卑是家传。我已见到了它的果实，却从没想到那种子。

“我很年轻时，”尤来亚说道，“我就知道谦卑的作用了，我也开始身体力行。我拼命忍受屈辱。在求学方面，我也停留在谦卑程度，我说‘别冒尖了！’你主动提出教我拉丁文时，其实我比你懂得还多。人们喜欢高于你，父亲说过，‘你就呆在下面吧。’至今，我很卑贱，科波菲尔少爷，不过我已经得到一点权力了！”

当我在月光下看他脸时，我明白他说这番话是要我知道：他决心用权力对他自己做补偿了。我从来没有对他的卑鄙、狡猾、阴毒有过半点怀疑，但我现在才完全领悟到，那种卑劣残忍的恨乃由早年长期的压抑中滋生。

他的自白总算有了令他满意的结果，他便收回了他的手而把它们放到下巴下去爱抚他自己。一旦脱离了他，我决定不再靠近他；于是我们一起走回去，一路却再不说什么。

使他兴高采烈的不知是我告诉他的那消息，还是他在回顾这一切时得到的满足感；不过他的情绪被某种力量振作了。吃饭时，他比平常说得更多；他问他母亲——我们一回家，她就下了岗——他是否已到了结婚的年龄；他那么朝爱妮丝看，我恨不能舍弃一切去换得击倒他的许可。

晚饭后，只剩下我们三个男人时，他更大胆了。他酒喝得很少，几乎就没喝什么。我猜，他不过是因为得意而显得昏头昏脑，如痴如醉了；而我在场则或许更让他想摆显摆显了。

我在昨天就看出了，他尽量劝诱威克费尔德先生喝酒；我也领会了爱妮丝离开时向我使的眼神，因此我限定自己只能喝一杯，然后就建议我们去她那儿。本来我今天也是要那样做的；可是尤来亚抢在我前面了。

“我们现在的客人太稀罕了，先生，”他向坐在桌子另一头的和他对比那么强烈的威克费尔德先生说道，“我建议再用两杯酒向他表示欢迎，如果你没异议的话。科波菲尔先生，祝你健康和幸福！”

他向我伸过手，我对其不得不作握起的表示；我又怀着完全不同的感情、握住他的合伙人——那个忧郁的老人——的手。

“嘿，合伙人，”尤来亚说道，“如果我可以斗胆，那就请你领我们为科波菲尔的亲人们干上几杯吧！”

威克费尔德先生怎样一连两次举杯祝福我姨奶奶、狄克先生、博士院和尤来亚；他怎样感到自己的软弱以及想改正这点的徒劳；他怎样在为尤来亚的行为羞耻却又不得不对其妥协的重重矛盾中挣扎，尤来亚怎样显然得意地扭来扭去，把他向我炫耀；这一切我都略去不谈。眼前这一切令我心烦，我的手也不愿再往下写了。

“嘿，合伙人！”尤来亚终于说道，“我要再为一个人干杯，我卑贱地请你斟满酒杯，因为我把她看作她那性别中最神圣的。”

她父亲拿着空杯。我看到他放下杯，看着和她那么酷肖的画像，把手放到前额上退回到他的扶手椅上坐下。

“我是个卑贱的人，没有资格祝她健康，”尤来亚继续说道，“不过我敬佩她——崇拜她。”

我觉得，她白发父亲身体上所感受的痛苦并不比我当时见到那从他握紧的手上表现出的精神痛苦更大。

“爱妮丝，”尤来亚不是不在乎威克费尔德先生，就是不知道他手的动作的意义，竟说道，“爱妮丝·威克费尔德是她那性别中最神圣的，我可以放心地这么说。我可以当着朋友们这样大胆说吗？诚然，做她的父亲是令人骄傲的，可是做她的丈夫——”

她父亲叫了一声，从桌旁站了起来，我真希望不再会听到那样一种叫声了。

“怎么了？”尤来亚面色变成死灰色，他叫道，“我希望，威克费尔德先生，你没疯吧？如果我说，我有使你的爱妮丝变成我的爱妮丝的野心，那我也有和别人同样的权利呀。我有比别人更大的权利呀！”

我抱住威克费尔德，用我想得出的一切话，特别提醒他对爱妮丝的爱心，来乞求他冷静一点。当时他发了狂，撕抓头发，打脑袋，用力把我推开，用力挣扎，不作任何回答，不朝任何人看，也为了他都不知道的什么理由挣扎着。他睁大两只眼睛，脸都扭曲得变了形，看起来真可怕。

我激动万分，语无伦次地恳求他别这样疯狂了，求他听我说的话。我请求他想到爱妮丝，想到我和爱妮丝的关系，回想一下爱妮丝是怎样和我一起长大的，我如何尊敬她、爱慕她，她又怎样是他的骄傲和快乐。我努力把她的一切都描述给他听，我甚至责备他不够坚定而会让她知道这种情况。也许是我的话多少有点效，也许是他的狂热已渲泄尽，渐渐地，他终于安静下来了，也开始朝我看了——开始如看陌生人一样，继而眼光中流露出似曾相识的神色。终于，他说道：“我知道，特洛伍德！我亲爱的孩子和你——我知道！不过，看他呀！”

他指着尤来亚。那家伙缩在一个角落里，目瞪口呆，面色如土，他计算错了，失算了。

“看那个虐待我的人，”他说道，“在他面前，我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名字和名誉、和平和宁静、住宅和家庭。”

“我为你保全了你的名字和名誉、你的和平和宁静、你的住宅和家

庭。”尤来亚怏怏地说道，神色有些惊恐、认输和退让的表示了，“别犯胡涂了，威克费尔德先生。如果我做事稍稍过了头，使你不能再忍了，我想我可以退回去吧？那也没什么妨害呀。”

“我寻求每个人单纯的动机，”威克费尔德先生说道，“我使他本着谋利的动机和我合伙，我为这样做高兴。可是，看他是什么样的——哦，看他是什么样的！”

“你最好拦住他，科波菲尔，如果你能的话，”尤来亚用他长长的食指指着我叫道，“他就要说出一种——听我说——一种他事后后悔说过而你也觉得不该听的话了！”

“我什么都要说！”威克费尔德先生绝望地喊道，“既然我受你控制，我为什么又不能受别人控制呢？”

“听着！我告诉你！”尤来亚继续警告我说道，“如果你不拦住他的嘴，你就不是他的朋友了！威克费尔德先生，你为什么不能受别人控制呢？因为你有一个女儿。你和我知道我们之间的事，是不是？别惊动睡着的狗——谁要去惊动？我可不想。你没看到我尽可能地谦卑吗？告诉你，如果我说得太多了，我感到抱歉。你还要怎么样呢，先生？”

“哦，特洛伍德，特洛伍德！”威克费尔德先生绞着手叫道，“从我第一次在这个家里看到你以后，我已没落成什么样了呀！那时，我已经走下坡路了；可从那以后起，我走的路实在太可怕了！软弱的放任把我毁了。在记忆上放任我自己，在疏忽上放任我自己。我对孩子母亲抱的天性的悲哀成了病态，我对孩子抱的天性的爱心成了病态。我把我接触过的一切都传染了。我已把灾难带给我非常心爱的人了，我知道——你知道！我以为我能真心爱世界上某个人而不爱其他人；我以为我能真心悲哀痛悼世界上某个人而不关心其他悲痛者的悲哀。于是，我歪曲了我的人生信条。我使我自己那颗病态怯懦的心痛苦，而它也使我痛苦。我的悲伤是卑劣的，我的爱心是卑劣的，我想逃避二者的暗黑那一面的苦凄也是卑劣的，哦，看我这颓废样儿，恨我吧，抛开我吧！”

他倒在一张椅子上，无力地呜咽。他刚才迸发的兴奋渐渐离开了他。尤来亚从他的角落里走了出来。

“我不知道，我一时胡涂说了些什么，”威克费尔德先生伸出手，好像求我别责怪他一样地说道。“他知道得最清楚，”他指着尤来亚说道，“因为他总在我身边给我出坏点子。你知道，他是我脖子上的磨石。你看到他在我家的样子，就知道他在我事务所里的作派了。你刚才听到他说的话了。我还要再说什么呢！”

“你不要再说什么了，连这么多的一半也不要说！你根本就不用说什么，”尤来亚半反抗半乞求地说道，“如果不是喝多了，你本不会这么说的。明天，你可以再想想，先生。如果我说了太多，或多得超出了我的本意，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并不会坚持我说的呀！”

门开了，脸上没一点血色的爱妮丝悄悄走了进来，搂住威克费尔德先生的脖子说道，“爸爸，你不舒服了。跟我来吧！”他把头倚在她肩上，好像感到十分羞惭地和她一起走了出去。她的眼光和我的眼光只相遇了一下，但就在那一瞬间，我看出她已明白发生的一切了。

“我没想到他会发这么大的脾气，科波菲尔少爷，”尤来亚说道，“可是没什么，明天我就会和他和好。这也是为了他的利益。我谦卑地

关心着他的利益。”

我没理睬就上楼去了，来到以往在我读书时爱妮丝常安安静静坐在一旁的那个房间。深夜之前，没人来到我身边。我拿起一本书，努力往下读。我听见钟敲12点了，我还读，可我不知道我读的是什么。这时爱妮丝轻轻碰了我一下。

“明天一早你就走了，特洛伍德！现在我们就说声再见吧！”

她哭过，可她的脸那时是那么平静，那么美丽。

“愿上天保佑你！”她说着手伸给我。

“最亲爱的爱妮丝！”我回答道，“我知道你不要我谈到今天晚上的事——不过，难道就没有一点办法可想吗？”

“有上帝可以信托！”她答道。

“我——我只带着我的可怜的苦恼来看你，什么也做不了吗？”

“你已经大大减轻了我的烦恼。”她答道。“亲爱的特洛伍德，没什么可做的了。”

“亲爱的爱妮丝，”我说道，“你所富有的正是我所缺乏的善良，果断，一切高贵的品质——由我来为你担忧或做你指导，这实在是不自量力；可你知道我多么爱你，欠你多少恩惠。你永远不会为了一种错误的孝心而牺牲你自己吧？爱妮丝？”

她这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动，她把手从我手里抽出，人往后退了一步。

“请你说你没那种想法，亲爱的爱妮丝！比妹妹还亲爱的！想一想你那具有宝贵禀赋的心智，想想你那宝贵的爱心！”

哦，很久很久以后，那带着不惊、不怪、不恨的表情的脸都时常在我眼前浮现。哦，很久很久以后，我都看见当时她那表情变为甜甜的微笑。她带着那笑脸告诉我，说她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忧，然后她称我为哥哥，向我告别，就离去了。

我在旅店门前上到马车里时，天色未明。就要动身时天才破晓。我坐在那里想着她时，从昼夜未分的光线下，在马车旁冒出了尤来亚的脑袋。

“科波菲尔！”他抓着车顶铁条嘎声说道：“我相信，你在临去前听说我们之间并无间隙会很高兴。我去了他的房间，我们已完全和解了。嘿，我虽然卑贱，可我对他有用，你知道，他清醒时懂得他的利害关系！他毕竟还是挺讨人喜欢的人，科波菲尔少爷！”

我克制了自己，说我为他已道歉了而感到高兴。

“哦，当然！”尤来亚说道，“既然一个人是卑贱的，你知道，道歉又算什么呢？容易极了！我说！我猜，”他又扭了一下，“你摘过一只没熟的梨吧，科波菲尔少爷？”

“我想我摘过。”我答道。

“我昨天晚上那么做了。”尤来亚说道，“可它早晚要熟的。只要小心。我可以等。”

他大讲了一番客气，车夫上来后，他就下去了。据我所知，他吃着什么以抵御早晨阴冷的寒气。不过，他嘴那么动作着，好像梨已经熟了，他对着它咂舌头呢。

第四十章

流浪的人儿

在上一章我讲述了的家庭，在回到白金汉街当晚，我们又就此很认真谈论了一番。姨奶奶对那家人很挂念，谈话后，她抱着双臂，在屋里来回走了 2 个多钟头。她格外激动时，就总这么走来走去，而她这种踱步的时间就可表示她激动的程度。这一次，她是这样不安，竟感到有敞开卧室门的必要，这样她就可以从这间卧室的墙一直走到另一间卧室的墙了。狄克先生和我静静坐在火炉旁，她则沿着这定下的路线，迈着不变的步子，依着钟摆一样准确的规律，不断地走进走出。

狄克先生外出就寝后，就剩下姨奶奶和我了，这时我便坐下给那两位老小姐写信。这时，姨奶奶走乏了，照例折起衣裙，在火炉边坐下。可她不像往常那样把杯子端在膝盖上坐着，而把杯子放在炉架上。她用右臂支着左胳膊肘，左手则托着下巴，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每次，从我正埋头写的信上抬起眼来，总遇到她的眼睛。“我的心情很平静，我亲爱的，”她总点点头叫我安心，并这么说道，“不过，我有点不安和忧虑。”

在她上床前，我由于太忙，竟没注意到她并没有动用炉架上的混合剂（她就是那么称那东西的）。我敲门告诉她我这一发现时，她比往常更慈祥地来到门前，可是她只说：“我今天晚上没心情吃它了，特洛。”然后摇摇头又进去了。

早晨，她看了我给那两位老小姐写的信，她表示同意。我把信发出。再没别的事可做，只有尽量耐心地等待回信了。一个雪夜，我从博士家往回走，仍然还处于这种期待的状况中，那时我已这么期待了几乎一个星期了。

那一天冷极了。一场刺骨的东北风已刮了一些时候，现在风和白昼一起沉下去了，开始下起了雪。我记得，雪大片大片地下，不断地下，积得很厚。听不出车轮声和脚步声了，仿佛街上铺了厚厚一层羽毛。

在那样一个夜里，我自然走最近的路回家。最近的路就是穿过圣马丁教堂巷。使那地方得名的那教堂当时所占的面积比较小些；由于空地不多，这条巷子弯弯曲曲地通往斯特兰街。经过立着圆柱的台阶时，我在拐角处看到一张女人的脸。那张脸也朝我看看，然后就从那条窄窄的胡同走了，看不见了。我认得它。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它。可我记不起是在哪里了。因为它，我产生了一种联想而心有所触。可是看到它时我正在想着别的什么，所以那联想就变得混乱了。

在教堂的台阶上，有一个佝偻的人影，这人正把背着的东西往雪地上放并加以整理；我在看见那张脸的同时也看见了这人。我不觉得我在惊诧中曾停下来，可是，当我往前走时，不管怎样，他站了起来，转过身朝我走来。我和皮果提先生面对面站住了。

这时，我记起了那张脸。那是马莎，那天晚上在厨房里，爱米丽就是把钱给她的。马莎·恩德尔——汉姆这么告诉我来着，就是拿所有沉入海底的珍宝来换，他皮果提先生也不愿看到他的外甥女和这女人在一起。

我们亲热地握手，一开始我们谁也说不出话来。

“卫少爷！”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看到你我就高兴，少爷。碰见得好呀，碰见得好呀！”

“碰见得好呀，我亲爱的老朋友！”我说。

“我本想今晚去找你，少爷，”他说道，“可我知道你姨奶奶住在你那儿——因为我去雅茅斯时到你那里去过——我就怕太晚了。我应该在明天离开前，一大早去看你呢，少爷。”

“又要走？”我说道。

“是呀，少爷，”他耐心地摇摇头说道，“我明天走。”

“你刚才要去哪儿？”我问道。

“嘿！”他抖着他长发上的雪说道，“我要去一个地方过夜。”

在那时，有一个马厩的院子，其侧门可通金十字架旅店；那家旅店于我是很值得纪念的，因为和他的不幸有关。这院子就在我们站着的地方对面。我指了指那个门，挽起他胳膊走去。马厩院外有两、三家酒店开着门，我朝一间看去，里面很空，炉火红红的，我就带他进了这家。

在灯光下我看他，我看出不仅他的头发又长又乱，他的脸也被阳光晒得黑黑的。他的头发比以前白，脸上和额上的皱纹比以前深，在各种天气下行走漂泊的经历给他打上了烙印，可他看上去很健康，像一个心怀坚定目的的人，没什么能使他疲乏。他把帽子上和衣上的雪抖落，我则在这时暗自作上述的观察。当他背朝我们进来的门口，面对我在桌边坐下时，又伸出粗糙的手和我热情的握手。

“我要告诉你，卫少爷，”他说道——“我去过的所有地方和我听到的所有的话。我走了很远，但我们听到的很少；不过，我都要告诉你。”

我打铃叫了一种热的饮料。他不肯喝比麦酒更强烈的东西。麦酒端上来放在火上热时，他坐在那里思索开了。他的表情是一种纯净凝重的严肃庄重，使我不敢加以惊动。

“当她是小孩的时候，”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时，他抬起头说道，“她常对我谈许多有关海的事，谈到艳阳高照下海水蓝蓝的港口。我那时想，也许她父亲是淹死的，所以她才老那么想。我不懂，你知道，也许她相信——或者希望——他已经漂到那种四季花开、一片光明的国土上去了。”

“这可以说是一种幼稚的幻想。”我接过来说道。

“当她——失踪时，”皮果提先生说道，“我心里就想，他准是带她去那些国家。我心里明白，他一定对她大谈那些地方的好处，她会怎样在那里成为夫人，他怎样先用这类话使她听从他。我们见了她母亲后，我就确知我猜中了。我经过海峡去法国，在那里登岸，就像我是从天上掉下去的一样。

我看见门动了一下，雪飘了进来。我看见门又动了一点，一只手轻轻伸进来插在那儿，使门关不上了。

“我找到一个英国人，一个有权势的人，”皮果提先生说道，“我告诉他我正在找我的外甥女。他给我办了一些通行必需的文件——我不太清楚那叫什么——还要给我钱，不过我婉谢了。为了这事，我真感谢他！‘我已在你去之前写了信，’他对我说道。‘我还要对许多去那儿的人说，对许多当你一个人去远处时会认识的人说。’我尽可能地谢谢

了他，然后就穿过了法国。”

“就你一个人，而且步行？”我说道。

“大部分是步行，”他答道。“有时和去市场的人一起搭货车，有时坐空的马车。每天走许多英里，还时常和去看朋友的可怜的大兵那类人结伴而行。我不能对他说话，”皮果提先生说道，“他也不能对我讲话，但我们仍是那尘沙飞扬的大路上的旅伴。”

我从他那亲切的口气中可以得知那情形。

“我每到一个市镇，就去旅店，”他继续说道，“在院子里等着有懂英国话的人出现，一般总不会白等。于是，我就说我在找我的外甥女，他们便告诉我在旅店里住着哪些上等人，我就守在那里，看进进出出像是她的人。一旦知道不是爱米丽，我又往前走。渐渐地，我又走到一个村庄，来到穷人中间，我发现他们理解我。他们总要我在我在他们门口停下，给我拿各种吃喝的东西，告诉我睡觉安歇的地方，我看到许多女人，卫少爷，她们有和爱米丽年岁差不多的女儿；她们就在村外的十字架旁等着，也那样款待我。有一些女人的女儿死了。那些母亲对我真是好得没法说！”

门外是马莎。我很清楚地看到她憔悴的脸上那聚精会神听的神情。我怕他回过头去也看见她。

“他们常把他们的小孩——尤其是女儿”——皮果提先生说道，“放到我膝盖上；黑夜来到时，我常坐在他们家门前，好像他们就是我那亲爱的孩子。哦！我的宝贝呀！”

他忍不出大放悲声，伤心地呜咽起来。我把我颤抖的手放在他捂着脸的手上。“谢谢你，少爷，”他说道，“别担心。”

过了一小会，他把手移开放进怀里，继续放下叙述。

“早晨，”他说道，“他们常陪我走1、2里路，分手时，我说：‘我万分感激你们！上帝保佑你们！’他们总像能听懂一样，并且非常友好地回答呢。最后，我走到海边了。你想得到，像我这么一个航海的人要设法去意大利并不是难事。我到了那里，还是像先前那样流浪。人们还是那么好地对待我。若不是我听说她在瑞士的山里，我就会一个镇一个镇地走遍意大利这个国家了。一个认识他那仆人的人看见他们三个都在那里，还告诉我他们是怎么旅行，以及在什么地方。卫少爷，我披星戴月地朝那些大山走去。那些山好像总离我很远，可我一个劲走去。终于，我赶上那些大山，翻过了它们。当我接近我听说的地方时，开始想：看见她时，我该怎么办？’”

那张聚精会神的脸依然在门前俯着，似乎对夜里寒冷的空气毫无感觉；她用双手向我乞求，求我不要关门关上。

“我从没怀疑过她，”皮果提先生说道，“不！一点也不！只让她看看我的脸，只让她听听我的声音，只让我站在她面前一动不动，使她想起她抛弃的那个家，她的孩提时代——哪怕她已成了贵夫人，她也会俯在我脚前的！我很知道这点。我在梦中多次听见她叫‘舅舅啊，也梦见她倒在我面前如同死去了一样。我在梦中多次把她抱起来，对她低声说：‘爱米丽，我亲爱的，我带来了宽恕，还要领你回家！’”

他停下来，摇摇头，然后叹了口气，又往下说。

“现在我不在乎他了。爱米丽就是一切。我买身乡下衣服准备给她

穿，我知道，一旦我找到她，她就要跟着我去走那些石头路，我去哪，她也会去哪，她永远永远也不会再离开我了。让她穿上那身衣服，丢掉她当时穿的——再挽起她胳膊，踏上归家的旅程——有时会在途中停下，医治她受伤的双足和伤得更重的那颗心——我当时一心想的就是这些。我相信我不会看他一眼。可是，卫少爷，又不成——还是不成！我去晚了，他们已经走了。去了哪儿，我打听不到。有的说这里，有的说那里。我走到这里，又走到那里，可是没找到我的爱米丽，于是我就往家走。”

“回来多久了？”我问道。

“大约4天了，”皮果提先生说道，“天黑以后，我看到了那条旧船，也看到在窗口点燃的灯。我走近它，并从窗子往里看，就看到忠实的高米芝太太按我们约定的那样独自坐在火炉边。我在外边叫道，‘别怕哟！是丹呀！’于是我就走进去。我从没料到，那条老船会变得那么令人感到生疏！”

他从怀里一个口袋里，小心拿出一个装着两三封信或两三个小包的纸包放到桌子上。

“这是在我走后不到一个星期来的第一封信，”他从包里拿出一封说道，“还附有一张五十镑的银行支票，包在一张纸里，写明是给我的，是夜里放到门下面的。她想不露出她的笔迹，可她瞒不了我。”

他很耐烦很仔细地把那张支票照原样折好，放到一边。“这是2、3个月前来的，”他打开另一个纸包说道，“是给高米芝太太的。”他看了一眼又递给我，并低声说：“请读吧，少爷。”我读道：

“哦！你看到这些字迹、并知道是出自我这有罪的手时，你会怎么想呢？可是千万，千万——不是为我，只是为了舅舅的好心，千万对我心软下来吧，哪怕只软那么一小会儿，千万，千万，对一个可怜的女孩发发慈悲，在一张纸上写出他好不好，在你们不再提到我之前，他说过我什么——晚上，在我回家的老时间，你看他的样子像是在思念一个他一直那么疼爱的人么。哦，我一想到这个，心就迸裂了！我向你跪下，乞求你，恳求你，别以我应得的严历来对待我——我非常明白我是咎由自取的——而对我宽容和仁慈以至把他的情形写一点点寄给我。你不要再叫我“小”了，你不要再用那已被我玷污的那名字来称呼我；不过，哦，听听我的苦恼，对我发发慈悲吧，我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的舅舅到底怎么样，把那情形写几句告诉我吧！

亲爱的，如果你的心对我毫无所动——应当这样，我知道——可是，听清呀，如果你的心是毫不为之所动的，亲爱的，在你完全决定拒绝我这十分可怜的祈求前，问一问我最对不起的他吧，就是我要成为其妻的他！如果他好心到说你可以写点什么给我读——我想他会肯的，哦，我想他肯的，只要你问他的话；因为他从来都是十分勇敢和十分宽厚的——那么就告诉他（可是不要告诉别人），我在夜里听见刮风的声音时，总觉得那风是因为看到他和我舅舅后才这么忿忿地吹起来，要赶到上帝那里去控告我呢。告诉他，如果我明天会死（哦，如果我要死，我一定很高兴地去死！），我一定用我最后的话为他和舅舅祷告，用我最后的呼吸为他的快乐之家祷告！

在这封信中也夹有一些钱。五镑。像前一笔一样也没被动过，他照

样折好。回信的地址也被做了详细说明。这些说明虽然透露了几个中间人，对她所隐藏的地方却仍难做任何肯定推断，不过可以知道，她很可能是从据说见到过她的地方写来的。“寄过什么回信吗？”我问皮果提先生道。“由于高米芝太太对写字什么不在行，”他回答道，“少爷，汉姆便起草，由她抄了一份。他们告诉她我去外面找她了，还把我临走时的话告诉了她。”

“你手里是另一封信吗？”我问道。

“是钱，少爷，”皮果提打开一点说道，“十镑，你看。里面写道：‘一个忠实的朋友赠，’和第一次的一样。不过，第一次是放在门下，这次却是前天由邮局寄来的。我要照邮戳去找她了。”

他把那邮戳给我看。那是上莱茵的一个小镇。他在雅茅斯找到一些知道那地方的外国商人，他们为他画了一张他看得懂的草图。他把那图在我们中间的桌上打开，然后一手托着下巴，用另一只手在图上指着他要走的路线。

我问他汉姆可好，他摇摇头。

“他尽可能地工作，”他说道，“在那一带，他的名声也好极了。谁都愿意帮助他，你知道，他也愿意帮助大家。没人听到过他抱怨什么。不过，我妹妹相信（别向外人说）这事把他心伤得很厉害呢。”

“可怜的人，我相信是这样！”

“他一点也不在乎自己，大卫少爷，”皮果提先生很阴郁地低声说道——“一点也不爱惜他的命一样。在险恶的天气里，有危险的活要干时，他总在那里。只要有冒险性的艰苦活计，他就抢在伙伴们前面。不过，他像孩子一样温顺。在雅茅斯，所有的孩子都认识他。”

他心思重重地把所有的信收齐，用手抚平后放进原来的纸包里，小心地送到怀中，门外的脸消失了。我看到雪片依然飘进来，可是那里再没有什么了。

“好！”他看着他的提包说道，“既然今晚见到了你，卫少爷，这对我太好了！我就在明天大清早走了。你看了我这里的一切东西，”他把手放在放那小纸包的地方，“我担心的是，把那些钱送还前，我会遇到什么不测。如果我死了那些钱丢失了，或被偷去了，或不管怎样不见了，他准以为我受了，我相信我就不会被另一个世界收容！我相信我必须回来！”

他站起来，我也站起来；出门之前，我们又握手。

“我要走 1 万英里，”他说道，“我要走到倒下咽气时，也要把那钱放在他跟前。如果我做到这一点，也找到了我的爱米丽，我就满足了。如果我没能找得她，也许她有一天会听到她的舅舅一直找她，找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如果我对她的为人了解没错的话，就这消息也足以让她最后仍然回家了！”

我们走入寒冷的夜色中，我看到那个孤单的身影从我们眼前溜走了。我忙找借口让他转过身，用谈话拖住他，直到那身影完全消失。

他提起多佛大道上一个旅店，他知道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个干净简单的住处过夜。我陪他走过西敏寺桥，然后在苏里岸上分手。在我的想象中，当他重新踏上雪中那孤独的旅途时，一切都似乎为了向他表示敬意而变得寂静无声了。

我回到旅店前，想起了那张脸。于是我急忙向四外寻找。它不在那里了。雪已淹没了我们刚才的足迹；只有我才踏过的足迹仍可见。我再转过身来，就连那新足迹也开始被掩盖了。雪下得很急。

第四十一章

朵拉的两个姑妈

终于，两位老小姐的回信来了。她们向科波菲尔先生致意，并通知他说她们已对他的信进行了充分考虑，“为了双方的幸福”——我觉得这是种很可怕的说法，不仅仅因为她们把这种说法用于前面提到过的家庭争执上，还因为我已看出（一向如此）那种习惯说法是种花炮，易于爆炸而爆开后不留任何声色。那两位斯宾罗小姐说，对于科波菲尔先生信中提出的问题，她们认为“借通信方式”发表意见是不便的；如果科波菲尔先生肯在一定的日子里光临（如果他认为合适，和一密友同来），她们一定会高兴谈论那问题的。

对这封来信，科波菲尔先生立刻恭恭敬敬地答复说，他一定在指定的时间去拜访两位斯宾罗小姐；并照她们的吩咐，由他的朋友、内院的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作陪。那封信发出后，科波菲尔先生就陷入神经极亢奋的状态，这状态一直持续到那日子到来。

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关头，失去了米尔斯小姐那样无比珍贵的帮助使我的不安更强烈。一向用种种方法让我苦恼的米尔斯先生——也可以说我认为他好像是那样的，反正两种说法没什么区别——把他那惹人讨厌的做派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竟突然想到要去印度。如果不是要让我为难，他干什么非去印度呢？的确，他和世界的任何其它地方都没什么关系，却和那个地方有很多关系。他全部投入了印度贸易，什么生意都做（我自己也曾做过金线披肩的象牙这类漂浮不定的梦）；他年轻时在加尔各答住过，现在打算以侨民身份去那里。不过，我并不关心这点。可是这对他却那么举足轻重，所以他要去印度，朱丽亚得和他一起去；于是，朱丽亚就去乡下向亲属辞行；于是，那住宅就贴上了各种招帖，宣布招租或求售，家俱（包括轧布机等）也估价出让。这一来，我还没从上一次打击下恢复，又受到一次地震袭击。

在那个重要日子里穿什么呢？我拿不定主意。要穿得体面，又怕那两位斯宾罗小姐认为我轻浮，我在这两者间求中庸。姨奶奶对我最后的这决定很赞同。我们下楼时，狄克先生在特拉德尔和我身后扔出他的鞋，以示求大吉大利。

虽然我知道特拉德尔是个很好的人，虽然我和他那样亲密无间，但为那样一个特别需要小心的场合，我不能不为他有把头发梳得那么一根根坚起的习惯而生恨。那梳法使他有一种叫别人吃惊的神气，更别说那炉刷似的发型了。我担心我们会因那头发而背时。

当我们往帕特尼走时，我很坦率地把这想法告诉了特拉德尔，并说如果他肯把他的头发梳得服贴点——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特拉德尔举起帽子把他的头发朝四面八方梳着，并说道，“再没能那样使我高兴的了。可它们不肯听话呀。”

“不能把它们梳服贴些？”我说道。

“不能，”特拉德尔说道，“什么也不能使它们那样。如果我在去帕特尼的路上在头上压了块五十磅的砝码，一旦把砝码去掉，它们又会竖起来。你想不出我的头发多么顽强，科波菲尔。我是一只十足的暴躁

的豪猪。”

我应当承认，我有点失望，但也为他的好脾性而倾倒。我告诉他我多么器重他的好性格，而且说他的头发一定把他性格中的固执全占去了，因为他一点也不固执。

“哦！”特拉德尔笑着回答道，“说实话，我这不幸的头发实在是个很老的故事。我的婶婶对它们简直不能容忍，她说她老被它们弄得很生气。最初我和苏菲谈恋爱时，它们也挺惹麻烦的，非常！”

“她也不喜欢过它们吗？”

“她并没有，”特拉德尔回答道；“可她的大姐——就是那个美人——拿它们大开玩笑，我懂得。实际上，所有的姊妹们都嘲笑它们。”

“很开心！”我说道。

“是的，”特拉德尔神色很天真地说道，“大家把它当笑话。她们故意说苏菲把我的一绺头发藏在她书桌里，但她只好把那头发夹在一本紧紧合上的书里，以便把它们压平。我们都笑了。”

“不妨说说看，我亲爱的特拉德尔，”我说道，“你的经验或许会给我一些提示。你和你刚才提到的那位年轻女士订婚时，你对她的家庭正式求过婚吗？比方说，和我们今天要进行的事——有不太一样之处吗？”我很不安地补充道。

“嘿，”特拉德尔说道，他那友善的脸罩上一层沉思的阴云，“在我，那可是很痛苦的经验。你知道，由于苏菲在那个家里非常有用，她们想到有一天她会出嫁都怕。事实上，她们已暗中商定永远不许她嫁人呢，她们叫她老姑娘。所以，当我怀着十二分小心向克鲁洛太太提出这请求时——”

“就是那个妈妈？”我说道。

“就是那个妈妈，”特拉德尔说道——“哈利斯·克鲁洛牧师的太太——当我怀着应有的谨慎对克鲁洛太太提出这请求时，她受到那么大的惊动，大叫一声就人事不省了。我于是一连几个月不能再谈这事。”

“你终于提出了吧？”我说道。

“嘿，哈利斯牧师提出的，”特拉德尔说道。“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在各方面都堪称最佳典范；他向她指出，既然是个基督徒，她应当忍受牺牲（尤其这还不见得就是牺牲），而不应对我抱着不慈爱的感情。至于我自己，科波菲尔，我和你说句心里话吧，我觉得我对这一家人来说真有如一头猛兽呢。”

“那些姊妹们都声援你吧，我希望，特拉德尔？”

“嘿，我不能说她们都声援我，”他答道，“我们基本上说服了克鲁洛太太后，就必须告诉萨拉。你记得我提起过萨拉，背脊有毛病的那个？”

“记得！”

“她两手紧握，”特拉德尔面露畏色地看着我说；“闭上了眼，面色苍白，浑身发僵；一连两天，除了被用茶匙喂进点烤面包和水以外，什么也不吃。”

“多煞风景的女孩呀，特拉德尔！”我说道。

“哦，对不起，科波菲尔！”特拉德尔说道，“她是个很可爱的女孩，不过她感情丰富。实际上，她们个个这样。苏菲后来告诉我，说她

护理萨拉时，感到无法形容的自卑内疚。我由我自己的感情知道那一定很强烈，科波菲尔；那好像是一个罪犯的感情呢。萨拉恢复后，我们还要告诉其余那八个；这件事在她们每个人身上都产生了各种最凄惨的影响。只有受苏菲教育的那两个最年幼的最近才不恨我了。”

“不论怎么样，她们现在也安于这事实了吧，我希望？”我说道。

“是——吧，大致来说，她们就听天由命了。”特拉德尔迟疑地说，“事实上，我们避免谈这事；我那风雨飘摇的前程和恶劣的环境给她们很大安慰。什么时候我们结婚，就会出现一个悲惨场面，那像是出殡而不像结婚呢。她们全会因为我娶走了她而仇恨我！”

他半真半假地摇头看我时，那张诚实的脸在记忆中比在真实中更打动了，因为当时我过度激动，心绪又极不安宁，不太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任何东西上。我们走近两位斯宾罗小姐的住宅时，我的面容和神情又都打了那样大的折扣，以至特拉德尔建议去喝杯麦酒提提精神。在附近一家酒店喝了麦酒后，他步履游疑地把我领到斯宾罗小姐的家门口。

女仆开门时，我依稀觉得我成了供人观看的展品；还依稀觉得我不知怎样就跌跌撞撞走进一个有晴雨计的过道，又进入楼下一个面对着整洁花园的安静小客厅。我还依稀觉得我坐在那里的沙发上，看见特拉德尔摘下帽子，头发竖了起来，就像假鼻烟盒一揭开，那里面调皮的弹簧小人一下就飞了出来。我还依稀觉得，我听见一个老式的时钟在炉架上滴滴■■响，我一个劲想让那滴■和我的心跳合拍——可是它不肯。我还依稀觉得，我向四处寻找朵拉的踪迹，却一无所获。我还依稀觉得，我听到吉普在远处叫过一次，但马上被什么人止住了。终于，我发现自己把特拉德尔往壁炉里推，然后稀里糊涂地向两位呆板的老小姐鞠躬。这两位小姐都身着黑衣，个个都很像已故的斯宾罗先生。

“请坐。”两位小女人中的一个说道。

有一次，我跌到特拉德尔身上，又有一次，我坐到一只猫上，后来又不知坐到什么东西上，反正不是一只猫。终于我又能看得清东西了，我看出斯宾罗先生显然是这家最小的一个。这两位小姐的年龄相距6至8岁，那个年纪小点的似乎是主持这次会晤的人，因为我的信被她拿在手里用单片眼镜在看——我觉得我对那封信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她们穿着相同，不过这一个的服饰比另一个的更多一点青春气，或许是因为多了一点袖饰、或颈饰、或胸饰、或手镯，或这类的小玩艺，从而使这一个看上去更活泼点。她们都举止僵硬，腰板挺直，样子古板，面容镇定安静。那个不拿信的姐姐则两臂交鞠躬^-*卧涂犹粹类 滙餽罩瘰

』况箫鐘尔先生，我凄腥。”拿信堤那个6662对特拉德尔说道。

这是一种可德的开颌。特拉德尔执河秩西我那况箫鐘尔先生，无一执河7操低菲 髀耍K 我絢K 螫|戡蛰 踈+o繡{ kㄣ o+\K<疏 0
]=琇 添,<{k稜e^-.+晒岁#~鈞 j8 森哪剩 颐譴蠹叶嘉魑魑
舟扑扑缓了两煖，然糊=k 縑-z 0

』况箫鐘尔先生 ”拿信堤那个666;说道。

了一熿，然后痢吹李纯屎魑 U饬蹠{个
姐减籀 了。

我后来发现，拉芬尼亚小姐是恋爱问题方面的权威，因为据说若干年前有个玩五点惠斯脱牌的某皮治尔先生曾爱上了她。我的个人看法是，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皮治尔先生压根没一点那方面的感情，我从没听说过他有过半点那方面的表示。不过，拉芬尼亚小姐和克拉丽莎小姐都迷信一种看法，即如果皮治尔先生不是英年早逝（大约 60 岁时死，先因饮酒而坏了身子骨，后又为了调理，而饮巴斯温泉过量），他一定会宣布他的爱情的。她们甚至暗自疑心他是因患相思病而死的。可我应当说，在那家里有皮治尔先生的画像，他长了个酒糟鼻，并不像感受过感情的隐痛。

“关于这个问题的以往嘛，”拉芬尼亚小姐说道，“我们不去谈了。我们可怜的弟弟福兰西斯的逝世已把那段往事勾消了。”

“我们一贯，”克拉丽莎小姐说道，“不经常和我们弟弟福兰西斯来往；可我们之间也并没有明确的分歧或纠纷。福兰西斯走他的路，我们走我们的。我们觉得，为了各方面的幸福，当该那样。事实也就是那样了。”

两姐妹说话时都往前倾一点，说罢摇摇头，又默默地挺直身子。克拉丽莎小姐的双臂永远不变地交叉在胸前，有时她用手指在胳膊中弹一些乐曲——小步舞曲和进行曲，我相信——可她的双臂绝不会动。

“我们侄女的地位，或想象中的地位，由于舍弟福兰西斯之死而发生了很大变化，”拉芬尼亚小姐说道，“所以我们对舍弟有关她地位的意见的看法也有了变化。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你，科波菲尔先生，是一个具有优秀品性和可敬性格的青年；也没有理由怀疑，你对我们侄女怀有一种爱情——或十分相信你对我们侄女怀着一种爱情。”

我回答说（我总是一有机会就这么做），没人爱别人像我爱朵拉那样。特拉德尔嘟嘟囔囔了点什么以证实我的话。

拉芬尼亚小姐正要回答时，似乎一直想提及她弟弟的克拉丽莎小姐又插进来说道：

“当初，如果朵拉的妈妈，”她说道，“嫁给舍弟福兰西斯时就声明餐桌上容不下家人，将于各方的幸福更有益了。”

“克拉丽莎姐姐，”拉芬尼亚小姐说道，“也许我们现在不必再提那事了。”

“拉芬尼亚妹妹，”克拉丽莎小姐说道，“这是属于这个问题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你那一部分——那一部分只有你有资格谈——我并不要干预。关于这个问题的这一部分，我有一种发言权，也有一种意见。假如朵拉的妈妈在嫁给舍弟福兰西斯时，明明白白提出她的意见，那就于各方的幸福更有益了。我们那时就能知道我们该期待什么。我们就会说，‘无论何时，千万别请我们；’于是，一切导致误会的可能性都可以被排除了。”

克拉丽莎小姐摇罢头后，拉芬尼亚小姐就拾起她的话头——用单片眼镜看我的信。顺便说一句，她们俩的眼睛都生得又亮又圆，老闪个不停，像鸟的眼睛一样。纵观她们全貌，也未尝不像鸟。她们都具有尖锐、敏捷和突兀的风度，还有像金丝雀一样修整自己的简洁整齐的习惯。

我前面说过，拉芬尼亚小姐拾起了她的话头道：

“你请求家姐克拉丽莎和我允许你，科波菲尔先生，以舍侄女正式

求婚者的身份来访寒舍。”

“如果舍弟福兰西斯愿意，”克拉丽莎小姐又发作了——如果我可以把这么平静的事也称作发作的话——“把自己圈在博士院的空气里，仅仅是博士院的空气里，我们又有什么权力和意愿来反对呢？一点也没有，我相信。我们从来就绝对不想干涉任何人。但是，为什么不说透呢？让舍弟及他太太从事他们的交游，让舍妹拉芬尼娅和我从事我们的交游。我们也能找到自己的朋友呀，我相信！”

由于这都像是冲着特拉德尔和我说的，我俩就都说了点什么以示回答。特拉德尔说的是什么根本听不清，我觉得我自己仿佛说过这在一切有关的人们来说都值得尊敬的。我一点也不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意思。

“拉芬尼娅妹妹，”克拉丽莎小姐说道，她现在已经发泄够了，“你可以往下说了，我亲爱的。”

拉芬尼娅小姐又往下说道：

“科波菲尔先生，家姊克拉丽莎已和我很仔细地就这封信考虑过了，也已让舍侄女看过了它，并同她就其进行了讨论。你认为你非常喜欢她，我们相信。”

“以为，小姐们？”我欣喜若狂地说道，“哦！——”

可是克拉丽莎小姐看了我一眼（正像一只金丝雀一样），请我不要再打断这道白，我表示了歉意。

“爱情，”拉芬尼娅小姐用眼睛征求她姐姐的首肯说着，而她姐姐对每一句话都略略点头以示同意，“成熟的爱情、敬意、忠诚并不会轻易表露出来。它是低调的，谦逊的，退让的，潜伏的，它等啊，等啊。成熟的果子就是这样。有时，生命已去了，爱情仍在暗中等待成熟呢！”

我当时自然还不明白这指的就是她认为在那个受暗恋之苦的皮治尔先生身上得来的经验；不过，从克拉丽莎小姐点头的那种沉重程度上，我知道这番话是意义深长的。

“年轻人那种轻浮的——和那种情操相比，我把这称作轻浮——爱好，”拉芬尼娅小姐说道，“正如灰尘与磐石之对比。由于不知这种爱好能否持久，有无真实基础，家姐克拉丽莎和我拿不定主意，不知所措，科波菲尔先生，还有——”

“特拉德尔，”我的朋友说道，因为发现她正看着他。

“对不起。来自内院的吧？我相信。”克拉丽莎小姐又看着信说。

特拉德尔说着“不错”，脸一下变得通红。

当时，我虽然还没受到什么明显的鼓励，但我觉得我看出那两个小姐妹——尤其是拉芬尼娅小姐——对这个新的有希望的家庭问题怀有强烈兴趣，并抱了要对其进行尽量利用的决心，以及有一种加以爱护的意思，这就有了一线希望的光明。我觉得，我看出拉芬尼娅小姐在监督像朵拉和我这样两个年轻爱人时会得到极大满足；我也看出，在看着拉芬尼娅对我们的监督时，以及在这种冲动变强时便在这问题上把属于她的那一特殊部分加入时，克拉丽莎小姐亦不会感到满足感差几分。这种种情形给了我勇气，使我极其热烈地表示我爱朵拉远胜过我言语所能表达的，也远过于人们能相信的；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怎样爱她；我的姨奶奶、爱妮丝、特拉德尔、一切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怎样爱她；我的爱情是如何认真诚挚。我请特拉德尔予以证实。于是，特拉德尔便予以响

应，他像身置国会的辩论会中那样慷慨激昂地陈辞，用无懈可击的言词和坦率实际的态度证实我的话，显然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如果我可以这么说，我是以一个在这类事上有一点经验的人的身份说的，”特拉德尔说道，“因为我本人已和一位年轻的女士——十个姊妹中的一个，住在德文——订了婚，在目前，尚看不出我们的订婚期将有结束的可能。”

“特拉德尔先生，”拉芬尼娅小姐显然在他身上新发现了有趣的地方而说道，“你大概可以证实我刚才说的话吧——即爱情是谦逊的，退让的，让人等待的？”

“完全正确，小姐。”特拉德尔说道。

克拉丽莎小姐看了看拉芬尼娅小姐，郑重地摇摇头。拉芬尼娅小姐心领神会地看着克拉丽莎小姐，摇了摇头。

“拉芬尼娅妹妹，”克拉丽莎小姐说道，“用我的嗅瓶吧？”

拉芬尼娅小姐用几滴香醋提了提神——特拉德尔和我当时都怀着深切的担忧在一边看着；然后她又有力无力地继续说道：

“特拉德尔先生，像令友科波菲尔先生和舍侄女这样十分年轻的人，对他们的爱好和想象中的爱好，我们应采取什么方针呢，家姐和我对此疑虑重重。”

“舍侄女是舍弟福兰西斯之女，”克拉丽莎小姐说道，“如果舍弟福兰西斯的太太生前觉得应该把家里人都请到她餐桌上——诚然，她有按她意愿行事的当然权力——我们在目前对舍弟之女的了解就会更多些。拉芬尼娅妹妹，说下去吧。”

拉芬尼娅小姐把我的信翻过来，把写着姓名地址的那一面朝她，用眼镜看她自己在一面上写下的一些条理分明的备忘录。

“我们觉得，”她说道，“特拉德尔先生，他们这种感情要经过我们亲自考查，才算慎重行事。目前，我们对他们的这种感情一无所知，也就无法判断这其中多少是真。所以我们有意欲接受科波菲尔来此处作访的建议。”

“两位亲爱的小姐，”我叫道，这时心头如释重负，“我永远忘不了你们的恩惠！”

“不过，”拉芬尼娅小姐继续说道——“不过，眼下呢，我们愿意把这种来访看作对我们的访问。在我们得到一个考查他们的机会之前——”

“在你得到一个考查他们的机会之前，拉芬尼娅妹妹，”克拉丽莎小姐说道。

“就这么样吧，”拉芬尼娅小姐叹了口气说道——“在我有机会考查他们前，我们不能承认科波菲尔先生和舍侄女之间的任何正式婚约。”

“科波菲尔，”特拉德尔转向我说，“我相信，你觉得没有比这个更合理也更谨慎的了吧？”

“再没有了！”我叫道，“我能很透彻地领会这意思。”

“既然如此，”拉芬尼娅小姐又看着她的备忘录说道：“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接受他的访问。我们必须得到科波菲尔先生明白无误的保证，即在他和舍侄女中间，不得瞒着我们通任何消息。在向我们提出——”

“向你提出要求，拉芬尼娅妹妹，”克拉丽莎小姐插嘴道。

“就这样吧，克拉丽莎！”拉芬尼娅小姐无可奈何地同意道——“向我提出要求，并得到我们的同意之前，不得私下有任何计划。我们应当把这点非常明确非常郑重地定下来，不能以任何理由破坏。我们所以希望科波菲尔先生今天和一个亲密的朋友同来，”她把头向特拉德尔一偏，后者便鞠了一躬，“就是为了不至在该问题上有任何疑点和误解。如果科波菲尔先生，或如果你，特拉德尔先生，在做这应许时，感到有半点迟疑，我请你们花时间再作考虑。”

我真是如痴如醉了，我便大声说连一刹那的考虑也不用。我非常激动地声明我将严格遵守规定，并请特拉德尔作证。我还说，如果我违反了一丁点，我也是最穷凶极恶的人。

“等一下！”拉芬尼娅小姐伸出手说道；“在接见你们二位先生前，我们就决定给你们 15 分钟，请你们单独考虑这问题。我们暂且告退了。”

尽管我一个劲说没有考虑的必要，但没一点用。她们坚持在指定时间内退出。于是，这两只小鸟很神气地跳出去，这一来我有机会接受特拉德尔的祝贺，也有了机会去体会有如步入非常幸福的国度之感觉。不多不少，15 分钟刚过，她们又带着刚退出去的神气出现了。她们走出去时发出沙沙声，好像她们的衣裳是用秋天的树叶制成；她们回来时依然带着那沙沙声。

这时我又声明将遵守规定。

“克拉丽莎姐姐，”拉芬尼娅小姐说道，“下面的事就归你了。”克拉丽莎小姐这才把胳膊分开，拿起那备忘录来看。

“我们欢迎科波菲尔先生每星期来吃晚饭，如果这日期于他无任何不便的话。我们的时间是 3 点。”

我鞠了一躬。

“在其它日子里，”克拉丽莎小姐说道，“我们欢迎科波菲尔先生来喝茶。时间是 6 点半。”

我又鞠了一躬。

“每星期两次，”克拉丽莎小姐说道；“不过，也许不会更多了。”

我又鞠了一躬。

“科波菲尔先生信中含提到的特洛伍德小姐也许要访问我们，”克拉丽莎小姐说道。“当访问对各方面的幸福有益时，我们很高兴接受访问，并会回访。当访问对各方面的幸福有损（比方像对舍弟福兰西斯及其家庭），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我表示，我姨奶奶一定为以结识她们为荣幸，也会很高兴地结识她们。不过我必须说，我不能保证她们会相处得愉快。由于条件已说定，我使用最热烈的态度致谢，然后先拿起克拉丽莎小姐的手，再拿起拉芬尼娅小姐的手，将它们分别在我唇上按了一下。

这时，拉芬尼娅小姐站了起来，请特拉德尔先生准许我们告退 1 分钟，然后她叫我跟她一起走。我跟着她，浑身发颤，被她带进一个房间。在那里，我看到我那可爱的宝贝堵着耳朵，她可爱的小脸就对着墙，人站在门后，而吉普则头上扎着一条手巾躺在保暖器里。

哦！她穿着黑长衫是多美啊！一开始，她是怎样哽咽和哭泣着而不肯从门后面出来啊！她终于走出来时，我们怎样相亲相爱啊！我把吉普

从取暖器里抱出而让它重见天日，它拼命打喷嚏，我们三个又团聚了，这时我进入了多么幸福的境界啊！

“我最亲爱的朵拉！现在，千真万确，你永远是我的了！”

“哦，不！”朵拉乞求道，“求求你！”

“你不永远是我的吗，朵拉？”

“哦！是的，当然我是的！”朵拉说道，“可我那么害怕！”

“害怕，我亲爱的？”

“哦，是的！我不喜欢他，”朵拉说道，“他为什么不走呢？”

“谁呀，我的心肝？”

“你的朋友呀，”朵拉说道，“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准是个很蠢的家伙！”

“我的爱人！”再没比她那天真烂漫的模样更讨人喜爱的了。“他是最好的人呢！”

“哦，不过，我们并不需要什么最好的人呀！”朵拉噘嘴说道。

“我亲爱的，”我想说服她道，“你不久就会熟悉他，也会很喜欢他的。我姨奶奶不久也会来的，你认识了她也会很喜欢她的。”

“别，请别带她来！”朵拉匆匆忙忙吻了我一下，合掌说道，“不要。我知道，她是个专爱搬弄是非的淘气的老家伙！别让她来这儿，大肥！”她把大卫误叫成了大肥。

这时，怎么劝也不会有用。于是我笑，我称赞；我心中充满爱情也充满欢乐。她给我看吉普用两腿站在一个角落上的新把戏——它只站了一眨眼功夫就倒了下来——如果不是拉芬尼娅小姐来把我带出去，我不知道我会在那儿逗留多久，完全把特拉德尔给忘了。拉芬尼娅小姐很爱朵拉（她告诉我，说朵拉和她自己在这个年纪时完全一样——那她一定有很大变化？她待朵拉就像对一个大玩具一样。我想劝朵拉出去见特拉德尔，可我刚说出来，她就跑到她自己的房间里，把自己锁在里面；于是，我只好一个人出来，和特拉德尔一起像驾着云一样地走了。

“再好不过了，”特拉德尔说道；“她们都是很让人喜欢的老女人，我相信。如果你比我早几年结婚，科波菲尔，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吃惊的。”

“你的苏菲会弹奏什么乐器吗，特拉德尔？”我得意地问道。

“她能教她的小妹妹们弹钢琴呢，”特拉德尔说道。

“她会唱歌吗？”我问道。

“嘿，有时她唱几只小调，当其他几姊妹不快活时，她就唱歌来给她们提神，”特拉德尔说道，“但并不是专业的。”

“她不伴吉它唱吗？”我说道。

“哦，不呀！”特拉德尔说道。

“绘画呢？”

“一点也不。”特拉德尔说道。

我向特拉德尔许诺，说他可以听朵拉唱歌，看她画的花。他说他一定会很高兴。于是，我们臂挽臂高高兴兴地回家。在路上，我鼓励他谈苏菲；他怀着对她的忠诚谈她，我大加赞美。我暗自得意地把她和朵拉相比较；但我也不得不对自己承认，她似乎也是一个和特拉德尔天合地作的不凡的女孩。

会谈的成就，以及这其间所说所做的一切我都马上向姨奶奶作了汇

报。她见我那么快活，也非常快活，并答应马上要去访问朵拉的两个姑妈。可是当天夜晚，我写信给爱妮丝，她就在我们的房间里踱步。她踱了那么久，我不禁想她是要走到天亮了。

我给爱妮丝写的信十分热情，充满感激，我把听从她忠告而得到的好结果一一告诉她。她由原班邮车给我回信。她的信充满了希望和恳切之情，也洋溢着欢快。从那时起，她就永远是欢快的。

我现在比过去更忙了。加上我每天要去海盖特，再去帕特尼就要走相当多的路了。当然，我希望尽可能多去海盖特。因为约定茶会很难做到，我请求拉芬尼娅小姐允许我每星期六下午访问，而不妨碍那已属我的星期日。于是，每个周末都是我最快乐的时间；我在其它日子则怀着对这时间的盼望。

我姨奶奶和朵拉的两个姑妈一般来说还处得不错，比我想象的好许多，我因此大为放心。在那次会见后的几天里，姨奶奶就实施了她答允的拜访。又过了几天，朵拉的两个姑妈也打扮得齐齐整整地来拜访她。以后，大约每隔三或四个星期，她们相互进行一次形式相同但更友好的拜访。姨奶奶根本不考虑乘车要体面得多，总在最出乎人意料的时间——如早餐后不久或正好在喝茶时——步行去帕特尼；而且一点也不理会习俗，随随便便地把帽子扣在头上。我知道这样做让朵拉的两个姑妈很难堪。但是朵拉的两个姑妈很快就认同，并把我姨奶奶看作理解力非凡、性情孤僻而富于丈夫气的女人；虽然姨奶奶有时对各种礼俗发表很不合符时俗的意见，并因此对朵拉的两个姑妈有所批评；可她太爱我了，不得不为大局的和睦而让步，牺牲她的一些小小怪癖。

在我们这个社交圈里，唯一不肯适应环境的成员就是吉普。每次看到姨奶奶，它总要龇牙裂嘴，躲在椅子下不住叫，还时而夹着一声哀号，好像因了她而很难以忍受。对此向它尽了各种解数，哄它，骂它，打它，带它去白金汉街（它一到那里，就向两只猫扑去，使所有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可它就是不肯和姨奶奶友好。有时，它似乎克制了它的憎恶，相安无事了几分钟；可又马上抬起它的扁鼻子，一直叫到只好把它眼睛蒙上放进取暖器，再也没别的办法。后来，只要听到姨奶奶已到了门口，朵拉就用手巾把它包起来，关在那里面。

我们走上这么一条平静的轨道后，有件事使我颇为苦恼。这就是大家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把朵拉看成一件漂亮的玩具或宠物。慢慢和她相熟的姨奶奶把她叫做小花儿；拉芬尼娅小姐的生活乐趣便是照顾她，给她卷头发，为她作饰物，把她看作一个受娇宠的孩子。凡是拉芬尼娅做的，她的姐姐也一一照办不爽。我觉得她们这么做太不可思议，不过她们对朵拉，正如朵拉对吉普，各得其所。

我决心把这想法和朵拉谈谈。于是，一天，当我们外出散步时——我们不久就获得拉芬尼娅小姐的许可而能在无人陪伴时外出散步了——我对她说，我希望她能使他们对她另眼相看。

“因为，你知道，我亲爱的，”我劝道，“你不是一个孩子了呀。”

“行了！”朵拉说道，“你现在要找气受了！”

“找气受，我的爱人？”

“我相信她们对我很好，”朵拉说道，“我也很快乐呀。”

“不错！可我最亲爱的心儿！”我说道，“你可以很快乐，但也应

受到正确的对待呀。”

朵拉恨恨地看了我一眼——好可爱的一瞥——便马上开始呜咽起来。她说，如果我不喜欢她，为什么非和她订婚？如果我不能容忍她，为什么不现在就走开？

这一来，我能怎么办？我只能吻干她的眼泪；告诉她我多么多么地爱她。

“我相信我很重感情，”朵拉说道，“大肥，你不该虐待我呀！”

“虐待，我的无价之宝！无论怎样，我哪会——哪能——虐待你呢！”

“那就不要挑剔我，”朵拉说道，并把她的嘴嘟成一朵蔷薇花的花蕊，“我会变好的。”

然后，她主动请我把我曾提到过的《烹饪学》给她看，还请我照我曾应许过的教她记帐。这下，我可开心了。下次访问时，我就带去了那本书；这之前，我把那本书精心加工包装，使它看起来不那么乏味反而特别吸引人一样。我们在那一带街区散步时，我就把姨奶奶的一本旧家用帐本给她看，还给她一些白纸簿，一个精美的铅笔盒，一盒铅笔，好让她练习时用。

可是那本《烹饪学》使朵拉头疼，数目字让她哭了起来。她说，那些数字不肯相加。于是，她把那些数字擦掉，在白纸簿上画满小花束，还有我和吉普的肖像。

以后，星期六下午我们散步时，我试着像做游戏一样在家政方面口授一些课程。比如，经过一家肉店时，我说道：

“喏，我亲爱的，如果我们结婚了，你去买一只前羊腿来做晚饭，你想知道该怎么买吗？”

我可爱的小朵拉的脸就沉了下来，她又把嘴嘟成一个小花蕊，好像她很想用个亲吻堵住我的嘴。

“你想知道该怎么买吗，我的心儿？”我重复道，也许我很固执。

朵拉就想了想，然后很得意地答道：“嘿，肉铺老板知道怎么卖肉，我干吗要知道呢？哦，你这傻孩子！”

就这样，有一次我瞟着那本《烹饪学》向朵拉问道，如果我们结婚了，我想吃一份好吃的爱尔兰燉菜，她该怎么做呢。她回答说，那只需吩咐仆人去做就是了；然后她用她的两只小手抓住我的胳膊，那么可爱的大笑起来，使她比以往更让人开心。

结果，那本《烹饪学》的主要用处就是放在屋角供吉普去站立其上。当看到吉普被训练得不用引诱就肯站到上面去，同时还衔起那个笔盒，朵拉是那么开心，我也为我买了那本书而高兴。

于是，我们回到吉它、回到花卉画，回到那嗒啦啦永远跳舞没个完的歌，我们的快活和那个星期一样久。有时，我觉得，我最好斗胆向拉芬尼亚小姐暗示，说她把我的心上人太当成一个玩具了。我有时也恍然大悟，发现我也陷入这种误区，把她看成一个玩具了，只不过我不总是那样罢了。

第四十二章

作 恶

我凭着对朵拉和她两个姑妈的责任感，怎么致力于学习那可怕的速记，怎样在那方面取得进步，这一切仿佛不该由我来记述，我觉得，哪怕这部手稿只是写给我自己而看的也不必了。我在这一段日子里的艰苦生活，以及在这段难忘的日子里开始在我心里日益成熟的忍耐力（我知道，如果这忍耐力多少坚强的话，那就是我的一种美德），除了我写过的以外，我只补充一句——回想起来，我发现我成功之源就在于此。在这红尘世界的事业上，我是幸运的；许多人比我工作努力得多，成就却不及我的一半；不过，若没有我在那时养成的认真、条理分明、勤恳的习惯，没有我在那时立下的无论多少事只集中精力做一件事的决心，我永远不能取得我已取得的成就。上天可为证，我写这些话，完全没有自夸之意。一个像我这样一页页往下回顾自己生平的人，如果他能不深刻地感到他忽略了许多才干，错过了许多机会，曾有许多谬误不当的感情在他心中不断冲击并征服他，那他实在是完美无缺。我相信，我没有一种不曾被我拼命用过的天赋才能。我的意思不过是说，我这一生无论做什么，总是全心全意去做，无论我投身于什么，总是完完全全投入。事无巨细，我都认真到底。我从不相信，任何先天或后天的才能可以不需坚定、坦诚和努力的品质而获成功。世上没有那样的成功。某种可喜的才能，某种可庆的机会，可以形成某些人往上攀的梯子的两侧直木，但那梯子的一级级横木必须是用经磨经拉的材料制成。完全彻底、热诚坚韧的真本领是没有什么可以取代的。凡值得我献上全身心的事，我决不只献出一只手；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自暴自弃；现在我发现这已成了我的行事方针。

我刚才归纳成格言的行为有多少应归功于爱妮丝呢，我不想再在这里重复了。我的回忆怀着感激的爱心朝爱妮丝走去。

她到博士家来小住两个星期。威克费尔德先生是博士的老朋友了，博士想和他谈谈，给他些帮助。爱妮丝上次来伦敦就是为了说这事，而这次也是上次谈话后的结果。她和她父亲一起来。听她说，她已答应为希普太太在附近找个住处，因为希普太太的痛风症需要换换空气，而且希普太太本人也想来这儿，我对此一点也不怎么吃惊。第二天，尤来亚像个孝子一样，把他的父母送来住，我也不吃惊。

“你知道，科波菲尔少爷，”他和我在博士的花园里别别扭扭地散步时，他说道，“恋爱的人总有点妒忌——无论怎样，总对所爱的人十分关心。”

“那现在你又妒忌谁呢？”我说道。

“谢谢你，科波菲尔少爷，”他答道，“现在还没有什么特别的人——至少没有男子。”

“你的意思是妒忌一个女人了？”

他用他那阴险的红眼睛斜乜了我一下，大笑起来。

“当然，科波菲尔少爷，”他说道，“——我应当说先生，不过，我知道你会原谅我已经形成的习惯——你那么善于刺探，你像一个开瓶

器那样引出我的话！行，我不怕告诉你，”他把他那鱼一样的手放在我手上，“我在斯特朗夫人眼里一般都不是一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我从来不是的，先生。”

他用一种下流的狡猾神气看着我时，眼睛都发绿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道。

“嘿，我虽然是个吃法律饭的，科波菲尔少爷，”他冷笑着答道，“可这会儿我说的都是真话。”

“你那神态是什么意思？”我平静地问道。

“那种神态？唉呀，科波菲尔，真够行啊！我用那种神态是什么意思？”

“是呀，”我说道，“用那种神态。”

他似乎觉得十分有趣，那样开怀地笑，仿佛发自天性一样。他用手搔了搔下巴，眼光朝下继续说道——同时仍慢悠悠地搔着下巴：

“我不过是一个卑贱的文书时，她从来看不起我，总是把我的爱妮丝留在她的住宅附近，总是只把你当朋友，科波菲尔少爷，那时我远远在她以下，不在她眼里。”

“行了！”我说道，“就算你那时是那样的！”

“——也在他以下，”尤来亚一面继续搔下巴，一面若有所思似地一字一句地说道。

“难道你不知道博士的为人吗？”我说道，“你甚至想你不在他眼前时，他会想到你吗？”

他又斜着眼看我，把脖子伸得老长好抓搔，并答道：

“天哪，我指的不是博士！不，那可怜的人！我指的是麦尔顿先生！”

我完全灰心了。我在这一点上以前所有的怀疑和忧虑，博士的所有的幸福和平安的可能，所有我无法解释的会使清白遭玷污、名声遭败坏的可能，都全落入这家伙的控制中了，我一下全明白了。

“他不来事务所则罢，来了就对我吆三喝四，把我打发来打发去，”尤来亚说道，“他是你们优等的上层人中一员！我过去很怯懦，很卑贱——现在也如此。可我过去不喜欢那种情形，现在我也不喜欢！”

他停止搔他的下巴，把两颊往里吸，一直吸到它们几乎要碰到一起了；同时不住对我侧目而视。

“她是你们可爱的女人中的一位，她是的。”他一面慢慢让他的脸回复原状，一面继续说道：“不愿和我这样的人作朋友，我知道。她正是会唆使我的爱妮丝玩那种上流把戏的人。喏，我不是你们那些讨女人喜欢的男人中的一员，科波菲尔少爷；但我头上长着眼睛，很久以前就有了。我们卑贱的人长着眼睛，一般来说，我们也用眼睛观看。”

我尽量做出无动于衷的样子，可是我从他脸上看出我这番努力效果不佳。

“喏，我不愿让人看不起，科波菲尔，”他抬起脸上红眉毛所在的地方（如果他长过眉毛），露出恶毒的得意说道，“我要尽可能破坏这种交情。我反对这种友情。我不怕向你承认，我生有一种斤斤计较的品质，我要排除一切障碍。只要我知道，我就不会让人暗算我。”

“你总在暗算，所以你认为每一个人都在这这么做，我相信。”我说道。

“也许是那样，科波菲尔少爷。”他答道。“可我已经抱有一个宗旨，就像我的合伙人说的那样；我努力那么去干。我虽然是个卑贱的人，但也不能被人太欺侮了。我不能任人设障碍。事实上，他们应当让开了，科波菲尔少爷！”

“我不理解你。”我说道。

“你不理解？”他抽搐了一下说道，“你使我吃惊，科波菲尔少爷，因为你一向很聪明的呀！下次我会说得更明白。——是麦尔顿先生骑在马上在门口拉铃吧，先生？”

“好像是他。”我尽可能冷淡地答道。

尤来亚突然住了嘴，把他的两手夹在他的那双大膝盖中，笑得喘成一团。他的笑是没有声音的。没有一丝声音从他嘴里漏出来。他的举止很让人憎恶，特别是最后这一种，让我憎恶得不和他告别就走掉了。他一个人在花园里缩成一团，像个抽掉了支撑的稻草人。

不是在那一晚上，我记得很清楚；是在次日夜晚，一个星期六，我带爱妮丝去看朵拉。我先和拉芬尼亚小姐安排好这次访问，然后请爱妮丝去喝茶。

我又骄傲又担心，十分不安；我为我可爱的小妻子朵拉骄傲，又为不知爱妮丝是不是能喜欢她而担心。去帕特尼的路上，爱妮丝在车厢里，我坐车厢外，我想象出朵拉每一种我十分熟悉的优美姿态；一阵我认定我只喜欢她某一时刻的样子，然后我又怀疑我是否应该更喜欢她另一时刻的样子；这问题几乎弄得我心烦意乱得发烧。

无论如何，我毫不怀疑她的美丽，可我从没见过她那么好的模样。当我把爱妮丝介绍给她的两个小姑妈时，她并不在客厅里，而是羞答答地躲起来了。我便知道该去哪儿找到她。果然，我又是在那一扇晦气沉沉的门背后找到用手堵住耳朵的她。

当时，她说什么也不肯出来；然后她请求照我的表再等5分钟就出来。当她终于挽着我胳膊往客厅走时，她那可爱的小脸变红了，而且从没那么美过。可是我们走进客厅时，她的小脸又变白了，也有一万倍的美丽。

朵拉对爱妮丝有畏意。她曾告诉我，她知道爱妮丝实在太聪明了。可是，她看到爱妮丝那么友好诚恳，那么体贴和善，她不禁又惊又喜地小声叫了一声，立刻热情地搂住爱妮丝的脖子，用她的天真的脸偎在爱妮丝的脸上。

我从没那么快乐过。我看到她们俩并肩坐在一起，看到我的小爱人那么自然地抬眼迎接那诚恳的目光时，当我看到爱妮丝投在她身上的那温柔可爱的眼光时，我从没那么快乐过。

拉芬尼亚小姐和克拉丽莎小姐以各自的方式分享我的快乐。这是世界上最让人惬意的一个茶会。克拉丽莎小姐为主持人；我切开香子饼分享给大家——那两位小姊妹像鸟一样喜欢捡香子、啄糖；拉芬尼亚小姐带着保护人的一脸慈祥在一边看着，仿佛我们这幸福的爱情乃是她的心血；我们大家都对己对他人均感到十分满意。

每个人都能深深感受到爱妮丝那种高尚可爱的精神。她对朵拉爱好的东西都很平静地予以喜爱，她和吉普见面时的态度（吉普很快就向她表示了友好），见到朵拉不好意思像往常那样坐在我旁边时她表示出的

愉快，她谦和的举止和安祥的态度引起朵拉的信任而使脸上泛起一大片红云，我们的聚会因了她的上述一切而十全十美。

“你居然喜欢我”，朵拉喝茶后这么说道，“我高兴极了。我本以为你不会喜欢我。我现在比过去还需被人喜欢呢，因为朱丽亚·米尔斯已经走了。”

顺便补一句，我把这茬事给忘了。米尔斯小姐已经坐船走了，朵拉和我曾去格雷夫岑德的一条去东印度的大商船上为她送行。我们吃了腌姜、番石榴，以及其它这一类的美食后就和米尔斯小姐分开了。米尔斯小姐在后夹板的帆布椅上哭泣，臂下夹着一本崭新的大日记本；她要把被对大洋冥思默想以及随之而生的新感受全郑重写进去。

爱妮丝说，她恐怕我已把她形容成一个得让人讨厌的人物了，可是朵拉马上予以纠正。

“哦，不对！”她对我摇着她的鬈发说道，“完全是赞美。他那么看重你的意见，我都很怕了。”“我的好意见不能加强他对他认识的某些人的感情，”爱妮丝笑着说：“那不值得他们听。”

“可是，请你把那些意见给我吧，”朵拉用诱人的态度说道，“如果你能的话！”

我们对朵拉想要人喜欢的心情加以嘲笑。朵拉说我是只大笨鹅，她根本不喜欢我。那个夜晚就这么轻飘飘地很快飞逝了。马车接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一个人站在火炉前时，朵拉悄悄溜了进来，依惯例给我临别前那可爱的一吻。

“如果我很久以前就和她交了朋友，大肥，”朵拉用她那小小的右手漫无目的地摸着我的纽扣说道，她那晶莹的眼光更加亮闪闪的了，“你难道不认为我会更聪明一点吗？”

“我的爱人！”我说道，“什么样的胡说啊！”

“你认为这是胡说？”朵拉根本不看着我很快就说道，“你相信这是胡说？”

“当然我这么相信！”

“我忘了，”朵拉仍然把那只纽扣转来转去地问道，“爱妮丝和你什么关系，你这亲爱的坏孩子？”

“没有血缘关系，”我答道，“但我们像兄妹一样一起长大。”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爱上我？”朵拉开始转着我外衣的另一粒纽扣说道。

“也许因为我一看见你就不能不爱上你，朵拉！”

“如果你根本就没见过我呢？”朵拉转着另一粒纽扣说道。

“如果我们根本就没出生呢！”我高兴地说道。

我无言地欣赏着那沿我外衣的一行纽扣上移的那只柔软小手，看那偎在我胸前的成束长发。还有那随着漫无目的移动的小手而轻轻抬起又垂下的眼睫毛，我不知道她这时在想些什么。终于，她抬起双眼与我的相顾，她踮起脚，比平常更沉默地给了我可爱的吻——一次，两次，三次——这才走出了房间。

又过了5分钟，她们俩都回了。朵拉刚才那罕见的沉默神气一扫而光。她高高兴地坚持要吉普在车来之前把全套把戏表演一番。这表演用了一些时间（与其说花样多，不如说由于吉普不听话），直到门前响

起车声，还没结束。爱妮丝和她匆匆忙忙但亲亲热热地告别，朵拉答应给爱妮丝写信，她说爱妮丝不会嫌她信写得一塌糊涂；爱妮丝也答应给朵拉写信；她们在车门前再次告别。然后，不顾拉芬尼娅小姐的劝告，朵拉又跑到车窗前第三次向爱妮丝告别，并叮嘱爱妮丝写信，又一面对坐在前面的我摇她的鬃发。

马车将把我们留在考文特花园附近，我们将从那里搭另一辆车去海盖特。我迫切盼着换车时那段步行，好听爱妮丝对我称许朵拉。啊！那是什么样的称许呀！她是怎样亲切热情而坦白真诚地夸我十分珍惜的心上人啊！她是怎样细心又不盛气凌人地提醒我对那孤儿的责任啊！

我从没像那天晚上那样对朵拉爱得如此深、爱得这般切。我们第二次下了车，沿着通往博士家的安安静静的大路在星光下走着时，我告诉她，这都是她的功劳。

“你坐在她身旁时，”我说道，“你就像是我的保护神那样是她的保护神，你现在也是的，爱妮丝。”

“一个可怜的神，”她说道，“但是忠实的。”

她那清晰的声音直入我心底，我不禁很自然地就说道：

“我今天觉得，那种只属于你的快乐，爱妮丝（我见过的任何人都不拥有它），已经恢复了，我开始希望你在家快活一点了吧？”

“我自己觉得快活些了，”她说道，“我很快活，无忧无虑。”

我看着那张仰望上空的亮丽面孔，我觉得在那些星星下它显得非常高贵。

“家里并没什么变化，”爱妮丝过了一会儿说道。

“再没又提到，提到，”我说道，“——我不想让你难过，爱妮丝，不过我忍不住想问——提到我们上次分别时谈到的事吗？”

“没有，还没有。”她回答道。

“我对这事非常担心。”

“你应该少为那事担心。记住，我终究对单纯的爱心和真理有信心。别为我担心，特洛伍德，”过了一会儿她又继续说道，“我决不做你生怕我会做的那事。”

虽然，我认为在任何冷静考虑的情况下，我都没有认为那件事有可能发生，但能听到经由她本人忠实的口头保证，我仍感到说不出的安慰。我诚恳地把这想法告诉了她。

“这次探访后，”我说道，“你还要过多久才会来伦敦——因为我们也许再没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了？”

“也许要过相当长的时间，”她答道，“我觉得——为了爸爸也最好留在家。将来的一些日子里，我们一般来说见面经常不会，不过我会和朵拉好好通信，我们可以用通信的方法常常听到对方消息的。”

我们来到博士住宅的小院时，夜已渐深。斯特朗夫人卧室的窗里有一线烛光，爱妮丝便指着那烛光向我道晚安。

“不要为我们的不幸和忧愁苦恼吧，”她向我伸出手说道，“没有比你的幸福更让我能感到快乐的了。无论何时，只要你能帮助我，那就相信我——我一定会向你求助的。上帝保佑你！”

在她快活的微笑里，在她高兴的声调里，我好象又看到并听到我那时和她同在的小朵拉。我心中充满爱情和感激，站在门廊上望了一会儿星

星，这才慢慢走开了。我先就在附近一家干干净净的小酒店定了一个床位；在我要走出宅院门时，偶然回头却看到博士书房的灯光。我不禁暗暗责备自己，他正在一个人为那本辞典工作着，而我却没帮他。为了要看看是不是真这样，而且心想无论如何只要他还在伴书而坐，我也应向他说声晚安，我就回头轻轻穿过门廊，悄悄推开门朝里望去。

在灯罩下昏暗光线中，我首先看到的人却是尤来亚，这使我大吃一惊。他靠灯站着，用一只瘦骨鳞峋的手掩着嘴，另一只则放在博士的桌子上。博士就坐在他经常坐在上面看书的那张椅子上，双手捂住脸。看上去十分激动而又痛苦的威克费尔德先生身体前倾，犹疑不安地摸着博士的胳膊。

那一下我以为博士生了病，因此连忙往前走了一步。可是一看到尤来亚的眼光，我就知道是为什么了。我本想退出去，可是博士向我做了一个留下的手势，我就留下了。

“无论怎么样，”尤来亚扭动了一下他丑陋的身子说道，“我们可以把门关上。没必要让全镇人都知道。”

他边说，边踮着脚走到我推开后还没关上的门边，小心地把门关上。然后他又走回，像先前那样站着。他的口气和举止中，都有一种肆无忌惮的放纵意味，比他所采取的任何举动都令人难容忍——至少我这么认为。

“我觉得，按本份我应该，科波菲尔少爷，”尤来亚说道，“把我们谈过的那问题告诉博士。虽说你并不很了解我，是吧？”

我瞪了他一眼，没有回答，而是走到我善良的老师身旁，说了几句话，想安慰和鼓励他。他把手放到我肩上——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习惯这样做了——但没有抬起他一头银发下的脸。

“因为你不了解我，科波菲尔少爷，”尤来亚还是那么叫人发腻地说道，“我可以冒昧而卑贱地提醒——反正这里没有外人——提醒斯特朗博士注意斯特朗夫人的行为。参与这种不愉快的事，科波菲尔，请相信我，是十分让我违心的；但实际上，我们都参与我们不应参与的事。你以前不了解我的时候，我也就是想这样说，少爷。”

我现在回忆起他斜乜我时的那模样，都奇怪我当时竟没抓住他领口把他摇晃得断气。

“我想，我没把我的意思解释清，”他继续说道，“你也没有。自然而然，我们两个以前都要避开这个话题。无论如何，我终于决定老老实实说出来。我已经对斯特朗博士说了——你说什么，先生？”

这是对博士说的，因为他刚发出一声呻吟。我相信，任何人听了那声音都会被感动的，可是对尤来亚却毫无半点影响。

“——对斯特朗博士说了，”他又说下去，“任何人都能看出，麦尔顿先生和斯特朗博士夫人这么一位让人喜爱的夫人彼此太亲热了。由于我们现在参与了我们的不应参与的事，该让斯特朗博士明白这事了，而这在麦尔顿先生去印度前也是人人都知道的；麦尔顿先生找借口回来，不是为了别的原因；他要留下来，也不是为了别的原因。你进来时，少爷，我正在请我的合作人，”他转向威克费尔德先生，“向斯特朗博士发誓说他是不是好久以来都持这种看法。嘿，威克费尔德先生，先生！请你告诉我们好吗？是还是不是呢？嘿，合伙人！”

“看在上帝份上，我亲爱的博士，”威克费尔德先生又把犹豫的手放到博士胳膊上说道，“别把我的猜疑太放在心上了。”

“行了！”尤来亚摇头叫道，“多么沉痛的证明，是吧？他呀！这么一个老朋友！天哪，我还不过是他事务所的一个文书时，科波菲尔，我曾看到他二十次乘以二十次地为那事不安，因为想到爱妮丝小姐也参与了那事而生气，你知道，我相信我不能责备他，身为父亲的他这样不安和生气都是正当的。”

“我亲爱的斯特朗，”威克费尔德先生声音发颤地说道，“我的好朋友，我毋需告诉你，我一直有的那个坏习惯，是在一切人身上找一个主要的动机，用一个狭窄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行为。由于这种错误见识，我也许曾陷入过那一类猜疑中。”

“你有过猜疑，威克费尔德，”博士头也没抬地说道，“你有过猜疑。”

“大胆地说吧，合伙人。”尤来亚催促道。

“我有过，曾经一度，当然，”威克费尔德先生说道，“我——上帝饶恕我——我想你也有过。”

“没有过，没有过，没有过！”博士用最动人的痛苦声调马上说道。

“我曾一度以为，”威克费尔德先生说道，“你有意把麦尔顿打发到国外，使这种隔离看起来合情合理。”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博士忙说道。“只是为了让安妮高兴，为她童年的伙伴做某种安排，再没别的了。”

“我发现是这么回事，”威克费尔德先生说道，“当你这么告诉我时，我不能猜疑。可我以为——请求你记住，我很容易犯的罪过是那种偏狭的判断——在年龄那么悬殊的情形下——”

“就是这种说法，你知道，科波菲尔少爷！”尤来亚半乞怜半挑衅地说道。

“——一个这么年轻迷人的女人，虽然她是发自内心地尊敬你，但结婚时也许完全出自追求财产的动机。我从不考虑那数不清的可以结善果的良好情感和局面。看在上天份上，千万记住这点！”

“他这么说真是仁慈！”尤来亚摇着头说道。

“一直从某个观念观察她，”威克费尔德先生说道，“不过，我的老朋友，就你所重视的一切，我请求你这么考虑这问题吧；我现在只能承认，无法回避了——”

“是的，是无法回避，威克费尔德先生，先生，”尤来亚说道，“既然必须这样。”

“——的确，我过去，”威克费尔德先生神情恍惚而无奈地看着他过去的伙计说道，“的确，我过去猜疑她，觉得她没有对你尽心尽责；诚然，我过去——如果我必须全讲出来——不喜欢爱妮丝和她那么亲密来往，所以我发现了我所看到的或因为我那病态的道理我自认为我看到的，但我从没对任何人说过这事。我从来不打算使任何人知道这事。虽然，你听到这事感到很可怕，”威克费尔德先生十分怯怯地说道，“可是如果你知道我说这事时感到有多可怕，你就准会对我抱以同情了！”

天性善良的博士伸出手。威克费尔德先生低下头把他的手握了一小会。

“我相信，”尤来亚像条海鳗一样扭动着说道，“这事让大家都感到不愉快。可是，我们既然说到这份上了，我得冒昧地说，想来科波菲尔也注意到这事了。”

我转向他，问他怎么敢把我牵连进去！

“哦！这就是你的宽厚之处啰，科波菲尔，”尤来亚浑身扭动着说道，“我们都知道你性格温和善良；可你知道，那天晚上我对你说时，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你知道，你那时就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科波菲尔。别想不承认了！你出自再好不过的心地想不承认；可是不要不承认呀，科波菲尔。”

我看到，有那么一会儿，那善良的老博士把他温和的目光转向了我。我感到旧日的担忧和记忆在我脸上表现得太明显了，无法掩饰，发怒也没用。我掩饰不了。无论我说什么也不能挽回了。

我们又都沉默了，博士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了两三次，大家谁也没说话。博士马上又走到他的座位那儿，背靠在椅背上，不时把小手帕按在眼睛上，用让我起敬的坦诚态度说道：

“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我相信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我使我心爱的人受了折磨，受到毁谤——就算被任何人隐于心中不发，我也把这称为毁谤——如果不是为了我，她永远不会成为毁谤的对象。”

尤来亚·希普做出吸鼻涕的样子，大约算是表示同情。

“要不是因为我，”博士说道，“我的安妮永远不会成为毁谤的对象。诸位，你们都知道，我已经老了；今天晚上我觉得我活下去的意义并不大。但是，我用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来保证成为这次谈话题目的那位可爱的女人之名誉！”

最典型的侠客骑士，艺术家想象中最英俊多情的人物，都不能像这个厚道的老博士这样感动人地怀着巨大的威严说这番话。我不相信他们能。

“不过，我并不打算否认，”他继续说道，“——也许我不自觉地想承认——是我不知不觉让那女人陷入这不幸的婚姻中的。我是个很不会观察的人；我只能相信一些年龄和地位都不同的人们的观察的结果（他们的观察非常自然又非常相同），他们的观察胜过我的观察。”

正如我在其它地方写到的，我常常对他对待他年轻太太的那种仁慈态度十分称许。可是，这一次他每提到她时所表现的尊敬和亲爱，还有他对她的纯洁没有半点怀疑的虔敬，使他在我的眼里成为无比高尚的人。

“当那位夫人很年轻时，”博士说道，“我就和她结婚了。那时，她的品格还没定型，我就娶了她。从发展她的品格这点来说，我曾以塑造她的品格为乐。我熟悉她的父亲。我熟悉她。出于对她所有美丽高尚品质的爱，我曾尽我一切教导她。如果我利用她的感激和爱慕而委屈了她（恐怕我是的，可我从未存心这样过），我在我的内心请求那位夫人饶恕！”

他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又回来；和他那压低的声音一样，他握着椅子的手也因为他的激动而发抖。

“我把自己看作她躲开人生危险和变幻的保护伞。我相信，虽然我们年龄有悬殊，她仍然可以和我平静满足地生活。我并不是没考虑过她会有自由的时候，那时她仍年轻美丽，但会有更成熟的判断力了——我

考虑过的，各位——相信我吧！”

他那普普通通的外表似乎被他的忠诚和宽厚照耀得容光焕发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那么有力，胜过任何华丽的词语。

“我一直和这个女人共度着幸福生活。我一直不断感谢我有愧于她的生活，直到今天晚上。”

他说这话时，声音越来越颤抖，他停了一下又往下说道：

“一旦我从梦中醒来——不知为什么，我一生都不经常做梦——我看到她对她旧日伙伴和与她同样的人有愧惭之情，这也是很自然而然的。如果说她对他怀着天真的悔恨，怀着假设没有我会怎样的这种无可指责的想法，我怕这也是很真实的。许多我见到过但不曾注意到的事在这痛苦的最后时刻都对我带着新的意义了。可是，各位，除此以外，决不能把任何暧昧的话或把任何猜疑与那位夫人的名字联系起来。”

有那么一小会儿，他目光炯炯，声音也很坚定；但他沉默了一小会儿。随后，他又像先前那样说了下去：

“由我引起的不快的消息，完全应由我坦然接受。应当受责难的是我，不是她。为她消除误会——这误会太残酷了，连我的朋友们都不免这么误会！——当我的死解除她受的约束时，我会因拥有无限信心和爱情而对她那灿烂的脸闭上我双眼；让她随心去过更快乐更明朗的生活，那时她再不会有忧伤。”

他的诚恳善良和他的纯洁爱心交相辉映，我双眼充满泪水，我看不见他了。他向门口挪去，并说道：

“各位，我已把我的心事告诉你们了。我相信你们会认真对待考虑的。我们今天晚上已经说过了，永远不再提了。威克费尔德，向我伸出你这老朋友的胳膊，扶我上楼吧！”

威克费尔德先生朝他跑过去。他们什么话都没说，一起慢慢走出了房间，尤来亚在他们背后看着他们。

“行了，科波菲尔少爷！”尤来亚很温顺地向我转过身来说道，“这件事不完全像期望的那样好。由于那老学究——多奇特的人——像石砖一样盲目；不过，这个家已经背运了，我想！”

就是听到他的声音和口气，我也像疯了一样地发怒了，我过去和后来都没那样狂怒过。

“你这恶棍，”我说道，“你为什么把我拉进你的圈套？你这个撒谎的坏蛋，你刚才怎么敢提到我就像我们是商量好的那样呢？”

我们是面对面地站着，从他脸上暗暗得意的样子，我把我已明白的事看得更清楚了——他当初吞吞吐吐把他的秘密告诉我，用意是要让我难过，并在这问题上为我设下一个精心策划的圈套。我再也容忍不了啦。看到他那个瘦面孔让我真想揍上去。我伸出手打过去。我用的力气那么大，连我的手指头都像烧过一样火辣辣地痛。

他抓住我的手。我们就那样僵持着站在那里，相互打量。我们那样站了好久；久得使我看着我手指的白色痕迹从他那样猪肝红的脸上褪去，那脸更红了。

“科波菲尔，”他终于无气无力地说道，“你把理性都抛弃了？”

“我抛弃了你，”我把我的手挣脱并说道，“你这只狗，我和你再不来往。”

“你不？”他痛得把手放到脸上说道，“也许你不得不那样呢？喏，你这样是不是忘恩负义呢？”

“我曾多次告诉你，”我说道，“我厌恶你。现在，我已更明明白白做给你看了，我就是这样。我为什么要怕你对你周围的人行你的恶？你到底还想做什么？”

他完全知道，我所暗示的是过去使我维持和他来往的那些顾虑。如果我不是那天晚上在爱妮丝那里得到了保证，我相信我不会打那一拳也不会发出那些暗示。现在没什么可顾虑的了。

又过了好久。他看着我时，他的双眼似乎聚集了各种丑恶的眼色。

“科波菲尔，”他把手从脸上挪开说道，“你一向和我作对。我知道你在威克费尔德先生家时就总和我作对。”

“随你怎么想，”仍然在狂怒中的我说道。“如果不符合事实，那就更该揍你了！”

“可我一直喜欢你，科波菲尔！”他接着说道。

我根本懒得理他，拿起帽子要离开。这时，他插进来站在门和我的中间。

“科波菲尔，”他说道，“争斗要有两个对手。可我不愿做其中的一个。”

“你可以滚开！”我说道。

“别那么说！”他答道，“我知道，你会后悔的，你怎么可以这么把你的坏脾气表现出来，这使你显得反不如我了？可是我饶恕你。”

“你饶恕我！”我轻蔑地重复道。

“我要这样，你是没办法的，”尤来亚答道。“想想，你打的是一向把你当朋友的我！可是，没有两个对手也就没有争斗了，我决不做其中一个。不管怎么说，我要做你的朋友。这样，你就知道你可以期待什么了。”

为了不在这么一个不合适的时间惊扰那一家人，谈话只好用很低的声音进行（他说得慢，我说得快），这也就不能释去我的怒意。不过，我的火气正渐渐冷却。我只对他说，我会对他期待我一向所期待的，我也从没有失望过。我把门朝他拉开，仿佛他不过是一颗放在那里准备挨挤的核桃，我就走出了住宅。可他也到住宅外他母亲处去住宿，所以我走出没有100码，他又追了上来。

“你知道，科波菲尔，”他对着我耳朵说道——我连头也没回过——“你这么做大错特错了，”由于我明白他说的很对，我就更愤怒了：“你不能把这看作一种勇敢的行为，你只有接受饶恕。我不打算把这事告诉母亲，也不会告诉任何人。我决心饶恕你。不过，我仍不免奇怪的是，你居然举起手打一个你明知是很谦卑的人！”

我觉得我的卑劣仅次于他了。他比我自己还了解我。如果他反击或公开刺激我，那于我反会是种安慰或开脱。可他把我置于文火上，我在这文火上苦恼了半夜。

早上，我出门时，教堂敲响了晨钟，他正和他的母亲散步。他好像没事似地向我打招呼，我也不得不回答。我想，我已打得他牙痛了，不管怎么说，他的头裹在帽子下压着的一条黑丝帕里，那样子没使他好看半点。后来我听说他星期一去伦敦看牙医，并拔了一颗牙，我希望那是

颗大牙。

博士说他觉得不适，在后来客人停留的日子里，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不见人。在我们的日常工作恢复前，爱妮丝和她父亲已离开一个星期了。恢复工作的前一天，博士给我写了张短柬，虽然那短柬折着却未封口。那短柬用亲热的词语告诫我永远不提那晚的事情。我曾把那事对我姨奶奶谈过，但未再向任何其他其他人说过。这事不应由我和爱妮丝讨论，当然，爱妮丝也就没起半点疑心。

我相信，斯特朗夫人当时也没怀疑过。几个星期后，我才看出她有些许变化。这变化是慢慢发生的，像是无风时的云一样。一开始，她对博士向她说话时的那么慈悲态度好像有些吃惊，也对博士巴不得她多和她母亲在一起能让她不那么感到单调而觉得不解。我们工作时，她常坐在一边，仰着那张叫人难忘的脸看着他。有时，她含泪站起身走到屋外去。不知不觉，她的美丽容颜为一种不快的影子笼罩，那影子日复一日地加深。马克兰太太常来府上拜访，她谈个不停，谈呀，谈呀，什么也没发现。

由于这变化偷偷潜入了安妮的心中——过去，她是博士家的阳光——博士的外表也更苍老、更严肃了。可他对安妮更迁就、更慈祥，也更关切（如果说他以往的迁就慈祥关切还有可增加的可能的话）。她生日那天的清早，我们工作时，她又走来在窗前坐下。她一直都是这样做，但现在她开始带着一种怯怯的不安神情坐在那里，于我，那神情很动人。我看到他双手捧起她的前额吻，然后激动得再也不能呆在那里而匆匆走开。她仍站在他刚才站过的地方，像尊石像一样。然后，她低下头，握着手哭了起来，我无法形容她有多伤心。

那以后，我觉得她想说话，甚至在没有他人在时想对我说什么。可她从没说出口。博士想方设法让她和她母亲离开家去开心一下；只喜欢娱乐而对其它事都很易厌烦的马克兰太太总兴冲冲地去了，回来大声夸赞。可是安妮总懒洋洋的，任着母亲带她去什么地方也不管，好像对什么都没情没绪。

我想不出办法来，我姨奶奶也想不出办法来。她为此伤神而踱步总计起来也会有 100 英里的路程了。最让人称奇的是，突围这家庭的不幸秘圈是唯一的解救，而这一突围却是靠了狄克先生才成功。

他在这事上怎么想的，或持什么意见，我无法解释，正如我不能说他会帮我解释一样。不过，正像我在讲述我学生时代时叙述的那样，他对博士是无限崇拜的。真正的爱慕中往往含有一种极入微的理解。这种理解哪怕有时是由一个低级动物对人产生的也能超过最高智慧。一种真理的光明一直照进狄克先生的心智之中（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

在他大多数的空闲时间里，他都骄傲地再度享受和博士散步的特权（因为他过去总是在坎特伯雷的博士家散步）。他现在比以往更早起床，这一来他的空闲也更多；可是他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做这种散步时，情形便有所不同了。如果说，过去当博士对他读那珍奇作品——也就是辞典——时，他很开心，那么现在博士如果不从口袋里取出读，他就很烦恼了。博士和我工作时，狄克先生便和斯特朗夫人散步，修剪她心爱的花，拔掉花坛边的杂草，渐渐这些也成了他习惯。我估计他一个小时没说十来句话，可他那殷勤友好的脸，他那好静的性格，使他和斯特

朗夫妇之间有了心灵的直接感应，他们知道对方是爱自己的，而狄克先生也爱他们两个。于是，他成为别人无法扮演的角色，他成了他们夫妇中的一个连接环。

他有时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大智大慧和博士走来走去，为受到《辞典》中难字的打击而感到快乐。他时而拿着把大喷壶跟在安妮身后；或戴上手套俯下身子在小小叶子中耐心地干着细致的活。他做的一切表现出想作她朋友的愿望，这是任何哲学家都表现不出的微妙精细；从喷壶的每一个孔中喷出的都是同情、忠诚和爱慕；他那遭受过不幸打击而受伤的性情从没在这种情形下恍惚过，他从没把那倒楣的查理王带进花园，他从没在进行这愉快的服务方面有过半点犹豫，从没忘记过有什么不当并且从没忽略过对其纠正——想到他做的这一切，再与我所尽的力比较，再考虑到他是精神不大健全的人，我真是无地自容了。

“除了我以外，特洛，再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我们谈起这时，姨奶奶总会很得意地这么说。“狄克会显扬他自己的不凡来！”

在结束这一章前，我应当提提另一个问题了。威克费尔德先生在博士家作客期间，我见邮差每天早晨给尤来亚·希普捎来两、三封信（因为那时不忙，尤来亚在海盖特住到别人都走后才离开）。我还发现那些信封都是由米考伯先生写的，字迹工整。当时，米考伯先生摆出一副法律行家的样子了。从这些细节中，我猜出米考伯先生的情况很好；却不料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他那位好心太太的下面这封信。这信使我大吃一惊。

“收到这封信，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你一定会大吃一惊。信的内容会更让你吃惊呢。我要求你绝对保密，这会让你更加吃惊。可是，我这为人妻为人母的感情渴望安慰，由于我不愿向我娘家人请教（这做法已引起米考伯先生的憎恶），而我所认识的人中再没有比我的朋友兼先前的房客更好请教的了。

“你也许知道，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在我和我永不会抛弃的米考伯先生中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相互信任的精神。或许，米考伯先生有时不经和我商量便发出一种期票；或许，他不曾把债务期限告诉我。这种事的确有过。可是，一般来说，米考伯先生对他那深情的眷属——我指的是他妻子——从没有过什么秘密，我们就寝时，总把一天发生过的大事都复述一遍。

“你可以想象得出，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我告诉你米考伯先生完全变了时，我是多么难过。他沉默了。他神秘兮兮的了。在与他共患难喜乐的人眼中——我指的又是他的妻子——他成了一个谜。如果我对你肯定地说，现在，我对他所知道的除了一天中他在事务所从早工作到晚，对其它的就一无所知了，无忧无虑的儿女们甚至说他像个傻瓜了。

“可是，这还没完。米考伯先生的脾气变坏了。他很粗暴了。他和我们的大儿子、大女儿都疏远了，也不为他的双胞胎自豪，他甚至对刚进入我们家庭的那无辜的新人儿都很冷淡。我们把家用开支省了又省，但还是很难从他那里拿到用费，甚至还要听他用“结果自己”这种话来恐吓。他也从不肯对这种让人惶惑的做法做一说明。

“这实在让人难以忍受。这实在让人伤心。你很了解我是软弱无能的。如果你肯在这么一种困难时刻指教我，告诉我你认为该怎么行事才好，那你就是在已给我了许多恩惠后又多给了许多。孩子们附上问候，那位侥幸来到人世的天真新人也附

上一笑。

受苦的爱玛·米考伯
星期一晚上于坎特伯雷”

对具有经验的米考伯太太这类女人，我觉得除了劝她用耐心和善心去感化先生（我也知道她一定会这么做）以外，其实劝告都是不恰当的。但那封信使我对他很惦念。

第四十三章

另一种回顾

让我再次站下来，想想我一生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时期。让我伫立在一旁，看那段日子的幻影连同我自己的身影一起朦胧成行，从我眼前飘过。

一个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一个月过去了，一个一个季度过去了。好像那些不过是一个夏日之昼或一个冬日之夜。我和朵拉散步的那片公共场地时而开满了花，田野也一片金黄；时而那起伏的石南又被白雪掩盖。流过我们星期日散步场地的河水在夏日阳光下闪光，又很快在冬季的寒风下被吹皱，或者漂浮起一堆堆的冰块。河水比往常更迅速地向大海流去，它闪着光，颜色深沉，滔滔流去。

在那两个小鸟样的女人家里，什么变化也没有。钟在火炉上滴答走，晴雨计在墙上挂着。钟和晴雨计都没有准过，可我们对它们依旧虔信不改。

我已达到法定成年的年龄了——我已经是个 21 岁的堂堂男子汉了。不过，这是人人都会取得的尊严。我还是讲讲自己的成就吧。

我已经把那粗暴神秘的速记学制服了。因为这门技术我又得到一笔相当的收入。由于我在这一方面颇有造诣而享有一定声誉，于是我和其它十一个人作为一家晨报报告议会的辩论。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我记下永不兑现的承诺，永不实现的预言，永不履行的声明，还有只能使人迷惑的解释。我在字句的海洋中颠来颠去。不列颠，这个不幸的女性，在我面前总像一只被缚起的鸡一样——翅膀被法庭的利笔串着吊起、手脚被官样文章捆住。我那处在幕后的地位已足使我知道政治生活的价值。我是一个压根就不信任任何政治生活的人，而且永远不会改变信仰。

我亲爱的朋友特拉德尔也在这种职业方面试着干过，但发现极不适宜。对于这一失败，他以愉快的态度承认接受了，并提醒我说他一直认为自己欠聪明。有时，他也受雇于雇我的那家报纸，把一些枯燥的事实汇总，然后供想象更丰富的头脑去加工润色编写。他得到了律师资格证书，并因让人称赞的勤奋刻苦又积攒了一百镑。他把这一百镑交给一个专门经办契约过户手续的律师，作为在那家事务所学习的学费。他开业那天消费了很多够劲的红葡萄酒，想到那个数，我都觉得内院准在那上面赚了不少。

我已开始以从事另一种职业而立于世了。我诚惶诚恐地开始写作生涯。我先是偷偷写了点什么，送到一家杂志去了，那家杂志居然登出来了。从那时起，我就鼓起劲头写了许多小玩艺。现在，这些小品经常给我带来稿酬。总的来说，我很过得去了。我用左手的手指来计算我的收入时，我已数过了第三个手指，达到第四个手指的中间那关节了。

我们从白金汉街迁到一幢很让人喜欢的小屋里，离我第一次热情发作时看过的那一幢很近。可是，我姨奶奶不肯住在这里。她已把多佛的那小屋很合算地卖掉了。她硬要搬到附近一幢更小的小屋去住。这意味着什么？我要结婚了吗？是的！

是的！我要和朵拉结婚了！拉芬尼娅小姐和克拉丽莎小姐已对此许

可了。如果说有什么金丝鸟会心神不定，那就是她们俩。自封为我那宝贝的服装监督的拉芬尼娅小姐不停地剪裁棕色的胸衣纸片，还不住和一个胳膊下夹着大包裹和量衣尺的可敬青年人争执。一个总把穿了线的针插在衣裳前襟上的缝衣匠在家食宿，我觉得她哪怕吃饭喝水睡觉也没把根针取下过。他们把我的爱人变成了一个人体模型。不时，他们派人把她找去试穿什么玩艺。晚上，我们在一起时，每过 5 分钟，便有一个惹人讨厌的女人敲门并说道：“哦，朵拉小姐，请你上楼呢！”

克拉丽莎小姐和我姨奶奶走遍了伦敦，找出一件件家具并叫朵拉和我去看。其实根本不用走这种视察的过场，任她们直接把东西买下来更好。因为，当我们去看一个炉栏和烤肉架时，朵拉看见一个顶上有铃铛的中国小房式的狗屋，她一见就很喜欢。我们把那东西买下后，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吉普习惯了这新住宅；不管它走进还是走出，屋顶上的小铃铛便齐声响起，使它十分惊恐。

皮果提也来帮忙，一到就干起活来。她担任的工作似乎是把一切东西都清洁了一遍又一遍。她不断地擦着一切东西，直到把一切都擦得像她那忠实的前额一样放光才罢手。就在这时，我开始看到她那孤单的哥哥在夜色中穿过黑暗的道路，一面朝来往行人的脸上张望。在这种时候，我决不和他谈话。他那凝重的身子往前走时，我很清楚他在寻找什么；他惧怕的又是什么。

我有空闲时，也为了说得过去而去博士院。这一天下午，特拉德尔来博士院找我。他为什么神色如此端庄呢？原来，我那幼稚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我就要去拿结婚证书了。

这是那么重要的一个小文件。当它放在我桌上时，特拉德尔半羡慕半敬畏地盯着它看。在那上面，大卫·科波菲尔和朵拉·斯宾罗两个名字像是沉缅在昔日甜蜜梦境中一样连在一起；在角上是像双亲一样亲切俯视着我们这结合的印花，它对人生各种交易都怀有最善良的关心；还有以最低的价格在印就的文字上为我们祝福的坎特伯雷大主教。

可是，我是在一个梦中，在一个惊慌欢喜而匆匆逼人的梦中。我不能相信我就要结婚了；可我又不能不相信。我在街上碰到的每个人都准能看出我就要在后天结婚了。我去宣誓时，主教助理认识我，于是便像我们之间有一种共济会的理解一样，他很轻易地让我通过了。特拉德尔本不必到场，但他依然以侯爵身份出现。

“我希望你下次到我这儿来，我亲爱的伙伴，”我对特拉德尔说道，“是为你自己办同一种事。我也希望你不久就来。”

“谢谢你的吉利话，我亲爱的科波菲尔，”他答道，“我也这么希望。知道她无论等我多久都愿意，知道她确实是最可爱的姑娘，这真是让人高兴呀。”

“你什么时候去接她搭乘的班车？”我问他道。

“7 点钟，”特拉德尔看看他那块朴素的旧银表说道——当年在学校里，他曾一度从这个表里取出一个齿轮做水车。“威克菲尔德小姐也快到了，对不对？”

“还得等一会。她要到 8 点半到。”

“我敢对你保证，我亲爱的伙伴，”特拉德尔说道，“想到这事就要有这样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我就像是自己结婚一样心花怒放。让苏

菲来参加这快乐的婚礼，请她和威克费尔德小姐作伴娘，这样深的友情和关照我真是感激不尽。我能对此领会得很透彻。”

听他这么说，我便和他握手。我们谈话，散步，吃饭，做这类事。可我不相信这一切。全都不是真的。

苏菲准时到了朵拉姑妈的家。她的脸真逗人喜欢，虽然它不能说是美丽绝顶，但十分可爱。她是我见过的人中最和蔼、最天真、最诚实、最动人的。德拉特尔非常自豪地把她介绍给我们。我跟着他走到一个角落，为他的选择向他表示祝贺，这时他竟把他那双手足足搓了 10 分钟，连他头上的每一根头发都竖起来了。

我已从坎特伯雷来的班车上接来了爱妮丝，她那令人愉快的脸二度在我们中间出现。爱妮丝很喜欢特拉德尔。看到他们相见，看到特拉德尔向她介绍世界上最可爱的那位姑娘时脸上的光彩，真是趣事呀。

我仍然不相信。我们过了一个很愉快的夜晚，真是快活到了极点！可我仍然不相信。我没法镇静。幸运来到时，我竟手足无措。我觉得我处在一种恍恍惚惚、心神不定的状态中；好像我在一、两个星期前起了个早，而那以后再也没睡过一样。我不能记起昨天过去了多久了，我觉得那个证书已被我揣在衣口袋里走来走去过了好几个月。

第二天，我们大家浩浩荡荡去看那所房子——我们的房子，是朵拉和我的——我也不能完全把我看作它的主人。我觉得我只是经了别的什么人允许后去那里。我很希望那真正的主人马上就回家，且说见了我很高兴。像那样一幢美的小房子，它的一切都很精致，全都是新的。地毯上的花像是刚摘下的；壁纸上的绿叶像是新长出的；洁白的纱帘，蔷薇色的家具，还有朵拉那顶郊游戴的系蓝丝带的草帽——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就那么深深爱上戴着这顶帽子的她——也已挂在小钉子上了；吉它盒很自然地靠一个角落而立；吉普的“宝塔”把每个人都绊了一下，这东西在这房子里实在嫌大了一些。

像其它的夜晚一样如梦如幻，在另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夜晚，我在告别前，溜进我常去的那个房间。朵拉不在那里，我估计她们还没试好新装呢。拉芬尼娅小姐朝房里偷偷看看，很神秘地告诉我，说她就要来了。可她并没有马上来。后来，我听到门外有一阵窸窣声，然后又有人敲门。

我说道：“进！”但那人又敲门。

我走到门口，想知道来人是谁。在门边，我看到一双明亮的眼睛，一张红通通的脸。那是朵拉的眼睛和脸。拉芬尼娅已把明天的衣帽给她穿戴上了，叫她让我看看。我把我的妻子搂在怀中，拉芬尼娅小姐便发出小声的尖叫——因为我把帽子弄得翻过去了。朵拉又哭又笑——因为我那样喜欢；我也就更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了。

“你觉得好看吗，大肥？”朵拉说道。

好看！我当然觉得好看。

“你真的很喜欢我吗？”朵拉说道。

这话题对朵拉那顶帽子带来的危险性太大了，拉芬尼娅小姐又小声地尖叫了起来，以提醒我注意到朵拉只是供观赏的，绝不能碰。于是，朵拉在一种快乐的惊慌状态下站了一两分钟，供我观赏。然后，她摘掉了帽子——不戴帽子的她显得很自然！——把帽子拿在手里跑开了。随

后，她又穿着平日的衣裳跳着回来，问吉普说，我是不是娶了个漂亮的小美人，它肯不肯原谅她嫁人。然后，她又跪下，叫吉普站到那《烹饪学》上去。这是她出嫁前最后一次了。

我回到不远的寓所，比过去更觉得如梦如幻。早上，我很早就起床，去海盖特大路接我的姨奶奶。

我从没见姨奶奶这样打扮过。她穿着紫色绸衣，戴着白帽子，看上去叫人称奇。珍妮已替她装束好，正在那儿看着我。皮果提正准备去教堂，她要在廊座上观礼。将在祭坛前把我的宝贝交给我的狄克先生他已把头发卷好了。约定和我在旋门前碰头的特拉德尔是一片让人眼花缭乱的大色块——由淡黄色和淡蓝色相拼嵌而成，交相辉映；他和狄克先生都让人看了觉得他们似乎只戴了手套一样。

无疑，我看到了这一切，因为我知道是这样的。可我心智恍惚，又似乎什么都没看见。我也不相信什么。可是，当我们的敞篷马车从街上驶过时，我仍然对那些没机会出席这场神话般婚礼而只知从商店里跑出来的那些干着日常刻板差事的人生了怜悯。

姨奶奶一路上一直握着我的手。我们到教堂时，让坐在前座的皮果提先下车，她把我的手使劲一捏，然后吻了我一下。

“上帝保佑你，特洛！我对自己的孩子也不会再爱得多了。今天早上，我想着那可怜又可愛的吃奶娃娃呢。”

“我也很想念她。我还想着你给我的一切好处，亲爱的姨奶奶。”

“别说什么了，孩子！”姨奶奶说着，满怀将要溢出的热情向特拉德尔伸出了手，特拉德尔把手又向狄克先生伸出，狄克先生又把手向我伸出，我又把手向特拉德尔伸出。于是，我们来到教堂门口。

我相信，教堂是很安静的地方。可就我来说，它对我起的镇静作用就像一台工作得劲儿十足的蒸汽织布机。我头昏脑胀得镇静不下来。

下面的就是断断续续的梦。

我梦到，他们和朵拉一起走进来。教堂的招待人员像教官一样在圣坛栏杆前把我们排成队。就是在那种时候我还是纳闷——为什么一定要这些让人生厌的女人做教堂的招待人员呢？是不是宗教对快乐的感染力怀着畏惧，总要把一些让人不快的人安置在去天堂的路上。

我梦见教士和文书出现了；一些船民和其他的人悠闲自在地走了进来。我身后有一个老船夫，他喷出很强的甜酒气。婚礼仪式由深沉的声音宣告开始，我们都肃然起敬。

我梦见第一个哭的是女傧相助手拉芬尼娅小姐，据我想来，她那呜咽声包含着向已故的皮治尔致敬；克拉丽莎小姐嗅一个醒神的药瓶；爱妮丝照顾着朵拉；姨奶奶脸上淌着泪水却仍然努力显示出是严肃的典范；小朵拉抖得很厉害，回答问题时声音很微弱。

我梦见我们双双跪下。朵拉渐渐不那么发抖了，她一直握住爱妮丝的手；仪式在祥和和庄严的气氛下完成；然后我们含着泪水微笑着打量对方，都带着四月的气息^①。在圣器室里，我年轻的太太大发悲怆，她为她可怜的、亲爱的爸爸痛苦了起来。

我梦见她不久就又高兴了。我们全都在登记簿上签了名。我进廊座

^① 莎士比亚有“四月在她眼里是爱人的春天”之句。

去找皮果提，把她带来签名。在没人看到时，皮果提拥抱了我，告诉我说她曾见过我亲爱的母亲结婚时的情形。一切完毕后，我们都离开了。

我梦见我很自豪地挽着我那可爱的太太走下通道，穿过像蒙了一层薄雾似的人群、讲坛、上是列位已故教区长的肖像、座位、洗礼盆、风琴、教堂的窗子等。雾中飘荡着多年前故乡教堂的沉闷空气。

我梦见我们走过时，人们低声说我们是多么年轻的一对，她是个多逗人喜欢的小新娘。在回家的车上，大家都兴高采烈，谈锋很健。苏菲告诉我，说她看到人们向特拉德尔索取证书时（我把结婚证书交他保管了），她差点昏了过去，因为她认为他会把证书弄丢或让小偷扒了去。爱妮丝快活地大笑；朵拉非常喜欢爱妮丝，一下也不肯和她分开，一直紧紧握住她的手。

我梦见一顿丰盛早餐，吃的都味美也有营养。和在其它梦里一样，我味同嚼蜡地吃喝着；我可以说，我吃的喝的只是爱情和婚姻，我不相信还有什么食物。

我梦见我还同样神情恍惚地发表了演说，除了使人相信我什么也没说外，我也不知道我说过了什么。我们很亲热也很快乐（虽然总像在一场梦中一样）；吉普吃了喜饼，但吃下后它很不舒服。

我梦见一对租来的马已准备好了，朵拉离开了去更衣。姨奶奶和克拉丽莎小姐同我们留下来；我们散步，姨奶奶在早餐时发表了一篇让朵拉两位姑妈大受感动的演说，因此她很开心，也有几分自豪。

我梦见朵拉已准备好了。拉芬尼娅小姐在朵拉身边飞来飞去，舍不得放掉曾为她带来那么多乐趣的漂亮大玩具。朵拉作了连串惊人的发现，她不是忘了这就是忘了那，于是大家就都跑去找那些小玩艺。

我梦见朵拉终于开始向扎着缎带和穿着色彩斑斓得像一团花的人们告别，她们都朝她围了过去，我的宝贝在这些花衣和缎带包围中几乎透不过气来。她就笑着叫着突围，投入我嫉妒的怀抱。

我梦见我要抱将和我们一起去的吉普，可朵拉说不行，一定得由她抱，要不它会觉得她不再喜欢它了，现在她结婚了就够它伤心了。我们手挽手离开时，朵拉停了下来回头看，并说道：“如果我得罪过什么人，或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什么人，请忘掉这些吧！”说着又哭了起来。

我梦见她摇摆着小手，我们又往前走。她又停下来回头看，并朝爱妮丝跑过去。她特别地给了爱妮丝一吻，向爱妮丝道别。

我们一起坐车走了，我也从那个梦里醒了过来。我终于相信坐在我身边的就是那非常非常亲爱的小妻子！

“你现在快活吗，你这傻孩子？”朵拉说道，“你拿得准以后不会后悔吗？”

我刚才站在路边，看那些日子的幻象从我身边掠过。它们已经过去了，我又得接着讲述我的故事了。

第四十四章

我们的家政

蜜月已过，女宾相们也都回家去了，这时我发现我自己和朵拉坐在我自己的小房子里。把以前那有趣的恋爱比做工作，那我现在就完全失业了。这种情形真是让人奇怪呀。

把朵拉永远保持在那里了，这真是叫人难以想象的事。不用再出门去看她，不再有机会去为她苦恼，不必再给她写情书，不需再千方百计和她单独见面，这一切都不可思议。晚上，我在写作时抬起头来，看到她就坐在对面，我便靠在椅子上想，这多么奇怪呀，我们单独相处已理所当然，不再受任何人约束；我们订婚时的浪漫都束之高阁，听任去腐烂了；我们不用再讨好别人，只要彼此相取悦，一生一世彼此相悦。

议会中有辩论时，我只得在外留到很晚才步行回家，走在路上想到朵拉在家呢，我不禁好生奇怪！一开始，我吃晚饭时，看到她轻轻下来和我说话，觉得真是件奇妙的事。眼睁睁看到她把头发用纸卷起，觉得真是件可怕的事。亲眼看到她那么做时，觉得真是件十分吃惊的事。

在料理家务方面，我不相信我和我那可爱的小朵拉比两只幼鸟知道得多一点。当然，我们有个仆人，她为我们管家。直到现在，我心里仍认为，她准是克鲁普太太的女儿，化了妆来这里。我们因为玛丽·安吃了多少苦啊。

她姓帕拉公^①。我们雇她时，听说她的姓基本可以反映她的人品。她有一张像一份宣言那么大的品行证明书。据该文件记载，凡我听说过的或没有听说过的许多家务性工作她都能胜任。她是个壮年女子，生着一张很冷峻的脸，皮肤上（尤其是双臂）有长期皮疹或溃疡的红斑。她有一个表哥在禁卫军里，这位表哥的腿那么样长，使他看上去像是别人在下午的影子。他的短军衣于他委实太小，就像他对我们的那房子来说委实太大一样。由于他和那小房子反差太悬殊，他使那小房子比本来显得更小。此外，那墙壁并不厚，每当他在我们家度过晚间时光时，一旦从厨房传来不断的阵阵嘶叫，我们就知道他在那里。

我们这个宝贝仆人做过不酗酒和不偷窃的保证。所以，当我们在烧水锅下发现她时，我情愿相信她是发了羊角疯，并把茶匙的丢失归咎于清洁工人。

可是，她太让我们苦恼了。我们感到我们没经验，无法自理。如果她多少有点仁慈，我们一定会受她帮助的。可她心硬极了，一点仁慈也没有。她是我们第一次发生小小口角的原因。

“我最亲爱的心肝，”一天我对朵拉说道，“你认为玛丽·安有很多时间观念吗？”

“为什么，大肥？”正在绘画的朵拉停了下来，抬起头很天真地问道。

“我的爱人，因为已经4点钟了，我们应该4点吃饭呀。”

朵拉默默地看看钟，流露出认为钟太快了点的意思。

^① 意为表率。

“恰恰相反，我的爱人，”我看着我的表说道，“它还慢了几分钟呢。”

我的小妻子走过来，坐到我膝盖上，好言好语哄我别说话，并用铅笔在我鼻子中间画了一条线。虽然这很好玩，但我总不能拿来填饱肚子呀。

“我亲爱的，”我说道，“你不认为你该劝诫玛丽·安吗？”

“哦，不，对不起！我不能，大肥！”朵拉说道。

“为什么不能呢，我的爱人？”我轻轻问道。

“哦，因为我是那样一只小笨鹅，”朵拉说道，“她也知道我是的！”

我觉得这种见解是无法有助建立任何约束玛丽·安的制度的，我皱了皱眉。

“哦，我的坏孩子的额头上长了多丑的皱纹呀！”朵拉说道。因为她还坐在我膝盖上，她就用铅笔涂那些皱纹。她还用铅笔点她的红嘴唇，把它们涂得黑黑的。她在我额头上画时那样子那么认真，我不禁笑了起来。

“这才是个好孩子，”朵拉说道，“一笑起来他的脸就那么好看。”

“可是，我的爱人。”我说道。

“不，不！我求求你！”朵拉吻了我一下叫道，“别做淘气的蓝胡子！别那么认真！”

“我的宝贝太太，”我说道，“我们有时应该认真。来！坐在我旁边这张椅子上！给我铅笔！喏！我们好好谈谈。你知道，亲爱的，”我握着的是一只多么小的手，戴着多么好看的小巧戒指！“你知道，我的爱人，人不吃饭就出门是很难受的。喏，对吗？”

“对——！”朵拉很弱地回答道。

“我的爱人，你抖得多厉害呀！”

“因为我知道你要骂我了。”朵拉可怜兮兮地说道。

“我的甜心，我只是要讲道理。”

“哦，可是讲道理比骂人更糟！”朵拉绝望地叫道，“我不是为了听人讲道理才结婚的。如果你要对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小东西讲道理，你就该事先告诉我，你这个残忍的孩子！”

我想安抚朵拉，可是她把脸别过去，把髻发向左右摇动着说道：“你这残忍又残忍的孩子！”她说了那么多遍，我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于是我怀着不安的心情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趟，又走了回来。

“朵拉，我亲爱的宝贝！”

“不，我不是你的宝贝。你一定后悔娶了我，要不，你就不会对我说理了！”朵拉说道。

这责难实在太不合理，让我很不受用，于是也就给了我板起面孔的勇气。

“喏，我亲爱的朵拉，”我说道，“你太孩子气了。你在说些没有道理的话。我相信，你应该记得，昨天晚饭我才吃了一半就得出门；而前天又因为急忙中吃了夹生牛肉，我觉得很不舒服；今天，我根本就没吃上饭——我怕提我们为早餐等了多久——后来连水都没烧开。我无意责备你，我亲爱的，不过，这是让人很不快的。”

“哦，你这残忍又残忍的孩子，说我是个让你讨厌的太太！”朵拉

哭道。

“喏，我亲爱的朵拉，你应当知道，我从没说过那种话呀！”

“你说我是让你不快的！”朵拉说道。

“我说这家政是让人不快的。”

“那也一样！”朵拉哭着说道。显然她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她哭得很伤心。

我怀着对我那可爱的太太的爱心又在屋里踱了一圈，又悔又恼得只想把头朝门上撞。我又坐下说道：

“我并没责备你，朵拉。我们两人要学的太多了。我只想告诉你，我亲爱的，你应该，你——你实在应该，”我决定还是坚持这一点，“学会管教玛丽·安。同样，为了你自己，也为了我，做一点事。”

“我真惊奇，你居然说出这样无情无义的话来，”朵拉说道，“你明明知道，前几天，你说你想吃点鱼，我就亲自出去走了好多英里订了，让你大吃一惊。”

“当然，那是你的好心，我亲爱的宝贝，”我说道，“我很感谢，所以我怎么也不会说出你买了一条鲑鱼——那是两个人吃不完的。我也不会说出，那条鱼是我们负担不了的，它花了我们一镑六先令。”

“你那么喜欢吃，”朵拉呜咽着说，“还说我是一只小耗子呢。”

“我还要那样说，我的爱人，”我接着说道，“说一千遍呢！”

可我已经让朵拉那软弱的小心儿受伤了，她不肯接受抚慰。她呜咽抽泣，那么悲哀，我觉得我好像说过我不知道她怎么会受伤害的话。我只好匆匆出门了。我在外面逗留到很晚。一整夜，我都觉得悔恨交加并因此悲伤。我觉得我简直就是个凶手，一直隐隐约约为有种犯罪感而困扰。

我到家时，已经是凌晨 2、3 点钟以后了。我发现姨奶奶在我家里坐着等我。

“有什么事吗，姨奶奶？”我慌慌张张地问道。

“没什么，特洛，”她答道，“坐下，坐下。小花刚才不怎么高兴，我陪了她一会儿。就是这样。”

我把头支在手上。我坐在那儿盯着火炉，感到最光明的希望实现后便马上袭来的悲哀和沮丧。我坐在那儿这么想时，无意中看到姨奶奶盯着我脸望的眼睛。那眼中含着焦虑，但顷刻就消失了。

“我向你保证，姨奶奶，”我说道，“想到朵拉是那样的，我自己也一整夜都不快。不过，我只是和颜悦色地和她谈我们的家务，我没有别的意思。”

姨奶奶点点头表示称许。

“你得有耐心，特洛。”她说道。

“当然有。我压根没想要不讲道理呀，姨奶奶！”

“不，不，”姨奶奶说道。“不过，小花是朵很娇嫩的小花，风也要柔和地吹才是。”

我打心眼里感激姨奶奶对我妻子那么温和，我也相信她知道我是如此的。

“姨奶奶，”我又看了看火说道，“你不认为，为了我们彼此更有利，你可以给朵拉一点劝告和指导吗？”

“特洛，”姨奶奶马上激动地答道，“不！不要要求我做那种事！”她说得那么热切，我吃惊地抬起眼来。

“我回顾我一生，孩子，”姨奶奶说道，“我想到在坟墓里的一些人，本来，我可以和他们相处得好一些呀。如果我严厉指责别人在婚姻方面的错误，或许是因为我有痛切的理由严厉指责我自己。让这过去吧。多年来，我是个粗暴固执任性的女人。我现在还是的，将来也不会变了。可是你和我彼此都让对方觉得不错，特洛——无论怎么说，你让我觉得你很好，我亲爱的，到了今天，我们不应该有什么不和。”

“我们不和！”我叫道。

“孩子，孩子，”姨奶奶摸着她的衣服说道，“如果我介入，那么我们很快就要不和，我会使小花多不快活，就是先知也说不准。我要我们钟爱的孩子喜欢我，也希望她像一只蝴蝶一样快乐。不要忘了你自己家里第二次婚姻后的情形，别把你暗示的祸害加于我和她的身上！”

我立即意识到姨奶奶是正确的；我也领会了她对我那亲爱的太太的宽厚之情。

“特洛，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她继续说道，“罗马不是在一天内建成的，也不是在一年内建成的。你也已经任自己心意选定了。”我觉得这一会她脸上飘过一层乌云，“你也已经选中了一个很可爱很热情的人。你的责任（也是你的乐趣——当然，我知道，我并不是在发表演说）就是根据她已具备的品质来评价她，就像你当初挑中她时一样，而不要根据她或许没有的品质来评价她。可能时，你应培养她使她有她或许还未获得的品质。如果不可能，孩子，”说到这里，姨奶奶搓搓她的鼻子，“你应该使自己习惯她没有那种品质的现状。不过，要记住，我亲爱的，你们的前途只能靠你们两个把握，没人能帮助你们；你要凭自己的能力去应付。对于你们这样一对天真纯洁的娃娃夫妻，婚姻就是这样的。特洛，愿上天保佑婚后的你们这一对！”

姨奶奶很平静地说了这番话，并吻了我一下以强调那祝福。

“喏，”她说道，“把我的小灯笼点上，送我从花园的小路回我的小盒子去；”在我们的小房子间有一条通道。“你回来后，替贝西·特洛伍德问候小花。不论你干什么都可以，特洛，只是决不要梦想把贝西做吓唬人的稻草人；因为如果我曾在镜子里见到过她，那她的本相是够可怕够讨厌的了！”

说着，姨奶奶用一条手巾把头包起。在那种时候，她习惯用手巾裹头。于是我送她回去。她站在她的花园里，举起小灯笼照我往回走，这时我觉得她眼光有郁郁的神情，可我没很在意，因为我只顾着捉摸她那番话，并为之大为感动。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开端——朵拉和我真要凭我们自己的力量应付我们的未来了，没人能帮助我们。

朵拉穿着小拖鞋溜下楼来迎接我，因为没有别人在场了。她靠在我肩上哭，说我先前好残忍，她先前好淘气；我相信，我也说了大致相同的话。于是我们言归于好，都同意这第一次争端将是最后一次争端，就是活上 100 岁，也永远不要有第二次了。我们受到的第二种家政方面考验是仆人的更替。玛丽·安的表兄逃进了我们的煤窖，然后被一队他那持了武器的伙伴们搜了出来，令我们万分惊奇；他们用手铐把他铐起，排成一队使我们花园蒙羞的行列把他带走。这件事使我决心辞去玛

丽·安，她拿到工钱后就很平静地走了，甚至连我们也纳罕，后来我才发现茶匙找不着了。她还用我的名义私下向商人们借过一些钱。奇吉布里太太在我们家做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这是位肯特郡最老迈的居民，我相信，她出来找活干，但她太体弱了，不能胜任她想干的活——我们又找到另一个宝贝。她是最温柔的女人，但她托着茶盘在厨房楼梯上上下下时总要摔倒，几乎像跳进浴盆那样连人带茶杯一起泼进了客厅。由这位不幸的人引起的损失使得解雇她成为必要。这以后又来了一连串不中用的女仆，其间奇吉布里太太也干过几次；最后一位是一个长得也还像样的女郎。她戴着朵拉的帽子去了格林威治市场，在她之外，除了对她还有印象，对其它这类的失败我都不记得了。

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每个人似乎都在欺骗我们。我们一进商店，就成为把破损商品拿出来的信号。如果我们买只龙虾，里面就被注满水。我们买的肉都是咬不动的，我们买的面包几乎没有皮。为了知道烤肉必须依照的准则而使肉不至过头乃为恰好，我亲自查阅了《烹饪学》一书，发现书中规定每磅肉需烤一刻钟，或者说一刻钟多一点点吧。可总会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意外而使我们不能对那准则满意，我们永远不能折中于鲜红和焦黑之间。

我有理由相信，就算我们成功过什么事我们在这些失败上花去的钱比在成功上的要多许多。看小贩的帐本，我觉得我们用去的奶油足可以铺满地下室一层了。我不知道，那时的国税簿上是否表现出胡椒的需求量有明显增加，如果我们的消耗没有影响市场，我得说，那就准有一些家庭停止了使用胡椒。最奇妙的事实是：我们家里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东西。

至于洗衣妇当掉衣服然后醉醺醺地来道歉，我认为这是谁也免不了会发生的。至于烟囱失火，教区募捐，为教堂执事作伪证，我也持上述看法。可我意识到我们不幸雇了一个对提神物品非常爱好的仆人，于是在我们的啤酒店帐目中被她满满列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帐目，如“四分之一磅甜酒汁（科太太）”，“八分之一磅丁香酒（科太太）”“一杯薄荷甜酒（科太太）”，那括弧里的总是朵拉，好像说明她喝掉了这一切兴奋剂。

我们早期的家宴之一就是请特拉德尔用饭。我在城里碰到他，邀他下午和我一起出城。他痛快地答应了，我便写信通知朵拉，说我要带他回家。天气很宜人，一路上我们谈的就是我的幸福家庭。特拉德尔很投入，并说他在构想自己有这么一个家——苏菲在等着他并为他准备一切，他想不出这样一来他还会觉得幸福有什么缺陷。

我不能希望有谁比我那坐在桌子对面的小妻子更可爱了。可是当我们坐下时，我真希望空间还大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也总感到逼仄，可是找起什么东西来又觉得空间太大，大得什么也找不到。我怀疑这是由于没有一件东西是放在合适位置上不动的，只有吉普的高塔除外。吉普的高塔永远阻塞着来往的通道。当时，高塔、吉它盆、朵拉的画架、我的写字桌把特拉德尔那么团团围住，我都怀疑他有用刀叉的可能了。可是好脾性的他一个劲说：“海洋一般宽阔，科波菲尔！我向你保证，海洋一般！”

我还希望的一件事是：晚餐时，不要鼓励吉普在桌上走来走去。我

开始想，就算它没有把脚放在盐里或融化的奶油里的习惯，它在这上面也有些扰乱秩序。这时，它似乎觉得它是被专门弄来监视特拉德尔的。于是，它冲着我的老朋友一个劲地叫，在他的盘子上跑来跑去。它那么大胆固执，可以说容不得别人说什么了。

可是，由于我知道我亲爱的朵拉是多么心软，对她的宠物有讨厌表示会多么令她伤感，我便不作任何反对的表示。为了同一个理由，我也不提及地板上像散兵游勇一样摆着的碟子，还有那些东歪西斜像喝醉了酒一样的调味瓶，还有那些更进一步围困起特拉德尔的乱放置的碗碗碟碟。我打量着眼前待切的炖羊腿时，不禁为我们的腿肉何以如此怪模怪样而惊奇，是不是我们的肉铺老板把世界所有残废的羊都承包了下来。可我不把这些想法说出来。

“我的爱人，”我对朵拉说道，“那个盘子里是什么呀？”

我实在不明白朵拉为什么对做那么迷人的怪脸，好像要吻我一样。

“蚝子，亲爱的。”朵拉怯生生地说道。

“这是你想到的吗？”我很愉快地说道。

“是——的，大肥。”朵拉说道。

“再没比这想法更让人快乐了！”我放下切肉的刀和叉叫道，“再没什么比这让特拉德尔这么喜欢了！”

“是——的，大肥，”朵拉说道，“所以我买了满满的一小桶，那个人说这蚝子很好。可是，我——我怕它们有点不对劲。它们好像不怎么好。”说到这儿，朵拉摇摇头，她眼中泪光莹莹。

“只要把两片壳揭开就行了。”我说道，“把上面的壳去掉吧，我的爱人。”

“但是去不掉。”朵拉用很大力气试着做，那样子挺狼狈，然后她说道。

“你知道，科波菲尔，”特拉德尔高高兴兴地打量着那一道菜说道，“我猜，因为这——这是最上等的蚝子，可我猜，这是因为——它们从没被打开过。”

这些蚝子从没被打开过。我们没有劈蚝子的刀，就算有，我们也不会用。于是我们一边看那些蚝子，一边吃羊肉。至少，我们把腿肉煮熟的那部分都蘸着随子酱吃了。如果我由着特拉德尔去干，我坚信，他会像个野人那样把所有的生肉都吃下去，因为他要表示很喜欢这餐宴席。可我不允许在友谊的祭坛上献出这种牺牲；于是我们改吃咸肉；幸好贮藏室里有冷咸肉。

我那可怜的小妻子以为我准很烦恼时，她是那么悲哀；当她发现我并不是那样时，她又那么高兴；这一来，我隐忍的不快也顿时烟消云散了，于是我们又过了一个快乐的夜晚。特拉德尔和我喝酒时，朵拉把胳膊支在我的椅子上，抓住每一个机会对着我耳语，说我太好了，不做残忍淘气的大孩子。后来，她为我们准备茶。她的一举一动都那么好看，就像是在玩一套玩具的茶具一样，使我对茶本身怎么样也不关心了。然后，特拉德尔和我玩了两圈纸牌。当朵拉弹着吉它唱歌时，我觉得我们的订婚和结婚都像是我的一个温柔的梦，我第一次听她唱歌的那一晚还没过完呢。

特拉德尔离去时，我出门送他。我回到客厅时，我的妻子把她的椅

子朝我的靠近，在我旁边坐下。

“我很惭愧，”她说道，“你能不能想办法教教我，大肥？”

“我得先教自己，朵拉。”我说道，“我像你一样坏呀，爱人。”

“啊，可你能学呀，”她接着说道，“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呀！”

“胡说，小耗子！”我说道。

“我真希望，”我的妻子半天没说后又说道，“我能去乡下，和爱妮丝一起住上整整一年！”

她搂住我双肩，下巴倚在手上，用那湛蓝的双眼盯住我的双眼。

“为什么要那样？”我问道。

“我相信她能使我有长进，我也相信我能跟她学习。”朵拉说道。

“那要等适当的时候，我的爱人。你得记住，这么些年来，爱妮丝都得照顾她的父亲。还在她是一个很小的孩子时，她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爱妮丝了。”我说道。

“你愿不愿意用我要你叫我的名字叫我？”朵拉一动不动地问道。

“什么名字呢？”我微笑着问道。

“那是个很傻的名字，”她摇了摇头说道，“娃娃妻子”。

我笑着问我的娃娃妻子，她想到什么了就叫我这么称呼她。她一动不动，只是我把她搂得使她的蓝眼睛更接近了我，她答道：

“你这笨家伙，我并不是说你应该用这个名字代替朵拉。我只是说，你应当照这名字来想我。你要对我发脾气时，你就对自己说：‘这不过是我的娃娃妻子罢了！’我使你很失望的话，你就说：‘我早料到了，她只能成为一个娃娃妻子！’你发现我不能做到我想做到的那样（我相信我永远也不能了），你就说：‘我那愚蠢的娃娃妻子依然爱我呢！’因为我的确爱你。”

我没对她认真过；直到那时，我也没想到她自己是认真的。可是那么多情的她听到我当时发自肺腑的话，她是那么快乐，在闪着泪光的眼睛还没变干，她就笑盈盈了。不久，她真的成了我的娃娃妻子，坐在中国宝塔外的地板上，为了惩罚吉普刚干的坏事而摇着那些铃铛；吉普就趴在门里，把头探出来眨眨眼，懒得理会这捉弄。

朵拉的这要求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回顾我的写作生涯，我祈祷我所爱的那个天真人儿从往事的烟雾和阴影中出现，再次把她可爱的头转向我；我也依然可以宣称：这番话永远刻在我记忆中了。也许我并没很好地实践它，我当时年轻，不更事，但我决没有对那纯朴的倾诉充耳不闻。

不久以后，朵拉告诉我，说她就要成为了不起的管家了。于是，她擦干净写字板，削尖铅笔，买了个大帐本，用针把所有被吉普撕下的《烹饪学》一书的书页全认真补订上，按她的说法她是认认真真花了番力气想“学好”。可那些数字仍然那么顽强——它们不肯相加起来。她刚刚辛辛苦苦在帐本上记下了两三个项目时，吉普就摇着尾巴从那一页上走过，把那些项目弄得面目全非。我觉得那得到的唯一确定成果就是：她把小小右手的中指全伸到墨水里了。

有时，晚上，我在家工作时——那时我写得很多，开始小有作家的名气了——我放下笔，看我的娃娃妻子努力学习。首先，她长叹一声，拿出那个大帐本放到桌子上。然后，她把头天晚上被吉普弄脏的地方找

出来，然后喊吉普来看它的错误行为。这一来，她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吉普，或是把它鼻子涂黑以示惩罚。然后她教吉普马上躺在桌上，“像头狮子一样”——这是它的把戏之一，可我看不出有什么相似之处——如果吉普愿意服从，它就会服从。然后，她拿起一支笔开始写字，但她发现笔上有根毛。于是她又拿起另一支笔开始写字，却发现那支笔未点墨水。随后她拿起又一支笔开始写字了，并低声说道，“哦，这是支会说话的笔，会打扰大肥的！”然后她把那工作当作不会成功而放弃，拿起帐本作了一个要用它来压扁狮子的样子，然后搁到一边去了。

或者，在她心情平静时想认真了，她就拿着写字板和一小篮帐单以及其它文件（看起来却只像卷发纸）来坐下，努力想从这些里面得到种结果。她仔细审核后，写到写字板上，然后又擦了去，并反复来回扳着她左手的所有手指。她是那么烦恼，那么沮丧，那么一副不快乐的样子。看到她那么明亮的小脸黯淡了——而且是为了我！——我很痛苦，于是我轻轻走过去，说道：

“怎么了，朵拉？”

朵拉绝望地抬起头回答道，“它们不肯听话。它们让我头疼。它们根本不肯照我的意思做！”

于是，我便说：“让我们一起试试看吧。让我来做给你看，朵拉。”

于是，我开始试着做示范。朵拉或许注意力集中了5分钟，然后就厌倦了，就开始卷我的头发，摆动我的硬领（并借此观察我脸上的表情）来调剂。如果我不动声色地阻止她的这种游戏，继续教授，她就显得那么忧伤和恐慌，因为她越来越窘了。于是，我就记起我刚认识她时她那浑然的快乐，也记起她是我的娃娃妻子，我便内疚。我就放下铅笔，拿过了吉它。

我有很多工作要干，也有很多忧虑，可是出于同样的顾虑我不说出来。现在我也一点不能肯定这样做对，但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娃娃妻子。我搜尽记忆，把心中的秘密全交付给这本书（只要我知道的）。我知道，昔日不幸的损失或某种东西的欠缺在我心中占着一定空间，但却并没使得我的生活更加困苦。在晴和天气里，我一个人走着，想到往昔那一切夏日，在那种日子里，天空中充满了孩子气的狂想；这时，我的确感到我有些梦并没实现；可是我总觉得那是往昔暗下去的辉煌，没什么能把它投到现在之上。有时（在那瞬间）我也的确感到，我希望我的妻子是我的顾问，应有更多魄力和定见来支持我，改善我，应有将我周围空虚变充实的能力。可是我觉得世界上没有这种十全十美的幸福。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会有。

就年龄来说，我做丈夫还嫌太稚气。至于软化忧愁的影响和经验等，我除了像本书所记载那样就再也没有更多的见识了。如果我做错过什么（我肯定做错了不少），我是因为对爱情误解而做的，因为缺乏智慧而做的。我写的都是事实，现在来加以掩饰没什么益处。

就因为如此，我独自承担了我们生活中的劳苦和忧虑，没有人可以相互分担。在我们那纷乱的家庭安排方面，我们仍基本上和过去一样，可我已经习惯了，令我高兴的是看到朵拉也不那么烦恼了。她还是和以前一样天真，一样快乐开心，她很爱我，她总用旧时的小玩艺来为自己寻乐。

当议院的辩论加重——我指的是量而不是质，在质的方面那些辩论几乎没什么变化——我回家很晚，而朵拉决不肯先睡。一听到我的脚步声，她总下楼来接我。晚上，我如不用为我吃了大苦而当成的职业占据便在家写作时，不论到多晚，她总坐在我旁边，而且那么沉默。我总以为她已经去睡了，可我抬起头来，总看到她那蓝眼睛像我说的那样静静看着我。

“哦，多辛苦的孩子！”一天夜里，我收拾书桌时和她眼光相遇后，朵拉这么说道。

“多辛苦的小姑娘！”我说道，“这样说才恰当。下次，你应该去上床，我的爱人。这于你实在太晚了。”

“不，不要赶我去上床！”朵拉走到我身边恳求道，“千万别那样！”

“朵拉！”

我大吃一惊的是她趴在我脖子上哭了。

“不舒服，我的亲爱的？不开心？”

“不！很舒服，很开心！”朵拉说道。“可是你得说，你准我留下，看你写。”

“哈，半夜里那双明亮的眼睛多么好看呀！”我答道。

“它们真的明亮？”朵拉笑着说道，“我很高兴，它们竟是明亮的。”

“小虚荣鬼！”我说道。

不过这不是虚荣心，这只是由于我的赞美而生出的无害的欢喜。在她这么告诉我之前，我就知道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真觉得它们好看，那就说我可以总是留下来，看你写！”朵拉说道，“你真觉得它们好看？”

“非常好看！”

“那就让我总留下来，看你写作吧！”

“我怕那样就不能使它们更明亮了，朵拉。”

“能的！因为在那种时候，你这个聪明的孩子，当你心中充满默默的幻想时，你就不会忘记我了。如果我说一句很蠢、很蠢——比平常还蠢——的话，你会介意吗？”朵拉从我肩头上打量我的表情说道。

“那是什么美妙的話呢？”我问道。

“请让我拿那些笔。”朵拉说道，“在你那么勤恳工作时，我也要在那么些小时里干点什么。我能拿那些笔吗？”

一想到我说可以时她那可爱的笑脸，我的眼里就涌上泪水。从那以后，每当我坐下写作时，她就常拿着一束备用的笔坐在那老地方。由于能这样做和我的工作有关的事，她非常得意。我向她索取一支新笔时，她感到非常愉快——我常常故意这么做。于是我想出一种让我娃娃妻子开心的新方法，我托故要她抄一两页原稿。于是朵拉高兴了起来。她为这项重要工作大做准备（穿上围裙，从厨房拿来防墨水的胸布），花不少时间来抄，由于要对吉普笑（仿佛它懂得这一切一样）而无数次停了下来，非在末尾签名才算完工的固执想法，像学生交试卷那样把抄稿拿给我的样子，我夸她时她搂住我脖子的那样子——这一切在别人虽看似平常，于我却是动我肺腑的记忆呢。

然后，她就马上拿起整串的钥匙并把它们装到一个小篮子里，系在她细细的腰上，叮叮 地在室内巡视。我很少发现这些钥匙所属的地

方上过锁，它们除了成为吉普的玩艺以外，我也不能发现它们还有什么用处。可是朵拉喜欢这么做，我也很喜欢。她深信，这么玩娃娃家似地料理家务有很多成就，我们就在以这种娃娃家似的方法管理的家中很快乐地生活着。

我们就这样过日子。朵拉几乎和我一样爱我的姨奶奶，常告诉我姨奶奶她当初生怕她是一个讨厌的老家伙。“我从没见过我姨奶奶还对别人像对朵拉这样宽容。她逗吉普玩，虽说吉普总是无所反应；她天天听吉它，虽说我怕她对音乐并没什么兴趣；她从不抨击那些不中用的仆人，虽然她一定有那种强烈冲动；她步行很远，去买她发现朵拉需要的任何小玩艺，让后者惊喜；每次她从花园进来，没看到朵拉在屋里，就在楼梯口用响彻全屋的声音愉快地叫道：

“小花在哪儿呀？”

第四十五章

狄克先生真如我姨奶奶预言的那样

我离开博士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住在他附近，我经常见到他；我们也一起去过他家两三次，吃饭或喝茶。老兵总是住在博士家里。她完全和过去一样，那两只长生不死的蝴蝶仍在她帽顶上飞来飞去。

正如我这一生中见过的其它母亲，马克兰太太比起女儿远要喜欢寻欢作乐得多。她得有很多开心可寻，却像一个很有策略的老军人，拿她的孩子来做借口，声称是为了孩子而达到她自己的目的。所以，博士使安妮开心的愿望特别投这位奇特的母亲的心思，她对她的关心人微表示无条件的赞许。

我非常相信，她不知不觉地刺痛了博士的伤口。由于她那种成人的轻薄和自私（但这并非总是和成熟的年龄相结合的），她极热烈地对他想让安妮生活轻松点的做法予以称许，这就更让博士感到自己的忧虑不是多余的。博士生怕他是他年轻太太的一种束缚，而且在他们中间没有水乳交融的感情。

“我亲爱的人，”一天，我在坐时，她对他说，“你知道，一直关在这里，无疑让安妮感到有点无聊呀。”

博士那慈祥的脑袋点了点。

“等她像她母亲那么老时，”马克兰太太挥了挥扇子说道，“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你可以把我投到监狱里去，只要有上流人作伴加一桌小牌，我就永远也不想出来。可我不是安妮，你知道，安妮也不是她的母亲。”

“当然，当然。”博士说道。

“你是最好的人——不，请你原谅！”因为博士做了手势请她别再说下去，“我一定要当着你说，就像我常背着你说一样，你是顶好的人；不过，你当然不——是不是？——和安妮一样有相同的爱好和幻想。”

“不。”博士答道，口气很忧愁。

“不，当然不，”老兵附和道，“以你的《辞典》为例吧，一部《辞典》是多么有用的作品！多么重要的作品！单词的意思！如果没有约翰生博士或那一类的什么人，我们就要把意大利熨斗称作床架了。可我们不能希望一部《辞典》——特别是在它还没完成之前——让安妮感到有趣吧，是不是？”

博士摇头。

“所以，我对你的周到考虑非常赞许，”马克兰太太用折起的扇子拍拍他肩膀说道，“由此可见，你不像一般上了年纪的人那样希望年轻人有老年人的头脑。你已经研究过安妮的性格，你懂得。这就是我觉得很可爱的地方！”

在这番恭维话的刺伤下，我觉得连一向平静宽容的博士也在脸上露出了几分痛苦。

“所以，我亲爱的博士，”老兵一面亲热地拍拍他一面说道，“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季节指挥我。喏，一定要明白，我完全供你驱使。”

我会愿意陪安妮去歌剧院、音乐会、展览会及各种地方，你永远不会发现我感到累的。我亲爱的博士，义务高于一切呀！”

她有言必信。她可以受得了大量娱乐，她永远不会在见解上让步。每次，她拿起报纸（她每天坐在家里最软的椅子上用单片眼镜看两个小时报纸），总能发现一种她肯定安妮会喜欢看的東西。安妮说她讨厌那东西也不会有用，她母亲总这么劝她道：“喏，我亲爱的安妮，我相信你懂事些了；我得告诉你，我亲爱的，你辜负着斯特朗博士的好心呢。”

她总当着博士说这种话，安妮就算一百个反对，我觉得，也就多半收回了。她几乎总由着她母亲调摆，去老兵想去的任何地方。

那时，麦尔顿先生很少陪她们。有时，我姨奶奶和朵拉受到邀请也就无碍地接受了。有时，只有朵拉一人受邀，我本为朵拉前往有点不安，但想到那一夜在博士书房中发生的一切，我的怀疑心情就变了。我相信博士是对的，我的猜疑是要不得的。

姨奶奶和我单独在一起时，她有时一面搓着鼻子一面说她无法明白这问题；她希望他们更快乐些；她不相信我们的军人朋友（她总这么称呼老兵）能在这方面有什么积极作用。姨奶奶进一步说道：“如果我们的军人朋友肯剪掉那些蝴蝶，把它们送给扫烟囱的人作五朔节的礼物，那还可以看作她开始明白事理了。”

她很相信狄克先生。她说，那人头脑中显然有种主意；如果他一旦把握住那主意（但这恰恰又是他很难做到的），他一定会赢得大名声的。

狄克先生压根不知道这预言，在对博士和斯特朗夫人方面，他还和从前一样。他似乎不向前走，也不后退。他像一幢建筑那样牢固地矗立在原来的基础上。我应该承认，我对于他会推动这事所抱的信心和我认为他是一幢建筑物一样，二者不分上下。

可是，我结婚后几个月的一天晚上，狄克先生把头伸进客厅（我正一个人在那里写作，朵拉和我姨奶奶去和那两只小鸟喝茶了）。他意味深长地咳嗽了一声说道：

“恐怕和我说话会妨碍你工作呢，特洛伍德？”

“没关系，狄克先生，”我说道，“请进！”

“特洛伍德，”狄克先生和我握手后把手指按在鼻子边说道，“在我坐下前，我想发表一点看法。你了解你姨奶奶吗？”

“一点点。”我答道。

“她是世间最奇妙的女人，老弟！”

把这句话像一枚炮弹一样发出后，狄克先生怀着比往常更庄重的神气坐下，瞪着我瞧。

“喏，孩子，”狄克先生说道，“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随你问多少都行。”我说道。

“你怎么看待我，老弟？”狄克先生交叉着两臂说道。

“一个亲爱的老朋友。”我说道。

“谢谢你，特洛伍德，”狄克先生欠起身开心地和我握手并笑着说道，“可是，我的意思是，孩子，”他又像先前那样庄重了，“你在这方面怎么看待我呢？”他摸了摸他的前额。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可他用一个词来帮助我。

“软弱？”狄克先生说道。

“哦，”我含糊地答道，“有一点。”

“完全正确！”狄克先生叫道，似乎对我的回答非常喜欢，“这是，特洛伍德，他们从什么人脑袋里掏出点烦恼又送进什么地方时，有一种——”狄克先生把两只手很快地互相绕着转了好几次，然后把它们合在一起揉搓，以表示纷乱。“这就是我所遭受的那一种情形。嗯？”

我向他点头，他也向我点头。

“总而言之，孩子，”狄克先生把声音放低了说道，“我是头脑简单的。”

我本想对这结论做修正，却被他拦住了。

“是的，我是的！她故意说我不是的。她不肯听这种话；可我是的。我知道我是的。如果她不帮助我，老弟，这些年来我一定被幽禁起来过苦闷的日子了。可是，我要供养她！我没花过我抄写挣来的钱。我把那些钱放在一个箱子里了。我已经立下了遗嘱。我要把全部的钱都留给她。她就要发财——显贵了！”

狄克先生拿出小手帕擦擦眼睛，然后把那条小手帕仔仔细细叠好，放在两手中间压平，再收进衣服口袋，就像要用小手帕把我姨奶奶收藏起来一样。

“现在你是一个学者了，特洛伍德，”狄克先生说道，“你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了。你知道博士是什么样的学者，什么样的大人物。你知道他一向怎样对待我，不因他的智慧而自大，而是谦卑，谦卑，甚至折节下交可怜的、不学无术的狄克。当风筝在天空中与云雀共飞时，我已把他的名字写在一片纸上了，沿线送上了风筝。风筝很高兴地收到他的名字，并因为他的名字而变得更晴和明朗。”

我很诚恳地说，博士值得成为我们最尊敬、最称许的人。他听了很快乐。

“他那美丽的夫人是一颗星，”狄克先生说道，“一颗发光的星。我曾见过她发的光，老弟。可是，”他把椅子挪近了点，把他一只手放到我膝盖上——“乌云，乌云，老弟。”

他脸上布满了愁云，我一面摇头回答他，也露出了忧愁。

“什么乌云呢？”狄克先生说道。

他那么恳切地注视着我，那么急于想知道，我像对孩子解释什么一样吃力地回答他，说得又慢又清楚。

“他们中间产生了很不幸的分歧，”我答道，“有导致一种令人不快的隔膜的原因。一种秘密。或许和他们年龄的差异有关，或许是由产生的。”

我说一句，狄克先生就像报数一样沉思着点下头，我说完后，他停了下来，坐在那里看着我的脸，手仍按在我膝盖上考虑我的话。

“博士不生她气吧，特洛伍德？”过了一会儿，他说道。

“不，他很爱她。”

“那么我就明白了，孩子！”狄克先生说道。

他拍了拍我膝盖，又靠回他的座位，眉毛抬得不能再高。他那突如其来发作的欢欣使我以为他比先前更疯疯癫癫了。他同样突然地又恢复了庄重，仍像先前那样前倾，在说话前先毕恭毕敬地摇出那方小手帕，仿佛它就是我姨奶奶一样。

“世间最奇妙的女人，特洛伍德。她为什么没有设法加以补救呢？”

“这问题实在太微妙，也太困难，不便加以干预。”我答道。

“优秀的学者，”他用手指点着我说道，“为什么他也没有想办法呢？”

“为了同样的理由。”我答道。

“喏，我知道了，孩子！”狄克先生说道。于是，他比先前更高兴地站在我跟前，一面点头，一面不断拍胸，使人疑心他几乎把他体内所有的气都点了出去或拍了出去。

“一个可怜的疯子，老弟，”狄克先生说道，“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眼前这人，你知道！”又拍拍自己，“可以干奇妙的人不能干的事。我要使他们和好，孩子，我要试试看。他们不会责备我，不会反对我。我就是做错了，他们也不会介意。我不过是狄克先生，有谁会对我介意呢？狄克不算什么！嘘！”他嘘了一口气，那样子很不屑地，好像他把自己吹掉了一样。

这时我们听到送姨奶奶和朵拉回来的马车停在花园的小门前了，幸好这时他把这秘密说完了。

“别提一个字，孩子！”他低声往下说道，“就让狄克——傻乎乎的狄克——疯疯颠颠的狄克来负所有的责任吧。有一段时间我想过，老弟，我想过，我会有办法的，现在我有办法了。你和我谈过这以后，我相信我有了办法，一点也不错！”

狄克先生再没就这问题说一个字，可是在以后的半个小时里，他不断用暗号示意我严守秘密，他那些小动作让姨奶奶非常不安。

我对他那计划的结果很关心，因为在他所有结论中，我看出奇特的头脑中发出的一线理性微光，不用说同情了，因为他常常表示同情，可是一连两三个星期过去了，我得不到更多消息，我心中暗暗纳闷。后来，我开始认为，由于他思维混乱，他不是忘了他的想法，就是放弃了。

一个晴和的夜晚，由于朵拉不肯出门，姨奶奶和我走着去博士的住宅。时值秋天，又没有辩论扰乱这夜间气氛，我们脚踏下落叶时，我记得那落叶发出了我们布兰德斯通花园的气味，还记起那似乎随哀哀鸣叫的秋风而来的戚戚之感。

我们到宅前时，已是黄昏。斯特朗夫人刚离开花园，狄克先生还在那里，正用刀帮助园丁修理一些树桩。博士在书房里接待客人。可是据斯特朗夫人说客人就要来了，她请我们留下来见见他。我们和她走到客厅，在暗暗的窗前坐下。像我们这样的老邻居或老朋友访问是不用拘什么礼节的。

我们刚在那里坐了一会儿，老是无事生非、大惊小怪的马克兰太太拿着报纸急匆匆地进来，喘着气说道，“我的上帝，安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书房里有客人！”

“我亲爱的妈妈，”她平静地答道，“我哪知道你要知道那事呢？”

“要知道那事！”马克兰太太一下倒到沙发上说道，“我一生还从没这么吃惊受吓过呢！”

“那么你去过书房了，妈妈？”安妮问道。

“到过书房，我亲爱的！”她用力答道，“我当然到过！我看见那个好人儿——请你们想想我的心情吧，特洛伍德小姐和大卫——正在立

他的遗嘱呢。”

她的女儿赶快从窗子上回过头来看。

“正在，我亲爱的安妮，”马克兰太太把那张报纸像桌布一样摊开铺在她膝盖上，然后在上边拍着手反复说道：“立遗嘱！那可爱的人儿真有先见，真是热情！我应该把那情形告诉你们。我真应该，为了对得起那个宝贝——他不愧这么个称呼！——把那情形告诉你们，或许你知道，特洛伍德小姐，由于这个家里从不点一支蜡烛，一个人看报而把眼睛睁得都要掉出来了；而这个家里除了在书房中有一张椅子，再没椅子可以坐在上面看报了，所以我就去书房。我看到那里有灯光，我就开了门。和亲爱的博士在一起的是两个职业界的朋友，显然和法律有关，他们三人都站在桌子边。可爱的博士手拿着笔。‘那么，这不过表示，’博士说道——安妮，亲爱的，听这几句话——‘那么，诸位，这不过表示我对斯特朗夫人的信任，并把一切都无条件地给她？’职业界一个朋友答道：‘并把一切都无条件地给她。’听到这里，我怀着母亲的天然感情说道，‘好上帝，求你宽恕我吧！’我被台阶绊倒了，然后从食品贮藏室后面的小路到这里来。”

斯特朗夫人推开窗子，走到门廊上，靠着一根柱子站在那里。

“喏，看到一个像斯特朗博士这么一把年纪的人，还有心智做这样的事，是不是叫人感动，特洛伍德小姐？是不是叫人感动，大卫？”马克兰太太机械地用目光追随着安妮说道。“这不过表明我的见解多么正确，当斯特朗博士巴结着来见我，向我要求娶她时，我对安妮说道，‘我亲爱的，据我看，关于对你生活提供适当的赡养这点看来是没有疑问的，斯特朗博士会比他所应许的做得多些。’”

她说到这里时，铃响了，我们听到客人们走出的脚步声。

“无疑，一切都办好了，”老兵听了一会后说道；“那个可爱的人已签了字、盖了章并交了出去，也安了心。就该这样！怎样的心智啊！安妮，我亲爱的，我要带着我的报纸去书房了，因为我离不开新闻。特洛伍德小姐，大卫，请来看博士吧。”

我们陪着她去书房时，我见到狄克先生正在光线暗淡处收拾刀子，还看到姨奶奶用力地搓鼻子以发泄她对我们军人朋友的愤慨。至于谁第一个走近书房，马克兰太太怎样马上就在安乐椅上坐下，姨奶奶和我怎样同时在门口站了下来（也许是她的目光比我敏捷而把我留下），就算我知道，我也不记得了。不过我知道，在博士还没看到我们时，我们就看到他坐在桌旁，四周是他喜欢的那些对开本的大书。同时，我们看到斯特朗夫人悄悄走进来，苍白的她颤抖着。狄克先生扶住她胳膊，把另一只手放在博士胳膊上，使得后者无表情地抬起头往上看。博士抬起头时，他的夫人单膝跪在他脚旁，祈求般地举着手，凝视他的脸，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凝视他时的那神情。看到这一切，马克兰太太扔下了报纸，瞠目结舌，就像准备放到名叫“惊讶”的船上的一个雕像——我再也不想不出更好的比喻了。

博士温和的举动和惊讶，他夫人祈求态度中交织的尊严，狄克先生和蔼的关切，我姨奶奶小声说“那人疯了”时的恳切（她得意地表现是她救他脱离了苦难），我此刻记叙时，不仅能记得，还能看到、听到。

“博士！”狄克先生说道，“究竟有什么隔膜？看这里！”

“安妮！”博士叫道：“别跪在我面前，我亲爱的！”

“要！”她说道，“我请求大家都别出去！哦，我的丈夫和父亲，打破这个这么久的沉默吧。让我们双方知道，横在我们中间的是什么！”

这时恢复了说话能力，并似乎以家族骄傲为重和因母亲尊严而自负的马克兰太太不顾一切地叫道：“安妮，快站起来，除非你想看到我马上在这里发疯。别用这种自轻自贱的方法玷辱一切和你有关的人！”

“妈妈！”安妮答道，“别对我说废话。我是对我丈夫诉说，就是你在这一也算不了什么！”

“算不了什么！”马克兰太太叫道，“我，算不了什么！这孩子已经疯了！请给我一杯水！”

我太关注博士及他的夫人了，故而没理会这请求，同样，这请求也没对别人发生什么影响。于是，马克兰太太喘着气，瞪着眼，用扇子扇自己。

“安妮！”博士亲热地抱着她说道，“我亲爱的！如果，由于时间流逝，我们的婚姻生活发生了无可避免的变化，那不是你的罪过。那罪过是我的，全是我的。我的爱情、赞美和尊敬都没变。我希望能让你快乐。我真心爱你、敬你。起来吧，安妮，求你。”

可她不肯起来。看了他一会后，她更偎近他，把胳膊横放在他膝盖上，把头垂到胳膊上。她说道：

“如果这儿有我的朋友，为了我，或为了我的丈夫，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说句话；如果这儿有我的朋友，可以说出我的良心有时对我低声说出的任何猜疑；如果这儿有我的朋友，尊重我的丈夫并关心我，并也许知道怎样帮助我们和好——我请求那个朋友出来说句话！”

一片沉重的寂静。经过一番痛苦的迟疑，我打破了那寂静。

“斯特朗夫人，”我说道，“我知道一件事，而斯特朗博士曾请求我保守秘密，我一直保守到今晚。可我相信，现在如果再保守下去，就要使信任和体贴被误解，你的请求解除了他给我的约束。”

她把脸转向我了一会儿。我知道我做的是对的。我无法抗拒她满脸的恳求，就算它使我不感到那么可以完全相信。

“我们将来的和睦或许在你手里，”她说道，“我很相信，你是不会隐瞒丝毫的。我早就知道，我从你或任何人那儿听到的话都只能显示我丈夫高尚的心。无论你认为那些话会怎么触犯我，都不必在意。这之后，我要在他和上帝面前诉说我的想法。”

听了这样恳切的请求，我没征求博士同意，就把那晚在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一切——说了出来。除了把尤来亚·希普的口气稍加缓和以外，我对事实不做任何折扣。在我叙述的整个过程中，马克兰太太又瞪眼，又不时尖叫和感叹，种种行状难附之于笔墨。

我说完后，安妮有一会儿未出声，仍像我前面写到的那样低着头。然后，她拿起一直保持着我们进来看到他时那姿势的博士的手，托到胸前亲吻。狄克先生轻轻地扶住她。说话时，她站了起来，靠着狄克先生，望着她丈夫——她的眼睛一直没离开过他。

“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所有过的种种想法，”她用低弱温顺的声音说道，“我都要袒露在你们面前。既已听说了刚才的一切，我如果还不全说出来，我就不能活。”

“不必了，安妮，”博士温和地说道，“我从没猜疑过你，我的孩子。没必要，实在没必要，亲爱的。”

“很必要，”她还是用那种口气说道，“我应当把我的整颗心在那个宽厚忠诚的灵魂前打开。上帝知道，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更爱也更敬重那个人！”

“真的，”马克兰太太插嘴道，“如果我还是个明理的人——”

（“你不是的，你这个拆烂污的人。”我姨奶奶忿忿地小声说道。）

“——应当允许我说：没有细细叙述的必要。”

“除了我的丈夫，没人能做判断，妈妈，”安妮的眼睛仍盯着她丈夫说道，“他会听我的。如果我说了什么使你痛苦，妈妈，饶恕我吧。我自己已先忍受了痛苦，我常忍受痛苦，且忍受了很久。”

“是吗！”马克兰太太喘着气问道。

“我很年轻时，”安妮说道，“我还只是个小孩时，我最早获得的一切知识都来自于一个耐心的朋友和老师——我亲爱的父亲的朋友——我永远敬重的人。想起我所知道的一切，我就不能不想到他，是他在我的头脑中储入第一批宝贵思想，并在那一切上打上了他的品性的烙印。我相信，如果我是从别人那里获得那一切，就怎么也比不上经他而得的那么于我有益。”

“她把她母亲就不当回事！”马克兰太太叫道。

“并不是那样，妈妈，”安妮说道，“我不过是照他本来的样子看他。我就得这么做。我长大以后，他依然在我心中占着同样地位。我以得到他的关切而自豪，我对他怀着强烈的爱慕之情、感激之情和依恋之情。我无法形容我怎样重视他——把他看做一个父亲，一个导师，他的称许和一切他人的都不同，如果我不能相信整个世界，我也可以相信他。你知道，妈妈，当你突然把他以爱人身份介绍给我时，我多年轻，多没经验。”

“我已把那事实对这里的每个人至少说了五十次！”马克兰太太说道。

（“那就别出声了，看在上帝份上，不要再出声了吧！”姨奶奶小声说道。）

“一开始，我觉得这变化太大，也损失太大，”安妮说道，她的神情和语气依然没变，“我又激动又痛苦。我还不过是个孩子，一直被我尊敬的他一下身份变化这么大，我觉得我有些遗憾。可是，什么也不能让他和过去一样了，于是我为被他那么看重而自豪，我们就结了婚。”

“——在坎特伯雷的圣阿尔菲什。”马克兰太太说道。

（“混女人！”我姨奶奶说道，“她就不肯安静下来！”）

“我没想到，”安妮红着脸继续说道，“我的丈夫会给我带来什么世俗利益。我年轻的心中只有敬意，没有那种渺小的念头。妈妈，原谅我这么说——想到可以用那种残酷的猜疑冤枉我也冤枉他的人时，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

“我！”马克兰太太叫道。

（“啊！你，当然！”姨奶奶说道，“你用扇子也搨不了这点，我的军人朋友。”）

“我是我新生活的第一种不幸，”安妮说道，“这是我所知道的各

种不快遭际中的第一个。后来，这不快的事多得我也数不清了，——可是并不——我仁慈的丈夫——不是为了你所想象的理由；因为任何力量也不能把我心所想、所忆或所望的一切与你分开。”

她抬起眼睛，合起手来。我觉得她像所有的天使一样美，一样纯。从那以后，博士就像她看他时那样目不转睛地看她。

“过去，妈妈为了她自己来榨你是无可指责的，”她继续说道，“我相信，她的出发点无论如何都是无可指责的——但，当我看到许多不正当的要求以我的名义来压在你身上时，看到你怎样被人利用我的名义来愚弄时；看到你如何宽容而非常关心你利益的威克费尔德先生又如何愤慨时；我开始感到人们在猜疑我是用爱情换金钱——这世界上这么多人，我偏偏卖给了你——这种猜疑成为我无理强迫你分担的屈辱。我的灵魂知道，我结婚那天我就完全献上了我的爱情和名誉，可我心里总是怀着这恐怖和烦恼，我无法告诉你们那是什么滋味——妈妈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滋味。”

“为了照顾家，”马克兰太太流着泪叫道，“一个人竟受到这种报答！我真希望我是个野人！”

（“我也巴不得你是的——而且就在你自己的那一小块地方上！”姨奶奶说道。）

“就在那时，妈妈非常关心我的表兄麦尔顿，我喜欢过他，”她温柔但毫不犹豫地說道：“非常喜欢。我们一度做过小情人。如果没发生什么变化，我也许会以为我真地爱他，那就也许会和他结婚而陷入最大的不幸。在婚姻中，没有任何悬殊大过思想和信念的不合。”

当我注意听下面的话时，我仍不断品味那句话——“在婚姻中，没有任何悬殊能超过思想和信念的不合。”——仿佛这话中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无法体会，仿佛非常稀罕。“在婚姻中，没有任何悬殊能超过思想和信念的不合。”

“我们没有半点共同之处，”安妮说道，“我早就发现没有半点。纵然我不为许多其它的事感激我丈夫，我也应该为了他把我从那缺乏修养的内心第一个错误冲动中解救出来而感激他。”

她站在博士面前一动不动，怀着一种使我感动的诚恳往下说。可是，她的声音仍像先前那样平静。

“当他等着你因为我而非常慷慨地施惠于他时，当我为了这谋利的行迹而不乐时，我觉得他应该去开辟他自己的路。我觉得，如果我是他，我一定排除万难这么去做。可是，在他出发去印度前。我并未瞧不起他。在那天夜里，我知道他怀有一颗虚伪的心而忘恩负义。从那时我就在威克费尔德先生对我的审视中读出了双重意思。我开始感到笼罩我生活的那层黑暗疑云。”

“疑云，安妮！”博士说道，“没有，没有，没有！”

“你心中没有半点，我知道，我的丈夫！”她接下去说道，“那一夜，我来到你面前卸下我羞辱痛苦的所有重担；我知道，我得说，在你的屋顶下，我的亲戚之一（你为了我而施恩于他）对我说过一些他绝不应说的话，就算他把我当成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也不应当说——在那时，我打心眼里憎恶那故事发出的臭味。我从没说出那故事，从那时直到现在都没说。”

马克兰太太叹了一口气，靠到安乐椅上，用扇子掩住脸，仿佛准备永远藏在扇子后面了。

“从那时起，除了当你面，我绝对没和他说过话；我和他说话，不过为了避免要做上述的解释。他从我这儿知道了他在这里的地位以后已有好几年了。你为了让他进取悄悄给了他很多好处，然后才告诉我，想让我吃惊和高兴。你要相信，这些好处更使我感到心底的烦恼和压力重大。”

她轻轻倒在博士脚前，博士怎么也没能拦住她。她含泪仰面看着博士的脸说道：

“先别对我说什么！让我再说几句！不管对或不对，如果这一切可以重新开始，我相信我仍会这么做。你永远不会知道，怀着旧日那些想法献身于你，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怀疑我的忠贞是买来的，同时又被可看做这种猜疑的证明的那些暧昧所缠绕，你决不会知道这是种什么滋味。我很年轻，也没人指导。妈妈和我在有关你的一切问题上都持很大的异意。如果我犹疑不决而隐瞒我所遭际的屈辱，那是因为我非常尊敬你，也非常希望你尊敬我！”

“安妮，我纯洁的女儿！”博士说道，“我亲爱的孩子！”

“还有一点！只有几句话了！我常想，你可以娶的人有很多，她们决不会给你带来这样的累赘和烦恼，她们会使你的家更可贵。我常忧愁地想，我最好还是做你的学生，甚至就是孩子那样。我常常怕，怕我配不上你的学问和智慧。如果这一切使我在要说那些话时犹疑不决——事实上也如此——那仍然因为我非常尊敬你，也希望有一天尊敬我。”

“那一天已经一直明亮亮得很久了，安妮，”博士说道，“得有一个漫漫长夜了，我亲爱的。”

“还有一句话！我后来有意——坚定地这么做，暗中打定了主意——把蒙你那么多年的那人的坏处藏在心底，只让自己独自痛苦。最后一句话，最亲爱的最好的朋友！你近来变化的原因，今晚已水落石出。我曾非常痛苦和忧伤地看着那变化，有时曾想到我过去的担心——我有时也作过一些比较实际的假设。今天晚上，我也因了一桩意外的事知道，即使在这种误解下，你仍对我怀有那么高贵的信任。我不期望我的爱情和孝敬之心能配得上你那宝贵的信任，但我可以在知道这一切后，对着你这张亲爱的脸——它像父亲的脸那样受到尊敬，像丈夫的脸那样受到爱慕，像朋友的脸那样使我在童年时期就觉得神圣无比——抬起我的眼睛并郑重宣布，我从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心思。我从没在我有逊你的那爱情和忠实上动摇过！”

她搂住他的脖子，他把头倚在她头上，他的白发和她的棕发混在一起。

“哦，搂紧我，我的丈夫！永远也不要抛弃我！不要认为或说出我们中间有什么差异悬殊，因为，除了我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外，我们并没有差异。每过一年，我对这一点就更明白一些，我也越来越重视你。哦，搂住我，我的丈夫，因为我的爱情是建在磐石上的，它是不会变的！”

在那之后的寂静中，我姨奶奶庄重地稳步走到狄克先生身旁，搂住他很响地吻了一下。为了他的体面起见，她这么做很是时候，因为我那时看到他正想做出金鸡独立的样子——我相信是的——以示他心中的快

乐。

“你真是个出色的人，狄克！”姨奶奶称许他道，那表情是非常果决的，“可别装出别的什么样来，我可是知道得较多的人啰！”

说到这里，姨奶奶扯着他袖子，一面朝我点头；于是我们三个悄悄溜了出门，往家走去了。

“无论如何，这是对我们那位军人朋友的当头一棒”，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姨奶奶这么说道。“就算没有别的事叫人喜欢，单为这个，我也能睡得好一点了！”

“恐怕她很难过呢，”狄克先生十分同情地说道。

“什么！你见过一头鳄鱼难过吗？”姨奶奶说道。

“我不认为我见过一头鳄鱼呢。”狄克先生很温和地答道。

“如果没那老怪物，什么问题也不会发生，”姨奶奶有力地说道，“但愿有些母亲不要干涉她们出嫁的女儿，不要亲热到暴虐的程度。她们似乎觉得，把一个不幸的女孩送到这世界上来——天哪，就像是这女孩求着被送来、心甘情愿被送来一样——她们能得到的唯一报酬就是有充分的权利让她苦恼得要离开这世界。你在想什么，特洛？”

我在想已经说过的一切。我仍然在想一些被说过的句子——“在婚姻中，没有任何悬殊差异能超过思想和信念的差异，”“缺乏修养的内心第一个错误冲动，”“我的爱情是建在磐石上的，”——可是我们到家了，脚下是被踩过无数次的落叶，秋风正在刮着。

第四十六章

消 息

一天晚上，我正在考虑着我当时正写着的一本书——由于随着我努力，我越来越成功，我那时已开始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了——便独自散步，回来时，我经过斯梯福兹夫人的住宅。如果我关于日期的零乱记忆可信，那时我肯定已结婚 1 年左右了。我住在那一带时，虽也常经过那里，但只要有别的路可绕，我一定不从那里走。话虽这么说，但白费事绕上一个大圈，要走别的路也不容易，所以总的看来，我常经过那儿。

我急急经过那里时，除了向那住宅看一眼，从未作进一步的举动。那住宅一直沉闷阴郁。最好的房间都不是临街的，那些窄小框条粗的旧式窗子无论怎么看都让人不快，看上去总很凄凉地紧紧关着，百叶窗永远放下着。有一条小廊穿过铺石头的小院，通向一个从未启用过的入口，有一个特别的楼梯圆窗，它也是唯一未被百叶窗遮住的一个窗子，亦透出无人居住的荒凉气象。我不记得我看到那宅子透出过一线灯光。如果我是一个偶经此地的路人，我大概会认为一个无儿无女的孤老死在里面了。如果我有幸对那地方一无所知，又总看到它毫无变化的样子，我猜，我准会用许多离奇的推测来满足我的幻想了。

事实上，我尽可能少去想它。不过，我的思维不像我的身体那样走过它就把它甩在身后了。我常常因它而生许多默想。我说的这一天夜里，隐约迷离的希望幽灵，朦胧依稀的失望的残影，以及在我起伏思绪中产生的经验和想象的交错，还加上对童年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幻想，这一切混在一起，在我眼前游荡不停。在这种情形下，那住宅就格外能激发联想。我走过它时正在沉思默想中，身边一个声音让我大吃一惊。

这还是个女人的声音。我马上记起这就是在斯梯福兹夫人客厅里的那个小女仆。过去，她帽子上有蓝缎带，而现在都拆掉了，只扎了一两个让人看了发闷的深棕色结子；我猜，这也是为了适应那家的变化吧。

“对不起，先生，你肯进去和达特尔小姐谈谈吗？”

“是达特尔小姐叫你来找我的吗？”我问道。

“不是今晚，先生，不过也一样。达特尔小姐前一两晚看到你经过，就叫我坐在楼梯上望，见你再走过就把你请进去和她谈谈。”

我折回，我们往前走时，我问我的带路人，斯梯福兹夫人可还好。她说她的主人不太好，常留在她自己的房间里。

我们来到住宅时，她指给我看花园里的达特尔小姐，由我自己去见她。她坐在一个可算大露台的一端座位上，望着远处那么大的都市。那个夜晚天色阴沉，空中现出死灰色的光。我朝暗下来的远处望去，惨淡的光下到处都可见到一些很庞大的东西凸起。我把这想象成是纪念这个凶狠女人的合适配景。

我走近时，她看到了我，便欠身算是迎接。我觉得，这时的她比我上次见到她时更苍白也更单瘦了，闪闪发光的眼睛也更亮了，那道伤疤也更明显了。

我们的见面并无亲切可言。上一次我们是匆匆作别的；她面露轻视之色，对此她并不加以掩饰。

“我听说你想对我谈话，达特尔小姐，”我站在她不远处扶着椅背说道，并谢绝了她要我坐下的手势。

“对不起，”她说道，“请问，那个女孩找到了吗？”

“没有。”

“她又跑走了。”

她看着我时，我看到她那两片薄薄的嘴唇在动，似乎迫不急待要把咒骂投到爱米丽身上一样。

“跑走？”我重复道。

“是的！从他那里，”她笑着说道，“如果还没找到她，也许就再也找不到她了。也许她已经死了。”

她那得意的残忍样子，是我在任何一张脸上都没见过的表情。

“希望她死，”我说道，“或许是她的同性之一对她抱的最仁慈的期望了。时间已使你柔和了这么多，达特尔小姐，我感到高兴。”

她克制了不作理睬，但又轻蔑地转向我笑着说道：

“凡是那个优秀的受害的少女的朋友，也就是你的朋友。你是他们的斗士，维护他们的权利。你想知道她的情况吗？”

“想。”我说道。

她难看地笑着站了起来，向近处把草地和菜畦隔开的树篱走了几步，高声说道，“过来！”她就像在呼唤一头齷齪的畜生。

“你总不会在这里表现斗士身份和施以报复吧，科波菲尔先生？”她用同样的表情回过头来看着我说道。

我低下头。不知道她讲的是什么意思。于是，她又说道，“过来！”然后，带着体面的李提默先生回来。李提默先生带着不减旧日的体面神气朝我鞠了一躬，然后站到达特尔小姐后面。达特尔小姐靠在我们中间的椅子上凝视我。她那恶毒和得意的神情真像是传说中的某个残忍的公主；但说来也怪，那神情竟也有种女性的魅力。

“喏，”她不看他，却摸着自己那发颤的旧伤痕（这时的颤动或许是由于得意而不是由于痛苦），一面傲慢地说道，“把跑走的事告诉科波菲尔先生。”

“詹姆斯先生和我，小姐——”

“别对着我说！”她皱皱眉头阻住了他道。

“詹姆斯先生和我，先生——”

“请你也别对我说。”我说道。

李提默先生一点也不失态，微微鞠一躬表示凡是我们最满意的也是他最满意的，然后又说道：

“自从那个小女人在詹姆斯先生保护下离开雅茅斯后，詹姆斯先生和我就同她住在国外。我们去了许多地方，看了不少国家。我们去过法国、瑞士、意大利，实际上，几乎到了各处。”

他注视着那椅背，好像是对那椅背说话一样。然后，他轻轻用手在上面弹弹，好像是在弹一架无声钢琴上的弦。

“詹姆斯先生的确爱那个小女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处在自我伺候他以来所见到的最安定的状态中。那个小女人很堪教化，能说各地语言，叫人认不出她本是个乡巴佬。据我看，无论我们到哪儿，她都很受称赞。”

达特尔小姐把一只手支在腰上。我看到他偷偷看了她一眼后暗暗地笑。

“真的，那个小女人大受称赞。或因为她的衣着，或因为太阳和空气，或因为那么被重视，或因为这，或因为那，她的确让人注意到了她的长处。”

他稍稍停了下来。她眼光烦乱地眺望远方景物，咬住下嘴唇以阻止嘴的颤动。

李提默先生把手从椅子上挪开，用一只手握住另一只，身子重心放在一条腿上，把他那体面的头略朝前伸并偏向一边，眼睛仍朝下看着继续说道：

“那个小女人这样过了一段日子，有时显得没情没绪的。后来，我觉得正是她的那种没情没绪和那类的脾气使詹姆斯先生厌倦了，事情不那么如意了，詹姆斯先生又开始躁动不安了。他越躁动不安，她也就越糟；我应当说，在我个人来说，我夹在他们之间度过了一段困难时间。情况就是这样，不断修复弥补，我相信，比任何人都想象的要持续得久些。”

达特尔小姐把眼睛从远处收回，又用先前那样的表情看着我。李提默捂着嘴体面地咳嗽两下清了清喉咙，把重心移到另一条腿后又说道：

“后来，争吵和责骂变得太多时，一天早上，詹姆斯先生一早从那勒斯附近动身了（我们曾在那勒斯有个别墅，因为那小女人喜欢海），声称过一两天就回，并交待由我负责向她点破真相。为了双方幸福，他——”说到这里，又咳了一声，“一去不回了。可是，我应当说，詹姆斯先生的行为实在是光明正大的；因为他提议，那小女人应该嫁给一个很体面而又对她既往不咎的人，而且这人至少不比这小女人在正常情况下能嫁的任何人差，因为她的亲属都很卑贱呀。”

他又把腿换了一下，并舔湿了嘴唇。我相信这坏蛋说的就是他自己，从达特尔小姐的脸上我看出了对这想法的证实。

“这一点也交我负责说明。我愿做任何事为詹姆斯先生解除困难，使他和他那慈祥的母亲重新和解，要知道他那慈祥的母亲已为了他忍受了许多呢。于是，我负起那重托。我把他离开的事说穿后，那小女人清醒后出人意料地狂暴。她完全疯了一样，必须使很大力按住她，要不她就用刀自杀，或跳入海里，或朝石块地板上撞击头部。”

靠在椅子上的达特尔小姐面呈狂喜，几乎要表示对这家伙的声音表示喜爱了。

“可是，我谈到我所受委托的第二部分时，”李提默先生不安地搓搓手说，“那小女人非但不像一般人猜的那样对此安排感激涕零，反而显出了她的本来面目。我从没见过更胡闹的人了。她的行为坏得惊人。她并不比一块木头或石头有更多谢意、感情、耐心和理性。如果我不小心，我相信我会被她杀掉。”

“就为此我更尊敬她。”我忿忿地说道。

李提默先生低下头，仿佛说，“是吗，先生？可你还年轻呢！”然后又继续报告。

“简而言之，有一段时间内，必须把她身边可以伤害她自己或别人的东西都拿开，然后把她严密禁闭起来。虽然这样做了，她还是在晚上

跑掉了。她推开了一扇由我亲自钉的窗格，坠落在下面藤藤蔓蔓的葡萄架上。打那以后，就我所知，再没人见过她或听说过她。”

“她大概死了，”达特尔小姐微笑着说道，好像可以向那受害的女孩的尸体踢去一样。

“也许她投水自杀了，小姐，”李提默先生抓住一个对什么人说话的机会这样答道，“很可能。要不，她会得到船夫们和他们老婆孩子的帮助。由于在下层呆惯了，她总喜欢去海边和他们聊天，达特尔小姐，还整天坐在他们的船边。詹姆斯先生不在时，我看到她整天整天地这样做。有一次，詹姆斯先生发现她曾对那些孩子说过，说她是船夫的女儿，很久以前，她在自己的国家里时也像她们一样在海滩上玩；这让詹姆斯先生很不高兴。”

哦，爱米丽！可怜的美人！我好像看到她坐在远方的海滩上，和与她幼年时相仿的小孩们坐在一起，一面想着如果她嫁给一个穷人后会有一个小小声音喊她妈妈，一边听那永远吟叹着“不再归来”的隆隆涛声，这是怎么样的画面呀！

“一切已明白，再没什么可做的时候，达特尔小姐——”

“我告诉你别对我说话吗？”她不无轻蔑严厉地说。

“你吩咐过，小姐，”他回答道，“我请你原谅。可是，服从是我的本份。”

“尽你的本份，”她马上说道，“把你的故事说完，然后滚开！”

“一切已明白，”他摆出好不体面的一副神情说道，并很驯服地鞠了一躬，“她是找不到的了，我就去约定通信的地方见詹姆斯先生，把已发生的一切向他报告。结果我们争了起来。我觉得，为了维护我人格，我应该离开他。我可以，也已经，受了詹姆斯先生很多气；可他把我侮辱得太过份了。他伤了我的心。由于已经知道他们母子间不幸的反目，也知道她大概会怎么忧伤，我就冒昧回到英国，报告——”

“为了我给他钱，”达特尔小姐对我说道。

“一点不错，小姐——报告我所知道的事。我想不起来，”李提默先生想了一会儿说道，“还有什么别的了。眼下我失业了，希望能找份体面的活。”

达特尔小姐看了我一眼，好像是问我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正好想到一件事，我就说道：

“我想问这——家伙，”我不能勉强自己用更客气的词了，“他们是不是扣住了她家写给她的信，或他认为她收到了那封信？”

他保持了平静和沉默，眼盯着地面，用右手每一个指尖巧妙地顶住左手每一个指尖。

达特尔小姐把头轻蔑地转向他。

“对不起，小姐，”他从冥想中清醒过来说道，“可是，虽说应服从你，虽说是个仆人，我也有我的身份。科波菲尔先生和小姐你是不同的。如果科波菲尔先生想从我这儿打听什么事，我冒昧地提醒科波菲尔先生，他可以把问题向我提出。我有一个应当保持的人格。”

我心头斗争了一番后，把眼睛转向他说道：“你已经听到我的问题了，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对你提出的。你要怎么回答呢？”

“先生，”他不断把指尖巧妙的分开又合上，并答道，“我的回答

要在一定限度内；因为，把詹姆斯先生的秘密告诉他的母亲和告诉你是完全不同的事。我认为，詹姆斯先生一般不会喜欢收到会令忧郁和不安增强的信；可也仅此而已，先生，我不想再说下去了。”

“没别的了？”达特尔小姐问我道。

我表示，我没别的要说了。“只有一点，”见他要离开时，我补充道，“我道这家伙在这场罪恶中扮演的角色，而且，因为我要把一切告诉从她小时候起就做她父亲的那位诚实的人，我劝他少在外头露面。”

我开始说话时，他就站住了，和往常一样镇静地听。

“谢谢你，先生。可是，请原谅我这么说，先生，本国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总管，私刑是严禁的。如果他们那么干，我相信，他们比别人冒的险大。说到底，我去任何地方都不怕，先生。”

说罢，他恭恭敬敬朝我鞠了一躬，又朝达特尔小姐鞠了一躬，然后就从他来时所经过的树篱拱门走出去了。达特尔小姐和我默默彼此打量了一会儿；她的态度完全和她唤那人出来时一样。

“另外，他还说，”她慢慢抿着上唇说道，“据他听说，他的主人正在西班牙沿海航行；然后，在他感到旅行乏味前去满足他的航海嗜好。不过，这不是你所关心的。在那两个骄傲的人中间，也就是母子之间，鸿沟比以往更宽了，几乎没有弥补的希望，因为他们两个的心灵深处都是一样的，时间只使得他们都更固执，更傲慢。这也不是你关心的；不过，这却引到我正要说的事情上来了。那个被你看成天使的恶魔，我说的是他在海边烂泥里捡起的那个下流女子，”她向我睁着那双黑眼睛，举起她那热情的手指，“也许还活着——因为，我相信，某些下等的东西不容易死。如果她活着，你一定要找到那个宝贝，好好看住。我们也希望那样，以免她再有机会诱惑他。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利害是一致的；所以我——想给她这个麻木的坏东西感觉得出的伤害的是我——派人请你来听你已听见的话。”

从她的面容上我得知，已有什么人来到了我身后。那是斯梯福兹夫人。她伸手给我时比（旧时）冷淡得多，而她那庄严也比旧时增加了许多。可我看出——并因此感动——她仍然忘不了我对她儿子的旧情。她变化很大，那窈窕的身材已远无当年的挺直，那俊秀的脸上也有了深深的皱纹，头发也几乎全白了。但她在椅子上坐下后，仍是个风度不俗的夫人；我也还很记得，在我做学童时，梦中曾把她高傲明亮的眼光当做指路明灯。

“把一切都前前后后讲给科波菲尔先生听了吗，萝莎？”

“是的。”

“他直接听到李提默的话了吗？”

“是的，我已把你想知道的原因告诉他了。”

“你是个好女孩，”说罢她又对我说道，“我和你以前的朋友通过几封信，先生，但我并没能使他重新认识到他的义务和孝心。因此，在这方面，除了像萝莎说到过的那样，我并没有别的目的。我希望，用一种也许能使你带到这儿来的那个还算是好人的人（对他我很抱歉，但我也只能说这么多）减轻忧虑的办法，也使我儿子能不再陷入一个仇人设的陷害圈套，那就好了。”

她挺直了身子坐在那里，向远处直视。

“夫人，”我彬彬有礼地说道，“我懂了。我向你保证，我不会误解你的动机。可就是对你，我也应该说明，由于我从童年就结识了那个受到伤害的家庭，我很了解她。如果你认为那个受了这么大屈辱的女孩并没受到残酷的欺骗，而且现在还会愿意从令郎手里接过杯水喝，你就大错特错了。她宁愿死一百次也不肯那样做了。”

“行了，萝莎，行了！”斯梯福兹夫人阻住了正想说什么的萝莎道，“没关系。由它去吧。我听说，先生，你结婚了？”

我回答说我已结婚多时了。

“情形还好吗？在我过的安静生活里，什么消息也难听到。可我知道，你开始成名了。”

“我总算侥幸，”我说道，“受到些称赞。”

“你没有母亲吧？”——她声音柔和地问道。

“没有。”

“太遗憾了，”她马上说道，“她会为你自豪呢，先生。再见！”

她怀着高傲的执拗伸出她的手，我接过了。在我手中，她的手很镇静，仿佛她的内心也很平和。她的骄傲似乎可以制止她手上的脉搏跳动，并在她脸上蒙上一层面纱。她坐在那里，从面纱后面向远方直视。

我沿着露台离开她们时，不禁打量她们俩怎样镇静地坐在那里凝望前方景物，她们周围的暮色又怎样变浓重，怎样汇合。在那遥远的都市中，一些点得较早的灯在那里星星点点闪烁着光；在东部的天空上，依然游走着死灰色的光，可是，从躺在城市和她们之间的那大片宽阔的谷地里，升起一片海般的雾气；这雾气与黑暗混合，就像海水一样要把她们吞没。我确实能记住这一切，也确实在想起它就感到恐怖，因为我再看到她们时，一片汹涌的雾海已涌到她们脚下了。

细想着我听到的那些话，我觉得我应该告诉皮果提先生才对。第二天夜里，我去伦敦看他。他常抱着找回他外甥女的这唯一目标从这里走到那里，可是在伦敦停留的时间仍比在别处的多。那些日子，我无数次看到他在夜深时沿街而行，想从在那不合宜的时间仍在户外游荡的寥寥人群中找到他想却又怕见的人。

在汉格福德市场的小杂货店楼上，他保留了一个住宿处，我多次提到过这地方。他那充满慈爱之心的事业就是从那里出发的。我朝那儿走去。我打听时，听店里人说他还没外出，我能上楼在他的房里找到他。

他正坐在一个窗前读书，窗台上放着一些他种的花草。那房间干净整齐。我一眼就看出，那房间总是做了好迎接她的准备。他每次出去，总存总能把她带回家的希望。我叩门，他没听见；直到我把手放到他肩上，他才抬起眼来。

“卫少爷！谢谢你，少爷！承你好心来看我，真是谢谢你！请坐。非常欢迎你，少爷。”

“皮果提先生，”我接过他递过来的椅子说道，“别抱太大希望！我听说了一些消息。”

“关于爱米丽的！”

他很激动地把手放到嘴上。他认真看着我眼睛时，脸色都变白了。

“这消息并没提供她在什么地方线索，可她不和他在一起了。”

他坐下来，聚精会神地看着我，很沉默镇静地听我说什么。当他渐

渐把眼光从我脸上移开，用手支着前额往下看时，他那庄重的脸上显出的忍耐使我大为感动，那使他的脸尊严乃至有种美，我至今仍记得。他没插进来讲半个字，也没动一下。他好像通过我的叙述在追寻她的身影，而把一切其它身影全放过，好像那些都没存在过一样。

我说完了，他仍捂住脸，一言不发。我向窗外看了一会，就打量那些花草。

“你对这事怎么看，卫少爷？”他终于问道。

“我觉得她还活着。”我答道。

“我不知道。也许第一件事对她打击太大，她心里又一片纷乱——！她以前总谈到那蓝蓝的海水。她在那么多年前就想到它，难道就因为那是她的葬身之处？”

他一面沉思着，一面用低微的声音这样吃惊地说，然后在那小房间内走来走去。

“可是，”他继续说道，“卫少爷，我过去就觉得她准还活着——无论是睡着了还是醒着我都相信我能找到她——过去这念头引导我、支持我——我不相信我会受骗！不！爱米丽还活着！”

他把手坚定地放到桌上，黝黑的脸上露出很坚定的表情。

“我的外甥女，爱米丽，还活着，少爷！”他坚定地说道，“我不知是从哪儿听说又怎么听说的，可我听说她还活着！”

他这么说时，那样子就像一个受了圣灵感应的人。我在他不能很注意我时等了等，才把我昨晚认为可取的办法解释给他听。

“喏，我亲爱的朋友——”我开始说道。

“谢谢你，谢谢你，好心的少爷。”他用双手握着我的手说道。

“如果她来伦敦——这是可能的，因为有什么地方像这种大城市这样容易藏身呢？她不回家，除了躲起来，她又还能指望干什么呢？——”

“她不肯回家，”他悲哀地摇摇头插进来说道，“如果她当初心甘情愿离开，她会回来；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她不肯回来了，少爷。”

“如果她到了这里，”我说道，“我相信这里有一人比任何人都更容易发现她。你还记得——请克制一下你自己听我说，为你自己那大目标着想吧！——你还记得马莎吗？”

“我们镇上的？”

一看到他的脸色，我就不用再做答了。

“你知道她在伦敦吗？”

“我在街上看到过她。”他答道，颤了一下。

“可是，你不知道，”我说道，“在她出走之前，爱米丽曾在汉姆帮助下接济过她。你也不知道，我们有一天晚上遇到后在路边的屋里谈话时，她在门外听。”

“卫少爷？”他马上惊诧地说道，“在下着那么大雪的夜晚？”

“就在那个夜晚。可从那以后，我也再没见过她；和你分手后，我折回去想找她说话，可她已经离开了。那时，我不愿意对你说起她，现在我也不愿意；可她就是我说的那个人，我认为我们应该和她谈谈，你明白吗？”

“很明白，少爷，”他回答道。我们已放低了声音，几乎是低语了。我们就那样小声交谈着。

“你说你见过他。你认为你可以找到她吗？我只希望能偶然地见到她。”

“我认为，卫少爷，我知道去什么地方找她。”

“天色已黑。既然我们在一起，能不能现在就出去，就在今晚去找她？”

他同意了，准备和我一起去。我不动声色地观察他，只见他仔细地收拾好那个小房间，把蜡烛和点蜡烛的东西一样准备好，把床铺好，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件她的衣服（我记得我见过她穿这件衣服），和些别的衣服一起折好，还拿出一顶软帽，都放到一把椅子上。他不说这些衣，我也不说。无疑，这些衣已等了她许多许多个夜晚了。

“过去，卫少爷，”我们来到楼下时，他说道，“我几乎把马莎那个女孩看成我那爱米丽脚下的污泥。上帝饶恕我，现在不同了！”

我们走在路上时，半为了和他交谈，半为了满足我自己，我问他汉姆的情况。他的回答几乎和过去一模一样，汉姆还是那样，“好像并不关心他的生命一样过着；但永远也不抱怨，大家都喜欢他。”

我问他，他觉得汉姆是怎么看待那导致他们不幸的祸根的？有没有危险？比方说，一旦和斯梯福兹相遇，他认为汉姆会怎么干？

“我不知道，少爷，”他答道，“我常想到那个问题，可我怎么也想不通。”

我记得她出走后那天早晨，我们三个来到海滩上时汉姆的情形。“你记得吗，”我说道，“他像疯了一样望着海，并谈到‘那下场’？”

“我当然记得！”他说道。

“你猜他那是是什么意思？”

“卫少爷，”他答道，“我也曾多次向我自己问起这个问题，怎么也找不出答案来。有件事很怪——我似乎觉得不好去多问他，哪怕他是这么好的脾气。他从前对我说话很恭敬，现在也不会变似的，可他的心思很难摸得透。他的心思深着呢，少爷，我摸不透。”

“你说得对，”我说道，“这情形有时也使我心里急。”

“我也是，卫少爷，”他马上接着说道，“老实说，这比他去冒险行事还更让我着急，虽说这两种都是他心里的变化。我不相信他会在任何情况下动武，可我希望他们两个不要碰上。”

我们穿过神殿酒吧，进了城。当时，他不再说话；而是在我身边边走边一心一意想着他生活中唯一的目的。他那种专心的样子使他在人群中显得很孤单。我们离黑衣教士桥不远时，他转过头来，向对街一个孤零零走过的女人的影子指去，我便知道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女人。

我们穿过街道，向她追去。这时，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在一个比较僻静人少又不那么为人注意的地方和她谈话，她或许对那误入歧途的姑娘更容易生出一个成年女子的关切。所以，我劝说我的伙伴先不要和她说什么，只需跟着她；同时我也有种要知道她去哪里的模糊想法。

他同意后，我们就在远处跟着，不让她走出视线以外，也不离她太近，因为她不时向周围看。一次，她停下来听一个乐队演奏，我们这时也停了下来。

她走得很远。我们仍跟着。她走路那样子表明她要去一个常去的地方；此外，她又不离开忙乱的街道，大概再加上跟踪一个人的神秘感，

都使我更坚定最开始的想法。终于，她转入一条很偏僻的黑暗街道，喧闹声和人群都被抛在街外了。于是我说道，“现在我们可以和她谈话了；”我们便加快脚步，向她赶过去。

第四十七章

马 莎

这时，我们到了西敏寺。我们见她迎我们走来时，就转过身去跟在她后面；在西敏寺，她离开主要街道的灯光和喧闹声。她走得那么快以便避开桥上来来往往的两股人流，我们一直赶到米尔班克附近一带窄窄的临河街道时，还被她甩在后面。她好像要躲开她听到的身后那越来越近的 footsteps，就在那时走到街的另一边；然后头也不回，走得更快了。

在一个阴暗的门洞停了些过夜的货车，从那门洞朝那条河看了一眼，我就不禁停住了脚步。我默默地碰了我的同伴一下，于是我们两个便没走到街那边去，只在街的这边跟着她。我们尽可能没动静地在房屋的阴影下却又尽可能跟上她。

在那条地势低下的街道的顶头，有所破败了的小小木屋，也许那是荒废了的旧渡口小屋。这所房子到我写本书时还在那里。它正好位于那条街的尽头，又是在河与房舍间那条大路的起点上。她走到那里，看到了河水，她停了下来，就像已到了目的地一样。然后，她看着河水，缓缓沿河走着。

到这里的一路上，我曾猜测她是要去一幢房子；我怀着朦胧的希望，但愿那房子多多少少与那失踪的女孩有关。可是，从门洞朝那河水望了一眼，我就本能地意识到她不会再往前走了。

当时，那一带在那时很荒凉，和伦敦周围一切地方一样在夜里死气沉沉，阴郁冷清。在靠近那没有窗子的大监狱的荒凉大路上，既没有码头，也没有房屋。一条流得很缓慢的运河把河里的淤泥积在监狱的墙边。附近的沼泽地里长满了乱草。这里的一部分地面上有些正在变腐的房屋支架，这是些曾不幸动工可却又永远也不会完成的工程遗迹。在另一些地方的地面上堆着生了锈的大汽锅、轮子、曲柄、管子、炉子、桨、锚、潜水钟、风磨帆，以及我叫不出名的怪东西，由某位投机商人收集了来卧在泥土中——由于它们自身的重量，它们在潮湿季节里陷到地下了——显得欲隐身却不能一样。河岸上各种工厂的喧闹声和火光在夜间升腾而起，除了从它们烟囱里不断喷出的浓烟无动于衷，其它一切都被惊扰了。在旧木堆中曲折的潮湿而多缺口的堤岸沿雪水和泥浆通到了退去的潮水边。木堆上粘着令人恶心的绿毛茸茸，还有在去年涨潮时贴上的悬赏打捞溺者的招贴残迹。据说，大瘟疫时期挖了埋死人的义坑之一就在这一带，似乎从那里向四周蔓延了一种有害的影响；要不它就是随着污水泛滥开来，与那恶梦一样的环境溶为一体。

我们追随的那女人就像是扔出来等着腐烂的垃圾的一部分。在这夜景下，她走下来到河边，孤零零地默默凝望河水。

一些小船和驳船被放在烂泥上，这样我们来到几码之处也没被发现。我示意皮果提先生在原地站住，我则从阴影中走出去和她谈话。在向那孤孤单单的身影接近时，我不免有点发抖。因为看到她那么毅然地走到这阴沉沉的路尽处，站在有许多桥洞的铁桥阴影中，看涨潮的河水中灯光曲曲折折的映像，这时，我感到害怕。

我觉得她在喃喃自语，我相信，她一面认真地看着水，一面取下肩上

的披巾来裹起了手。她动作迟疑恍惚，不像一个清醒的人，反像一个梦游者。我看到，也永远飞不了，在我抓住她胳膊前，她那没有理智的样子使我担心她会在我眼前倒下。

我同时说道：“马莎！”

她尖叫了一声，用力要挣扎，我都担心我是否能抓住她了。可是一只比我更有力的手抓住了她。她抬起吃惊的眼，看出那是谁的手后，便只挣扎了一下，就在我们中间倒下了。我们把她从水边搬开，搬到有些干石子的地方，然后把又哭又呻吟的她放到地上。过了一会，她抱着充满烦恼的脑袋在石头中间坐下来。

“哦，河啊！”她激动地叫道，“哦，河啊！”

“别说话，别说话！”我说道，“镇静！”

可她还是不断那么说，重复叫道：“哦，河啊！”

“我知道，它就像我的生活！”她绝望地叫道，“我知道，我是它的。我知道，它是我们这种人的天生伙伴！它来自乡村，在那里它是清白的；爬过忧郁的街道，受了玷污而变得悲惨，就像我的生活一样，走向永远汹涌的大海——我觉得我应该和它一起去！”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绝望，只有从这种语气中才听出了它是怎么回事！

“我不能离开它。我不能忘记它。它日日夜夜在我心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它才配得上我或适合我。哦，可怕的河！”

我的同伴不动不出声地看着她。这时，我心头浮起一个念头：即使我对她外甥女的过去一无所知，我也可以从她脸上看出来了。无论是从画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见过那样打动人的恐怖和同情交加的情形。他颤抖着像要跌倒一样；他的手——

因为他的样子让我发慌，我就去摸他的手——冰凉。

“她神智不清，”我小声对他说道，“不久，她就不会再这样说话了。”

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他的嘴唇动了动，好像认为他已经说了一样；可他只是用手指了指她。

这时，她又哭了起来，伏在我们前面把脸藏在石头中间，像一尊象征失败和耻辱的卧像。我知道，只有等她不再这样后才能和她说话，所以他想去扶她起来时，我坚决地拦住了他。在她平静下来前，我们一声不响地站在附近。

“马莎，”我俯下身去，一面扶她，一面说道——她大概想站起来离去，可她太软弱了，只好靠在一只船上。“你知道这是谁——那个和我在一起的人是谁？”

她软弱地答道，“知道。”

“你知道我们今晚已在你后面跟了好久吗？”

她摇摇头。她既不看她，也不看我，只是很感到羞耻一样地站在那里，一手像失去知觉似地抓着帽子和披肩，另一只手握成拳支着前额。

“你平静点了吗？”我说道，“可以谈谈你在那个雪夜里那么关心的事了吗？我希望上天还记得那事！”

她又呜咽起来，不知说了些什么为我没把她从门口赶开而谢我。

“我不要为我自己辩护，”她停了一下说道，“我坏，我不可救药。

我没有任何希望了。可是请告诉他，先生，”她已经避开他，“如果你能对我宽厚点，告诉他我决不是他不幸的原因。”

“从没人说你是那原因呀。”我马上以诚待其诚地说道。

“如果我没认错人，”她断断续续地说道，“那天夜里，她那样可怜我，体贴我，那么仁慈地对待我；不像别人那样躲着我，而是那么帮我，在那夜来到厨房里的人就是你！是你吗，先生？”

“是我。”我说道。

“如果我有什么对她不起的事存在心里，”她神情可怕地看着河水说，“我早就跳进水里去了。如果我和那事有半点牵连，我在那冬天连一夜也熬不过。”

“她逃走的原因已很清楚，”我说道，“你和那事毫无关系。我们完全相信，我们知道。”

“如果我过去心底更好，我会对她有助得多！”那女孩悔恨万分地说道；“因为她一直对我很好！她总那么和气地对我说话，那么不抱成见。既然我分明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难道我想把她弄成我那样？我失去了一切使生命宝贵的东西时，最使我难以忍受的是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皮果提先生站在那里，一只手放在船的边沿上，双眼往下看，另一只手则捂住了脸。

“在那个雪夜之前，我从本镇的什么人那里听说了已经发生的事，”马莎哭道，“令我心中最苦恼的念头是人们会记得她曾和我很好，人们会说是我引诱了她！上帝知道，只要她能再获清白，我宁愿去死！”

由于她长期以来已不习惯克制自己，那悔恨和悲哀的迸发之强烈令人感到可怕。

“死，算不了什么——我能说什么呢？——我想活！”她叫道，“我想在那凄凉的街上活到老——在黑暗中走来走去，遭人恨，讨人厌——看太阳在黯淡的一排排房顶上出现，回忆正是那太阳曾怎样照进我的卧室，把我唤醒——只要能救她，就这样我也愿意！”

她倒在石头上，两手分别抓着些石头，紧紧地握着，好像要把这些石头揉碎。她不断扭动身子，两臂往前伸直了转来转去，像是要遮住眼前那点光线；她低下头，好像那里的记忆太重了，她支持不住了。

“我该怎么办呢！”她绝望地挣扎着说道，“我对自己是一个孤单单的祸害，我对我接近的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耻辱。我怎么能这么活下去呢！”突然，她向我的同伴转过身去。踩死我，杀死我！当她是你的骄傲时，如果我在街上碰她一下，你都会认为我伤害了她。你不能相信——你又为什么要相信——我说出的每一个字。就是现在，如果她和我交谈过一句，也让你蒙上奇耻大辱。我并不怨恨。我并不说她和我一样——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大的距离。我不过头顶我所有的罪恶和不幸说我的灵魂感激她，爱她。哦，不要以为我所有的爱的力量已荡然无存了！抛弃我，像全世界做的那样。因为我堕落成这样，因为我曾认识她，杀了我吧；可是不要那样看我！”

她这么发狂样地请求他时，他仔细朝她看；她安静下来时，他轻轻把她扶起来。

“马莎，”皮果提先生说道，“我并不不要对你作什么结论。我——

特别是我——决不会那么做，我的孩子！近来，我精神上有多少变化是你不知道，虽说你自以为你知道。嘿！”停了一会，他又继续说道，“你不知道这位先生和我为什么要和你谈话，你不知道我们目前的问题，听听吧！”

他对她产生了很大影响。她站在他面前，很畏缩地，像是怕被他看着，可她不再那么大喊大叫宣泄自己的激动和悲哀了。

“在下大雪的那一夜，”皮果提先生说道，“如果你听到卫少爷和我的谈话，你就知道我已经开始——到处——找我那亲爱的外甥女了。我那亲爱的外甥女，”他坚定地重复道，“因为我觉得，马莎，她现在比过去更亲爱了。”

她把脸藏在双手中，但再不说不动。

“我曾听她说起，”皮果提先生说道，“你早年失去父母，又没有朋友用航海人的老粗方法代替他们。如果你有过这么样的一个朋友，你会慢慢喜欢他，你也许可以猜出我的外甥女像我女儿一样。”

由于她无声地发抖着，他便从地上捡起她的披肩，仔细把她裹起来。

“所以，”他说道，“我知道，如果她再见到我，一定会跟我去天涯海角；同时，她也一定会为了躲开我而去天涯海角。虽然她根本不用怀疑我的爱心，而且不用——而且不用，”他坚定地肯定着自己的话重复道，“可是我们中间插进了羞耻。”

从他说的这番明白易懂的话里，我知道他已从各方面把这问题都考虑过了。

“据我们估计，卫少爷和我的估计，”他说道，“她有一天会孤苦伶仃地来伦敦的。我们——卫少爷，我，还有我们大家——都相信，在她遭遇的一切上，你像个新生婴儿一样无辜。你说过，她对你和气、好心、温柔。上帝保佑她，我知道她是那样的！我知道她永远那样，对一切人都那样。你感谢她，爱她，那就尽可能帮我们找她吧，愿上天报答你！”

她马上盯住他——这也是她第一次这么做，好像不相信他的话。

“你肯相信我？”她吃惊地低声问道。

“完全，绝对！”皮果提先生说道。

“如果我找到她，就和她谈话；如果我有住处可让她分住，就和她一起住；然后，背着她来找你们，带你们去见她，对不对？”

我们俩几乎异口同声答道：“对！”

她抬起眼睛，郑重发誓，说要用全部心力来做到这事。她决不动摇，决不变心，决不放弃一线希望。如果她没有忠于这责任，那么她现在为之努力的目的——为着过一种清白生活的目的

——也会弃她而去，使她比那夜河边上的他更可怜，更没希望，但愿人和神的一切救助都与她无缘！

她并没提高声音，也不是对着我们而是对着夜空说；然后她静静地站在那里，看凄清的河水。

我们认为这时可以把我们知道的全告诉她了；于是我详细讲了出来。她听得很仔细，面部表情也不断变化。但不论怎么变，那坚定总是不变。她眼中时而充满泪水，但她用力抑制下去，仿佛她的精神完全变了，仿佛她已安静得不能再安静。

一切都讲完后，她问，如果有了机会，去什么地方通知我们。我就着暗淡的路灯把我们俩的住址写在记事簿上，再撕下给了她。她把那纸藏进她破烂的胸衣中。我问她住在什么地方。她停了一下，说什么地方也住不长，还是不知道为好。

皮果提先生小声向我说出我已想到的问题，我拿出了我的钱袋。可是，我没法勉强她收下任何钱，也不能说服她应许改天会接受。我向她说明，皮果提先生就他本人状况来说并不窘迫；而她要靠她自己的力量去找寻的想法也使我们吃惊。她坚持这么说，在这一点上，他在她身上的影响和我的一样无力。她满心感谢我们，但决不肯接受钱。

“或许有活可干，”她说道，“我要去试试。”

“至少，在试之前，”我马上说道，“接受一点点帮助吧。”

“我不能为了钱而做我允诺去做的事，”她答道。“就算我挨饿，我也不能拿钱。给我钱，就等于收回了你们的信任，收回了你们已经给我的目的，取去从河里救出我的唯一可靠东西。”

“看在那伟大的上帝面上——你和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在他那神圣时刻站到他面前的，”我说道，“——别抱那可怕的念头吧！只要我们愿意行善，我们都能做的。”

她浑身发颤，嘴唇打战，脸色更加苍白了。她回答道：

“你们好像想拯救一个可怜的人，使她改过自新。我怕那么想，因为那么想似乎太胆大了。如果我可以做点好事，也许我可以开始那么希望；因为我以往的所行都是有害的。就因为你们教我去试着做别的事，这是我艰难生活中第一次受人信任。我不知道别的，我也说不出别的了。”

她忍住已往下流的泪，然后伸出她颤抖的手摸了一下皮果提先生，就像他身上有什么治疗能力一样，然后就沿着荒凉的路走了。她大概已生病很久了，由于曾有机会很近很仔细地观察她，我看出她衰弱憔悴，那深陷的眼睛里流露出了苦难和忍耐。

由于我们的方向不同，所以我们只跟在她后面走了一小段路就又回到灯火通明、行人稠密的街上了。对她的表白，我持以无限信任。当时我问皮果提先生，我们再跟着她走下去是否好像一开始就不信任她。他也持同样见解，也很信任她，我们就由她走她自己的路了。我们走上了去海盖特的路。他陪我走了好远。当我们为新的努力会成功而祈祷后再分手时，我很容易看出他怀有一种新而亲切的同情。

我到家时，已是半夜。我已来到我自己的大门前，站在那里听圣保罗教堂深沉的钟声。那声音在我听来，像是随着无数的时钟敲响一样传来。这时，我看到姨奶奶的宅门大开，门口一道昏暗的灯光一直照到街对面。这让我相当吃惊。

我心想，姨奶奶可能又犯了老毛病，或许在望着远处某种她幻想的火警，我赶过去和她谈话。令我意外的是，我看到有个男子站在她的花园里。

他手里拿着一只杯子和一个瓶子，正在喝着什么。我在院外茂密的树叶下站住。当时，月亮已升起，但却被云遮住了；我认出那就是我一度认为是狄克先生幻想的那个人；也就是我和姨奶奶在伦敦街上遇到的那个人。

他边吃边喝，很饿的模样。他对那小房子似乎也觉得惊奇，好像第一次见到它一样。他弯下腰把瓶子放到地上，然后朝窗子看，向四周看。不过，他的神色贪婪急躁，好像想马上离开。

廊里的灯光暗了一下，姨奶奶出来了。她很激动的样子，把一些钱数着放进那人手里。我听到钱声叮当。

“这能作什么用？”他问道。

“我再也拿不出来了。”姨奶奶答道。

“那我就不走，”他说道，“嘿！你可以收回去！”

“你这个人真坏！”姨奶奶很生气地说道；“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不过，我又何必多问？因为你知道我多么软弱！为了永远躲开你的骚扰，除了让你去受你应受的惩罚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你为什么不由我去受我应受的惩罚呢？”他说道。

“你问我为什么！”姨奶奶答道，“你又是安的什么心！”

他站在那里，挺不快地摇摇钱又摇摇头。终于，他说道：

“那么，你只肯给我这么多了？”

“我能给的只有这么多了，”姨奶奶说道，“你知道我受了损失，比先前穷了。我都告诉过你了。既然拿到了钱，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受多看你一眼的痛苦，让我看到你现在沦落的这样子而难过？”

“如果你是说我已变得寒伦了，”他说道，“可我过的是猫头鹰的生活呀！”

“你把我以往所有的大部分都夺去了，”姨奶奶说道，“你使我的心好多年好多年都对整个世界厌倦冷漠。你虚伪冷酷刻薄地对待我。去忏悔吧。别在你已给我造成的许多创痛上再添新的创痛吧！”

“啊！”他接过去说道，“说得好听！——行了！我看，我现在只好尽力去做了！”

看到我姨奶奶那因愤怒而流的眼泪，他不禁露出愧色，垂头丧气离开了花园。我装出刚到的样子，赶紧走了两三步，正好在大门口和他碰了个满怀，他出我入。我们相互经过时不怀好感地

彼此打量。

“姨奶奶，”我急忙说道，“这人又来恫吓你了！让我和他讲话。他是谁？”

“孩子，”姨奶奶抓住我胳膊说道，“进来，10分钟内别和我说话。”

我们来到她的小客厅坐下。姨奶奶退到还是从前的那把圆形绦扇屏后面——她把这东西用螺丝钉钉在一张椅背上——不时擦擦眼睛。约摸一刻钟后，她又出来，到我身边坐下。

“特洛，”姨奶奶平静地说道，“这是我的丈夫。”

“你的丈夫，姨奶奶？我以为他死了呢！”

“在我看来他是死了，”姨奶奶答道，“但他还活着！”

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只呆坐在那里。

“贝西·特洛伍德现在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个柔情万千的人，”姨奶奶镇静地说道，“但是当她很信任那个人的时候，她是那样的。那时她很爱他，特洛。那时她向他完全证实了她的爱情。可是他的回报是割裂她的财产，也几乎把她的心割裂了。于是，她把那一类的所有感情都放进了坟墓，并将其填满土后压平。”

“我亲爱的好姨奶奶！”

“我对他很宽容，”姨奶奶如同往常那样把手放在我手背上往下说道。“我离开了他。我可以在这么久以后仍说，特洛，我很宽容地离开了他；他曾对我那么无情无义，我本可以为了自己的好处用很少的钱就和她离婚的；可我没有那么做。不久，他就把我给他的东西浪费掉，并堕落得每况愈下，还娶了个女人（我认为是这样的），成了一个冒险家，一个赌棍，一个骗子。他现在是什么样子，你看到了。可我和他结婚时，他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英俊男子呢，”姨奶奶的口气中仍有旧日骄傲和赞美的回声；“那时，我是一个白痴！我竟相信他是荣誉的化身呢！”

她把我的手握一下，然后摇摇头。

“现在，我不把他放在心上了，特洛——岂只不放在心上。不过，我不愿看他因了他的罪孽而受罚（如果他还在国内混下去，肯定会那样）；每当他不时出现时，我给他的钱都超出我所能给的，然后打发他走开。和他结婚时，我是一个傻瓜；直到现在，在那个问题上我还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傻瓜，就因为我曾相信过他，我甚至不肯严厉对待我那虚空幻想的影子。因为我过去是认真的，特洛，如果世界上有过一个认真的女人的话。”

姨奶奶用一声长叹结束了那话题，然后摸着她的衣。

“嘿，我亲爱的！”她说道，“喏，你知道了开头、中间和结尾，全知道了。我们之间再不谈这事了；当然，你也别对其他任何人说这事。这是我那奇怪可笑的故事，我们要保守这个秘密，特洛！”

第四十八章

家 务

在不影响我按时完成在报馆的公务同时，我辛辛苦苦地写书；书问世了，也很成功。虽然，我能很敏锐地感受那震耳的称赞好评，我也不怀疑我比任何人都更欣赏我自己的成就，我却没有在称赞中昏头昏脑。在观察人类性情时，我总是发现：一个有什么正当理由信任自己的人永远不在别人面前炫耀，以此来换取别人的信任。为此，我自尊而不傲，我受到的称许越多，我就越勉励自己要努力配得上。

虽说这部书的所有部分都是我的回忆录，可我并没想过要在这里讲述我自己的小说的历史。那些小说能说明它们自身，我把它们交给它们自己去说明。我偶或提及它们时，也不过因为它们是我进步的一个部分而已。

这时，因为多少有点根据相信自己成为一个作家既因天赋又因机会，我便怀着信心写作。如果没有那根据或信念，我一定放弃写作，把我的精力用到别的什么上去了。我一定想要发现：天赋和机会实际上会使我成为什么，只成为那样的而不是别的。

我已非常顺利地报纸上和些别的地方发表作品，当我得到新的成功时，我认为我有理由不再出席那些可怕的辩论会了。所以，一个很快乐的夜晚，我最后一次记下议会的风笛乐声^①，我就再也没去听过了；不过，从报上，我仍能得知那儿长长的会议并无重大变化，仍是（或许更多了些）些老调反复演奏。

现在我写到我婚后约一年半的时候了。经过几次不同实施，我已把家政管理当作徒劳的事放弃了。我们对家务听其自然，雇了一个小仆人管理。这小家伙的主要作用就是和厨子吵架，在这方面，他真是一个惠廷顿^②，只是他没有猫，也没有做市长的机会。

我觉得，他总像生活在冰雹似的锅盖敲打下。他的生存就是一场挣扎。他总在最不合宜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举行小小餐会时，或几个朋友晚间来访时——高叫着救命，在飞舞着的铁器追逐中踉踉跄跄逃出厨房。我们想把他辞掉，可他对我们很有感情，不肯走。我们一作出要和他中止关系的表示，他就哭得好凶，因为他太会哭了，我们只好把他留下。他没有母亲——除了他的一个姐姐，我也没发现他还有什么亲戚；而我们刚把他从他姐姐手里接受下来，他姐姐就跑到美洲去了，于是他像一个掉包换下的可怕孩子那样住在我们家了。他对他自己的不幸境遇非常敏感，不时用衣袖擦眼睛，或弯腰用小手巾一角捂着擦鼻涕。他从不肯把那块小手巾整个从口袋里掏出来，总那么省着用，那么藏着用。

我苦恼不断，其根本就是这我每年用十镑六先令雇下的倒楣小仆人。我目睹他长大，他就像红花豆那么一点点长大；我为他将来开始刮脸、以至秃顶、白发时而忧心忡忡。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摆脱他的希望了。我常常想，当他成为一个老头时会多让人讨厌。

^① 指议会中冗长乏味的演讲。

^② 14 世纪伦敦市长，据说他出身贫寒，因卖了一只猫——也是他仅有财产——给非洲某国王而致富。

这个不幸的家伙使我脱离困境的方法真让我感到意外，他把朵拉的表——这东西和我们其它的一切东西一样没个固定地方放——偷去卖了钱，然后把那钱全花在反反复复搭乘在往返于伦敦和阿克斯桥之间的马车外沿上——他一直就那么没头脑。据我记得，他是在进行第十五次旅行时被抓送往了包街，从他身上搜出了4先令6便士，还有一枝他根本吹不响的旧横笛。

如果他不悔过，那件事的惊动及其带给我的不快准会少得多。可他的的确确悔过了，而且方式特别——不是一鼓嘟地，而是化整为零，一点点地。比如，在我不得不到庭作证的第二天，他揭发了地下室一个篮子的秘密。我们相信篮子里全是酒，其实只有空瓶和瓶塞了。我们以为他已说出他所知道的厨子的全部坏事了，他该安心了。不料一两天后，他又由于良心责备，揭发了厨子的一个小女孩每天早晨来拿我们面包一事。他还坦白他自己如何受了送牛奶人的贿，向那人提供用煤。又过了两三天，警方当局通知我，他供出厨房垃圾中有牛里脊肉和破布袋里有床单。又不久，他又说出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供词——他承认知道送酒人想对我们住宅行窃的全部计划，于是那人马上被捕了。成为这样一个受害者，我感到很惭愧，我宁愿多给他点钱，请他再别说了，或为他去花大钱行贿，好让他跑走。可他对此一无所知，他还以为每次新坦白就算不是施恩于我也是报答我了，这可真让人生气！

后来，我一看到有警员带着新情报来，我就先跑开躲起来。一直到他受审并被判处了流刑，我才结束这种偷偷摸摸的生活。可就是那样了，他还不能让人安生，他一个劲给我们写信，说是想离开前见朵拉一面。于是，朵拉就去看他。当朵拉发现自己是在铁栏中时竟昏了过去。简而言之，在他被押解走前，我没法安安静静过日子。后来，我听说他在什么“乡村”地方做了牧羊人，但我不知是在什么地方。

这一切使我认真地反思，使我对我们的错误有了新的见解。尽管我很体谅朵拉，我也不不得不在一个晚上告诉了她。

“我的爱人，”我说道，“想到我们缺乏条理和秩序，不仅使我们自己受累（我们已习惯了），也连累了别人，我很苦恼。”

“你已经安静了很久，现在你又要淘气了！”朵拉说道。

“不，我亲爱的！让我向你说明我的意思是什么。”

“我认为我不用知道。”朵拉说道。

“不过，我想让你知道。放下吉普。”

朵拉用吉普的鼻子来碰我的鼻子，并说了声“吓”想改变我的严肃；可是她没成功。她就命令吉普进了那塔，然后坐在那里握住我的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看着我。

“事实上，我亲爱的，”我开始说道，“我们身上有传染病，我们把周围所有的人都传染了。”

朵拉的表情是那样迫切想知道，我是否提议一种新的预防针或别的药物来改良我们的不卫生状况；要不是她的表情是这样，我真会继续用这个比喻说下去了。于是我抑制住自己，用明明白白的话来解释我的意思。

“由于不学会更谨慎，我的宝贝，”我说道，“我们不仅仅失去了钱财和安乐，有时甚至失去了和气；我们也纵容了所有替我们做事的人

变坏，或任何和我们做生意的人变坏，这就表明很严重的责任问题是我们的。我开始怀疑这错不在一方，所以这些人都坏，是因为我们并不很好。”

“哦，多严重的罪名，”朵拉睁大眼睛叫道，“你是说你看到我偷金表啰！哦！”

“我最亲爱的，”我劝道，“别胡说！谁提到金表半个字了？”

“你呀，”朵拉马上说道，“你知道你这样做了。你说我不好，还拿我和他比。”

“和谁比？”我问道。

“和那个小仆人哪，”朵拉呜咽道，“哦，你这个残忍的人，把你心爱的妻子和一个判了流刑的小仆人比！为什么结婚前你不把这想法告诉我？你这个冷酷的人，你为什么那时不说出你认定我比一个服流刑的小仆人更坏呢？哦，你把我看得多坏呀！哦，天啊！”

“喏，朵拉，我的爱人，”我一面说着，一面想把她按在眼睛上的小手帕拿开，“你这种说法真可笑，而且也大错特错了。第一，这不是事实。”

“你常说他是个不诚实的人，”朵拉呜咽道，“现在，你又这么说我了！哦，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我的宝贝女孩，”我说道，“我真地求你，求你明白一点，听清我刚才说的和现在说的。我亲爱的朵拉，如果我们不知道对我们雇的人尽责，他们就永远不知道对我们尽责。我怕我们向人们提供了犯错误的机会，而这是决不应提供的呀。就算我们不是有意，而是出于喜欢那样，高兴那样——我们其实并不喜欢，可我们好像有意要那样不经心地处理家政，我们也没权利这么继续散漫下去了。我们的确让别人变坏，我们应该想到这点。我不能不想到这点。朵拉，我无法摆脱对这反省，有时我对此非常不安。嘿，亲爱的，就是这么回事。唉，别犯傻了。”

朵拉半天都不让我把那条小手巾拿开。她坐在那里，躲在小手巾后一面呜咽一面说：如果我觉得不安，为什么我要结婚？为什么我不在去教堂的前一天说我最好不去了，因为我知道我会不安？如果我不能忍受她，为什么我不把她送到帕特尼她姑妈那儿，或送到印度的朱丽亚·米尔斯那儿？朱丽亚见到她一定很高兴，一定不会把她当成服流刑的小仆人；朱丽亚决不会那么称呼她。总之，朵拉是那么苦恼，使我也很苦恼。我觉得再作这种努力——哪怕很温和——也没用了。我得用另一种方法。

还有什么其它方法呢？“陶冶她思想！”这话平常，听起来总是很乐观，很有希望。于是，我决定陶冶朵拉的思想。

我立即着手了。当朵拉很孩子气而我又很想迎合她时，我就努力摆出一脸严肃——使她不安，也使我自己不安。我向她谈我思考的问题，读莎士比亚给她听，让她疲倦得不得了。我还装出偶然的样子告诉她一点很有用的常识或提一点合理意见——我一说出来，她就吓得跳起来，好像那是些爆竹一样。无论我怎样想漫不经心、自然而然地陶冶我小妻子的思想，我都发现她总能凭直觉感受到我的动机，于是马上就深刻感到忧伤烦愁。尤其明显的是，她觉得莎士比亚是个可怕的怪人。这陶冶进行得很艰难。

我并没硬约了特拉德尔来帮我，可他来看我时，我就引爆我的地雷，意在使朵拉间接得到教诲。我就这样向特拉德尔提供的知识量可谓巨大，质量也佳，但只使朵拉情绪低落并时时为将轮到她自己而忧虑，并没别的效果。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老师、一个圈套、一个陷阱的地步；我时时对朵拉这只苍蝇扮演蜘蛛的角色，不断从我的穴里跳出来，让她感到心惊神慌。

我仍然希望经过这个过渡时期，朵拉和我能取得默契、我可以把她的思想陶冶得如我所愿，所以我坚持了好几个月。可我终于发现，虽然在这整段时间里，我一身都是决心就像豪猪或刺猬全身是刺一样，收效仍几乎等于无。我开始想，也许朵拉的思想已经陶冶过了，定了型了。

经过进一步考虑后，我觉得我的上述猜想极可能属实，便放弃了我那说来容易行却难的设想，决心以后满意我妻子的现状，不再想用任何方法来改造她。我打心眼里对我自作聪明的做法感到厌倦，也怕见我的宝贝受拘束；于是，一天我为她买了副耳环，为吉普买了个项圈，带回家讨她喜欢。

朵拉果然为这两件小礼物欢天喜地，高高兴兴吻我。可我们中间仍有阴影——虽然很淡——我决心要消除它。如果那个阴影一定要有个地方呆着，我就把它保留在我自己胸中好了。

我坐在沙发上，为身边的妻子戴上耳环；然后我告诉她，我怕我们近来不那么和谐了，而这错在于我。我的确这么认为，事实也的确如此。

“事实是，朵拉，我的生命，”我说道，“我曾想做个聪明人。”

“也让我变聪明，”朵拉怯怯地说道，“是吗，大肥？”

对她漂亮地抬起眉毛做出的询问我用点头作答，并吻那张开的嘴。

“没一点用的，”朵拉摇头说道，把耳环摇得叮当响，“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家伙，也知道我一开始就要你怎么叫我。如果你不能那样做，恐怕你也不会喜欢我。你敢说你有时就没想过，当初最好——”

“做什么，我亲爱的？”因为她不肯讲下去了。

“没什么！”朵拉说道。

“没什么？”我重复道。

她搂住我的脖子，一面笑，一面用她喜爱的一只鹅的名来叫她自己，一面把她的脸伏在我肩头藏起来。她的鬈发那么浓密，想撩开它们让她的脸露出来还真不容易。

“我没想最好当初就别去陶冶我小太太的思想？”我自嘲道，“那问题是这个吗？不错，我当然想过。”

“你以前想干的就是那事？”朵拉叫道，“哦，多可怕的孩子！”

“可我再也不试了，”我说道。“因为我非常爱本色的她！”

“别说谎——真的吗？”朵拉朝我挨近了些问道。

“为什么我要把我宝贝拥有这么久的东西改掉呢？”我说道，“你无论怎样，也不会比你的本色更好，我亲爱的朵拉；我们不要自作聪明地做实验了，我们只要恢复原样，快快乐乐。”

“要快快乐乐！”朵拉马上说道，“对！整天都这样！出了小差错，你不会介意吧？”

“不，不，”我说道，“我们应当尽力。”

“你不再对我说我们把别人弄坏了，”朵拉嗔哄我道；“是吧？”

因为你知道，那很讨厌。”

“不，不。”我说道。

“在我看来，愚蠢比不快乐要好得多，对不对？”朵拉说道。

“朵拉的本色比世界上一切其它的都好。”

“世界上！啊，大肥，那地方可大着呢！”

她摇摇头，把她明亮愉快的眼睛转向我，吻我，大笑起来，

然后蹦蹦跳跳走开，去给吉普把新项圈戴上。

我对朵拉进行的最后一次改造就这样告终了。在进行时，我并不快乐；我不能忍受我一个人的孤独智慧，我也不能使这改造的尝试和她要求做个娃娃妻子的请求和谐起来。我决定尽可能自己一个人悄悄改善我们的行为；可是我已料到我的力量微弱了；否则我会又退化成总守在一角等待时机的蜘蛛。

我提到的阴影不再横在我们之间了，它完全留在我的心里了。那阴影怎样淡化退走的呢？

旧时不快的感觉在我的生活中扩展。如果说那感觉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过去更加深了。可那感觉并不是很清晰的，就像夜里听到的一只隐隐约约的忧伤乐曲。我非常爱我的妻子，我也快乐；可我以前曾朦胧期待的幸福并不是我现在正享受的，总缺点什么。

为了实践我对自己做的约定，把我的想法从书中反映出来，我又仔细审视回顾它，揭露其秘密。我仍然——像我一直那样——把我所怀念的东西看作我童年时代的幻想憧憬，看作不能实现的，发现这一点时，我像芸芸众生一样因此感到自然而然的痛切。可我知道，如果我的妻子能多帮我一点，能分享我无人分享的想法，那会对我更好，而且这也是可能的。

我奇妙地在两种截然不可调和的结论中保持平衡，对于它们的彼此对立却并没有清晰的意识。它们之一是：我所感受到的是很普遍的，不可避免的；它们中另一个是：这是属于我个人的，是可以有所不同的。想到幼年不能实现的梦，想到我成年前的曾有过较好的境况，我眼前就浮现了和爱妮丝在那可爱的老住宅中所度过的令人满意的日子，它们就只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存在却永远不能在这里复生的鬼魂一样。

有时，我想：如果朵拉和我从来不相识又可能会发生什么呢？又将要会发生什么呢？可是，她与我是那么合为一体而不能分开了，这种幻想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很快就像飘荡在空中的游丝一样消失了。

我一直爱她。我现在描写的这一切在我思想深处昏睡、苏醒，然后又睡去。这一切没在我身上留下任何痕迹，我看不出它对我的一切言行有什么影响。我忍受我们所有的小小忧愁，按我的计划工作；朵拉握住笔；我们双方都认为我们根据事实的需要调整了我们的工作。她真心爱我，以我自豪。在给朵拉写的信中，爱妮丝有时写几句很热情的话，表示老朋友们听到我声望渐长并仿佛听我读书一样看我书时所感到的骄傲和兴趣，这时，朵拉那明亮的眼睛中含着欢喜的泪把那些话大声读出来，并说我是一个又可爱又聪明又著名的大孩子。

“缺乏修养的内心第一个错误冲动。”这时我不断想到斯特朗夫人说的这几个字，这几个字几乎一直印在我头脑里。我常常在半夜醒来时还想着这几个字；我记得我甚至在梦中从墙上看到这几个字。因为，我

当时知道，最初我爱朵拉时，我的心是缺乏修养的；如果我的心曾有乏修养，我们婚后我也就决不会暗中感到那一切了。

“在婚姻中，没有任何悬殊差异能超过思想和信念的差异。”我也记得这话。我曾费力气想让朵拉适应我，后来发现这是办不到的。我只好使自己适应朵拉，和她分享我能分享的，还要快快乐乐；我把一切要挑的担子放在我肩上，还仍然要快快乐乐。我开始思想就是我内心开始获得应有的修养。有这修养，我第二年比第一年快乐得多了；而更好的是，使朵拉的生活也充满了阳光。

可是，那1年这样过着时，朵拉身体不那么健康的。我曾希望有比我更灵巧的手来帮着陶冶她个性，我曾希望她怀中有个婴儿笑脸于是我的娃娃妻子能长大，可这都不可能。那个小天使在它的小监狱门前飞了一圈以后又自在地飞跑了。

“等到我能像过去那样到处跑时，姨奶奶，”朵拉说道，“我要让吉普赛跑。它现在变得迟钝，变得很懒了。”

“我担心，我亲爱的，”姨奶奶在她身旁安祥地做事并说道，“它患了比那更严重的病呢。它上了年纪，朵拉。”

“你以为它老了吗？”朵拉惊慌地说道。“哦，看起来多么奇怪。吉普会变老！”

“这是我们活下去都免不了病痛呀，小人儿，”姨奶奶兴致很高地说道：“说实话，我也觉得比以前更多感受到这病痛了。”

“可是吉普，”朵拉满怀同情地看着吉普说道，“连小吉普也免不掉！哦，可怜的东西！”

“我猜它还能支持很久呢，小花，”姨奶奶拍拍朵拉的脸说道。这时朵拉从长沙发上探身看吉普，吉普也用力挣扎着用后腿站起来表示有所反应，“今年冬天，在它的房子里铺块绒布。一到春天，它和春天的花一样恢复生气，我也不会觉得奇怪了。保佑这条小狗吧！”我姨奶奶大声说道，“如果它像猫那样也有九条性命的话，就是那些性命一下全失去，它也会用它最后的气力向我叫呢，我相信！”

朵拉已把它扶到沙发上了。它真是对姨奶奶恨得不能再恨了，在沙发上它站不起来，便冲姨奶奶使劲叫，叫得身子都侧了过去。姨奶奶越看它，它越冲她狠狠地叫；因为姨奶奶近来戴上了眼镜，为了某种不可思议的理由，它认为应当向眼镜攻击。

朵拉大加安抚，才使吉普在她身边躺下。它安静下来后，朵拉用手一次一次拉着它的一只长耳朵，一面沉思道：“连小吉普也不能幸免！哦，可怜的东西！”

“它的肺很强，”姨奶奶很快乐地说道，“它的憎恨也一点没有减少。无疑，它还能活上好多年。可是，如果你要一只狗和你赛跑，小花儿，它可不适宜那活动了。我可以给你一只狗。”

“谢谢你，姨奶奶，”朵拉有气无力地说道，“不过，还是不要了，对不起！”

“不要了？”姨奶奶摘下眼镜说道。

“除了吉普，我不能养其它狗，”朵拉说道。“那就会太对不起吉普！此外，除了吉普，我没法和任何其它狗交朋友；因为别的狗不是在我结婚前就认识我的，也没有在大肥第一次上我家时朝他叫。除了吉普，

我恐怕不会再喜欢别的狗了，姨奶奶。”

“当然，”姨奶奶拍拍她的脸说道，“你说得对。”

“你不生气吧？”朵拉说道，“是不是？”

“哈，多敏感的小宝贝！”姨奶奶很亲热地弯下腰对她说道，“以为我会生气！”

“不，不，我没有真那么想，”朵拉马上说道，“可我有点累，我就一下有点糊涂了——我一直就是个小糊涂，你知道的。不过，一谈到吉普，我就更犯糊涂了。它曾知道我一切经历，是吧，吉普？因为它变化了一点，我就冷淡它，我受不了这样——是吧，吉普？”

吉普更偎近它主人，懒懒地舔舔她的手。

“你还没有老得要离开你的主人吧，是不是，吉普？”朵拉说道，“我们还能再作伴一些日子吧！”

在下个星期天，我那美丽的朵拉下来吃饭，看到了老特拉德尔——他总是和我们一起在星期天吃饭——，她是那么高兴。我们都认为几天以后她就又能像从前那样到处跑了。可几天以后她仍不能跑，也不能走。她的样子很美也很快乐，可是过去围着吉普跳舞的那双灵活小脚变沉重了，不再肯多动了。

每天早上，我把她抱下楼，晚上又把她抱上楼。当时她搂住我脖子大笑，好像我是为了打赌才这么做。吉普围着我们叫呀跳呀，跑在最前面，到了楼梯口又喘着气回头监视我们。姨奶奶这位最好最和气的护士总抱着一大堆披肩枕头跟在我们后面。狄克先生决不会把举烛的工作让给任何活着的人。特拉德尔总在楼梯下朝上看，负责把朵拉开玩笑的消息带给那世界上最可爱的姑娘。我们是一支非常快乐的队伍，而我的娃娃妻子就是那队伍中最快乐的一个。

可是，有时我抱起她，感到她在我怀中变轻时，我就有一种可怕的失落感油然而生起在心中，好像我正在朝一个我尚未觉察到却会使我生活冻僵的一处雪国冰地。我努力避免去多想或证实这感觉，直到一天夜里，在我的这种感觉很强烈时，听到姨奶奶向她大声说“再见，小花儿”以告别时，我才一个人坐在书桌边想，哦，这是多么不吉利的名字呀，花还在树上盛开时就枯萎了！我哭了起来。

第四十九章

我堕入云雾中

一天早上，我接到一封由坎特伯雷寄到博士院的信。我多少有些吃惊地读道：

我亲爱的先生：

由于事不遂人愿，我离开我亲爱的朋友已有些时日了。每当工余闲暇之时，怀念往事，思及旧时情意，顿觉无比快慰。事实上，亲爱的先生，你以其高才而显赫，我何敢再以科波菲尔来称呼我年轻时的朋友呢！可是，这一称呼将永远和我家各种债据和抵押文书（系米考伯太太所保管的与我家旧房客有关各种文件）一起受到珍视，受到敬爱，我敢以我的名誉作此保证。

现在这位执笔写信的人处于危急中，如将沉之舟，盖因过失和恶运交加。因此我不能在此将恭贺之词多陈，还是留待操行更高洁的人士来说吧。

如果先生真地能将此信读到这里，一定欲知我写此信用意何在？你当然有理由作此问，而我也须声明：吾意不在金钱。

指挥雷霆，纵释怒火，我是否有这样的能力且不论，但我想在此向先生相告：我已再无希望——再无平安可言——再无快乐——我的心脏已不复在正位——我亦不复能在人前昂首阔步。花香虫毒，杯满酒苦。虫毒正盛，花亡无日矣。越早越佳，我不想多言了。

我心极苦闷，而米考伯太太虽身兼异性妻子、母亲于一身，亦无力对我宽慰。我想作短期之躲避，以 48 小时之限重游京城旧日行乐之地。至于说到我避难养心之所在，最高法院拘留所乃我必去之处。后天晚上 7 点整，我将听凭上帝意愿在民事拘留所的南墙外侧。写到这里也正是我此信的目的达到了。

吾旧日之友科波菲尔先生，或我旧日之友内院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如能屈尊光临，重叙与吾之旧情，真乃此生所愿。然所愿也，不敢请耳。我得承认，在到上文提及的时间和地点时，你等可以看到

已倒塌的塔楼
之残迹 威尔金·米考伯

附：我当说明：米考伯太太尚不知我计划。

我把那信读了好几遍。虽然知道米考伯先生的文风一向浮华，又极喜欢在一切可能或不可能的机会写长信，可我仍然相信，在这封信的吞吞吐吐下藏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我放下信来，想了想，再拿起来读了一遍。我仍在揣摩而且很困惑时，特拉德尔来了。

“我亲爱的朋友，”我说道，“我从没像现在看到你这么高兴。你是在最合宜的时候用你冷静的判断力来帮我了。我收到米考伯先生一封很怪的信，特拉德尔。”

“真的？”特拉德尔叫了起来，“真有这样的事？我收到了米考伯太太的一封信呢！”

特拉德尔说着，把那信拿出来和我交换。他因一路走来而脸色红红的，由于运动和兴奋的联合作用，他的头发像看到活鬼那样连根竖了起来。他研读了米考伯先生的信后对我抬起眉毛说道：“‘指挥雷霆，纵

释怒火！’天哪，科波菲尔！”——这时我也耸起眉头来认真看米考伯太太的信。

这信是这样的：

向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致以最热烈问候。如果你还记得曾有幸和你认识的人，你可能接受我的恳求而抽空读这封信呢？我向T·T^①先生保证，若非陷身于困惑中，我是决不会冒昧相扰的。

说起就心痛，一度曾极顾家的米考伯先生现与其妻及其家人非常疏远，这就是为什么我向特拉德尔先生写此信并求助。米考伯先生的行为同以前大异，其横蛮粗暴已非特拉德尔先生可以想象了。这种变化日益加剧，每况愈下，他已有精神错乱的迹象了。特拉德尔先生可以相信我的话——他的病几乎每天都发作。我已习惯于听米考伯先生说他已卖身给了恶魔。他不再那样相信人而是多疑多诈，我说了这些，你能想象出情形是怎样的了。一旦不小心触犯了他，哪怕是极其轻微的话（如问他晚餐想吃什么）也会使他忿忿吵着要离婚。昨晚，双生子要两便士去买本地一种叫“柠檬宝”的糖果，他竟向其举起蚝刀。

请原谅我，特拉德尔先生，向你谈这些小事，可是不这样，T先生又怎么知道我有多伤心呢？

我可以冒昧请求T先生理解我此信的目的吗？我能获许向T先生请求帮助吗？我是了解T先生心地的人。

女性由于专情而眼光敏锐，不易受骗。米考伯先生要去伦敦了。今天上午早餐前，他偷偷写地址于一小纸上，并挂到一个棕色的旧小提包上。他虽拼命遮盖，而念念不忘夫妻情分的我仍看到那最后几个单词。这一次，他要马车送到金十字街。我能冒昧地请求T先生到该处看我丈夫并对其晓之以理地劝诫吗？我可以冒昧地请T先生为米考伯先生和他苦闷的家属调和吗？说不，如果我的要求太过份了的话！

如果科波菲尔先生尚能记得我们这等无名之辈，可能请T先生亦代我向 he 问候，并转致我的同一恳求？

切记切记，此信要绝对保密，万不能向米考伯先生提起。我不敢抱此奢望，但如蒙施惠肯复信于我，请寄坎特伯雷邮局交E·M即可。这比写明收信人姓名所引起的不幸后果会小得多。

爱玛·米考伯

“你觉得那信怎么样？”特拉德尔在我把那信读了两遍后看着我问道。

“你觉得那一封又怎么样？”我问道，因为我见他依然皱着眉头在读。

“我觉得，把这两封信合起来看，”特拉德尔说道，“比起米考伯夫妇平日信中写的更要有意义——可我不知道是什么。这两封信都写得很诚恳，我相信，是没有串通后才写的。可怜的人！”他是指米考伯太太的信而言。于是我们肩并肩站在那里把这两封信做比较；“无论如何，给她写封信会于她好，还告诉她，我们一定去看米考伯先生。”

我对这意见大为赞同，因为这时我感到自责——我对她前一封信太不重视了。她的前一封信曾使我在收信当时想过很多，正如前面说过的

^① T·T 为托马斯·特拉德尔的缩写。

那样。可是，当时我自己的事太多，加上和那一家人相处的经验和又没听到更多消息，我就把这事渐渐抛开了。我过去也常想到米考伯一家，但主要是猜想他们在坎特伯雷又欠下了什么样的金钱债务，回想米考伯先生成了尤来亚·希普的文书时见到我怎么窘。

不管怎么说，我当时就用我们两个人的名义给米考伯太太写了一封安慰的信，并由我们两人签名。当我们步行去城里寄信时，特拉德尔和我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还做了种种揣测，这里就不再多说了。那天下午，我们还请我姨奶奶参加我们的讨论；不过，我们唯一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按时赴米考伯先生之约。

我们到达时比约定的时间还早一刻钟，而米考伯先生已在那里了。他抱着双臂面壁而立，神色颇伤感地看着墙头的大铁钉，仿佛它们是他年轻时被当作蔽隐之处的树枝。

我们招呼他时，他态度更加狼狈，也比过去更少绅士风度了。为了这次旅行，他没穿那法律家的黑衣，而是穿了他的旧紧身外套和紧身裤，但旧时风度已不多存了。我们和他谈话时，他渐渐恢复了常态；可是他的眼镜挂在那里似乎不那么自在，他的硬领虽然仍和旧时一样高，也有点软沓沓地垂下来了。

“二位先生，”米考伯先生闲聊了几句后说道：“你们是患难中的朋友，也是真正的朋友。请允许我敬问现在的科波菲尔夫人和将来的特拉德尔夫人（这就是说，我的朋友特拉德尔先生似乎还没和他所爱的人儿作同甘共苦的结合）玉体安康。”

我们对他的客气表示感谢，也做了合体的回答。然后，他指着墙开始说道：“请相信我，二位先生，”我便对这种客气的称呼表示反对，请他像过去那样和我们交谈。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他握着我的手答道，“你的诚恳征服了我。对于一度被称为人的圣堂的残片——如果我可以这么说我自己——给予这种礼待，表明一颗归荣耀于我们共同天性的心的。我要说，我又见到我度过我一生最快乐的时日的安静地方。”

“我相信，那是因为米考伯太太，”我说道，“我希望她平安？”

“谢谢你，”听到我这话米考伯先生的脸色便暗了下来，“她还一般。喏，”米考伯先生伤感地点头说道，“就是这个监狱了！在这里，多年来第一次听不到聒噪不舍的逼债声，在这里，不会有债主来敲门，这里也不需要应付诉讼，续行监禁通知不过从门口投进来就是了！二位，”米考伯先生说道，“当操场的石头地面上映出墙头铁钉影子时，我曾看到我的孩子们躲开黑影的点点线线从那交错纵横的影子里穿过。我熟悉那里的每一块石头。如果我显得软弱，你们一定知道应该原谅我。”

“从那以后，我们都有了变化，米考伯先生。”我说道。

“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先生伤心地说道，“我住在那个避难所时，我还可以正视我的同类，如果他冒犯了我，我可以朝他头打过去。现在，我和我的同类不再保持这种光荣关系了。”

米考伯先生怏怏地转过身来背对监狱的墙，他挽起我伸向他的胳膊，又挽起特拉德尔在另一侧伸向他的胳膊，由我们相伴走开。

“在往坟墓走的旅途上，”米考伯先生恋恋不舍地回顾道，“有

一些里程碑；若不是处心不正，一个人怎么也不愿跨过去。那个监狱在我多坎坷的生涯中就是那样的。”

“哦，你的精神不怎么好呢，米考伯先生。”特拉德尔说道。

“是的，先生。”米考伯先生说道。

“我希望，”特拉德尔说道，“这不是由于你对法律怀着憎恶——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律师呀，你知道。”

米考伯先生没有做任何回答。

“我的朋友希普好吗，米考伯先生？”我在一番沉默后说道。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一下变得紧张起来，脸色苍白地说道，“如果你把我的雇主当作你的朋友来问候，我对此感到遗憾；如果你把他看作我的朋友来问候，我予以嘲笑。无论你以什么身份问候我的雇主，我请你原谅，我的回答只会是——不管他的健康怎么样，他的相貌狡猾，且不说凶恶狠毒了。请允许我以贫贱之身谢绝谈论在我的职业中逼我于绝境的这一话题。”我为无心触及使他这么激动的问题表示歉意。“我可以，”我说道，“避免再犯以前的错。问问我的老朋友威克费尔德先生和小姐好吗？”

“威克费尔德小姐一直是一个典范，”米考伯先生的脸色这时转红了说道，“她是光明的化身。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她是那悲惨生活中唯一的灿烂星光。由于我对那年轻小姐的尊敬，对她品格的赞美，因为她的慈爱、忠实和善良我对她的忠心——”米考伯先生说道，“把我带到一个僻静地方去吧，因为，说实话，在目前这种精神状态下，我受不了这个！”

我们把他扶到一条很窄的胡同里，他拿出小手帕，背朝墙站着。如果我也像特拉德尔那么仔细打量他，他准会不欢迎我们的陪伴了。

“这是我的命运”，米考伯先生不加掩饰地呜咽道——但他就是呜咽时也还保持了几分旧日的上流风度——“这是我的命运，二位，我们天性中比较美好的那部分感情成为我的惩罚。对威克费尔德小姐的敬意是我胸中的利箭。请你们扔下我，任我去流浪吧。害虫将加倍地快来结束我了。”

我们并没听从他的要求而是一直陪着他。后来，他收起小手帕，拉起硬领，为了不让路人注意，他又歪戴着帽哼起小曲。这时，一直担心他会出意外的我建议道，如果他肯坐车去海盖特，我一定会非常高兴把他介绍给我的姨奶奶，而且他能在那里过夜。

“你可以为我们配一杯你一向长于配制的潘趣酒，米考伯先生，”我说道，“在回忆比较愉快的往事中忘掉你的心事。”

“二位，”米考伯先生答道，“你们愿意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是海面上一根草，任大象儿把我吹向四方——对不起，我应当说任天气。”

我们又臂挽臂走去，发现刚好赶上要动身的马车。我们一路平安地到了海盖特。我心里很不安，也忐忑，不知说什么才好，或做什么才好——特拉德尔显然也是这样。米考伯先生基本上愁云未开。他也偶然试着哼小曲来振作一下，但他那帽子歪的程度、硬领一直扯到眼睛的模样，只能使他的悲戚更动人。

由于朵拉生着病，我们就没进我家而去了我姨奶奶家。一听到通报，

我姨奶奶就迎了出来，非常诚恳地接待米考伯先生。米考伯先生吻过她的手，又退到窗边，掏出小手巾和自己的心情挣扎。

狄克先生在家。他生来就极其同情看上去不快活的人，也能马上发现那种人，所以在 5 分钟里他和米考伯先生握手次数不下于六次。这在患难中的米考伯先生看来实在是令人感动的热情，而且还出自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每次握手时，米考伯先生都只能说：“我亲爱的先生，你征服了我！”这话又大大鼓励了狄克先生，他便怀着更大的勇气再次去握手。

“这位先生的好意，”米考伯先生对我姨奶奶说道，“如果你允许，小姐，让我从比较粗俗的国民竞技语汇中取一个比喻——把我击得一塌胡涂了。对于一个在烦恼和不安压力下挣扎的人来说，我向你担保，这是一种难以消受的盛情呀！”

“我的朋友狄克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我姨奶奶骄傲地答道。

“我相信这话，”米考伯先生说道，“我亲爱的先生！”因为狄克先生又在和他握手；“我深深领会了你的好意！”

“你觉得怎样呀？”狄克先生面露不安地问道。

“没什么，我亲爱的先生。”米考伯先生叹口气答道。

“你应当提起精神来，”狄克先生说道，“尽可能让自己自在些呀。”

这几句友好的话，加上狄克先生再一次的握手，使米考伯先生十分感动。“在人生变幻无常的万花筒中，”他说道，“我曾遇到过绿洲，但从没遇到过现在这块这么绿这么美好的一片呢！”

如果是在别的时候，这种情形会让我开心；可现在我觉得我们都很拘紧，都不自在。米考伯先生显然处于想说点什么又想什么也不说为好的两种意向间犹疑不定。特拉德尔坐在椅子上，瞪着眼，头发更竖得直了，眼光在地面和米考伯先生两者之间轮流巡视，没有半点想说什么的意思。而姨奶奶呢，虽然我看到她锐利的目光很认真地盯着她的新客人，却比我们都更镇静；因为她硬让他交谈，而不管他是否愿意都得说话。

“你是我侄孙的老资格朋友了，米考伯先生，”姨奶奶说道，“我早盼着有机会结识你了。”

“小姐，”米考伯先生答道，“我真希望我早就有机会认识你了。我从前可不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么一个没体面的人哪。”

“我希望米考伯太太和你的家属都平安，先生。”我姨奶奶说道。

米考伯先生低下了头。“小姐，他们只是，”他停了一下，最后像豁出去一样地说，“像贫困无助的人所希望的那样平安。”

“天哪，先生！”姨奶奶用她那种生硬态度叫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们的生计，小姐，”米考伯先生答道，“危如累卵，我的雇主——”

说到这儿，米考伯先生像故意和人为难一样打住，开始剥柠檬皮。那些柠檬以及一切供他调潘趣酒的原料，都是由我指挥着陈列在他面前的。

“你的雇主，你知道，”狄克先生像一个温柔的提词人那样碰碰他胳膊说道。

“我的好先生，”米考伯先生继续说道，“你提醒了我。我很感激

你。”他们又握了回手。“我的东家，小姐——希普先生——曾对我说，如果他不雇我，我大概要做一个跑江湖卖艺的人，去吞刀、吞火；如果不这样，我还可以教我的孩子扭屈肢体来表演挣钱，而米考伯太太可以拉手风琴助兴呢。”

米考伯先生信手挥了挥他手里的刀，以示他活着就决不做这种事。然后，他又带着绝望的神气继续剥柠檬皮了。

姨奶奶把胳膊肘支在她常坐在其侧的小圆桌上，注意地看他。虽然我不愿意有人去引诱他讲他本不愿讲的话，可是我还是会在这时接过他的话讲下去的，要不是我这时看到他的动作很奇怪——他把柠檬皮放在罐里，把糖放到鼻烟盘里，把酒精倒进空瓶里，还很坚定地想从蜡烛盘中倒出水，这些都是他让人注意的举止。我知道大事不妙，果然如此——他把所有的杯盘叮叮当当放到一起，从椅子上站起来，拉出那条小手帕就大放悲声。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先生用小手巾捂着脸说道，“这是一切工作中需要静心 and 尊严才能干的一项，我干不下去了。这是不可能的了。”

“米考伯先生，”我说道，“这到底是为什么？请说出来吧。这儿没有外人哪。”

“没有外人，先生！”米考伯先生重复道，于是他压在心底的秘密全讲出来了。“天哪，正因为没有外人，我心情才如此。这是为什么。先生们？为什么不是因为这样呢？就因为那恶棍，就因为卑鄙；就因为欺骗、伪诈、阴谋；这一切坏东西的名字就是——希普！”

姨奶奶拍拍手，我们大家都像着了魔一样地站了起来。

“斗争已结束了！”米考伯先生说道，一面激动地大幅度挥动那方小手帕，时时舞动双臂好像在难以想象的困难下游泳一样。“我再也不要过那种生活了。我是个可怜人，被剥夺了一切可以使生活像生活的东西。过去，我受到那恶魔的钳制。把我的妻子还给我，把我的家人还给我，用米考伯来代替现在这个脚穿靴子走来走去的小可怜虫，就是明天去吞刀，我也干，我心甘情愿那么干！”

我从没见过这么激动的人。我想使他平静下来，以便大家能好好商量一下；可他越来越亢奋，根本听不进一句话。

“在我把那——哦——可恶的毒蛇——希普——炸碎之前”，米考伯先生像挣扎在冷水中一样喘着气、叫着、呜咽着，“我不和任何人握手！在我把——哦——把维苏威火山——移到那可耻的恶棍——希普头上——啊——并引爆前，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款待！在我把那——那个骗子——说谎话的——希普的眼睛——哦——闷瞎之前，尊府的——哦——饮食，特别是潘趣酒——哦——我一口也吞不下！在我把那——那个最大的伪君子 and 骗子——和作伪证的人——希普——压成——哦——肉眼看不见的原子前——我——哦——不要再认识任何人——也决不——哦——决不说一句话！”

我真有些怕米考伯先生会当场死掉。他那么费力地说出那些含混的句子时，样子真可怕。后来，他倒到椅子上，大汗淋漓，瞪着我们瞧，脸上出现了各种不正常的颜色，喉结不断起伏，好像要挤上前额一样。他看上去真像要死了。我想去救助他，可他对我摆摆手，也仍不愿听进

一句话。

“不，科波菲尔！——在威克费尔德小姐——哦——从那坏透顶的恶棍——希普那里——受的损害得以赔偿之前——没什么可说！绝对保密——哦——别告诉——哦，任何人——下星期的今天——哦——还有很友好的先生们——都去坎特伯雷旅店——哦——米考伯太太和我——都会在那里——一起唱《友谊地久天长》——还要——哦——揭穿那令人发指的恶棍——希普！不说什么了——哦——也不想听什么劝告——马上就走——去追踪那该死的不忠不义之人——希普——不能——哦——再见朋友！”

说完这些后，米考伯先生就冲出了屋，让我们忐忑不安又心怀希望并惊奇万分，结果我们的心情也不比他的好什么。不过，就是在那种状态下，他仍压不住他写信的嗜好；因为当我们还十分忐忑却又怀着希望并惊奇万分时，附近一家酒店给我送来下面这封如田园诗一样美的短信，这是他专门去那酒店写的：

绝密！

我亲爱的先生：

我恳求你，代我向你的姨祖致歉，因为我刚才失态而无礼了。由于我内心激战，有如蒸腾之火山久抑未发，今日一发便不可遏止，此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我曾约各位于下星期此日之上午会于坎特伯雷社交之处。我夫妇将与各位齐唱特威德这位流芳百世的收税人之著名歌曲^①亦在该处。恐怕当时未能言明，特补嘱之。

行看我已履尽我责，也将我过尽补（因唯有补过后我方有面面向世人），我将不复于人世。但求我之骸骨能被置于世人归宿之地，其碑但求刻以：

小村中已故老前辈何其多，

人人各自安眠在小小墓穴中——然后刻以贱名。

威尔金·米考伯

^① 系《友谊地久天长》。

^① 这是英国 18 世纪诗人 Thomao Gray 作的挽歌中诗句。

第五十章

皮果提先生梦想成真

我们和马莎在河堤上谈话已是几个月前的事了。从那时起，我就没见到过她。可是，她和皮果提先生通过几次信。她热诚合作，却尚无结果；我也不能从他告诉我的话中断定我们此刻能对爱米丽的命运作什么推断。我承认我对她的回来已不抱希望，越来越认为她已经死了。

皮果提先生依然坚持那信念。就我所知——我相信我把他那颗诚实的心看得很清楚——他坚信他能找到她。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从没失去过耐心。虽然想到他那坚韧信心一度失去会造成的痛苦我就不安，可他的信心中有一种那么富于宗教性的东西。有一种那么表现了深情的东西，它使人感到他的信心植根于他美好天性中最纯洁的深处，使我对他越来越敬重。

他并不是一个喜欢无所事事的老实人。他一生都是个踏实吃苦的实干家。他也知道，当他需要别人帮助他做某件事时，他自己仍需努力做那件事以自助。由于生怕旧船房的舷窗内没有灯光，他曾夜间步行前往雅茅斯。为了能从报纸上读到一点和她大约有关的消息，他曾拄杖而行7、80英里。听了达特尔小姐告诉我的话，他就乘船去了纳不勒斯，然后又回来了。他的旅行都很艰辛；因为他一味省钱，留着找到爱米丽后再给她用。在这所有的找寻中，我从没听见他诉苦，从没听他叫苦累或说他已感到心灰意懒。

我们结婚以后，朵拉也很喜欢他。他站在她沙发一边，手拿着他的粗布便帽。我的娃娃妻子怯生生地抬起脸，用惊奇的蓝眼睛看着他。这情景好像就在我眼前一样。有时，日落之后的黄昏，他来和我谈话，我把他带到花园里，他边吸烟边和我慢慢踱步；这时，我就清清楚楚记起他离弃的家，那晚间室外风儿悲号而室内炉火通明的家，在我童年时看来，那个家总那么惬意。

一天夜里的这个时分，他告诉我，他前天晚上外出时，看见马莎在他住所附近等他。马莎请求他在再见到她之前，无论如何不要离开伦敦。

“她告诉过你为什么这样吗？”我问道。

“没有，卫少爷，”他沉思着摸着脸回答道。“我也这么问了她来着，可她说她不能说出来。”

对于这消息，我除了说些相信他不久便可看到她一类的话，没说些什么别的，因为我已很久不用渺茫的希望来给他打气了。我也说不出这消息在我心里引起了什么样的臆测，而且那些臆测也是很没把握的。

大约两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花园里散步。我对那一夜的情景记得很清楚，那正是米考伯先生那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第二天。已经下了整整一天雨，空气中还是湿湿的。树上的叶儿茂茂密密，吸饱了水而下垂着；雨已停了，天色仍灰暗；充满希望的鸟唱起了愉快的歌。我在园中徘徊时，暮色渐渐在我四周聚拢，鸟声也渐渐变低了。那种只有乡村夜间才有的寂静随夜色铺开，除了树枝上偶然滴下的水珠，最轻的树也不动了。

我们的小屋旁有由葡萄架和长春藤组成的绿色小配景；透过那小配

景，我能从我散步的花园看到屋前的大路。我脑里正转着许多念头时，不经意把眼光投往这一边。于是我看到一个穿着寒伧外衣的身影。这身影急急向我俯下身子并招招手。

“马莎！”我朝那身影走过去并说道。

“你能跟我走吗？”她声音低而急切地问道。“我到了他那儿，可他不在此。我把我要他去的地方写下来，亲手放到他桌上。他们说，他不会在外面逗留很久。我有消息要告诉你。你能马上来吗？”

我的回答是马上走出大门。她做了个急切切的手势，像是请求我忍耐而不要出声，然后她朝伦敦那个方向转过身去。从她衣服上的泥痕看来，她是步行从伦敦来的。

我问她，我们是否去伦敦。她像先前一样做了个很急切切的手势示意肯定的答复。我拦住一辆过路的空客车，我们便上了车。我问她应叫车夫朝哪儿赶时，她答道：“只要是靠近黄金方场就行！赶快！”说罢，她就蜷缩在车厢一角，用一只颤抖的手捂住脸，好像受不住任何声音刺激一样。

当时，我也受了很大刺激，希望和害怕这两种矛盾心理交织着使我头晕眼花。我瞪大眼看着她，想从她那里得到点线索。可是发现她那样强烈地想保持沉默，又感到自己在那种情形下我亦欲安静，也就不去打破那沉默了。我们一路前行。她一动不动，除了有时朝窗外看看，好像还嫌慢了一样；实际上我们走得很快。

我们在她说的方场入口处之一下了车。我叫车夫把车停在那里，以备万一用得着。她把手放在我胳膊上，催我走进那些很暗的街道之一。那一带像这样的街道有好几条，那里的房子也一度是独户住的好住处，但现在已沦落为论间出租的贫民住处了。在这样的一幢房子打开的门前。她松开我胳膊，向我招手，让我跟她走上了像是通往街道的排水沟一样的公用楼梯。

那房子里住满了人。我们往上走时，房门都开着，不断有人探出头来；在楼梯上，我们和上上下下的人擦身而过。走进来前，我们曾从外面往上看，看到些女人和孩子趴在窗口花盆上；后来从门口探出头来的人也大多是他们，大概我们让他们感到好奇。楼梯是嵌板的，很宽，乌木什么的栏干很粗；门上方有刻成无花果形的檐板；窗口有宽宽的座台。不过，所有这些旧时的排场遗证都很凄凉地被破坏了，变脏了；腐烂、潮湿加上久远年月已使地板变软，有些地方很不结实，甚至都不安全了。我看出，到处都有过把新血输入这个旧机器的尝试，廉价的松木曾被用来修补那贵重的旧木工部分；可那种尝试就像让一个落魄的老贵族和一个卑贱的穷人结婚，这悬殊的双方都打量了对方后却步了。楼梯上有几个后窗已变黑，或完全被塞起来。在还有窗子的地方都几乎没有玻璃了；那坏的空气似乎都是从坍塌的木框架中渗进来的，却再不肯离去；我从那些坍塌朽烂的木框架中，从其它没有玻璃的窗子中，看到别的房子也是这样，还看到下面令人目眩的脏院子——那是那幢房子的公共垃圾堆。

我们往最上面一层走去。途中，有两三次，我觉得在模糊光线中可见到一个女人身形的裙裾在我们前面往上走。我们转到去顶层最后一段楼梯时，看清那个身影在一个门前停了一下，然后那身影转动了门把手，

走了进去。

“这是怎么回事！”马莎低声说道，“她进了我的房间，我不认识她呀！”

可我认识她。我惊奇地认出她是达特尔小姐。

我用几句话向我的向导说明这是我从前认识的小姐。我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从她的房间里传出了动静，不过从我们站的地方听不出那里面的人说的什么。马莎一脸吃惊地又做了和先前同样的手势，领我轻手轻脚上了楼。然后，她推开一扇似乎没锁的小后门，走进一个屋顶呈斜状的空阁楼，这阁楼并不比一个碗橱好多少。在这阁楼和她称为她的那房间之间有扇半开的小门相通。我们走得气喘吁吁地在这里停下，她把她的手轻轻放在我嘴上。我只能看出：前面的房间相当大，里面放了张床，墙上有些普普通通的船的图画。我看不见达特尔小姐，也看不见我们听到她对其说话的人。当然，我的同伴也不能，因为我站的位子太好了。

有一会儿静寂无声。马莎一只手捂住我的嘴，另一只放在耳边作出倾听状。

“她不在家并不关我的事”，萝莎·达特尔小姐傲慢地说道，“我并不认识她，我是来看你的。”

“我？”一个柔软的声音接着说道。

一听到这声音，我浑身一颤——这是爱米丽的声音！

“是的，”达特尔小姐答道，“我特意来看你的。什么？你不为你干了那么多丑事而害臊吗？”

她语调中那坚决而冷酷的憎恨、那残忍而严厉的锋芒、那压抑着的愤怒，使她整个人就活灵活现在我面前一样。我好像看到她站在灯光下。我好像看到她目光炯炯的黑眼睛，被激情烧得变形的身子，我还能看见在她说话时穿过她嘴唇的那不断颤动并变得灰白的伤疤。

“我专门来看，”她说道，“詹姆斯·斯梯福兹的心上人；看那个跟他私奔而成为她家乡最下贱的人闲谈资料的那丫头，那个配斯梯福兹那种人的大胆、放肆和老练的伴儿。我要见识见识这是什么东西！”

传来一阵■声，好像是那受了这么多侮辱的可怜少女往门口方向跑似的。于是那说话的人立刻把她拦在门口。又是片刻沉默。

达特尔小姐又说话了，她的声音是从紧闭的牙缝中挤出来的，她还朝地上跺了一下脚。

“别动！”她说道，“否则我要向所有住在这房子里和街上的人揭露你的丑事！如果你要躲开我，我就要拦住你。我可以抓住你的头发，也可以用石头打你！”

我听到的唯一回答是吃惊的低语，随后又是一片沉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方面我很想阻止那谈话，另一方面又觉得我出面尚没资格，只有皮果提先生有看望她和救助她的权利。他就再也不来了？我急躁地想。

“好！”萝莎·达特尔轻蔑地笑道，“我总算看见她了！嘿，他这可怜虫，被这个假贞洁、装着羞答答的东西迷住了！”

“哦，看在上天份上，饶了我吧！”爱米丽绝望地叫道，“不管你是什么人，你知道我的不幸了，看上帝的份上，如果你自己也要受饶恕，

那就饶了我吧！”

“如果我也要受饶恕！”对方恶狠狠地接着说道；“你觉得我们有什么相同之处？”

“除了性别，什么也没有，”爱米丽大哭着说道。

“喏，”萝莎·达特尔说道，“这就是那么一种有力的理由，由那么无耻的一个人说了出来！就算我除了轻视你、憎恨你还存着别的感情，也会为你这理由而冻结。我们的性别！你是我们性别的一种光荣呢！”

“我应当被这样责骂，”爱米丽说道，“不过这太可怕了！亲爱的，亲爱的小姐，想想我受的苦，想想我是怎么堕落的吧！哦！马莎，回来吧！哦，我的家呀，我的家呀！”

达特尔小姐坐在靠门的一把椅子上，眼睛朝下看，好像爱米丽就伏在她前面的地板上。这时，她在我和灯光中间，我可以看到她噙起的嘴，还有她那眼神贪婪得意而残酷又专注的黑眼睛。“听我说！”她说道；“把你那伪装的本领留着去骗那些会轻信你的人吧。你希望用眼泪打动我？这并不比你的笑脸更能迷惑我，你这个被买下的奴隶！”

“哦，对我发发慈悲吧！”爱米丽叫道，“对我表示点同情吧，否则我会发疯、会死的！”

“比起你犯的罪来，”萝莎·达特尔说道，“这惩罚一点也不重。你知道你干了些什么？你想过你已经毁掉的那个家吗？”

“哦，我怎么又不是每天每夜都在想它呢！”爱米丽叫道，这时我才看到了她。她跪在地上，头仰着，脸儿苍白向上看，疯狂地向前伸出双手，头发披散。“无论我睡着还是醒来，没有一刻它不是在我眼前，它总是像我当初永远永远离开时的那样子！哦，家啊，家啊！哦，最亲爱的舅舅，如果你知道你的爱心在我堕落时给我带来的痛苦，那你就是非常爱我，也决不会一如既往地给我以爱心了；你至少曾向我发过一次怒吧，那也会让我好受点！在这世界上我得不到半点安慰，就因为他们都那么爱我！”她伏在坐在椅子上的那人面前，乞求似地想去抓住那人裙角。

萝莎·达特尔坐在那里有如一座铜像一样无动于衷。她紧闭着嘴，仿佛知道这时她必须努力控制自己——我写的是我一心相信的东西——否则，她会去踢那秀美的人儿。我清清楚楚看见了她，她的脸、她的性格都似乎用了全力要那样做。——难道他就再也不来了？

“这些可怜虫的可怜虚荣心！”把怒气终于控制到可以说话时她说道。“你的家！你以为我会想到你的家吗，你以为你会给那个卑贱的地方造成什么用大量金钱也无法完全补偿的损害吗？你的家！你是你家生意的一部分！你像你家经营的货一样被人买卖！”

“哦，别这么说！”爱米丽叫道，“无论怎么说我都行，可是不要把超出我能忍受的侮辱加在像你一样可敬的人们身上呀！如果你不可怜我，也请你尊敬他们一点吧！因为你是个上流女人呀！”

“我说的，”达特尔没理睬上述的请求，说道，并扯开自己裙角不让爱米丽碰到；“我说的是他的家——我现在住的地方。这，”她冷笑着伸手指着那伏在地上的少女说道，“这就是那么使贵族母亲和少爷儿子失和的宝贵原因，这就是那个她连为其作婢女的资格都没有的家庭之悲剧的原因，这就是那愤怒、怨恨、责难的原因。这个贱货被从海边拣

起，被看重了1小时后又扔回了原处！”

“不是的！不是的！”爱米丽握起手说道，“他和我偶然相识时——但愿就没有过那一天呀，但愿我活着时没遇上他！——我也是和你或世上任何能嫁给好人的好姑娘。如果你住在他家，也认识他，你也许就知道，对一个软弱而爱虚荣的女人来说他有多大的力量。我并不为自己辩护，但我很明白，他也很明白。或者当他临死时而因此内心不安时他会很明白，他用了所有力量来欺骗我，于是我相信了他，信任了他，也爱上了他！”

萝莎·达特尔一下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往后一侧身，然后朝她伸出一击。她的脸那么凶，愤怒使那脸的神色和形都变得可怕。我几乎是扑到她们中间。那狂舞的拳头落了空。她站在那里，喘着气，同时用她所能表现出的极度愤恨看着爱米丽，而且由于轻视和愤怒而从头到脚发抖。我相信，这是我在以前从没见过的情景，以后我也再没见过这种情景。

“你爱他？你？”她握着颤抖的拳头叫道，好像只要有武器，就可以把她仇恨的对方杀死。

爱米丽已退到我看不见的一角，没有回答。

“用你那无耻的嘴，”她继续说道，“对我说那种话？他们为什么不用鞭子抽打这种东西！如果我可以发这种命令，我就要他们把这个丫头打死！”

我很相信她会那么做。只要她还那么狂躁暴怒，如果她手上有刑具，我不信她不会用。

她慢慢地，慢慢地，笑了起来，手指着爱米丽，好像后者是遭到人神共弃的可耻东西。

“她爱！”她说道，“那么一块臭肉！她还要告诉我，说他竟还对她喜欢过？哈，哈！这些生意人都是些多会骗人的家伙！”

她的嘲笑比她那不加掩饰的愤怒更甚。相比之下，我宁愿做后面那种情绪的对象。可是，她的渲泄只是片刻的事。她马上把它克制着，压抑了，虽然那会在她心里把她撕裂。

“我专门到这里来，你这爱情的甘泉，”她说道，“看一看——就像我一开始告诉你的那样——你是什么样的东西。我想见识一下，现在我满足了。我也要告诉你，你最好马上去找你那个家，把你的头藏在那些正在等你、可以用你的钱来安慰他们自己的那些好人中吧。等到一切都成为过去，你又可以相信、信任并爱上了，你知道！我以前觉得你是一个过了时的破玩具！一个生了锈的被扔掉的不值钱铜饰物。可是，一发现你是一块纯金，一个真正的闺秀，一个蒙冤的无辜人，有一颗满怀爱情、忠诚的幼嫩的心——看上去挺像，也和你的故事很合适！可我还有些话要说。要听清楚，因为我說什麼？就做什么。你听见我的话了吗，你这个仙女精灵？我说什麼，就做什么！”

她又发作了一会，但像一阵痉挛那样过去后，她又笑了起来。

“藏起来，”她继续说道，“如果藏在家里，就藏到别的地方去，那应该是人们找不到的地方；去活着，无声无息地活——或者，更好的是，找一种无声无息的死。我猜想，如果你那多情的心不胀开，你就没办法让它安静！以前我听说过这些办法，我相信找到这些办法并不难。”

爱米丽低低的哭声把她的话打断了。她停下来，像欣赏音乐一样听

那哭声。

“也许我天性古怪，”萝莎·达特尔继续说道；“可是，我不能在你呼吸的空气中自在地呼吸。我觉得这空气是不洁的。所以，我要把它净化，我要把你清除出去。如果你明天还住在这里，我就要把你的故事和你的身份在公共楼梯上公布于众。我听说，这房子里住了些正经女人，像你这样的漂亮角色和她们在一起而不出点风头那就太可惜了。如果，你离开这儿，以任何假身份（我不干涉你，只要你愿意保持真实姓名和身份）藏在本市任何地方，只要我打听到了你的藏身之处，我也会那样做。由于得到不久前向你求婚的那个男人的帮助，我在这方面很有把握。”

难道他就永远永远不来了？我要在这种情形下忍多久呢？我能在这种情形下忍耐多久呢？

“天哪，天哪！”可怜的爱米丽绝望地叫道，那声音我相信就连最铁石的硬心肠人听了也会被感动的，可是在萝莎·达特尔的微笑中并没有丝毫怜悯的表示。“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特拉尔接过去说道，“在自己的回忆中过幸福的日子吧！把你的余生用来回忆你对詹姆斯·斯梯福兹的爱情吧——他要你做他佣人的老婆，不是吗？——或用来感激想把你当礼物收下的那个正直可贵的人吧。如果，那些骄傲的回忆，你對自己品性的感受；或他们使你在一切具有人形的东西的眼中达到的光荣地位，都不能使你能支持得住，就去嫁一个好人吧，满足他的屈就吧。如果这都不行，那就死掉！对那种死，那种绝望，路多着呢，垃圾堆多着呢——去找条路，逃到天上去吧！”

楼梯上远远传来一阵脚步声。我确信，我辨得出这脚步声。这是他的脚步声，感谢上帝！

她说这几句话时，一面缓缓从门口走开，走出了我的视线。

“不过，记住！”在打开了另一扇门走出去时，她严厉地慢慢说道，“我打定主意，为了我的一切理由，也为了我心中的仇恨，除非你一点也不让我知道你的踪迹，或者除非你把漂亮的面具全摘下，否则我就要赶走你。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我说什么，就做什么！”

楼梯上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和刚刚走下去的她擦身而过——冲进了房间。

“舅舅！”

随着这两个字是一声可怕的喊声。我停了一下，再往屋里看，看到他抱起了失去知觉的她。他朝她的脸端详了几秒钟；然后俯下去吻了一下——哦，多慈爱的一吻！——然后他抽出一条小手帕盖到那张脸上。

“卫少爷，”他蒙上她的脸后，用低而发颤的声音说道，“我感谢天父，我的梦想成真了！我诚心诚意感谢他，因为他用他的意志把我引到我的宝贝这里！”

说着，他把她抱在怀里，看着那被蒙上的脸，把那失去知觉而一动不动的她抱下楼去。

第五十一章

将要开始更长的旅行

次晨，我和姨奶奶在我花园里散步时（她由于这时常陪我亲爱的朵拉已不再作其它运动了），我听说皮果提先生要和我谈话。我朝大门走去时，他已进了花园，我们便在半路相遇了。她很敬重我姨奶奶，一看到她便如往常那样取下帽子。我本来正把头天夜里发生的一切讲给她听。她什么也没说，表情诚恳地走上前去和他握手，然后拍了拍他胳膊。这动作已很能传情，她不需再说什么了。皮果提先生很明白她的意思，好像她已说了千言万语一样。

“我现在要进屋去了，特洛，”姨奶奶说道，“我要去照料小花了，她马上要起来了。”

“我希望不是因为我在这儿吧，小姐？”皮果提先生说道，“要不是我今儿一早心不在马，（皮果提先生是想说心不在焉）你是一——因为我才离开吗？”

“你有话要说，好朋友，”姨奶奶答道，“我不在场好些。”

“请你原谅，小姐，”皮果提先生马上说道，“如果你不嫌我啰嗦，能耐着性子听完，那真是承你情了。”

“是吗？”姨奶奶也痛快，“那我相信我会听。”

于是，她挽着皮果提先生的胳膊，和他一起走到花园顶头一个树荫下的小凉亭里。她坐在一个凳子上，我坐在她旁边。还有一个座位空着，皮果提先生满可以坐下，可他宁愿扶着小麻石桌站在那里。他站在那里，准备开口前先看了看他自己的便帽，这时，我不禁观察他那粗壮的手所体现的人格品性上的力量。对他那诚实的前额和铁灰色头发来说，他的手是多么好又忠的伴侣呀。

“昨天晚上，我把我那亲爱的孩子带走，”皮果提先生抬起头对我们的眼睛说道，“我把她带回我早就在那儿等着她、为她准备好了的住所。好些个小时里，她不认识我；她认出我以后，就跪在我脚前，祈祷那样，把一切经过告诉了我。说实话，听到她声音时（那声音还像我从前在家里听到的一样动听）——又看到她像伏在我们救主用那神圣的手画字的灰土上^①时，我内心充满感激并又感到痛苦。”

他不加掩饰地用袖子擦眼睛，然后清了清喉咙。

“我所感到的痛苦时间并不久，因为她已经找到了。只要想到她已被找到了，痛苦便过去了。我也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我现在还要提起它。顺便说一句，1分钟前，我还没想到半句自己要说的话，可它这么自然来到我嘴边，我就这样被支配了。”

“你是一个富于牺牲精神的人，”姨奶奶说道，“会得到报答的。”

皮果提先生的脸上映上了正摇曳的树叶阴影。他向我姨奶奶点点头以表示感谢她的称赞，然后又接着他放下了的话题继续说。

“我的爱米丽，”他这时很气愤地说道，“就像卫少爷知道的那样，

^① 据《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当人们要处置一犯淫的妇人时，耶稣用手指在地上画字，并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可先用石头打她。”

被那条花斑蛇囚禁在一座房子里——那条蛇说的是真话，愿上帝惩罚他！——她夜里从那儿逃走了。那是一个黑沉沉的夜，但有许多星星在闪光。她晕头转向，沿着海滩跑，满为那条旧船就在那里；她叫我们转过脸去，因为她就要过来了。她听见了她自己的叫声，好像那是另一个人叫的一样。棱角锋利的岩石碰破了她的皮，她也没有觉察，好像她自己就是石头一样。无论她跑多远，她总看到火光闪闪，听到喊声阵阵。突然——也许是她觉得那样，你明白——天亮了，又刮风又下雨，她躺在海边一堆石头上，一个女人，用那国的语言向她说话，问她为什么会成了这个样。”

好像他讲的就在他眼前一样。他说话时，那情景就那么活生生地在他眼前发生；他那么诚恳向我描述那一切，比我能表达的更为清楚。事隔多年了的此刻写到这里，我还几乎以为我真经历过那一切；那情景以可惊的真实性感动着我。

“当爱米丽把这女人看得更清楚了——她的眼光迟钝——”皮果提先生继续说道，“她认出这女人是她到海滩上去时常和她谈话的人们中一个。因为，她在夜里（就像我说的那样）跑了那么远，可她过去也常做些长途旅行，走一段路，乘一段水路的船，坐一段路的车，对沿海好几里的地方都很熟。这女人很年轻，还没有小孩；不过她不久就要生了。但愿我的祈祷能达到天堂，让这孩子使她一生为之而感到幸福、安慰和荣耀！但愿这孩子在她上年纪后爱她、孝敬她，一直帮她；无论在人间还是天上都成为她的天使！”

“阿门！”姨奶奶说道。

“以前，爱米丽刚和孩子们谈话时，”皮果提先生说道，“这女人总有点不好意思，总坐得稍远点织东西或做那类事。可是爱米丽注意到了她，走过去和她交谈。由于那个年轻女人也喜欢孩子，她们很快就交上了朋友。她们关系越来越好，每次爱米丽走过那儿时，她总送花给爱米丽。那会儿问为什么会成了这个样儿的就是她。爱米丽告诉了她经过，于是她——她把爱米丽带回她家。她真的那么做了。她把爱米丽带回了她家。”皮果提先生捂着脸说道。

自爱米丽那晚逃走后，我就没见过什么事能比这善举更让他感动。姨奶奶和我都不想惊动他。

“那是所小小的房子，你们能想得到，”他后来又说道，“可她收留了爱米丽——她丈夫出海去了——她保守秘密，并要她的邻居也都保守秘密。爱米丽发起热，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也许有学问的并不觉得奇怪——她忘了那一国的语言而只能说自己的家乡话，可那又没人能懂得了。她记得她好像做梦一样躺在那里，不断用英语说话，不断地断定那条旧船就在附近的海湾并求他们派人去那儿，通报说她就要死了并带一封声称饶恕了她的信回，哪怕就写了一个字也好。她几乎总觉得我说的那个男人老在窗外躲着等她，而把她害到这地步的那个男人老是进了她屋，于是她就苦求那好心的年轻女人别抛弃她；她同时也知道她说的话那年轻女人听不懂，她也就更怕会被抓走了。她眼前依然有火光，耳中依然有喧腾声；今天存在，也没有过昨天，不会有明天。她生平中一切事，或可能会有的事，或从来没有过的事和不会有的事都一起拥到她面前，而件件都模糊，件件都不快。可她却因此而唱歌，而大声笑！这

情形延续了很久呢，我也不知道；然后就是昏睡。在昏睡时，她从那种超出她本身力量的亢奋而变得比小孩还软弱。”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好像想削弱他讲述的可怕性。沉默了一会，他又接着讲这个故事。

“她醒过来时是个美好的下午；一切那么安静，除了海滩上不涨不落的蓝色海水发出微微涛声，什么声音也没有。一开始，她还以为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而她就在家里呢。可是，她看到窗前的葡萄叶，还有前面的小山，这些都不是家里的景物，和她在家见到的不同呀。后来，她的朋友进来，守在她床边照顾她；这时她才知道，那条旧船并不在附近的海湾中，而是离那儿很远很远；她也知道她身在何地，而是因为什么。于是，她俯在那好心的年轻女人胸口上哭了起来。我希望，眼下那个好心女人的孩子就躺在她胸口上呢，并用它那可爱的眼睛让她高兴！”

谈到爱米丽的这个好朋友时，他没法不流泪。想控制泪水是不可能的。在为她祝福时，他又动了感情。

“那一切对我的爱米丽有益，”渲泄了感情后，他又往下说道（他的感情那么强烈，我见了也不能不受感染，而我的姨奶奶就干脆大哭了起来）；“那一切对爱米丽有益，她开始康复。可是，她一点也不记得那个国家的语言了，不得不用手势和人谈话。就这样，她一天天好起来，虽然恢复得慢，却很稳，而且她想学常见东西的名称——她就像从不知道那些名称一样——直到一天晚上，她坐在窗前，看着一个正在海滩上游戏的小女孩，情形才有些变化。突然，这个小孩伸出手，说道（翻译成英语应该是这样）：‘渔人的女儿，这儿有个蚌壳！’——因为你们知道，他们一开始按他们国家的习惯，叫她‘美丽的夫人’，她叫他们称她‘渔人的女儿’。那孩子突然说：‘鱼人的女儿，这儿有个蚌壳！’这一下，爱米丽懂了；于是她哭着回答她；她记起了一切！”

“爱米丽又壮实了一些后，”皮果提先生又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她就想离开那个好心的年轻人回自己的国家了。这时，那个丈夫也回了家。于是，他们俩把她送上去勒格霍恩的小商船，然后再从那里去了法国。她没有多少钱，可他们肯收的更少。我几乎为此高兴，尽管他们很穷！他们所作的一切善行都贮藏在虫不能蛀、盗不能偷的地方呢。^①卫少爷，他们的善行比世间一切珍宝都更能持久。

“爱米丽到了法国，在港口上一个旅店当女仆，专门侍候旅行的女客人。可是，一天，那条毒蛇也来了——但愿他永远别靠近我，我不知道我会怎么伤害他！——一看到他，她就又胆战心惊、惊恐无措了；不等被他发现，不等他透过气来，她就逃走了。她来到英国，在多佛上岸。”

“我真的不知道，”皮果提先生说道，“她什么时候开始丧了胆；可是在来英国的路上，她不断想回到她那可爱的家。一到英国， she 就把脸转向她的家。可是，她又生怕得不到原谅宽宥，生怕被别人议论，生怕我们中有人因为她送了命；她怕的事有好多好多，就像被人强迫着一样，她在路上又转过了身子。舅舅，舅舅，她对我说道，‘我怕我这受伤流血的心没资格做而我又迫切想做的事，这是我最怕的！当时，我转过身去，诚心诚意祷告，愿我能在黑夜里爬到那个亲切的老台阶前，把

^① 见《圣经》中《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

我有罪的脸伏在它上面吻它；等到天亮被人发现我死在那里了。’”

“她来到了伦敦，”皮果提先生的声音降低到令人感到几分生畏的程度说道，“她从没——来过这个地方——孤零零地，一个人——身无分文——年纪轻轻——又那么好看——就这样到了伦敦。她几乎刚到这个人地生疏的地方，就找到一个朋友（她认为是朋友）；一个长得还体面的女人和她谈起了缝纫活，这可正是她过去常干的活；这女人还说起为她接许多活来做，说起找一个住宿之处，以及说起第二天就不让人知道地去查询我及我家人的情形等等。就在我的孩子，”这时，他激动得浑身发颤地高声说道，“处在我不能说也不敢想的危急关头——忠于她的马莎救了她！”

我高兴得不禁叫出了声。

“卫少爷！”他用他那强有力的手握住我的手说道，“首先对我说到马莎的是你呀。谢谢你，少爷！她心眼好。由于她自己吃了那么多苦，她知道在哪里等她，也知道该怎么办。她已经做成了，上帝是万能的！她气急败坏赶到那里找到睡眠惺忪的爱米丽。她对爱米丽说道，‘离开这个比死更坏的地方，跟我走吧！’那里的人本想拦住她，却像企图拦住海水一样。‘躲开’，她说道：‘我是一个鬼，要让她离开那敞开的墓穴！’她告诉爱米丽，说她已经见过我，知道我爱她、饶恕了她。她匆匆忙忙用自己的衣把爱米丽包裹住，并用臂扶住衰弱得发抖的爱米丽。不管那些人说什么，她都像没听到一样。她只关心我的孩子，带着我的孩子从他们中间走出来。在那么夜深时，把我孩子平平安安带出了那个陷阱！”

“她照料爱米丽，”皮果提先生说道（这时他已放开了我的手，而把他的手放到他起伏的胸口上），她照顾我的爱米丽。直到第二天晚上，爱米丽疲乏地躲在那里，不时发出呓语。那时，她就去找我；然后又去找你，卫少爷。她没告诉爱米丽她为什么出门了，生怕爱米丽会感到怕或会躲起来。那个残忍的女人怎么知道她在那里，我说不清。是因为我多次说到的那人碰巧看见爱米丽去了那，还是从那女人那儿打听到的呢——我觉得后者很可能——我不怎么去捉摸。我的外甥女已经找到了。”

“整整一夜，”皮果提先生说道，“我们都在一起，爱米丽和我。就这么长的时间来说，她说得不多，只是伤心地哭；我更少能看到那张自小就在我家我看惯的脸。可是，整整一夜，她搂着我脖子，她把头枕在这里；我们很明白，我们可以永远彼此信任。”

他不再往下说了。他把手平稳地放在桌上，那手似乎带着一种可以征服几头狮子的意志。

“当我决心做你姐姐贝西·特洛伍德的教母时，特洛，”姨奶奶擦擦眼睛说道，“我感到她是我的一线光明，可她让我失望了；而且，几乎再没什么事能比做那个年幼心好的孩子的教母更让我开心了！”

皮果提先生点点头，表示了解姨奶奶的感情，可是对她所赞美的人物却说不出什么以表达他感想。我们都不做声，都沉浸在回忆中。姨奶奶不断擦着眼睛，不时痉挛地哽咽，不时大笑着叫自己是傻瓜。最后，我开口了。

“至于今后的生活，”我对皮果提先生说道，“你已打定主意了吧，好朋友？我几乎都不用问了呢。”

“打定了，卫少爷，”他答道：“而且已经告诉爱米丽了。有些好地方，离这里很远。我们的前程在海外呢。”

“他们要一起移居海外了，姨奶奶。”我说道。

“是呀！”皮果提先生脸上挂满希望的灿烂笑意说道，“在澳洲，再没人可以责备我的宝贝了。我们要在那里开始我们的新生活！”

我问他可曾考虑了出发日期。

“今天早上我去了码头，少爷，”他答道，“去打听班船的消息。大约在六个星期或两个月后，有条船要起航——今天早上我看到那条船了，还上去了。我们就坐这条船。”

“不带别人？”我问道。

“啊，卫少爷！”他答道。“我妹妹，你知道，她很关心你和你们家的人，也只习惯本国的生活，让她去不合适。另外，不应该忘了，她还有个人要照顾呢，卫少爷。”

“可怜的汉姆！”我说道。

“我的好妹妹料理他的家，你知道，小姐，他也和她很亲近，”皮果提特意对我姨奶奶说道。“但凡有他不能对他人而言的事，他可以安安静静坐下对她说。可怜的人！”皮果提先生摇摇头说道，“留下给他的并不多，他不能再失去仅有的这一点了！”

“还有高米芝太太呢？”我说道。

“嘿，关于高米芝太太，”皮果提先生神色不安地说道；可是他继续往下说时，那不安渐渐消失了；“我对你说实话，我已考虑了很多。你知道，当高米芝老太太想那个老头子时，她是所谓不招人喜欢的。这儿没有外人，只有你和我，卫少爷——还有你小姐呢——说说也不碍，高米芝太太哭的时候，不认识她老头子的人都一定认为她性子拧。因为我实实在在认识那老头子，”皮果提先生说道，“也知道他的好处，所以我能理解她；可是别人不会这样。你知道——当然不可能的了！”

姨奶奶和我都同意此说。

“所以，”皮果提先生说道，“我妹妹可能会——我不是说她一定，只是可能——觉得高米芝太太时时和她有点过不去。因此，我不想让高米芝太太和她总住在一起。我要给高米芝太太安排一个她可以照顾她自己的家；所以我走之前要给她一笔生活费，让她过得舒服。她是最忠心的人。这样一个好妈妈，又到了这样的年纪、又孤身一人，当然不能指望她乘船去又陌生又遥远的地方，在那里的森林和荒野里过流浪生活。因此我要这样为她安排。”

他没疏忽任何人。他想到每个人的权利和要求，只是没有为自己考虑。

“爱米丽，”他继续说道，“在我们动身前，得和我住在一起——可怜的孩子，她太需要安静和休息了！她得准备一些必要的衣物，我希望当她发现自己又在她这粗鲁却慈爱的舅舅身边时，她能渐渐忘记烦恼。”

我姨奶奶点点头，同意他所希望的，并对皮果提先生表示十分称许。

“还有一件事，卫少爷，”他说着把手伸进胸前衣服口袋里，郑重地取出我先前见过的那个小纸包，在桌上打开来。“这是那些钱——50镑10先令。再加上她用掉的钱。我已经问了她——但没告诉她为什么——

——并把它合计了起来，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你能不能帮我核算一下？”

他递给我一张纸，显出为了他自己的学识贫乏而抱歉的样子，然后看着我核算。没有一点错。

“谢谢你，卫少爷，”他说着把那张纸收回。“如果你不反对，卫少爷，我要在动身前，把这钱装进一个交给他的信封，再套上一个信封交他母亲。我要简明扼要地告诉她这是什么的代价；还要告诉她，我走了，这笔钱再也没法还给我了。”

我告诉他，我觉得这样做很对——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对，我就认定是对的。

“我刚才说还只有一件事，”他包好那小纸包并又将其放回衣服口袋后，又郑重地笑着说道，“其实有两件。今天早上出门时，我拿不定主意，不知是不是该把这谢天谢地的事亲自告诉汉姆。所以，出门前我写了封信，送到邮局去了，把一切经过都告诉了他们，还说我明天要去那里处理些该办的事，而且，也许是向雅茅斯告别。”

“你愿意我和你一起去吗？”由于看出他有句话未说出，我便问道。

“只要你愿意那样帮我忙，卫少爷，”他答道。“我知道，他们看见你会更高兴一点。”

因为我的小朵拉很高兴，也很愿意我去——我和她谈到这事时知道的——我便马上答应如他所愿地陪他去。于是，次日早上，我们上了去雅茅斯的班车，又踏上那个熟悉的旅程了。

当我们在夜色中走过那条熟悉的街道时——皮果提先生不顾我劝阻，把我的行李拿着——我朝欧默和约拉姆的铺子看，看到我的老朋友欧默先生在那里抽烟。我想在皮果提先生刚和他妹妹及汉姆相见时能回避一下，就以见欧默先生为理由来使自己晚些到。

“欧默先生这么久以来好吗？”我边往里面走边说道。

他把烟斗的烟搧开，以对我看得更清楚些。很快，他就非常高兴地认出了我。

“我应该站起来，先生，谢谢你的光临，”他说道，“可我的腿脚不中用，要人用车推来推去了。不过，除了我的腿脚和呼吸，我可和普通人一样结实呢，说起来真是谢天谢地呀。”

我为他满意的态度和愉快的心情向他祝贺，这时我也看到他的安乐椅是可以在轮子上推来推去的。

“这东西很奇妙，是不是？”他顺着我的眼光把胳膊放到扶手上磨擦着说道。“它跑起来像羽毛一样轻，像邮车一样灵活。谢天谢地，我的小明妮——我的外孙女，你知道，就是明妮的女儿——在背后一推，我们就走了，很灵活，很有趣！我可以对你说——坐在这上面抽烟，感觉好极了！”

我从没见过像欧默先生这样一个乐天安命的好老头子。他满面春风，好像他的椅子、他的气喘、他腿脚的残废都是特意安排好来为他吸烟增加乐趣一样。

“我可以向你保证，在这把椅子上，”欧默先生说道，“比不坐在椅子上的更知道天下的事呢。每天进来聊天的人数会让你吃惊。真会让你吃惊的！自从我坐上这把椅子后，报上的新闻比以前翻番似的。至于

一般的读物，天哪，我读了多少呀！这就是我很得意的地方。你知道，如果我的眼睛出了毛病，那我可怎么好？如果我的耳朵出了毛病，那我可怎么好？因为是腿脚出了毛病，那又有什么大碍？嘿，我的腿脚，以前它们有用时，只不过使我呼吸更短。现在呢，如果我要上街，或去沙滩，只消把约拉姆的最小的徒弟狄克叫出来，我就可以像伦敦市长那样乘自己的车出门了。”

说到这儿，他笑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天哪！”欧默先生叼起烟斗说道，“一个人应当安命知足，这是我们今生今世非得承认的。约拉姆很会做生意。他的生意做得再好不过了！”

“听到这些我很高兴。”我说道。

“我知道你会高兴，”欧默先生说道。约拉姆和明妮像对情人呢。一个人还能期望什么呢？和这相比，他的腿脚又算什么呢？

他坐在那儿吸烟时，对自己的腿脚竟那样轻视到极点，这也是我一生所见最让人愉快的怪事呢。

“自我开始大量阅读以来，你已开始大量写作了，是不是，先生？”欧默先生羡慕地打量我说道，“你的作品多可爱呀！其中有那么多美好的词句！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说到想瞌睡，那才没有呢！”

我很高兴地表示满意，我应当承认，我很重视这一联想。

“我向你发誓，先生，”欧默先生说道，“当我把那书放在桌子上，打量它的外表时（它分成一、二、三、三个分册），想到我曾有幸认识你一家，我就得意呀，像潘趣一样。啊，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喏，是吧？在布兰德斯通，把一个可爱的小小死者和另一位死者同时埋葬了。那时，你自己也很小很小呢。天哪，天哪！”

我为了改变话题，就说起了爱米丽。首先，我让他明白我还记得他曾多么关心她，多么仁慈地对待过她；然后，我简明地把她在马莎帮助下回到她舅舅身边一事告诉了他。我知道，这消息会让这位老人开心。他很注意地听，我说完后，他很动情地说道：

“我听了很欢喜，先生！这也是很久以来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天哪，天哪！现在，准备怎么安排那不幸的女孩马莎呢？”

“你说的正是我昨天起就一直在琢磨的问题，”我说道，“不过，我还不能对你说有关这问题的事，欧默先生。皮果提先生没提起，我也不便提，我相信他没忘记。一切利他的善事，他都不会疏忽的。”

“因为，你知道，”欧默先生捡起他先前的话题说道，“无论已干了什么，我都愿知情。凡你认为对的事，千万别忘了我，告诉我。我从不认为那姑娘坏透了，现在知道她的确不是那样，我很高兴。我女儿明妮也会高兴。年轻的女人在有些事上自相矛盾——她母亲也和她完全相像——可她的心软，善良。关于马莎，明妮那些都是装出来的。为什么她认为非得装假呢，我可不会告诉你。不过，一切都是假装的。天呀，她会愿意悄悄帮她任何忙。所以，凡是你认为对的事，都别忘了我，请你给我封短信，通知我送到什么地方。天哪！”欧默先生说道，“当一个人走近生命的两个极端重合时，当他发现自己尽管健康却再度被人用一种车推来推去时，如果可能做件善事，他就会非常非常高兴的。他想做很多呢。我并不是只说自己，”欧默先生说道，“因为，先生，我的

看法是，我们都在走下坡路，无论我们多大年纪都一样，因为时光不会有片刻停滞。所以，我们要总行善，从中得到喜乐，当然！”

他把烟斗的灰敲出来，然后放进椅子后方专造了放烟灰的地方。

“还有爱米丽的表哥，她本来要嫁的那人，”欧默先生柔和地搓搓手说道，“雅茅斯少有的好人哪！他有时晚上来坐一个小时，和我聊天，或给我读书。我应当说，这是一种好心！他的所有生活都怀着一种好心。

“我现在就要去看他。”我说道。

“是的？”欧默先生说道，“告诉他，我很好，并代我向他致意。明妮和约拉姆参加一个舞会去了。如果他们在家见到你，一定会像我一样觉得有面子呢。明妮本来不肯去的，你知道，正如她说的，是‘为了父亲的缘故。’所以，我今晚发誓说，如果她不肯去，今晚6点我就上床。结果，”欧默先生因为他的计谋成功而笑得连人带椅子都震动了，“她和约兰去那个舞会了。”

我和他握手，向他告别。

“再待半分钟吧，先生，”欧默先生说道，“如果你不看一眼我的小象再走，你就真没眼福了。你从没开过这样的眼界呢！明妮！”

从楼上什么地方传来像音乐一样一个稚嫩声音回答着，“我来了，外公！”不久，一个长着一头长长的淡黄色鬃发的漂亮小女孩就跑进了铺子。

“这就是我的小象，先生，”欧默先生抚摸着那孩子说道，“暹罗种呢，先生，喏，小象！”

那头小象推开了客厅的门，这下我看出这客厅近来已改为欧默先生的卧室了，因为运他上楼不是容易事。小象把她好看的前额藏到欧默先生的椅子背后，把一头长发给揉乱了。

“你知道，先生，”欧默先生挤挤眼说道，“象做工用头去撞的呢。一次，象，两次，三次！”

听到这指令，那头小象就用小动物那样的灵巧劲把欧默先生坐的椅子转了过来，咕噜噜推进了客厅，却没碰到门框。欧默先生对这说不出地喜欢，在路上转过头看我，好像这是他一生辛劳的得意成果呢。

在镇上散了一会步，我就去汉姆的家。皮果提这时已搬到这里住下，把她自己的房子出租给了车夫巴吉斯先生的后继人——那人买下了那字号、车、马，给了她很多钱。我相信，巴吉斯的那匹慢吞吞的马仍在赶路呢。

我在那整洁的厨房里见到了他们，高米芝太太也在，她是皮果提先生亲自去那条旧船上请过来的。我相信没有能劝动她离开那岗位，显然，他也把一切经过告诉他们了。皮果提和高米芝太太都把围裙捂着眼睛，汉姆刚出门“去海滩上散散步。”不久，他就回了，见到我也很高兴；我希望因为我在那里，他们真的都好受一点。为了提起兴致，我们说起皮果提先生在那新地方会慢慢发财，还说起他会在信中写到的奇迹。我们不止一次只隐隐约约提到她，但决不说出她的名字。在场的人中就数汉姆最镇静。

皮果提用灯照着，把我带进一间小卧室，那讲到鳄鱼的书已经为我摆在桌子上了。皮果提告诉我，汉姆总是那个样子。她哭着告诉我，她相信他是伤透了心了，可是他勇敢又和气，比那一带任何船坞的工人都

干得卖力气，也干得最好。她说，有时在夜里，他谈起他们在那船屋里旧日生活，也说起孩子时的爱米丽。可他从不提到成人后的她。

我觉得，汉姆的表情显出要单独和我谈谈的愿望。于是，我决定次日晚上在他下工回家时，去路上碰他。打定这个主意后，我就上床了。那么久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在窗后没放蜡烛，皮果提先生又在那旧船里的老吊床上摇摇晃晃，风仍像昔日一样地向他低语。

第二天整整一天里，他专心处理他的渔船和绳具，把他认为将来会对他有用的小小家产收拾起来，用车送往伦敦；其余的或送人；或留给高米芝太太。她整天和他在一起。我心存一个伤感的愿望，想在那旧船被封闭前再去看它一眼，我便约定晚上和他们在船屋见面。但我仍决心要先见汉姆。

因为知道他的工作地点，碰他就一点也不难了。我知道他要经过沙滩上一个僻静的地方，我就在那里碰见了她，然后同他往回走，好让他有机会和我说话。我没看错他脸上的表情。我们一起刚走了几步，他就不看着我说道：

“卫少爷，你见到她了吗？”

“只有一下子，是她昏迷的时候。”我温和地答道。

我们又走了一点路，他又说道：

“卫少爷，你觉得你想看到她吗？”

“那样也许会使她非常痛苦。”我说道。

“我想到了这点，”他答道，“一定会这样，少爷，一定会这样的。”

“不过，汉姆，”我柔和地说道，“如果有什么话我不便当面对她说，我可以为你写信告诉她；只要你有什么话希望由我负责通知她，我一定把这看作神圣责任。”

“我相信你说的。谢谢你，好心的少爷！我觉得我有几句话想说或写出来。”

“什么话呢？”

我们又默默走了一会，然后他才说话。

“并不是我饶恕她了。不是那样。而是我求她饶恕我，因为我过去把爱情强加在她身上。我常想，如果我没有硬得到她嫁给我的应许，少爷，她把我能当朋友一样地予以信任，她一定会把她心里的斗争告诉我，一定会和我商量。那我也许可以救助她。”

我握握他的手说道，“就是这个吗？”

“还有点别的，”他回答道，“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少爷。”

在他说话前，我们又走了一段路，比我们先前走的更长。我将用破折号来表示他说话时的停顿。他没有哭。他不过是使自己镇定，以便把话讲明白。

“我过去爱她——我现在爱记忆中的她——太深了——无法让她相信我是个快乐汉子。只有忘了她——才能快活——我怕我不能把这话告诉她。你挺有学问，卫少爷，请你想一些话，来让她相信：我并不很伤心，依然很爱她，怜惜她；让她相信：我并没感到生活无味，依然怀着希望，当邪恶的人不再骚扰时，疲乏的人得以休息时，我能无半点怨意见到她——使她那苦愁的灵魂得到安慰，但是不要让她以为我会结婚，或我认为别人能代替她——我请你把上述的话——连同我为我非常

亲爱的她作的祷告——告诉她。”

我再次握住他富于丈夫气概的手，告诉他我将一定尽心尽力地做好。

“谢谢你，少爷，”他回答道，“你来接我是你的好心。你陪他来是你的好心。卫少爷，我很明白，虽然我姑妈要在他们启程前去伦敦，他们会再团聚一次，我却大抵不能再见到他们了。我不敢这样想。我们不说出来，但事实就是这样，只好这样了。你最后一次见他时——最后一次——请把一个孤儿的孝心和感激告诉他，他一直比亲生父亲还好。”

我也答应了做到这事。

“再次谢谢你，少爷。”他一面诚恳地和我握手，一面说道，“我知道你要上哪儿了。再见！”

他轻轻挥手，好像是对我解释他不能去那老地方，转身就走了。我从后面看他在月光下走过旷野的身影，见他向海上一道银光转过脸去，边看边走，一直到变成远方一团模糊。

我来到船房时，门大开着。走进去后，我发现那里的家俱全搬空了，只剩下一只旧箱子。高米芝太太坐在那箱子上，膝盖上放着只篮子，眼瞪着皮果提先生。后者的胳膊肘靠在粗糙的炉架上，注视着炉栅里将熄的余火；我一走进去，他就充满希望地抬起头，高高兴兴开口了。

“照你说的那样来和它告别，对不对，卫少爷？”他举起蜡烛来说道，“现在都空了，对吧？”

“你真一点时间没浪费。”我说道。

“嘿，我们没偷懒，少爷。高米芝太太干起活来像个——我不知道高米芝太太干起活来像个什么，”皮果提先生看着她说，找不出一个恰当的比方来赞许她。

依偎在篮子上的高米芝太太不说一句话。

“这就是过去你和爱米丽一起坐的那个箱子！”皮果提先生小声说道。“最后，我要随身带它走。这里就是你的小卧室，看到了吗，卫少爷？今天晚上要多冷清有多清冷了！”

实际上，当时的风声虽小，却显得阴郁，那低低的声音含着凄清，像悲鸣一样在房四周回旋。什么都看不到了，连那个镶着贝壳边的小镜子也看不到了。我想起家中发生第一次变故时躺在这里的自己；我想起那个曾使我着迷的蓝眼睛小姑娘；我想起斯梯福兹；这时，我心中生了一种愚蠢而可怕的幻觉，好像他就在附近，到处都会遇见他。

“大概要相当一段日子后，”皮果提先生小声说道，“这条船才能找到新房客呢。现在，它被看作不吉利的了！”

“这船是什么人的吗？”我问道。

“是镇上一个桅匠的，”皮果提先生说道。“我今晚就要把钥匙交给他了。”

我们看了另一个小房间，然后又回到坐在箱子上的高米芝太太那里。皮果提先生把蜡烛放到炉架上，请她站起来，好让他在熄灯前把那箱子搬出门。

“丹，”高米芝太太突然扔下篮子抱住了他的胳膊说道，“我亲爱的丹，我在这所房子里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决不愿留下来：你别想把我留下来，丹！哦，千万别那样做！”

皮果提先生吃了一惊，看看高米芝太太，再看看我，然后又看着高米芝太太，好像大梦初醒一样。

“别这样，丹，最亲爱的丹，别这样！”高米芝太太激动地叫道，“带我和你一起去，丹，带我跟你和爱米丽一起去！我要做你的老妈子，又长久，又忠心。如果你要去的那地方有奴隶，我一定欢天喜地做奴隶。可是，别扔下我，丹，那才是个可爱的好人！”

“我的好人，”皮果提先生摇摇头说道，“你不知道那段小路多么长，那生活多么苦！”

“我知道，丹！我猜得出！”高米芝太太叫道，“在这个屋顶下，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不带我走，我就去济贫院死掉。我可以挖地，丹。我可以做工。我可以吃苦。我现在能做到体贴，能忍耐了——你不相信，丹，可以试试看。就算我穷死，我也不会动那笔养老金。丹·皮果提；只要你答应我，我一定跟着你和爱米丽走到世界尽头！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你觉得我是孤苦伶仃的；可是，亲爱的人，再也不是那样的了！这么久，我坐在这里，一面看，一面想你们的忧患苦难，并非毫无心得。卫少爷，替我劝劝他！我知道他的脾气，也知道爱米丽的脾气，我也知道他们的烦恼苦愁。我可以时时安慰他们，永远为他们操劳！丹，亲爱的丹，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然后，高米芝太太怀着一种纯朴的热诚，还怀着他应得到的纯朴感激，握住他的手吻。

我们把箱子搬出去，吹灭了蜡烛，从外面把门锁上，离开了这只关闭了的旧船，它变成了黑黑夜色中一个黑黑的点。次日，我们回伦敦时，我们坐在车厢外，高米芝和她的篮子就在后座上。高米芝太太很快活。

第五十二章

我参予了“火山爆发”

当米考伯先生那么神秘地约定的日子来到的前一天，我姨奶奶和我商量怎么去。因为姨奶奶很不愿意离开朵拉。啊，那时我抱朵拉上楼下楼已多么不费力气了！

虽然米考伯先生请我姨奶奶去，我们认为她应留在家里，由狄克先生和我做代表。简而言之，我们决定这么办时，朵拉又声称：如果姨奶奶以任何借口留在家，她决不原谅她自己，也决不原谅她的坏孩子。于是，我们又拿不定主意。

“我不愿和你说话，”朵拉对我姨奶奶摇着她的鬃发说道，“如果你不去，我要淘气！我要让吉普整天朝你叫。我要认定你就是一个讨厌的老东西！”

“行了，小花。”姨奶奶笑着说道，“你知道你离开我不行！”

“我能行”，朵拉说道，“你对我一点用也没有。你从来没有为我一天到晚楼上楼下跑个不停。你从来没有坐下对我讲大肥的故事，那时他的鞋破了，一身灰土——哦，多可怜的小人儿！你从来不做让我高兴的事，是不是，亲爱的？”朵拉连忙吻我的姨奶奶，并说道，“做了，你真的做了！我不过开玩笑！”——她生怕我姨奶奶会当真呢。

“不过，姨奶奶，”朵拉撒娇地说道，“喏，听清楚，你一定要去。我要捉弄你。只到你顺我的心思才罢。假如你不去，我就要让我的淘气孩子过那种生活，我要让自己也那么淘气——吉普也一样！如果你不去，你会永永远远后悔，觉得你实在应该乖乖去的。此外，”朵拉把她的头发往后拢了拢，惊奇地看看我姨奶奶和我，“为什么你们俩不一起去？我的病实际上并不重。很重吗？”

“咳，什么问题呀！”姨奶奶叫道。

“什么幻想呀！”我说道。

“是的！我知道我是个愚蠢的小东西！”朵拉对着我们俩轮流地慢慢看来看去并说道。然后，她躺在床上，把那么好看的小嘴噘起来吻我们。“行，那么，你们就一定要一起去，否则，我不相信你们；而且我要哭了！”

从我姨奶奶的表情我能看出她已开始让步了。朵拉又开心了，因为她也看出了。

“你们会带回那么多东西告诉我，至少要花一个星期才能叫我全明白呢！”朵拉说道，“因为我知道，要花很长时间以后我才能明白。其中一定会有个问题！另外，如果其中有什么需要计算，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算得出；于是我那坏孩子就要不时做出一副苦脸来了。喏，现在你们去了，是不是？你们只是去过一夜呀。你们走后，吉普会照顾我的。在你们走之前，大肥把我抱上楼上，我在你们回来之前就不下来。你们要帮我带一封附了大量责备的信给爱妮丝，因为她好久都没来看我们！”

我们不再商量，决定一起去。我们还说朵拉是装病的小骗人精，就因为她想要人爱抚她。她很开心，也很快乐。于是我们四个，这就是我姨奶奶，狄克先生，特拉德尔，还有我，当夜乘去多佛的邮车去坎德伯

雷了。

半夜时分，我们经了种种困难来到米考伯先生请我们在其中等他的那旅馆。在旅馆里，我看到一封信，说他次日上午九点半来和我们见面。然后，我们在那极不舒适的时刻，颤抖着穿过那里各种不通风的廊子（那些廊子发出仿佛已有多少世纪以来就渗透的用肥皂和马粪配成的溶液气味），然后走进了各自的卧室。

一大清早，我悠悠走过那可爱安静的老街，又来到那令人肃穆起敬的穿廊和教堂的阴影下。在大教堂的钟楼周围飞着乌鸦，那些钟楼在晴和的晨风里，俯瞰着丰饶的广大田野和令人心神快怡的河流，变化这样一种东西仿佛从没在大地上存在过。可是当那钟声响起来时，它们忧伤地告诉我一切事物的变化，告诉我它们自己有多古老了，告诉我我那可爱的朵拉的青春；当钟声的余音穿过挂在楼里的黑太子^①之铁甲和时光之海上的轻尘时，又像水面波纹那样消失，那些钟楼又仿佛告诉着我许多永远不老的人，他们来到这世界上，爱过了，又走了。

我在街角处看那所老房子，但是不靠近它，怕被人认了出来结果会无意中破坏我本想为之助力的计划。早晨的太阳照到那住宅的山墙边沿和格子窗上，为它们染上一层金色；那悠悠古老祥和的光芒也仿佛把我的心染成了金色。

我到野外走了约 1 个小时，然后才从大街上回来。经过这么一段时间，大街好像已彻底摆脱了昨夜睡眠的惶悚。在店铺中忙着的那些人中，我认出了我昔日的仇敌——那个屠夫，现在他已穿上了高筒靴，有了一个孩子，并已独立开店了。他正在照料那孩子，就像是社会上的一个善良人物呢。

快 9 点时，我们坐下用早餐，个个坐立不安，很焦心烦躁。除了狄克先生，大家都像走过场似地用早餐。我们越来越急切地等着米考伯先生的到来。终于，我们不再装模作样吃了，姨奶奶在屋里踱来踱去；特拉德尔做出读报的样子坐到沙发上，不时望着天花板；我则看着窗外，随时准备通报米考伯先生的到来。我也没等多久。因为，钟刚敲响九点半，他就在街上出现了。

“他来了，”我说道，“他没穿他那法律家的衣服！”

姨奶奶吃早饭时也没解下她的软帽，这时她把帽绳系好，披上披肩，好像为应付什么她立意不妥协的事做准备。特拉德尔神色坚定地扣上衣扣。目睹这些煞有介事的举动，狄克先生有些发慌，但仍觉得有必要摹仿他们，便用双手戴上帽子，尽可能压住耳朵，但又马上摘了下来以欢迎米考伯先生。

“各位先生，小姐，”米考伯先生说道，“早上好！我亲爱的先生，”他对和他热情握手的狄克先生说道，“你真好极了。”

“你用过早餐了吗？”狄克先生说道，“来份肉排吧！”

“绝对不要，我的好先生！”米考伯先生拦住要去打铃的狄克先生并说道，“于我，狄克森先生，食欲已久违了。”

狄克先生对这新名字很是喜欢，便对给他起这新名字的米考伯先生感激异常。他又一次和米考伯先生握手，并很孩子气地笑了起来。

^① 14 世纪时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儿子，1346 年曾率军战败法国。

“狄克，”姨奶奶说道，“当心啊！”

狄克先生红着脸，安静了下来。

“喏，先生，”姨奶奶戴上手套对米考伯先生说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维苏威火山，还是什么别的，只要你喜欢，就都可以爆发了。”

“小姐，”米考伯先生答道，“我相信你不久就要看见一场火山爆发了。特拉德尔先生，我相信，你允许我在这里提到我们曾交换过意见吧？”

“事实当然如此，科波菲尔，”特拉德尔对一脸惊讶看着他的我说道，“米考伯先生把他正在考虑的事的我商量过，我也尽我所能提出了意见。”

“除非我是自欺，特拉德尔先生，”米考伯先生继续说道，“我所考虑的实乃一种重要天性的暴露。”

“的确如此，”特拉德尔说道。

“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小姐和各位先生，你们肯暂时屈尊，听从一个人的指挥吧？这个人虽然只配称做茫茫人海中一浪子，虽然曾由于个人错误和环境之压力而被挤压得变了形，却依然是你们的同胞。”

“我们很信任你，米考伯先生，”我说道，“一定按你喜欢的那样去做。”

“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先生马上说道，“你们的信任这次不会落空。请允许我先走 5 分钟，然后在我雇主威克费尔德和希普的事务所里和访问威克费尔德小姐的你们各位见面。”

姨奶奶和我都朝特拉德尔看看，他点点头以示同意。

“眼下，”米考伯先生说道，“我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令我无比吃惊的是，他说罢竟朝我们大家鞠了一躬就走了。他脸色苍白，举止很生分。

我请求特拉德尔给解释一下时，他也只勉强地笑笑，摇了摇头，那头发又连根都直立了起来。于是，我拿出表来用最无奈的方法消遣，数着那 5 分钟过去。姨奶奶也拿着她的表这么做。时间一到，特拉德尔就把胳膊伸给她；我们大家一路上一声不吭走到了那所古老的住宅。

我们发现米考伯先生在楼下屋角办公室的大书桌边努力写着什么，或是装着努力写。他背心里插了一支办公室用的大界尺，那东西从他胸口往外伸出一尺多，就像一种新潮的衬衣装饰。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期望我说话，我便高声说道：

“你好吗，米考伯先生？”

“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先生严肃地说道，“我希望你好。”

“威克费尔德小姐在家吗？”我说道。

“威克费尔德先生因病卧床了，先生，是患了风湿热，”他答道，“可是威克费尔德小姐，我相信一定会很乐意见老朋友。请进吧，先生！”

他把我们领到餐室前——那是我当年来这住宅走进的第一个房间——一面打开威克费尔德先生过去的办公室的门，一面大声说道：

“特洛伍德小姐，大卫·科波菲尔先生，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狄克森先生！”

自从打过尤来亚·希普后，我就还没见过他。我们的来访显然使他

吃了一惊，我相信，因为我们自己也很吃惊。他没皱眉头，因为他几乎没什么眉毛，可是他使劲蹙着前额，蹙到几乎把他的细眼睛挤成一道缝。同时，他把那软骨头的手马上抬到下巴那里。这下就暴露出了他心中的慌张或失态。不过，这只是在我们进门的那一会儿如此，只是在我越过姨奶奶用头朝他看的那一会儿。很快，他又像往常那样讨好乞怜地谦卑了。

“哈，我相信，”他说道，“这真是意想不到的荣幸！同时见到圣保罗教堂一带所有的朋友（我可以这么说），真是一种出乎意料的喜乐！科波菲尔先生，我希望你好，如果我可以这么谦卑地表白我自己，无论是不是朋友，我都看作朋友。科波菲尔太太，先生，我也希望她很好。说实话，近来我们听说到她的健康不太好，我们都很不安呢。”

让他握我的手，我感到羞愧，可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躲避。“自我以一个卑贱的文书身份为你牵马以来，特洛伍德小姐，这个事务所的情况已发生了变化；是不是？”尤来亚堆着可憎的一脸笑说道，“可我没有变化，特洛伍德小姐。”

“哈，先生，”姨奶奶接过话说道，“对你说实话吧，我认为你很忠实于你年轻时的抱负呢，如果你认为满意的话。”

“谢谢你的夸奖，特洛伍德小姐！”尤来亚说道，并又那样令人厌恶地扭动着。“米考伯，让他们通报爱妮丝小姐——还有家母。家母看到这些客人一定会觉得很荣幸呢！”尤来亚摆放椅子时说道。

“你不忙吧，希普先生？”特拉德尔说道。尤来亚奸滑的红眼睛对我们躲躲闪闪打量时偶然和特拉德尔的眼光相遇。

“不忙，特拉德尔先生，”尤来亚答道，这时他回到他办公的椅子上，合拢那双瘦骨嶙峋的手，放到那瘦骨嶙峋的膝盖中夹起来。“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忙。不过，律师、鲨鱼、吸血虫，都是不容易满足的，你知道。要不是因为威克费尔德先生什么都干不了，先生，米考伯和我也不至于这么忙了。可是，我相信，为他工作是种义务，也是种快乐。我相信，特拉德尔先生，你没和威克费尔德先生接触过吧？我相信，我只有幸见过你一次吧？”

“没有，我没和威克费尔德先生接触过，”特拉德尔答道，“否则也许早就由我来伺候你了，希普先生。”

这回答的口气里有种什么东西，使希普不由得很阴险又很犹疑地朝说这话的人看了看。等到看出说话的不过是面相和气、态度老实，头发竖立的特拉德尔，他又放心了；于是他全身又痉挛似地抽动一下（尤其是他那喉咙），然后他答道：

“很遗憾，特拉德尔先生。否则你一定会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赞美他。他的小小缺点只会使你更爱他。不过，如果你想听到对我伙伴的赞美，我请你去问科波菲尔先生。就算你没听到他说过别的，他可很喜欢以这个家为话题谈许多呢！”

虽然我想反驳这称许，但我没来得及这么做，因为这时爱妮丝由狄克先生陪着进来了。她不像往常那样镇定，我觉得，很明显地看上去过虑和过劳了。可是，她诚挚的举止和安祥的美丽更加富于温和的光辉。

她向我们问候时，我看到尤来亚在监视她。尤来亚使我想起一个阴谋要灭掉吉祥天使的丑恶魔鬼。这时，米考伯先生向特拉德尔发出了一

个不为他人觉察的信号（只有后者和我注意了），于是，特拉德尔走了出去。

“不用再问候了，米考伯。”尤来亚说道。

米考伯先生笔直地站在门前，手握着胸前那把尺子，很坦然地打量着他同胞中的这一位，也是他的雇主。

“你还在等什么？”尤来亚说道，“米考伯！你听见我对你说这里用不着你伺候了吗？”

“听见了！”米考伯先生答道，仍一动不动。

“那你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伺候？”尤来亚说道。

“因为我——简言之——愿意，”米考伯先生一下子冲动地说道。

尤来亚的脸上一下变了色，一种不正常的灰色爬上他微红的双颊。他神色紧张地盯住米考伯先生。

“你这个败家子，全世界都知道呢，”他干笑着说道，“我怕你是想要我开除你呢。滚开！等一下我再和你说话。”

“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个恶棍和我已谈得够多了，”米考伯先生突然十分慷慨激愤地说道，“那么，这恶棍的名字就是——希普！”

尤来亚蔫了，就像挨了一击或受了一整那样。他一面带着他最能表现出的凶狠阴险和恶毒对我们一个个慢慢地看过去，一面用较低的声音说道：

“哦，啊！这是个阴煤！你们约好在这儿会齐！你串通了我的手下，是不是，科波菲尔？喏，当心。你在这上头得不到好处的。我们彼此很了解。你，和我。我们之间从没好感。你一开始到这儿时就是只骄傲的狗崽；你妒忌我的高升，是不是？丢开你那和我对着干的计划吧，我要以计破计！米考伯，你滚开。我等一下要和你谈话。”

“米考伯先生，”我说道，“这家伙突然变了，不仅在这件事上说了实话，也使我相信他已穷途末路了。照他应得地对付他吧。”

“你们是群胡闹的家伙，是不是？”尤来亚用他那又瘦又长的手擦去他额上的汗，并低声说道，“收买了我的手下，一个社会的渣子——你知道，科波菲尔，和被人收养前的你一样的渣子——用他的谎言来败坏我的名誉？特洛伍德小姐，你最好加以阻止；否则，我要叫你的丈夫来和你捣乱。我凭我的职业观点、就了解你的过去了，这不是没一点用的，小姐！威克费尔德小姐，如果你多少还爱你的父亲，最好就别入了这伙。如果你加入了，我就要把他毁掉。喏，来吧！我已经把你们中间的几个放在我的耙子下了，在你们还没经耙子耙过前，再想想吧。你，米考伯，如果你不想完蛋，再想想吧。现在还来得及抽身，我奉劝你滚开，等一下我再和你谈话，你这傻瓜！我母亲在哪儿？”他说道。他似乎一下才发现特拉德尔不在那里，大吃一惊地把铃绳扯了下来。“在一个人的家里干的好事呀！”

“希普太太来了，先生，”特拉德尔带着那个体面儿子的体面母亲回了，并边走边说道，“我已经冒昧地把我自己向她介绍过了。”

“你把你自己介绍成什么人？”尤来亚问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是威克费尔德先生的朋友和代理人，先生，”特拉德尔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平静态度说道。“我的衣服口袋里有份他委托我在一切问题上代表他的委托书。”

“那头老驴喝酒喝得昏了头，”尤来亚说道，他的样子更丑陋了，“你那委托书是骗来的！”

“他已经被骗去了一种东西，我知道，”特拉德尔平静地接着说道；“你也知道这点，希普先生。如果你高兴的话，我们可以就这一问题向米考伯先生请教。”

“尤利——！”希普太太焦急地做着手势说道。

“你闭上嘴，母亲，”他马上说道；“言少悔少。”

“可是，我的尤来——”

“请你闭上嘴，母亲，让我处理，好吗？”

虽然早就知道他的谦卑是假面具，他外面的一切都是奸诈的伪装，但在看到他摘下假面具前，我对他的虚伪程度仍没有个明确概念。当他知道那个假面具再也骗不了我们时，他那么一下去掉了它；他表现出那样恶毒、傲慢、仇恨；他对他已干下的坏事那种得意洋洋（就是在这种时候，他仍得意洋洋），同时又为无法制挟我们而绝望，这一切都完全符合我从他身上得到的验证。可是这一切在一开始时，就连我——已认识他那么久，憎恶他那么深了——也仍吃了一惊。

他站在那里把我们一个个看来看去。他看我时那神气不用说了，因为他一直就恨我，我知道，我也记得他脸上印下过我的手印。可是，当他的眼光在爱妮丝身上滑过时，我看出他因为在她那儿失势而感到的恼火，由于失望而暴露出丑恶的情欲（这种情欲使他对她怀有野心，却毫不了解也不在乎她的美好情操）。这时，就是仅仅想到她会在这么一个人眼前生活哪怕1小时，我也觉得震惊。

把下巴搓了一会，他那恶毒的眼又从那软骨样的手指上朝我们看了一下。然后，他半哀求半辱骂地对我说开了。

“科波菲尔，你总是以你的名誉而很自以为是的；你觉得串通我的手下在我的地方做鬼鬼祟祟的事很正派，是不是？如果干这事的是我，那就不足为奇；因为我从没把自己看成君子（虽然我也没像你那样，如米考伯说的，在街头流浪过），不过干这事的是你！——你也不怕干这种事了？你一点也不想想我会怎么报复，而你因此阴谋而落入何等困境吗？很好。我们就要知道了！这位什么先生，你要就某种问题问米考伯。米考伯在这儿。你为什么不让他说话？他已得着教训了，我知道。”

明白了他说的对我及任何人都没作用，他就一下坐到他的桌子边上，双手插到衣服口袋里，把一只八字脚翘到另一条腿上，顽冥地等着将发生的事。

米考伯先生几次把“恶棍”这个词的第一个字说出来，由于我使出了浑身力气才把他按住而未让他说出第二个字。这时，他冲上前，抽出胸前那把尺子（显然当自卫的武器），然后从衣服口袋里拿出大张折成信一样的文件。他用一贯的那种夸张打开了这纸，仿佛对其中的风格像欣赏艺术那样地看了看，开始读道：

“亲爱的特洛伍德小姐和诸位先生——”

“天哪！”姨奶奶叫道，“如果这是一种死罪，他还会用成令的纸来写信呢！”

米考伯先生没听见她的话，继续读下去。

“在当你们众人面揭发这个前所未有的地道恶棍时，”米考伯先生

眼睛未离开纸，却用魔杖一样的尺指着尤来亚·希普，“‘我并不需要人们对我有何好感。我从在摇篮里起就成为不能偿还债务的牺牲品，我一直受着摧残人的环境的愚弄。羞辱、匮乏、绝望、疯狂等已经成群地或单独地，成为我生活的侍从。’”

米考伯先生把自己描述成这些可悲的灾难的牺牲品，他所表现的得意，只有在读着时，觉得他读到一句实在堪称妙语的句子时那种摇头晃脑可以与之匹敌。

“‘在羞辱、匮乏、绝望和疯狂一起的压迫下，我进了名义上由威克费尔德和——希普合力主持，实际上由——希普单独操纵的事务所，或由我们那高雅的邻居法国人说的写字间。希普，只

有希普，是那架机器的发条。希普，只有希普，是那个作伪的人和骗子。’”

听到这里，尤来亚脸色由灰白转青紫。他朝那信冲过去，好像要把它撕掉。米考伯先生巧妙地用那把尺子击中他伸出的右手指关节，这一击仿出好像击在木头上的声音。他的右手失去了作用，从腕部垂下，好像被击断了一样。

“该死！”尤来亚痛得扭出种新花样，一面说道，“我要报仇。”

“再过来，你——你——你这无耻的一堆脏东西！”^①米考伯先生喘着气说道，“如果你的脑袋是人的，我把它敲破。来呀，来呀！”

米考伯先生用那把尺摆出击剑的守势，一面叫道，“来呀！”特拉德尔和我把他屡次推到一个角落，他屡次冲出。我觉得这个场面实在是我所见过的最可笑的——就是在那情形下，我仍有如此感受。

他的敌人一面自言自语，一面活动那受伤的手。过了一会，他慢慢解下领巾来包扎他的手，然后用另一只手握着，又坐到桌子边上，把那张气忿忿的脸低下。

充分冷静下来后，米考伯先生又把那信往下读。

“‘我受职于——希普’”，每次说出这个名字前，他总要停一下，并用力地说出这两个字，“‘所得薪水除每星期只得二十二先令六便士外，其他的并未确定。其余的数目，需根据我在工作上的努力而定；说得更明白点，由我的品质恶劣之程度而定，由驱动我的贪婪而定，由我家庭之困境而定，由我和——希普之间道德（或应当说不道德）的相似程度而定。不久，我便必须向——希普预支薪水，以供养米考伯太太和我们那虽衰微而扩增的家庭，这还用我多说吗？这必然已为——希普所料到的，这还用我多说吗？那些钱要用借据或我国法定的字据来换得，这还需要我说吗？于是，我陷入他为我织成的网中，这还用我多说吗？’”

在描写这不幸的事实时，似乎米考伯先生对自己的写信能力由衷感到快慰，以至这使现实给他的任何痛苦和忧患都相形之下不算什么了。他接着读道：

“‘从此以后——希普——开始把他开展他那魔鬼业务所需的秘密告诉我。从此以后，我开始，用莎士比亚的话说，软弱，憔悴，和绝望。我发现我的工作经常不过是职业地作伪，并骗住一个我要指名作 W 先生

^① 希普 (Heep) 与作一堆解的 (heap) 同音。

的人。那个威先生被人用尽方法算计、欺诈，行骗；可是那个恶棍——希普——却对那受尽欺骗的 W 先生大讲无限的感激之情、无限的友谊之情。这已经够邪恶了；可是，正如那个富于哲学气质的丹麦王子——汉姆雷特借了那莎士比亚——他使得伊丽莎白时代的普通词语也熠熠生辉——所说的：更邪恶的还在后面呢！’”

米考伯先生对引用了这句话十分得意，竟假装看错了地方，又把那句话读了一遍。

“‘在眼下这封信里，’”他继续读道，“‘我不准备把对我指名作为 W 先生所施的种种罪恶勾当列表——我在这些勾当中也是个被动的参与者——可是这个表已在别处列好了。我内心再不为薪水或没有薪水、面包或没有面包、生存或死亡等斗争时，我的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机会，发现并揭露——希普所作的使这位先生蒙冤的重大罪行。既有内人默默提示鼓励，又有外人同样令人感动地恳求——我在此主要指的是 W 小姐，于是，我就进行了一项不可谓不十分辛苦的调查秘密，这工作，据本人知识、情报和信念来综合判断，为时已足足超过 12 个月矣。’”

他读这段话，就像这是摘自一个议会的条案，读这些字似乎使他大为兴奋。

“‘我告发——希普的罪状，’”他看看希普，并把那尺夹在左臂下一个方便的地方以备万一，再往下读。如下：

“‘一，’”米考伯先生说道，“‘当 W 先生办事能力和记忆力都变差以至混乱时（其原因我毋庸也不便说），——希普——有意把事务弄乱。当 W 先生处于最不宜处理事务时——希普——总在他身边强迫他处理。在这种情形下，把重要文件冒充成不重要的文件，以此取得了 W 先生的签字。就用此法，他诱劝 W 先生授权他去动用一笔代人保管的钱，其数达一万二千六百十四镑二先令九便士，用以应付实际上已有准备或根本不存在的债务或亏空。他使人相信，这件事从头到尾都由于威先生动机并不诚实，是由威先生自己的不诚实的行为造成的。并从一开始就以此要挟他，折磨他。’”

“你要出以证明，你科波菲尔！”尤来亚恫吓着摇摇头说道。“马上都说出来！”

“请问一问——希普——特拉德尔先生，是谁接着住进了他的房子？”米考伯先生中止了读信，说道。

我看到尤来亚那本不停搔着下巴的瘦长手指停了下来。

“或问问他，”米考伯先生说道，“他是不是在那里烧过一个记事本。如果他说是的，那就问他，烧后的灰在什么地方，要他问问威尔金·米考伯吧，他就可以听到一种完全于他不利的证词了！”

米考伯先生说这几句话时的那种得意，很成功地吓着了那个母亲。她便很激动地叫道：

“尤利，尤利！要谦卑，讲和吧，我亲爱的！”

“母亲！”他答道，“请你别说话，好吗？你慌了神，不知道你自己说些什么了，也不知道你想干什么。谦卑！”他看着我大声重复道：

“虽然我过去谦卑，我已使我们中的一些人谦卑了很久！”

米考伯先生优雅地整了整包裹在领巾中的下巴，又继续读他的信。

“‘二，希普已有好几次，据本人知识、情报和信念来判断——’”。

“可那是没作用的，”尤来亚嘀咕道，并松了一口气，“母亲，你别说话。”

“不久，我们就要提出一种有作用的、足以了结你的东西来。”米考伯先生说道。

“‘二，希普已有好几次，据我的知识、情报、和信念来判断，有系统地在各种记录、帐本和文件上伪造 W 先生的签名；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可由我证明。就是，可以说，也就是说：’”

米考伯先生又对这种堆砌感到一种乐趣。虽然在他那种情形下，这样的堆砌诚然好笑，但我应该说，这绝对不是他一个人才有的怪癖。我这一生在不少人身上发现了这种癖好，我认为这已成为一种公众习惯了。比方，在宣誓时，宣誓人用了一串字眼来表达同一个意思，他似乎觉得很开心；比方他们极端厌恶，极端憎恨，极端反对，或诸如此类，等等。旧时的诅咒也因为同一种原则而让人大感兴趣。我们谈论文字的苛求折磨，但我们也喜欢苛求折磨文字；我们喜欢存上大批繁冗重复的字句供我们在重大时刻调用；我们觉得那看起来显赫，听起来动听，就像在盛大节日里；我们并不在乎仆人有什么用，只要他们衣着光鲜、数量众多就行，所以我们的文字是什么意思或有什么用并不要紧，只要能写成一长行就行。也正像有太多奴仆人会让一个人陷入困境，有太多奴隶会令主人被反抗。我觉得我可以举一个国家为例，由于有太多文字的仆人已陷入重重困难中，还将陷入更大更多的困难中。

米考伯先生几乎是咂着嘴往下读道：

“‘那就是，可以说，也就是说，因为 W 先生身体见衰，他的死亡或许会引起人们发现一些事，或许会使——希普在 W 家的势力见衰，——据我，威尔金·米考伯，下方具名人，推测——所以必须暗中利用其女儿之孝心，不使合股业务受到任何检查，该——希普——替 W 先生立了张债据，写明由——希普代 W 先生付偿前文提及的一万二千六百十四镑二先令九便士，外加利息，借以保全 W 先生之名誉；虽然实际上这帐早已偿付，而没有由他付出一点。这张以 W 先生名义签立并由威尔金·米考伯证明的债据，都是由——希普伪造的，包括 W 先生之签名。我从他的笔记中发现几个相同的仿 W 先生签名，虽有些地方被烧焦，但任何人都能看出来。我从未对该类文件做过任何证，而且这个文件就在我手上。’”

尤来亚·希普吃了一惊，从口袋里掏出串钥匙来，打开了一个抽屉；然后马上醒悟到自己的行动，就不看抽屉；而又向我们转过身来。

“‘而且这个文件，’”米考伯先生像宣读一篇宗教讲道稿一样读下去道，“‘就在我手中’——也就是说，今天早上，我写此信时，那文件还在我手中；但那以后，我便把它交给了特拉德尔先生。”

“的确如此。”特拉德尔证实道。

“尤利，尤利！”那个母亲叫道，“要谦卑，讲和吧。各位先生，如果你们肯给我儿子一些时间考虑，我知道他会谦卑的。科波菲尔先生，我相信你就知道他一向都很谦卑的呀，先生！”

当儿子已把老把戏当作废物抛掉后，母亲依然抓牢不放，这真让人看上去觉得惊奇。

“母亲，”他不耐烦地咬着裹小手的领巾说道，“你还是拿一支装

了子弹的枪，朝我开火为好。”

“可是，我爱你，尤来！”希普太太叫道。我不怀疑她爱他，也不怀疑他爱他，虽说这似乎有点怪怪的；当然，他们是本质相似的一对。

“听到你惹恼这位先生，使你处境更险，我受不了。当这位先生在楼上告诉我，说案情已遭揭发时，我立刻告诉他，说我敢担保你是谦卑的，可以补救的。哦，看我是多谦卑啊，各位先生，别对他耿耿于怀吧！”

“嘿，科波菲尔在这里呢，母亲，”他用那瘦长的手指指着我不忿忿地说道。他把我当成这一场揭发的主谋者，所以把仇恨集中在我身上，我也不对他解释。“科波菲尔在这里呢，你就算少说出一点，他也会给你一百镑的。”

“我忍不住，尤利，”他母亲叫道，“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因骄傲而惹祸。还是谦卑好，因为你一直都那样呀。”

他咬着手巾沉默了一下，然后对我皱着额头说道：

“你还有什么可以提出的？如果有，就往下说吧。你看着我干什么？”

米考伯先生马上又重新读起来，于是又为能重新表演而高兴。

“‘三，也是最最后一项，我现在要用——希普的——假帐本，和——希普的——真笔记，表明不幸的W先生，由于其软弱、过失，其品德、父爱、荣誉感等在若干年来被利用，以达到——希普的卑劣目的，表明W先生若干年来，在各种想得出的方式下，随着那卑鄙、虚伪、贪婪的——希普的——钱财增加；而受其欺骗，遭其掠夺；表明——希普的——主要目的是：把钱悉尽搞到手后，就完全控制W先生和W小姐（至于他对W小姐暗中怀的企图，我置之不论）；表明他在几个月前所完成的最后行为是：劝诱W先生放弃其股份，甚至出卖住宅中器具，由——希普——付其年金，每年分四次认真偿付；表明这些罗网在W先生大意地从事愚昧的投机时，他手上可能没有在道德上和法律上他应有的现金，而希普先对W先生受购的财产作了骇人的虚伪结算，然后向W先生提供名义上自别人、实际上出自他希普的高利贷，以此种狡诈向W先生诈取并用各种违法奸计继续如此做了日渐加密，终致W先生不能再见天日。我首先要用的已被烧毁了的部分袖珍笔记本（这是在我们迁往现在住处时，被米考伯太太不经意在炉灰箱中发现的。当其被发现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W先生以为他的家境、还有一切其它希望以及名誉都毁灭了，就把仅剩的希望寄托在这个衣冠禽兽身上，’”——米考伯先生对这说法很得意——“‘这个衣冠禽兽借了使他离不开自己之计，行彻底毁灭他之实。我要负责对其予以证实。或许还有许多呢！’”

在我身边的爱妮丝悲喜交加地哭泣，我对她低声说了几句话。我们大家都动了一下，好像米考伯先生已读完似的。米考伯先生极其郑重地说：“对不起”，便怀着极大苦恼和极浓兴致读他那封信的结尾了。

“‘现在我已读完此信。只需由我来证实上述罪状了，然后，我便带着我那不幸的一家从以我们为赘为害的地面上消失。此事不久即可办成。依据合理推测，我们的婴儿将是死于营养不良的第一个，因为这是我们家中最脆弱的一员；按次序将随之而去的是我们的双生子，由它去吧！至于我自己，在坎特伯雷朝圣的经历已给了我很大打击；根据民事诉讼法我应受到的监禁，还有贫困，将给我更大的打击。我相信，冒风

险、受劳苦而进行这调查——无论是在凌晨、在露夕，在黑夜并被那个称他为恶魔尚且宽宥了他的人毒眼监视着，还承受着繁重的工作压力，并更兼着贫困和焦虑交相熬煎，我却仍把再细微不过的调查所得一点点小心连缀起来——还加上对为人之父所受的贫贱窘迫作了努力斗争；这一切完成后能得到公正的使用，就是好比在火葬我的柴堆上洒了几滴净水一样。我所作所为，并无它求，也不以金钱或利己为目的。我虽不敢自诩为那位著名的海军英雄，却也希望得到下面那公正的定论：

为了英国、家庭和美人。^①

威尔金·米考伯敬白

米考伯先生虽然伤感，但仍十分得意。他把信折好，鞠躬后递给我姨奶奶，好像我姨奶奶会很乐意将其收藏一样。

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到这里时，就注意到这屋里有一个铁保险箱。钥匙插在里面，这似乎让尤来亚突然起了疑心。他朝米考伯先生看了一眼，向那儿走去，咣 一声打开箱门，发现里面是空的。

“帐本在哪里？”他满脸惊慌地叫道，“有贼偷去了帐本！”

米考伯先生用尺子轻轻点点自己说道：“是我干的。今天早上，我和往常一样——不过稍稍早一点——从你那儿拿到钥匙，打开了它，把帐本拿走了。”

“别急，”特拉德尔说道，“帐本已为我所有。我要根据我所说过的职权保管它们。”

“你接受了赃物，是不是？”尤来亚叫道。

“在这种情形下，”特拉德尔答道，“是的。”

一直很安静、很注意观察的姨奶奶突然扑向了尤来亚·希普，并用双手抓住他的领口。我看到这时多么吃惊呀！

“你知道我要什么？”姨奶奶说道。

“一件给疯子穿的紧身衣。”他说道。

“不对。我的财产！”我姨奶奶答道，“爱妮丝，我亲爱的，只有我相信我的财产真是被你父亲弄光的，我就决不会把它放在这里供投资用的经过说出一个字来；我亲爱的，我对特洛也没说过一个字，这是他知道。可现在，我知道，这家伙应该对这笔款子负责，我得要回来！特洛，来，向他取回这笔钱！”

我实在不明白，是不是姨奶奶当时认为他把她的钱藏在她的领巾里呢；可她的的确确扯着他的领巾拽，^①好像她真这么认为。我忙站到他们中间，向她保证，说我们一定会让他把所有非法所得都退还。我的劝告再加上片刻思考，使她平静了下来；但她一点也不为刚才的行动而慌得失了态（不过，她的帽子是例外），泰然自若地回到座位上坐下。

最后那几分钟里，希普太太不断劝她儿子要谦卑；并向我们大家一下跪，很疯狂地许诺。她的儿子把她按着在他椅子上坐下，然后悻悻站在她身边，用手抓住了她胳膊——但并不是很粗暴。他气势汹汹地对

^① 该句出自诗歌《尼尔森之死》。

^① 前面作者写道尤来亚已解下领巾包手，此处疑为作者笔误——译者注。

我说道：

“你要干什么？”

“我要告诉你应该做什么。”特拉德尔说道。

“那个科波菲尔就没舌头吗？”尤来亚嘟囔着说道，“如果你老老实实告诉我，说你的舌头被什么人割掉了，我会为你尽力效劳。”

“我的尤来亚内心是卑谦的！”他母亲叫道，“别对他说的话介意吧，好先生们！”

特拉德尔说道：“应该这么做：第一，我们刚才听到的转让契约应在此时此地交给我。”

“假设我没有这东西呢。”他插嘴说道。

“可你有，”特拉德尔说道；“所以，你知道，我们不会那样假设。”我不能不承认，这是我第一次真心承认我老同学头脑清晰、明白耐烦、见识实际。“那么，”特拉德尔说道，“你必须准备吐出你侵吞的一切东西，偿还每一文钱。所有合伙营业的帐目和文件，你所有的帐目和文件，所有现钱和证券，简而言之，这里的一切，都必须由我们掌管。”

“必须这样？我还不知道呢。”尤来亚说道，“我必须有时间考虑考虑呢。”

“当然。”特拉德尔回答道；“可是，在眼下，在一切做得让我们满意前，我们要保管这些东西；请你——简而言之，务必迫使你自己——留在你的卧室内，不得和任何人通风。”

“办不到！”尤来亚说道，并诅咒了一声。

“迈德斯通监狱是个较安全的拘留地。”特拉德尔说道：“固然，在使我们获得此权方面法律会多花点时间，也许不能像你现在这样把此权全交给我们。可是无疑，法律会处罚你。天哪，你对此知道得和我们一样清楚呢！科波菲尔，你能去市政厅请两位警员来这儿吗？”

听到这话，希普太太又开口了。她在爱妮丝面前跪下，求爱妮丝为他们说情，并声明他是很谦卑的，所有的指控也都属实，如果他不照我们说的办，她一定照办，以及一大通这类的话；因为她为了爱子都被吓得要疯了。若问他有什么勇气的话还会干什么，就等于问一头野的杂种狗有了老虎的精神会干什么。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懦夫；因为他在他那卑贱的一生中，都用阴郁和压抑来表现他的卑怯。

“住嘴！”他对我咆哮道，然后用手擦了擦他发烫的脸，“母亲，别吵了。得！把转让契约给他们吧。去拿吧！”

“请你帮她忙，狄克先生。”特拉德尔说道。

狄克先生因担任此职而非常自豪，也明白这任务有多重要，便像一只牧羊犬守着一只羊那样伴守着她。不过，希普太太倒没给他添什么麻烦；因为她不仅把那转让契约拿了回来，还拿来装契约的盒子。后来，我们又在那盒子里发现很有用的一本存折和另一些文件。

“好！”当这些拿来后，特拉德尔说道，“喏，希普先生，你可以去考虑了。特别要请你注意，我要当众向你说明，你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我说过的事。你必须赶快做这事。”

尤来亚走过屋子时一直没把眼光挪开过地面，手就摸在下巴上。走到门口，他停来说道：

“科波菲尔，我一直就恨你。你一直就是个得意的小人，你一直和

我过不去。”

“我认为我曾告诉过你一次了，”我说道，“由于你的贪欲和狡猾，和全世界过不去的是你。世界上从没有什么贪欲和狡猾不会不走得那么远，最后葬送它们自己；反省这点，也许于你今后有益呢。”

“或者像他们在过去总在学校里——我也在那学校里一点点地学会了那么多谦卑——所教的那样：从9点到11点，他们讲劳动是种苦难；从11点到1点，他们讲劳动是福祉，是快乐，是高尚，是我不知道的什么等等，是不是？”他带着讥诮的神色说道，“你和他们大概都是前后不矛盾地说教。谦卑不会吃亏吗？我相信，不谦卑，我就骗不了我那让人敬重的老合作人了。——米考伯，你这个老坏蛋，我一定要报复你！”

在尤来亚滚出那房间之前，米考伯先生一直挺着胸，丝毫不睬他和他伸出的手指。这时，米考伯先生向我转过身来，请我去“目睹他和米考伯太太恢复相互信任。”然后，他又请在场的人都去看那动人场面。

“在米考伯太太和我之间存在很久的隔阂现在已消除了，”米考伯先生说道，“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生育者又可以平等相处了。”

我们都很感谢他，在那时我们都感到要在精神上的匆忙和纷乱所允许的程度上向他表示这种感谢之情，所以要不是爱妮丝必须回到她那除了一线希望曙光外什么都受不了的父亲那儿去，而且还必须有一个看守住尤来亚，我想我们本来会一古脑儿都去他家的。为了后一个目的，特拉德尔留了下来，等一下再由狄克先生接替他。于是，狄克先生，姨奶奶与我一起和米考伯先生回家。在匆匆忙忙向曾给我那么多恩惠的亲爱的女孩告别时，我想到在这个早晨她或许已解脱于难时——当然这也由于她的果断——我十分感谢我那幼年的苦难，它使我能结识米考伯先生。

他的家不远。由于临街的门直通客厅，他以他特有的大大咧咧风度一下跨了进去。我们立刻发现我们已被那一大家人围住了。米考伯先生叫道：“爱玛！我的生命！”便冲进了米考伯太太怀中。米考伯太太尖叫了一声，就把米考伯先生搂在了怀中。米考伯小姐这时正抱着米考伯太太上次给我信中说到的那个天真无邪的陌生人，这时也大为感动了。那个陌生人一下跳了起来。双生子用了好几种不太合礼仪却无恶意的行为表示他们的快乐。米考伯少爷似乎因为早年失意变得阴郁了，神色也很乖僻。这时却也本性恢复而失声大哭。

“爱玛！”米考伯先生说道，“乌云从我的心上移开了。过去在我们之间保持了那么久的信任又恢复了，再也不会再有间隙了。现在，欢迎贫穷！”米考伯先生流着泪叫道，“欢迎苦难，欢迎无家可归，欢迎饥饿，褴褛，暴风雨和行乞！相互信任能支持着我们到最后！”

说着这些，米考伯先生把米考伯太太放在一把椅子上，把所有的子女都抱了过来搂住。他一面对我认为他子女决不会欢迎的种种凄凉悲惨大示欢迎，一面叫他们去坎特伯雷镇上卖唱，因为他再也无法养他们了。

但是，由于情绪太强烈，米考伯太太已经昏了。所以尽管合唱队尚未组成；当务之急是把她救醒。姨奶奶和米考伯先生做成了此事；于是姨奶奶被介绍给她，她也认出了我。

“原谅我吧，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那位可怜的太太一面向我伸出手来一面说道，“可我健康欠佳；米考伯先生和我之间近来的误会能

消除，这猛的一下让我有些受不了。”

“这是你们所有的孩子吗，太太？”姨奶奶说道。

“眼下就是这些了。”米考伯太太答道。

“哦，天哪，我不是问的这个，太太，”姨奶奶答道，“我的意思是：这些都是你们的？”

“小姐，”米考伯太太答道，“这是可以完全相信的。”

“那位最年长的青年绅士，喏，”姨奶奶仔细打量着说道，“他准备干什么呢？”

“我来此地时，”米考伯先生说道，“我本希望让威尔金进教会；如果我说是进唱诗班，也许可以把我的意思传达得更准确。可是，那令这镇出名的堂皇大建筑里没有男高音的空位置；于是他已——简而言之。他已养成一种习惯，不在圣殿中唱，而在酒店里唱了。”

“可他的用心是好的。”米考伯太太很温柔地说道。

“我相信，我的爱人，”米考伯先生接着说道，“他用心很好；可我还没有看到他在什么地方实行过他的良好用心呢。”

米考伯少爷又露出乖僻的神情，多少带着怒意问他又能干什么。他问他是不是天生的木匠或油车匠，或不过是一只鸟罢了。他是否可以到隔壁街上去开一家药店？他是否可以跑到附近的调解所去冒充个律师？他可以去歌剧院登台或靠暴力而出人头地？他是否不经过任何习艺而干什么事？

姨奶奶沉思了一会后说道：

“米考伯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没考虑移居海外。”

“小姐，”米考伯先生答道，“这是我青年时的梦想，壮年时的意向。”顺便提一句，我坚信，在此之前他压根没想过此事。

“啊？”姨奶奶朝我看了一眼说道，“那么，如果你们现在移居海外。米考伯先生和太太，这对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子女多有好处啊！”

“可是资金呢，小姐，资金呢？”米考伯先生愁闷地用力说道。

“这是主要问题，我可以说是唯一困难，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他太太响应道。

“资金？”姨奶奶叫道，“你在帮我们一个大忙——你已经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能报答你什么呢？从火里救出的东西一定不会少。还有什么比为你们筹资金是更好的报答呢？”

“我不能把这当作礼物接受，”米考伯先生很热情地说，“如果可以借我一笔数目适当的钱，如果每年5分的利息，由我个人负责——假定我出具12个月、18个月、24个月偿还的期票，使我有时间可以等待机遇出现——”

“如果可以？当然可以，只要你开口，就一定可以，条件由你定，”姨奶奶说道。“现在，请你们二位想想吧。大卫认识的一些人，不久要去澳洲。如果你们决定了去，何不同乘一条船去呢？你们可以相互照应呀。现在想想吧，米考伯先生和太太。花一点时间，好好地想想。”

“只有一个问题，我亲爱的小姐，我想问问，”米考伯太太说道，“我相信，那里的气候是合乎卫生的吧？”

“是全世界最好的！”姨奶奶说道。

“那就好了，”米考伯太太忙说道，“可我又有问题了。喏，那地

方的条件是否能让像有米考伯先生的才能的人得到出人头地的机会呢？眼下，我并不想说他是不是怀有要做总督的打算或那类的想法；我只想说，那里是不是有一种合理出路，能让他大施其才——那就足矣——任他大力发展才能呢？”

“对一个品行端正、踏实勤恳的人来说，”姨奶奶说道，“再没有比那里能找到的出路更好了。”

“对一个品行端正、踏实勤恳的人来说，”米考伯太太用她那种再明显不过的正经态度重复道，“的确如此。我认为澳洲显然是能供米考伯先生施展身手的合适舞台了！”

“我相信，我亲爱的小姐，”米考伯先生说道，“在现存的环境下，那是我和我家眷最宜去的地方，唯一的地方；一种具有非常性质的机会将在彼岸出现。那地方并不很遥远——相对来说；劝我想想，固然是你的好意；可我向你保证，那不过是种形式而已。”

我怎能忘记他怎样一下变成一个最快乐、最充满希望的人，而米考伯太太又怎样马上大讲起袋鼠的习性！他和我们一起走回家。在经过坎特伯雷集日的街道时，他做出一副急急忙忙的辛苦样，好像并不习惯在那里的客居生活，并以一个澳洲农夫的眼光看走过的公牛；当我回忆起坎特伯雷集市时，怎么能不想到那时的他呢？

第五十三章

再度回顾

我必须又停下来。哦，我的娃娃妻子，在我记忆里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有一个影子安安静静、一动不动、满溢着天真的爱和孩子气的美。别想我了——想想飘落时坠地的小花儿吧。

我那样做了。其它的一切都模糊了，消失了。我又和朵拉在我们的小房子里了。我不知道她病了多久。我在感觉上已习惯了生病，我已不能计算时日了。实际上，那只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并不很久；可是，在我的日常生活经历中，那是一段令人非常非常疲劳的日子。

他们不再对我说“再等几天”了，我已开始有了隐约恐惧——也许，我再也不会有一天能看到我的娃娃妻子和她的老朋友吉普在阳光下赛跑了。

吉普好像突然变得很老了。也许是因为它没有从它的女主人那儿获得一种给它鼓舞、使它年轻的东西吧。它无精打采，视力减退，四肢无力。我的姨奶奶都为它发愁了，它也不再仇恨她了。当它睡在朵拉床上时，它朝坐在床边的姨奶奶爬去，柔和地舔她的手。

朵拉躺在那里，向我们微笑着。她看上去真美，从不抱怨，从不焦躁。她说，我们都对她太好了；她知道，她亲爱的、细心的大孩子太疲乏了。姨奶奶没有安寝过，但仍一直很警醒，总那么周到、仁慈。有时，那两位小鸟一样的小姐来看她，于是我们谈起我们结婚的日子，以及一切快乐时光。

我坐在那安安静静被挡住了光线的整洁小卧室里，我的娃娃妻子把蓝澄澄的眼睛转向我，她的小手指绕着我的，我的生活——我在里里外外的生活——在这时得到一种多么奇特的安息和停顿！我这么坐着，过了许许多多小时。不过，在那一切无数次地伴她而坐中，有三次最为生动地在我脑海里出现。

一次是在早晨。被姨奶奶亲手修饰后，朵拉打扮得整洁极了，她叫我看她那好看的长发将怎样在枕头上像波浪一样起伏；她叫我看她的头发多长又多亮；还告诉我，她喜欢把她的头发松松地拢在发网里。

“不是我以此自夸，喏，你这个嘲笑人的孩子，”我微笑时，她说道；“不过因为你常说你觉得它们美；还因为，当我最开始想念你时，我常照镜子，想知道你会不会很想得到一束呢。哦，我给你一束时，大肥，你是多么傻乎乎的一个傻瓜呀！”

“那是在你画我给你的花球时，朵拉，在我告诉你我多爱你时。”

“啊！可我不愿意告诉你，”朵拉说道，“那时，我怎样对着那些花儿哭，因为我相信你是真心爱我！等我还能再像过去那么到处乱跑时，大肥，我们去看看那些地方，在那些地方我们曾像一对小傻瓜一样。我们到那些地方去散散步，也别忘了可怜的父亲，好吗？”

“好的，我们一定那样做，过快乐的日子。所以你应该赶快好起来，我亲爱的。”

“哦，我马上就会好起来了！我都好多了，你不知道！”

一次是在晚上。我坐在同一张床边的同一把椅子上。那同一张脸儿

转向我。我们都没说什么。她脸上带有一点笑意。这时，我已不再把我轻轻的担子从楼梯上抱上抱下了。她整天都躺着了。

“大肥！”

“我亲爱的朵拉！”

“你刚才对我说威克费尔德先生身体欠安，而我还要说的话不会让你觉得不近情理吧？我想见爱妮丝。我好想见她。”

“我一定给她写信，我亲爱的。”

“你会吗？”

“我马上就写。”

“多可爱、多好心的孩子！大肥，抱抱我。我亲爱的，这的确不是胡思乱想。这不是愚蠢的臆想。我真的好想见她！”

“我十分相信，只要我这么告诉她，她就一定会来。”

“你到楼下去了后，感到很冷清了，是不是？”朵拉搂着我的脖子小声问道。

“我看到你的坐位空着，哪能不感到冷清呢？”

“我的坐位空着！”她默默搂住我，“你真想我吗，大肥？”她抬头看着我，明快地笑着，“虽然我那么可怜，任性而傻乎乎？”

“我的心肝，我在这世界上想得最苦的除了你还有谁？”

“哦，丈夫！我好高兴，也好难过！”她更偎近了我一些，用双臂搂住了我。她又哭又笑，然后安静了下来，很愉快。

“就那样！”她说道，“替我问候爱妮丝，告诉她我好想、好想见她；我再没别的愿望了。”

“除了身体好起来，朵拉！”

“啊，大肥！有时，我想——你知道我总是那么一个小傻瓜！——我再也不会好起来了！”

“别这么说，朵拉！最亲爱的爱人，别那么想啊！”

“如果我能忍得住，我一定不那么，大肥！可我很快乐；虽然我那可爱的孩子在他那娃娃妻子的空坐位前太冷清了！”

一次是在夜间。我仍然和她在一起。爱妮丝已经到了，并和我们一起过了一个晚上和一整个白天。她，我姨奶奶和我，大家一起和朵拉从早上一直坐到晚上。我们谈得不多，可是朵拉很满足，很愉快。这时又剩下我们两个了。

这时，我已知道我的娃娃妻子就要离开我了吗？他们已经这么对我说了，他们说的和我想到的并没什么两样，可我绝对不能用心去接受这真话。我不能体会它的含意。那一天里，我已经好几次走开去躲着哭。我记起谁曾为生者和死者别离时哭。^①我想起那仁爱同情的故事的全部情节。我想让自己想开些，也想安慰自己；我希望我多少能做到这点；可我内心不敢去肯定的是：那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我握起她的手，我拥有她的心，我明明白白看出她对我的爱。我不能放弃她可以不死的那种渺茫而黯淡的希望，它像一个影子在我心头徘徊。

“我要对你说话，大肥。我要对你说一点我近来总想说的话，你不介意吧？”她温柔地看了我一眼。

^① 见《圣经》的《新约·约翰福音》第11章第35节。

“介意？我的宝贝。”

“因为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也不知道你有时是怎么想的。也许你已经时常那么想了。大肥，亲爱的，恐怕我活着时太年轻

我把脸挨近贴到她枕头上，她注视着我的眼睛，很柔和地说话。她继续说时，我渐渐心碎地觉察到，她把她当一个已故的人在说了。

“我亲爱的，我那时太年轻了。我不仅仅是说年纪轻，还说经历浅，思想幼稚，以及一切。我那时是那么一个小傻瓜！恐怕，我们最好只是像小男孩和小女孩那样恋爱一场，然后忘掉它。我已经开始想，我并不适合做个妻子。”

我使劲忍住了眼泪，然后答道：“哦，朵拉，我的爱人，也正像我不适合做个丈夫呀！”

“我不知道，”她照老样子摇摇鬃发，“也许！可是，如果说我适于结婚些，那我也许会让你更适合些呀。再说，你很聪明，而我从来都不。”

“我们已经很快乐了，我亲爱的朵拉。”

“我过去很快乐，非常。可是，随着岁月流逝，我亲爱的孩子对他的娃娃妻子也会厌倦了。她越来越不能成为他的伴侣。他也越来越感到他这个家中的欠缺。她不会被改进什么了。还是听凭自然吧。”

“哦，朵拉，最亲爱的，别对我这么说。每一个字都像是责备！”

“不，一点也不是！”她吻着我答道，“哦，我亲爱的，你决不当受什么责备，我也太爱你了，决不会认真——除了漂亮——或者你觉得我那样——认真就是我唯一长处了——我不会认真地对你责备一个字。楼下是不是太冷清了，大肥？”

“非常！非常！”

“别哭呀！我的椅子还在那里吗？”

“就在老地方。”

“哦，我可怜的孩子哭得多痛苦呀！别哭呀，别哭呀！喏，答应我做件事。我要对爱妮丝说点话。你下楼时，就这么告诉爱妮丝，请她上楼到我这儿来。还有，我对她说话时，不准任何人进来——哪怕是姨奶奶也不准。我只要对爱妮丝一个人说话。我要单独对爱妮丝说话。”

我答应说她一定马上会来；可是，由于伤心太甚，我不能从她身边走开。

“我说了，还是听其自然吧！”她一面搂住我，一面低声说道，“哦，大肥，再过一些年后，你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么爱你的娃娃妻子了；而且，真再过一些年，她一定会使你难堪、失望，你也许还不像现在一半地这么爱她呢！我知道我太年轻，太愚蠢，还是听其自然好！”

我走进客厅时，爱妮丝在楼下；我向她执行了我的使命。她上去了，留下了我和吉普。

吉普那中国式的房子在火炉边。它躺在它的绒布铺位上，烦躁不安，昏昏欲睡。高高的月亮光儿皎洁。我向窗外夜色望去，又马上落下了热泪，我那缺乏修养的心受到了很沉重——很沉重的责备。

我坐在火炉边，怀着朦胧的悔意，回想起我们结婚以来我心头暗暗滋长的感情。我想起我和朵拉之间的每桩小事，感到“小事构成整个生活”这句话的真理性。那亲爱的孩子，我最初认识她时的影子，不断从

我记忆大海里翻腾出来，经我和她自己年轻时爱情的渲染而仍有无限魅力。如果我们只是像小男孩和小女孩那样相爱，然后忘记它，这是不是真的要好些？缺乏修养的心，回答吧！

时间怎么过去的，我不知道。终于，我被我的娃娃妻子的老友的叫声惊醒了。它比先前更烦躁了。它爬出它的房子，朝我看了看，又往门口方向走，然后哀哀叫着想上楼。

“今天晚上别上去，吉普，今天晚上别上去！”

它慢慢走到我身边，舔着我的手，抬起它那目光迟钝的眼看着我的脸。

“哦，吉普，也许再也上不去了！”

它在我脚前趴下，像是要睡那样伸展开身子，哀叫了一声。它死了！

“哦，爱妮丝！看，看，这儿！”

——那张满是怜悯和悲伤的脸，那如雨一般落下的眼泪，那使我感动的沉重沉默，那举向天空的庄重的手！

“爱妮丝？”

完了。我眼前一片黑暗；有一段时间，在我记忆中是片空白。

第五十四章

米考伯先生的事务和官司

这不是我讲述我在悲痛压迫下的心境的时候。我竟感到我的前途已经到了头，我一生的精力和活动都从此完结了，除了坟墓，我再也找不到逃避的地方。我说我竟这么感觉，并不是在悲痛刚袭来时就这样，而是慢慢这样的。如果我讲述的那些变故不是在我周围日渐积厚，在我的悲痛刚开始时就将其分散弄混，而在它将淡化时又将其扩散开来，我很可能会（虽然我自己并不觉得会）一开始就陷入那种心境了。事实上，在我对自己的悲愁有充分认识之前，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甚至觉得我最尖锐的痛楚已过去了；我可以用最纯真、最美丽的一切东西，包括用那结束了的温柔故事来安慰我的思想了。

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弄明白：我应当出国的建议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的，而这认为我应借环境变化和旅行帮助我恢复平静的意见又在我们中间怎样得到同意。在那悲伤的日子里，爱妮丝的精神那么渗透在我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中，我相信，这一计划应归功于她的影响，可是，她的影响是那么使人不知不觉，所以我也无法断定了。

这时，我的确开始想到，当初我把她和教堂的彩色玻璃窗联系在一起时，那时我的脑中已得了预兆：在我生活中将遭患难时，她会是我的什么人。在那极度悲哀时，从她举起手站在我面前的那永世难忘之时起，她在我那冷清的家里就成了一尊神。当我能受得住听人讲起当时的情景时，人们告诉我说：在死神来到时，我的娃娃妻子在她的怀中含笑而睡去。我从昏迷中醒来，首先意识到的是她同情的眼泪，听到她富于鼓励和安宁的话。她俯在我那缺乏修养的心上的那张温和的脸，就像从接近天国的净地垂下的一样，减轻了我心上的悲痛。

让我往下写吧。

我就要出国了。这一点似乎一开始就在我们中间定下了。我亡妻一切可以消失的东西这时都掩埋了。我只等着米考伯先生所说的“希普之最后溃败”以及移民者的出发。

由于特拉德尔——我忧患中最热情最忠实的朋友——的邀请，我们来到坎特伯雷，我说的是姨奶奶，爱妮丝和我。我们依约直接去了米考伯先生家。自从我们那火山爆发似的聚会以来，我的朋友就在那里和威克费尔德先生家中辛苦工作。当我穿着丧服走进屋时，可怜的米考伯太太见了大为动情。在米考伯太太心中，有大量好意这许多年来都未磨蚀去。

“嘿，米考伯先生和太太，”我们落坐后，我姨奶奶说道，“请问，你们考虑过我那关于移民海外的建议了吗？”

“我亲爱的小姐，”米考伯先生答道，“米考伯太太，你卑贱的仆从，还可以说加上我们的子女们，共同地又分别地表达了结论，我最好用一个著名诗人的话来说明，那就是：我舟已泊岸，我船之出海。^①”

“那就好了，”我姨奶奶说道，“我预计你们这合理决定会有各种

^① 拜伦的诗句，出自《赠托马斯·穆尔》

好结果呢。”

“小姐，承你好意了，”他接着说道，于是，他掏出一个记事本看看，“至于使我们这风雨飘摇的小船能在大事业的海洋中航行而需的经济资助，我已把各项重要事务予以重新考虑过，因而提议把我的期票——不用说，应遵照议会施行于此种证件的各种法案，写在带印花的票据上^①——定为 18 个月，24 个月，30 个月。我先前曾提议是 12 个月，18 个月，24 个月；可是我担心这样的话恐怕于我不能有充分时间，以待适当的——机遇——出现。在第一批期票到期时，我们的收获，”米考伯先生说着朝房间四周打量了一下，仿佛那是成片的成熟庄稼，也许不太好，我们也许没收成。我相信，劳动力在我们殖民地的那一部分，在我们注定要在那肥土沃原上苦干的地方，会是很难得的。”

“随你看着办吧，先生。”我姨奶奶说道。

“小姐，”他回答道，“米考伯太太和我都对我们的朋友和恩人的特别亲切好意十分感激。我的愿望是照章办事，完全循规蹈矩。在我们将翻开一页全新的书页时，在我们将要退后一步以从事不寻常的飞跃时，我的自尊心认为（同时也为了给小儿做一榜样）一切应像在男子汉和男子汉之间那样办。”

我不知道米考伯先生最后这句话有没有什么意义，也不知道这话一向由别人来说时有没有意义；可他似乎对这句话非常得意，很引人注意的咳嗽一声又重复道：“要像在男子汉和男子汉之间那样办理。”

“我提议，”米考伯先生说道，“用期票——这是商界的一种利器，我相信，它由犹太人创造，我觉得犹太人把这些东西用得太多——因为用期票可以贴现。可是，如果愿意用债券或任何其它的证券，我一定像在男子汉和男子汉之间那样签立任何那一类的证券。”

我姨奶奶说，既然双方都好说，她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什么困难。米考伯先生和她的意见一致。

“在为应付未来的命运方面，小姐，”米考伯先生多少有点自得地说道，“我们所作的准备，可以向你报告一下。我的大女儿每天早上 5 点钟去附近的地方学习挤奶的过程——如果可以称做过程的话。我那些较小的子女们则按指令去观察本镇贫民所饲养的猪和家禽的习性，尽可能在被许可范围内做密切观察。为了做这作业，有两次他们差点被牲畜踩死故被送回家。在过去一个星期里，我自己注意研习面包之烤制技艺；我的儿子威尔金则拿一手杖，当粗暴的牧人允许他在那方面效力时，他便去赶牲畜——由于我们的天性，说来很抱歉，他不是经常得到他们的允许，反总被骂着，被赶走。

“一切都很不错，”姨奶奶鼓励地说道，“我相信米考伯太太也很忙吧。”

“我亲爱的小姐，”米考伯太太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说道：“我不妨承认，虽然很知道我们在外乡将要重视农耕和畜牧这两种工作，却不曾积极从事与这两项工作直接有关的事。当我可以放下我的家务时，我就抓住时间和我的娘家人作相当详细的通信。因为我觉得，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道（不论她开始是对什么人说话，最后总

^① 依英国法律，借据需用法定的有印花的票据书写方有效。

归把我当作听话人，我相信，她这样已是出于习惯了），“时候已到了，过去的应当置之一边不论；我娘家人应该和米考伯先生握手，米考伯先生也应该和我娘家人握手；狮子应当和羊同卧，我娘家人也应该和米考伯先生和好。”

我说，我也这么认为。

“这，至少，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继续说道，“是我对这问题的见解。当我和我爸爸、妈妈住在家时，当我们那个小圈子里讨论任何问题时，我爸爸总是要问：‘我的爱玛对这问题是怎样看的呢？’我知道，我爸爸太偏心了；不过，在米考伯先生和我娘家人不和这个问题，我必然要有一种见解，哪怕我的见解是不可信服的。”

“毫无问题。太太，你当然要有。”我姨奶奶说道。

“的确是这样，”米考伯太太同意道，“喏，我的结论或许是错的；错的可能性很大；不过我个人的印象是，我娘家人和米考伯先生之间的隔阂，大抵都是由我娘家人那方面的一种担心造成的。我娘家人怕米考伯先生会需要钱方面的资助。我不禁认为，”米考伯太太用慧眼识真情的表情说道，“我娘家人有人有顾虑，怕米考伯先生会借用他们的名字。——我的意思不是在施洗时用来给我们子女命名，而是写在期票上，在金融市场上贴现呢。”

米考伯太太宣布这一发现时露出那种大智大慧的神气，好像在这之前谁也没想到这点一样，这使我的姨奶奶似乎很生气，她不加思索便答道：

“行，太太，总的看起来，我相信你说对了！”

“由于米考伯先生就要挣脱多年来束缚他的金钱枷锁了，”米考伯太太说道，“就要在一个可以充分使他发挥才干的地方开始一种新生活——据我看，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米考伯先生的才干极需空间——我觉得我的娘家人应该出面予以表扬。我希望的是，由我娘家人出钱，举办一个宴会，使米考伯先生和我的娘家人在那里相会，我娘家人的某位重要成员也可以在那里为米考伯先生的健康和发展而干杯，米考伯先生可以在那里发表他的见解。”

“我亲爱的，”米考伯先生多少带着愤慨说道，“我最好马上就明明白白讲出来，如果我要对那些发表见解，我的见解会被视为有冒犯倾向；因为我的印象是，你娘家人，总而言之，是一群粗俗的世佻；分而言之，是一个个彻头彻尾的恶棍！”

“米考伯，”米考伯太太摇着头说道，“不！你从来就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一向不了解你。”

米考伯先生咳嗽了。

“他们从不了解你，米考伯，”他的太太说道，“也许他们没有这样的水平。果然如此，那是他们的不幸。我可以为他们的不幸向他们表示怜悯。”

“如果我的话万一有过头之处，我亲爱的爱玛，”米考伯先生平静了些后说道，“我十分抱歉。我所要说的不过是，没有你娘家人给我面子——简而言之，临别时讽刺地耸耸他们那肩头——我也可以出国。总的看来，我宁愿借原有的推动力出国。而不愿由那么一些人来给我加速。同时，我亲爱的，如果他们屑于回答你的信——根据我们二人共同经验

来判断，这也是很可疑的——向你愿望泼冷水的也决不是我。”

既是这样平和地解决了这问题，米考伯先生向米考伯太太伸出胳膊来，朝特拉德尔身前桌上那堆帐本和文件看了看，一面说他们不想打扰我们，一面彬彬有礼地走了。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他们走后，特拉德尔那烧得他眼通红、并使他头发呈各种形状的热情，使他靠在椅子上说道，“我不再把用事务来麻烦你这理由为我作任何辩护了，因为我知道你对这事也很感兴趣。这件事也许能为你排遣烦恼呢。我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不太累吧？”

“我已恢复过来了，”我停了一下说道，“如果我们想到了别人，就更该想到我的姨奶奶。你知道她都做了多少吗？”

“当然，当然，”特拉德尔回答道，“谁能忘得了呢？”

“可那还不够，”我说道，“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她又有了新的烦恼。她每天都进出于伦敦城。有几次，她都是一大早便出门，夜晚才回来。昨天晚上，特拉德尔，虽然她明知第二天要做这次旅行，回家时却也几乎是半夜了。你知道，她多么体贴别人，不肯把令她苦恼的事告诉我。”

我说这番话时，姨奶奶面色苍白，脸上显出了深深的皱纹，一动不动坐在那里。我说完后，几颗泪珠流到她的双颊上。她把手放在我手上。

“没什么，特洛，没什么。就要真正结束了。你会慢慢知道真情的。喏，爱妮丝，我亲爱的，让我们专心料理这一切吧。”

“我应当为米考伯先生说句公道话，”特拉德尔开始说道，“虽然他似乎也从没为自己认真干过什么，可在为别人办事时，他真是一个最不会厌倦的人。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呢。如果他总是照这么干下去，那他眼下实际上等于已活了两百年。他那喷发不绝的热情，他那日夜钻研文件和帐目的狂热激动的执著，再加他在他家和威克费尔德先生家给我写的那大量信札（当他坐在对面时，本来说话要更容易些，他也要在桌子那头写信），都实在让人惊奇。”

“信札！”我姨奶奶叫道，“我相信他就是在信札里做梦！”

“还有狄克先生，”特拉德尔说道，“也做得非常了不起！他一旦停止监视尤来亚·希普了（在他监视时，他是我所见到的最严密的看守），就开始照看威克费尔德先生。实际上，他急于为我们的调查工作效劳的那份迫切，他在对文件的选择、抄录、领取和搬运方面的所作所为，对我们都是实在的鼓励。

“狄克是一个非常之人，”我姨奶奶叫道，“我一直就这么说。特洛，你是知道的。”

“说来让人感到高兴，威克费尔德小姐，”特拉德尔又马上十分体贴和诚挚地说道，“你在家的期间，威克费尔德先生已好了很多。附身这么久的恶鬼被摆脱了，生活中恐怖的阴影也去除了，他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有时，就连他那已受了损害的记忆力和集中注意某一事务的能力也都有很大的好转；他已经能在一些事上进行解释以帮助我们，如果不是他这样做，就算我们不会认为这些事无法进行，也一定会觉得很难了。不过，我应当做的是把结果向你们报告，而这是很简短的；而不应是我所见到的一切有希望的情形，要不我就怎么也没法说完了。”

他那天真的神态和可喜的告白，明白表示出他这么说是为了让我们

高兴，让爱妮丝能知道她的父亲受到较大的信任，而并不是让大家扫兴。

“喏，让我看看，”特拉德尔看着桌上的文件说道，“检点了我们的基金，在对许多无意造成的杂乱和有意造成的混乱和作伪进行清点后，我们断定：威克费尔德先生现在可以结束他的业务以及代理信托业务，而没有任何赤字亏空。”

“啊，感谢上帝！”爱妮丝热情地叫道。

“不过，”特拉德尔说道，“留作他做生活费的余钱——我假设连房子都马上出售，把这个也包括在内——也至多不过几百镑，所以威克费尔德小姐最好考虑一下，他是否应继续保留他管理了这么久的地产代理业。他的朋友们可以劝告他，你知道，他现在是自由的了。你自己，威克费尔德小姐——科波菲尔——我——”

“我已经考虑过了，特洛伍德”，爱妮丝看着我说道，“我觉得，这是不应当的，也是绝对不行的，哪怕是由一个我非常感激，非常欠情的朋友劝告。”

“我不愿说我这么劝告，”特拉德尔说道，“我只觉得我应该提出来。仅此而已。”

“听你这么说，我很快活，”爱妮丝坚定地说道，“因为你说的使我希望并几乎相信，我们所见一致。亲爱的特拉德尔先生，亲爱的特洛伍德，只要爸爸恢复了清白，我还期望什么？我一直想，但愿我能解除他受的苦，报答我欠他给予我深厚爱护的一小部分，把我的生命贡献给他。这是多少年来我最高的希望。由我来担起我们将来生活的担子，这是我能想到的第二大幸福——仅次于让他从一切信托和责任中解脱出来。”

“你想过怎么办吗，爱妮丝？”

“常想！我不害怕，亲爱的特洛伍德。我有成功的把握。这里有这么多人认识我，看得起我，这是可以相信的。不要怀疑我。我们所需并不多。如果我把那亲爱的老宅出租，然后再办个学校，我就成为有用的快活人了。”

她热情而不失平静地说着上面那番话，非常快乐。这使我清清楚楚记起了那所亲爱的老宅，然后也记得我那冷清的家。我激动之下说不出话来。特拉德尔便一时装出翻看文件的样子。

“其次，特洛伍德小姐，”特拉德尔说道，“你的那笔财产。”

“行了，先生，”我姨奶奶叹了口气说道，“我要说的只是：如果那笔财产失去了，我经受得住；如果没有失去，我也很高兴收回。”

“我相信，那笔款数原为八千镑，是统一公债？”特拉德尔说道。

“不错！”我姨奶奶答道。

“我所查出的却不过是五……”特拉德尔很惶然地说道。

“——千，你是说？”我姨奶奶很镇静地问道，“还是镑吗？”

“五千镑。”特拉德尔说道。

“就这么多了。”我姨奶奶答道，“我自己卖了三千千。一千，我拿来做了你的学习费，特洛，我亲爱的；其余两千我放在身边。当其它的数都失去后，我觉得最好对这一笔不置一词而暗中收好，以备不时之需。我要看看你怎么来度过艰难困苦，特洛；你干得很好——坚忍，独立，克己！狄克也一样。不要对我说话，因为我觉得我的神经有些不安！”

看她抱着两臂直挺挺坐在那里，没人相信她会有什么不安；可她的自制力非常强。“那么，说来真是大快人心，”特拉德尔喜形于色地叫道，“我们已把所有的钱悉尽找回！”

“别向我祝贺，大家都别这么做！”我姨奶奶叫道，“怎么找回的呢，先生？”

“你以为这笔钱都被威克费尔德先生误用了吧？”特拉德尔说道。

“我当然这么想，”我姨奶奶说道，“所以我一直镇静地保持沉默。爱妮丝，别再说了。”

“实际上，公债是卖掉了，”特拉德尔说道，“因为他从你那儿得到了处理权，可我不必说出是谁卖掉的，或实际上由谁签的字。后来，那恶棍对威克费尔德先生诋称——并用数字证明——他把这钱留下用来贴补其它亏空，并说这是根据全面的指示。由于受尤来亚的控制，威克费尔德先生那么软弱，竟在后来还给你付过几次利息，虽然他明知他所说的本金已不存在了。这么一来，他也就变成了参予这作伪的人了。”

“最后他自己引咎，”我姨奶奶补充道，“写给我一封措词疯狂的信，把自己称作强盗并冠以前所未闻的罪名，指控他自己。收到那信以后，我就在一天清早去拜访他，并要一支蜡烛来烧掉了那信。我还告诉他，如果他能为我和他自己讨公道。就那么行动；如果不能，就为了他女儿保守这秘密。——如果有什么要对我说话，我就要离开这儿！”

我们大家都不说话，爱妮丝把脸遮了起来。

“得，我亲爱的朋友，”我姨奶奶停了一下说道，“你真的已经从他那里取回这笔钱了？”

“嘿，事实是，”特拉德尔说道，“米考伯先生夫人改得那么点水不漏，如果一个旧的理由不能站住脚，总有许多新的预备着上，他无法从我们手里挣脱。而最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是，——我也实在没想到——他千方百计得到这笔钱不仅仅是满足他那异常的贪欲，也还因为他对科波菲尔万分仇恨。他明明白白地对我这么说。他说，他甚至肯拿出这么多钱妨碍或伤害科波菲尔。”

“哈！”姨奶奶一面沉思着皱眉头，一面看着爱妮丝说道，“他究竟怎么了？”

“我不知道，”特拉德尔说道，“他把他那不断求饶不断苦求不断揭发的母亲带着离开了这里。他们乘去伦敦的夜班车走的。我不再知道他的情况，只知道他离开时很显然对我怀着恶意。他似乎认为受我迫害不下于受米考伯先生的。我认为——我也这样告诉了他——这实在是种恭维。”

“你认为他有钱吗，特拉德尔？”我问道。

“哦，天，我想他有。”他很认真地摇摇头答道，“我可以说，他一定这样或那样地骗到手很多钱了。不过，科波菲尔，如果你有机会观察过他的经历。我相信，你会发现，无论如何，金钱也不能使那人不作恶。他是那样一个天生的伪君子，不管他要达到什么，从不肯从正道上直接进取。这就是他表面上那种谨慎拘紧的唯一补偿。在他匍伏在地面向这个或那个目标前进时，他永远都把途中所遇者夸大为对手；结果，他会每一个无意来到他和他目标中间的那人都仇恨或猜忌。于是，本来弯曲的小路，随时都会因为一点点理由，甚至不为任何理由，而变得

更弯曲了。只要想想他在这里的历史，”特拉德尔说道，“便可知道了。”

“他是一个卑鄙的怪物！”我姨奶奶说道。

“我实在不知道，”特拉德尔若有所思地说道。“许多人可以变得非常卑鄙，只要他们一心一意那么做。”

“那，说说米考伯先生吧，”我姨奶奶说道。

“啊，”特拉德尔高兴地说道，“我真应该把米考伯先生大大夸赞一番。要不是他能忍耐和坚持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就不会有可能办成任何值得在这里提的事了。我也觉得，当我们想到米考伯先生用沉默向尤来亚·希普妥协时，我们也当肯定米考伯先生是为了主张公道而主张公道的。”

“我也这么想呢。”我说道。

“喏，你要给他什么呢？”我姨奶奶问道。

“哦！在你谈到这个之前，”特拉德尔有点不安地说道，“我恐怕我认为有两件事应该不得不提到（因为我不能面面俱到）——我们已把这么一个困难的问题用这种非法律的方式处理了，从头到尾都是非法的。米考伯先生为了预支款项写给他了借据，等等——”

“哦！那是必须归还的。”我姨奶奶说道。

“是的，可我不知道，尤来亚什么时候会根据这些借据起诉，也不知道这些借据在哪里，”特拉德尔睁着眼说道；“我估计，米考伯先生随时会被逮捕或处罚，在他动身前就这样了。”

“那么他应当及时恢复自由，免掉处罚。”我姨奶奶说道，“那总数有多少？”

“嘿，米考伯先生大模大样把这些事务——他把这称为事务——记在一个帐本里，”特拉德尔微笑着答道：“他把这数目合计成一百零三镑五先令。”

“连那数目在内，我们要给他多少呢？”我姨奶奶说道，“爱妮丝，我亲爱的，你和我以后可以来谈怎么分担。应当给他多少呢？五百镑？”

听到这里，特拉德尔和我马上都说了起来。我们两个主张给他以少数现款，另外无条件地为他付清欠尤来亚的帐。我们建议，除了付米考伯先生一家的旅费和制装费，再给他一百镑，米考伯先生偿还这笔垫付款项的手续也应认真规定，因为这样会使他有种责任感，而这责任感会对他有好处的。关于这点，我还建议，应由我把他的性格和历史向皮果提先生（我知道这位先生是可信可托的）说明一番，然后暗中委托皮果提先生酌情交出那一百镑。我更进一步建议，把我觉得当说的或认为可说的有关皮果提先生的故事说给米考伯先生听，使后者对皮果提先生产生很大兴趣，并设法使他们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相互照应。这些建议得到大家热烈赞同；我可以在这里说一下，不多久，那些被说到的人物就自己很友好和睦地把事办成了。

看到特拉德尔这时又焦虑不安地看着我姨奶奶，我便提醒他他说过有另一个不应当不提到的问题，就是第二点。

“科波菲尔，如果我谈到一个叫人痛苦的题目，我希望你和你姨奶奶能原谅我，因为我怕我会触痛你们，”特拉德尔犹疑地说道；“不过，我觉得提醒你仍然很必要。在米考伯先生揭发真相的那个值得纪念的一天，尤来亚·希普曾威吓着提到你姨奶奶的丈夫。”

姨奶奶仍然岿然坐着，显然仍很镇静地点了下头

“也许，”特拉德尔说道，“那不是没有目的的伤害吧？”

“不是。”我姨奶奶答道。

“真的有一一原谅我——那么一个人，而且完全会受他操纵吗？”

“是的，我的好朋友。”我姨奶奶说道。

特拉德尔明显地拉长了脸，解释说过去不能研究这问题，因为这不包括在他所定的条件内，而这和米考伯先生的债务都是一样招致不幸的。我们已再控制不了尤来亚·希普了；如果他能伤害或苦恼我们大家或我们中间的任何人，无疑他是会那么做的。

我姨奶奶保持平静；然后双颊上淌着眼泪。

“你说得对，”她说道，“你提到这事是很有见地的。”

“这能用得着我——或科波菲尔——帮点忙吗？”特拉德尔温柔地说。

“用不着，”我姨奶奶说道，“我很谢谢你。特洛，我亲爱的，那恐吓是没用的！让我们请米考伯先生和太太回来吧。你们都别对我说话！”她一面说，一面抚平了衣，眼看着门口，直挺挺坐在那里。

“嘿，米考伯先生和太太！”他们进来时，我姨奶奶说道，“我们刚才讨论你们的移民计划，而让你们在外面等了这么久，真太对不住；我要把我们提出的方法告诉你们。”

当时孩子们也都在场，她把这些办法向全家人解释得个个十分满意，这也使米考伯先生又恢复了但凡办一切期票事务时都非常雷厉风行的习惯；他不听别人劝阻，马上就兴冲冲出门，买用在期票上的印花。可是，他的兴冲冲即刻受到沉重一击。5分钟后，他又被一个法警押回来。他声泪俱下地告诉我们：一切都完了。这当然是尤来亚·希普干下的好事，但我们已做了充分准备，很快付了钱。又过了5分钟，米考伯先生就坐在桌旁，带着十足的快乐表情——只有那种愉快的工作或制造潘趣酒，才能让他发光的脸更显出光彩——填写借据了。他怀着艺术家的趣味写那些借据，像画画一样修饰它们，横过来打量打量，再把日期和数目郑重地记到袖珍笔记本上。记完后，他又对于这些借据的宝贵价值作了番很有感性的思考，他这么做时真够人看的。

“喏，如果你允许我给你一个忠告，先生，”姨奶奶默默看着他说道，“你最好永远再不干这种事了。”

“小姐，”米考伯先生答道，“我准备在将来新的一页上写下这么一种誓言——米考伯太太可以做证。我相信，”米考伯先生郑重地说道，“我儿子威尔金将永远记住，他宁可把他的手放在火里，也决不来摆弄那已经戕害了他不幸的父亲的心血的毒蛇！”刚才还深为感动的他马上又成了失望的化身了。米考伯先生怀着阴沉憎恶的神气看了看那些毒蛇，方才他对它们的赞赏还没完全减退，然后把它们折好放进衣服口袋里。

那一天晚上的活动就这么结束了。悲伤和疲劳已使我们再也支持不住了，姨奶奶和我决定明天回伦敦。当时讲定，米考伯先生把他的可动产卖给旧货商后就跟我们一起走；在特拉德尔的指挥下，威克费尔德先生的业务也以适当的速度予以结束；爱妮丝不等那一切安排就绪就去伦敦。我们在那老宅里度过了那一晚上。希普一家走了，就像一种瘟疫

从那老宅里被驱除了一样。我像一个沉船遇难后又侥幸回到家的流浪者一样在我的老房间里躺下。

第二天，我们回到姨奶奶的小屋——不回我的住宅了；当她和像昔日一样在就寝前坐在一起时，她说道：

“特洛，你真想知道我近来有什么心事吗？”

“我真想知道，姨奶奶。如果有这么一段时间，我为你有一种我无法分担的悲哀和忧虑而不安，那就是现在了。”

“没有我这小小烦恼，你已经够悲哀了，孩子，”我姨奶奶亲切地说道，“特洛，我不会再因为什么而对你隐瞒什么事了。”

“我很明白这个，”我说道，“可是，请现在告诉我吧。”

“明天早上你肯同我一起乘车走一小段路吗？”我姨奶奶问道。

“当然。”

“在9点钟，”她说道，“我要那时告诉你，我亲爱的。”

我们准时在9点坐一辆小双轮马车出发，朝伦敦赶去。最后，我们来到一所大医院前。医院附近停着一辆很简单朴素的灵车。车夫认得我姨奶奶，按她的手势把车慢慢赶开，我们跟在其后。

“你现在知道了，特洛，”姨奶奶说道，“他已经去了！”

“他死在这个医院里吗？”

“是的。”

她一动不动坐在我身边。不过，我看到她脸上又淌满了泪水。“他曾在那儿住过一次了，”姨奶奶然后说道，“他病了很久了——这么多年来，一个身子衰败的人。当他在最后那场病里知道他的病情后，他求人通知我。他当时感到又愧又悔了。非常愧悔。”

“我知道，你去了，姨奶奶。”

“我去了。后来，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很多。”

“他是在我们去坎特伯雷的前一天晚上去世的吧？”我说道。

姨奶奶点头。“现在没有人可以伤害他了，”她说道，“那种恫吓是没有用的。”我们驱车出了城，来到霍恩西墓场。“在这里比在街上流浪好，”我姨奶奶说道，“他就在这里出生。”

我们下了车，随着那辆朴素的灵车来到我至今记得很清楚的一角，在那里举行了葬礼。“36年前的今天，我亲爱的，”当我们走回到马车时，我姨奶奶说道，“我结婚了。上帝饶恕我们一切人吧！”

我们无言地坐着；她就这样在我身边坐着，握着我的手好久好久；后来，她突然哭了，并说道：“我和他结婚时，他是一个仪表堂堂的人物，特洛——后来，叫人伤心的是他变了！”

但这情形并没持续很久。哭过以后，她不久就镇静下来了，甚至也高兴了一点。她说，她的神经有点衰弱，要不她不会这样的。上帝饶恕我们大家吧！

于是我们赶回她在海盖特的小屋，在那里，我们发现了由早班邮件送到的米考伯先生写的短信如下：

我亲爱的小姐和科波菲尔：

刚在地平线上出现的希望美景，又被无法突破的浓雾所围，那命中已注定要漂泊的可怜人的眼光再也看不到它了。

希普控告米考伯另一案的另一传票已发出（由西敏寺皇家最高法院发出），该案的被告已成为本区掌有法律管辖权的法警之猎物了。

正是此日，正是此时，

就在前线崩溃时，

敌方那威骄的国王爱德华到了

——与之而来的是铁链和奴役！^①

我就要置身于那法警拘捕中，置身于一个一个匆匆的结局了（由于精神上的痛苦超过一定限度后是不能忍受的，而我觉得我已经达到那限度了）。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将来的旅人，由于好奇（让我们希望除了好奇还有同情）而访问本地债务人拘留所时，在巡视那里的墙壁时，或许会（我相信一定会）对那些生出无限遐想，因为看见了那用锈钉刻下的模糊缩写姓名：

威，米

星期五于坎特伯雷

又乃：我重新开封启告，我们共同的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他还未离开我们，他一切都很好），已用特洛伍德小姐尊贵的名义偿还了债务和讼费；我自己和全家又处在红尘中幸福之巅了。

^① 这是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诗句，原题为《布鲁斯在班诺克本战场的演说》。

第五十五章

颶 风

现在，我写到我一生中一桩大事件了。这件事是这么令人难忘，又这么令人害怕，这么和本书的已往许多事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的联系；从一开始讲到它，越往下写，我觉得它变大，就像一座平原上的高塔那样，而且觉得连我早年的生活也被它预先就投上了阴影。

就在这事发生了的若干年后，我仍常常梦到它。我被它而激动得惊醒，我觉得我安静的卧室在那寂寞长夜里也飞腾着它的狂涛巨浪。直到现在，我还常梦见它，虽说其间隔时间变长了些而且也不那么有规律了。只有稍稍言及任何一场暴风，或一个海岸，我就马上痛切地联想到它。我要想当时目睹它那样把它生动明晰地写下来。我不是在回忆它，我是清清楚楚看着它，因为它又历历在目了。

移居它国旅人的船期很快就要到了，我那仁慈的老保姆来到了伦敦，我们刚见面时，她都为我几乎心碎。我常常和她、她的哥哥，还有米考伯一家（他们常在一起）在一块，可我从没见到过爱米丽。

在行期将近的一个晚上，只有我和皮果提以及她的哥哥在一起。我们的话题转到了汉姆。她详尽地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热情地和她告别，他怎样保持刚毅平静；她相信，他近来尤为痛苦。这话题永远不让那热心人生厌；只要是关于他的话，我们听的时候怀的兴趣就和她说的時候怀的一样。

我姨奶奶和我那时迁出了在海盖特的两幢小屋；我准备去外国，她准备回到她在多佛的小屋。我们在考文特花园找到一个临时住处。那天晚上谈话后，我往那寓所走时，一面回忆起我上次去雅茅斯时汉姆和我之间说过的话。原来我想，等和皮果提先生在船上告别时，我再留给爱米丽一封信；现在我有些动摇了，我觉得就现在写给她为好。我觉得，收到我的信后，她或许愿意由我转给她那不幸的爱人一句临别之言。我应该把这么一个机会留给她。

于是，在上床前，我坐在卧室里给她写信。我告诉她我已见过他了，他求我告诉她我在本书适当之处已写过的那番话。我忠实地复述，就算我有权利夸大，我也不需要夸大。那一番话那么真挚和善良，不需要我或任何人予以润色修饰。我把信放在外面，准备一早就送出；还附了一行给皮果提先生，请他把信转交给她；这以后我就去睡了，时值破晓。

可是我一直到太阳出来才睡着，所以一直很累很无力。第二天我一直躺到很迟，精神很差。我姨奶奶悄悄来到床前把我惊醒。我在睡着时也感觉到她在我身边，相信我们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

“特洛，我亲爱的，”我睁开眼时，她说道，“我正犹豫不决，是不是该把你叫醒。皮果提先生来了；要他上来吗？”

我答应说要，不一会儿他就上来了。

“卫少爷，”我们握过手后，他说道，“我把你的信交给了爱米丽，少爷，她就写了这个；并求我请你看看。如果你认为这中间没什么不妥的，就请你转交。”

“你看过了吗？”我说道。

他悲伤地点点头。我打开信，看到：

“我已得到你的口信。哦，我能怎么写才能感谢你对我的那仁慈而纯洁的善心呢？我把那些话牢记在心，至死不忘。那些话是些很锋利的刺，不过也是极度的安慰。我为那些话祷告，哦，我祷告得很多。当我知道你是怎样，舅舅是怎样，我觉得上帝也是怎样的，我可以向他哭诉。永别了。现在，我亲爱的，我的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别了。在另一个世界上，如果我得到赦免，我可以成为一个小孩去你那里。无限感激。无限祝福。祝你永远平安。

这就是那封泪痕斑斑的信。

“我可以告诉她，说你认为没有不妥，答应替她转交吗，卫少爷？”我看完后，皮果提先生说道。

“没问题，”我说道，“不过，我想——”

“哦，卫少爷？”

“我想，”我说道，“我要再去雅茅斯。在你们船开以前，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回一趟。我一直挂念着怀着孤独寂寞之心的他；这一次我把她亲笔写的信交到他手上，然后你可以在出发前告诉她，他已收到信了，这会对他们双方都是一桩善举。我郑重地接受了他的委托，亲爱的好人，我要做得越周到越好。这段路于我不算什么。我心里很躁郁，活动活动要好些。今天晚上我就动身。”

虽然他一个劲想劝阻我，但我明白他也同意我那么做，我也知道，就算我的想法本来不坚定，现在也坚定了。他在我请求下，去售票处为我在邮车上定了个坐位。那天晚上，我坐上车，走上我曾怀着无限沉浮之感来往于其间的那条大路。

“你不觉得，”在离开伦敦后的第一个站上，我问那个车夫道，“天色很特别吗？我不记得我见过这种天色呢。”

“我也不记得——没像这样的。”他回答道，“那是风呀，先生，我想，海上就要出事了。”

那疾驰的云一片暗黑色，像是染上了从湿柴上冒出的烟的那种杂乱颜色一样，它在空中起伏翻腾成令人心惊的一堆，高得叫人以为那云堆的高度比从天上穿到地下最深的洞底还要大；月亮像发了疯一样，什么也不顾地要从那云堆钻过去，仿佛受于自然规律可惊的变化也让她迷了路，迷了心智。风已经刮了整整一天；而那时风声仍很大，仍在刮。又过了2小时后，风更猛更厉，天色更阴暗了。

到了夜色更深时，云密密聚合在一起，把已经很暗的天空又严严实实地铺了个满；风越来越猛了，风势仍在增大，直到我们的马也几乎不能顶风而行了。在那一晚上最黑的时候（时已值9月底，夜已不短了），车前的引路马几次转过身来或僵立不动；我们常常担心马车会被吹翻，一阵阵雨急急地像刀一样落下，在这种时候，只要有墙或树可以躲躲，我们就马上停下，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坚持了。

破晓时，风更刮得猛了。过去，我在雅茅斯时，听船上的人说过飓风如大炮，可我还从没见过这种风，或任何与此相近的风。我们来到伊普斯维奇时已很晚了。自离开伦敦10英里后，我们就只好一寸一寸往前挪。我们发现集市上有一群人，这些人因为害怕烟囱被吹掉，夜里就起

床了。我们换马时，聚集在旅店前的一些人告诉我们说，在一个很高的教堂顶上的铁皮都被掀掉了而落在一条横街上，把那条街也阻断了。另一些人告诉我们，说有几个从附近村子里来的人，曾见到一些大树被从土里拔出来而横倒在地上，还见到整个整个吹到田间和路上落下的干草垛。那暴风雨未见变弱，还势头更猛了。

我们挣扎着向前时，越临近海边（大风从海里全力向岸上吹），风势越强烈得可怕。早在我们望见海之前。我们的嘴唇上就溅上了海里的飞沫，我们身上就喷着了咸咸的海水。海水流出来，把雅茅斯附近好几里的平原淹没；每一个小水洼，每一条水沟，都使劲拍打着围岸，鼓足它们那小小浪花的力量向我们勇猛进攻。我们看到海时，地平线上时时有浪头从翻滚的深渊腾起，就像是对岸出现了忽隐忽现的高塔和高建筑一样。我们终于来到镇上时，东倒西歪的人们来到车门口，风把他们的头发吹得高高飘起，他们对在那样的晚上邮车还能赶到表示惊诧。

我在那家老旅店订下床位后，便沿着沙草横飞，海沫四溅的街去看海，一路上我得小心提防着吹坠的石板和瓦片，拉住被风吹得天旋地转的街角处过路人的衣角，艰难地往前行走。我来到海边时，看到在建筑物后躲着的不仅仅是船夫，镇上一半的人都来了；一些人不时顶着风去看海，然后被吹得踉踉跄跄回来。

我站到这些人群中，发现妇人们在哭泣，因为她们的丈夫乘着捕鱼的或捕蚝的船儿出海，而这样的船在到达安全地点后沉没的可能性太大了。人群中还有头发已灰白的老水手，他们看着水面上的天，一边摇头，一边相互小声说着什么；还有焦急紧张的船主们，有挤在一起看着大人脸色的小孩，有激动而不安的健壮船夫，后者从掩护着他们的物体后用望远镜观察大海，好像观察一个敌人一样。

在一阵阵吹得人睁不开眼的狂风中，在飞舞旋转的沙石和可怕的喧闹声中终于得到一个暂时的间歇而足以看看海时，我被那海吓得不知所措了。高高的水墙一堵接一堵冲过来，达到最高峰后跌下时，似乎连它们中最小的一堵也能吞没这个市镇。退却的海涛轰隆一声往后撤去，似乎要在海边挖一个深深的坑，要把地面毁坏。浪头白花花的巨浪轰然扑向海岸，在到达陆地前就撞击得粉碎，每一片碎浪都饱含了一切的愤怒力量，急急忙忙又重新组合成另一个怪物。起伏的高山变成了深谷，起伏的深谷（不时从那中间飞过孤零零的海燕）又变成了高山。大量的海水发出震耳的轰鸣声震动着、摇撼着海岸；随着每声轰鸣而来的海潮聚成一种形象，然后马上变幻并离去，在这同时又把另一股奔腾的潮水击退、驱开；在地平线那头像彼岸的高塔和建筑的浪影时起时落；乌云急急地厚厚罩下；我似乎看到天崩地裂。

至今，人们仍记得这场风，认为那是在海岸上空前而又绝后的最大一场。但是在被那难忘的大风招来的人群中，我没找到汉姆，我便顶着狂风到他家去。他家门关着。由于没人开门，我便从小巷僻街去他做工的工场。在那里我听说他已到罗斯托夫特去了，去干一种需要他的技术的紧急修船工作，不过他次日早晨可以按时回来。

我回到旅店。我洗澡，换了衣，想睡却睡不着，这时是下午 5 时。我在咖啡室的火炉边坐了还不到 5 分钟，借故拨火来找人说话的茶房告诉我，说在几哩外有两条运煤船已连同所有船员被沉入海底了。还有一

些船仍在抛锚处吃力地挣扎，想艰难地躲开海岸。如果再有像昨晚那样的一个晚上，他说，那就会要了他们的命，也会把所有水手的命都要掉！

我很烦闷发愁，也很寂寞苦恼；因为汉姆不在，我感到十分不安。近来的一系列变故给我的影响真说不出的严重，由于这么长时间的狂风吹打也使我头昏脑胀，我的思维和记忆纷乱到使我已无法清楚地识辨时间和空间了。所以，如果我那时到镇上去，碰见我明知这时肯定在伦敦的人我也不会惊诧，我相信。可以说，在这方面，我的头脑有种特别的麻木之感。可是它也忙于应付由这地方自然而然撩起的回忆，这些回忆格外清楚，格外生动。

怀着这种心情，一听到茶房讲有关船的那些悲惨消息，我不由分说，便很快联想到汉姆是极不安全的了。我相信，我怕他会经海路从罗斯托夫特回来而失事。这恐慌越来越甚，我决定在吃晚饭前再去船坞，问船匠们的看法，看他是否可能走海路回。如果船匠们说出哪怕一丁点那种理由，我也要去罗斯托夫特，把他一起带回，免得他走海路。

我急忙订下晚饭便走回到船坞。我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一个手拿灯笼的船匠正在锁工场门了。听我问他这问题后，他大笑了起来，并说不用害怕，不论是头脑清醒的人，还是不清醒的人，都不会在这种暴风雨中开船的，何况生来就航海的汉姆、皮果提呢。

事先我就料到，我这么做会招人笑，我仍无法不这么做。我走回了旅店。如果那样的风还能再加强，那我想它正在加强。那怒号和咆哮，门窗的叮 撞击，烟囱的摇晃，我寄身的那幢房子明显的摆动，海水的喧腾，比早晨时更可怕了。但这时又加上了一大片黑暗；黑暗给暴风增加了新的恐怖，是真的加上幻想的恐怖。

我无法饮食，坐卧不宁，定不下心做任何事。我心中有一件事稍稍和外界的暴风相呼应着，触动了我潜伏的记忆，在我记忆深处引起一阵激动。不过，在那与轰鸣的海水同样颠狂混乱的思想里，最重要的仍是暴风和我对汉姆的惦念担忧。

我的晚餐几乎是原样被撤走了。我想用一、两杯酒提提神，却毫无效果。我在火炉前昏昏睡去，但却并没失去意识，不但能感到屋外的喧闹，也知道我所在的地方。在一种新的无法形容的恐怖下，那两种意识都褪色了；我醒来时，或当我从那把我囚禁在椅子上的昏睡中挣脱出来时，我全身由于不可思议和不明原因的恐怖而发抖。

我踱来踱去，试着读一份旧报，听那可怕的喧声、看炉火中变出的各种面孔、景象和形体的幻象。只有墙上的时钟不受惊扰发出不变的嘀哒声，终于让我苦恼得决心上床去睡了。

在那样的夜晚，听说一些旅店的仆人已同意一起坐着守候早晨，这让人听了感到安心。我极疲乏，也极头昏脑胀，就这样上了床；可是我一躺下，所有那种感觉又都消失了，仿佛被施了魔术一样，我完全清醒了。

听着风声和水声，我躺了几个小时。我时而想象听到海上的惨号，时而清清楚楚听到人放信号枪，时而听到镇上有房子坍塌。有几次，我起来朝外看，可是除了我没吹熄而仍发着黯然光芒的蜡烛，还有我自己那张映在玻璃上的脸从黑暗的外面朝我看着我，我什么也看不见。

我的烦躁终于使我急急穿上衣下了楼。在那大厨房里，我看到朦胧

中从房梁上垂下的咸肉和洋葱瓣，守夜的人神气各异地围着一张为了避开那个大烟囱而专门移到靠门口的桌子坐着。我出现时，一个用围裙塞着耳朵、眼睛望着门口的少女大喊了起来，她把我当做一个鬼了呢；可是其他人要镇静些，很乐意再增加一个伴。问到他们刚才谈论的问题，一个男人问我说，那些沉没的运煤船上水手的灵魂会不会在暴风雨中出现呢？

我推测，我在那里停留了 2 个小时。有一次，我拉开院门，朝空荡荡的街道看看，扑面而来的是沙砾、海草和水沫。我怎么也关不上那门，只好叫人来帮忙，才把那门迎风推上了。

我终于又回到我那冷清的卧室时，那里是一片黑暗；可我这时很累了，就又上了床，陷入了沉睡，就像从高塔坠落；从悬崖上跌下一样。我有个印象，那就是风一直在吹，吹了好久，虽然我梦到我到了别处，见了不同景象。终于，我对现实那无力的把握也失去了，我和两个亲密朋友在轰隆隆炮声中去攻打某市镇，不过，我不知道那两个人是谁。

炮声那么响，又那么连续不断，我听不见我很想要听的东西。我最终使劲挪动了一下，终于醒了过来。天已大亮，已是 8、9 点钟了，暴风代替了大炮，有人敲我的门并叫喊着。

“什么事？”我喊道。

“一条船破了！就在附近！”

我一下从床上跳下，问道：“什么船？”

“一条从西班牙或葡萄牙运鲜果和酒的帆船。如果你想看，先生，就快点！据岸上人推测，它随时会成碎片呢。”

那紧张的声音沿着楼梯叫喊而去，我尽可能披上衣往街上跑去。

我前面有很多人都朝海边跑。我赶过了许多人朝那里跑，不久就看到那发怒的海了。

这时，风也许已经低了一点，可正如我梦见几百门大炮中有几门停放了一样，那减低的势头不大能感觉得出来。被搅动了整整一夜的海比我昨天见到的又更可怕了。这时，它的每一个形态，都有一种扩张的势头；浪头一个又一个掀起，一个比一个高，一个压下另一个，数不尽的浪头排山倒海而来，那气势令人心惊胆战。

由于那淹没了人语声的风浪声，由于那人群，由于说不出的混乱，由于我最初抵抗那恶劣气象几乎窒息的挣扎，我已昏沉沉了。我向海里那条破船望去，可是除了一个又一个喷着白沫的巨大浪头，我什么也看不见。站在我身旁一个半裸的船夫伸出他那裸露的胳膊向左边指（上边刺了一根指向同一方向的箭头）。于是，天哪，我看到了，离我们很近呢！

在离甲板 6 英尺或 8 英尺的地方，一条船桅折断了，向一边倒下，被乱纷纷的帆布和绳具纠缠住；当那船颤动和撞击时——它没有一刻静止过，那剧烈是无法想象的——那团破损断裂的东西撞着船侧，像要把它击穿。就在那种时候，还有人用力去砍掉这一部分；因为当那已倾斜的船在颤动中转向我们时，我能清清楚楚看到船上的人用斧子干活，其中一个长着长鬚发的人特别活跃，尤引人注目。就在这时，冲击那条动荡着的船的海这时又掀起一个高浪，把人们、圆木、桶、板、上层船舷、还有那一堆像玩具一样的东西全卷入翻腾的海中，从岸上发出的惊叫声

压过了风声和水声。

副桅依然矗立，破帆和断绳索在上面晃来晃去。仍是那个船夫凑在我身边嘎声说，那条船已触了一次礁，抬起来后又触了礁。我又听他说，那条船就要从中间折断了，我也这么想，因为那颠动和冲撞太猛烈了，任何人力做的东西都不可能长期经受得住的。他说这话时，岸上的人又发出一声同情怜惜的惊呼——四个紧握残余船桅索具的水手和那条破船一起从海里腾了起来，最高处就是那长鬚发的活跃身影。

船上有只钟，当这条船像头被逼疯了的野兽那样翻腾滚动和抛动时（当它完全歪向岸这边时，我们能看见它的全部甲板；当它疯狂地蹦起而转向海那一边时，我们只能看见它的龙骨了），这只钟响了。钟声像为那些不幸的人而敲的丧钟，钟声随风飘向我们。那条船有一会儿看不见了，但一会儿又露出。又有两个人看不见了。岸上的苦恼更剧了。男人们呻吟着捏紧了拳头；女人们尖叫着把脸转过去。有些人疯了一样沿着海边跑来跑去，朝无法救应的地方呼救。我发现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们没有理智地向一群我认识的水手们哀求，求他们别让这最后两个绝望的人在我们眼前消失。

他们也很激动地向我解释——我不知道为什么，由于狂乱，我都几乎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了——2个小时前，救生船就配备了船员，可是根本去不了；既没有人肯冒险捆着绳子涉水过去，使破船和岸之间能有种联系，那就再没别的方法可试了。这时，我看到人群中又有了新的骚动，并看到他们自动让开，汉姆从他们中间走到了前面。

我向他跑去，重申求他救援那两人的意思。可我虽然被海上的险惨景象弄得惊慌失措，一看到他脸上那种坚毅和向海张望的表情，我就记起来，恰好和爱米丽逃走那天早上他的样子一样，我便记起了这于他有多危险。我用双臂搂住他，并求我刚才求过的那些人，求他们别放他走，别听他的，别让他去死，让他离开海滩！

岸上又响起一阵惊叫。朝那破船看去，只见那船帆残酷地一下又一下打下来，把两人中的一个又打落了，然后威风凛凛地去把仅剩的那个活跃角色甩得飞旋起来。

在这种景象下，要动摇那个已毅然要拼命的人的决心，我等于向风祈求。他已惯于领导在场的一半人了。这时，他很愉快地握着我的双手说道，“如果我大限已到，那就是到了；如果没到，我可以等待。上帝保佑你，保佑大家！伙计们，把我准备好！我要去了。”

我被狠狠地推到一边。周围的人把我挡住；我在昏乱中听到人劝我，说无论有没有帮手，他都决心要去；我这样阻拦那些人，只会不利于他们为他安全做的布置。我不知道我回答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又说了些什么，我只看到海边一阵忙乱，人们从那里的绞盘上取下绳子，钻进我看不进的人圈里。后来，我看到他穿着水手衣裤，一个人站在那里，手里握着一条绳子，也许那绳子就系在他腕上；还有一条绳子一头拴在他身上，另一头松松地盘在沙滩上，由几个远远站在那里的助手拿着一点点放松。

连我这外行的眼也能看出，这条破船就要裂开了。我看见它在中间裂开，桅上唯一的那个人生命如系于一发之上。他依然紧紧抱住船桅。他头上戴着一顶很特别的红色便帽——不像水手帽，颜色也较鲜艳。由

于生死悠关起决定作用的几条已下陷的板子在转，船已漏水了，预告他死亡的丧钟敲响了，我们大家都看到他挥动那顶便帽。当时看见他那样做时，我觉得我都要疯了——因为他那动作使我记起我旧日的一个挚友。

汉姆一个人站在那里望着海，他身后是紧张屏息的一片沉寂，身前是那暴风。有一个大浪退去时，他回头看了看那些握着紧系着他绳子的那些人，便随着浪头冲了进去，立刻和海浪拼搏起来，忽而与高山一起升腾而起，忽而与深谷同时降下；终于他又被推到岸上，人们赶快把绳子收了起来。

他受伤了。从我站的地方看到他脸上有血，可是他根本没想到这一点。他似乎急切切地在教他们把他放松一些——也许我只是从他胳膊的动作上这么推测——然后像先前那样出发了。

这时，他奋力朝破船靠去。他时而随高山升腾，时而随深谷下降，时而沉入起伏的泡沫，时而朝岸的方向漂浮，时而又向船的方向漂浮。他艰难勇敢的挣扎。那段距离并不算长，但是海和风的力量使得那挣扎可怕了。终于，他挨近了那条破船。他离得那么近，再向前靠一步，他就抓住它了。可就在这时，一股高山一样的深绿色海水从船的那边朝岸的方向涌来，他似乎一下就跃了进去，船也不见了！

我跑到他们收绳子的地方，只见海里有些团团转的木片，好像刚才不过打破了只木桶。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惶恐。他们把他拖到我脚前——没有知觉——死了。他被抬进最近的房子里，这时再没人阻拦我，我留在他身边，忙着用尽了一切急救方法；可他已被那巨浪打死了，他那颗宽厚的心也永远安静下来不动了。

当一切希望都放弃，一切都已做完后，我在床边坐了下来。这时，一个从爱米丽和我小时候就认识我的渔人来到门口，低声喊我。

“先生，”他说道，他那饱经风霜的脸这时已淌满热泪。他嘴唇颤抖着，面如死灰。“你肯去那边一下吗？”

我从他表情上看出我记忆中的旧事。我靠在他伸出来扶我的胳膊上，失魂落魄地问他道：

“那具尸体靠岸了？”

他说道：“是的。”

“我认得那尸体？”我问他道。

他什么也不说。

可是，他把我领到了海边。就在当年她和我两个小孩寻找贝壳的地方，就在皮果提先生那条旧船昨夜被风吹散后一切碎片落下的地方，就在被他伤害的那个家的残迹之中，我看见他头枕着胳膊躺在那里，正像我过去在学校里时常见他躺着的那样。

第五十六章

新伤旧创

哦，斯梯福兹，当我们最后一次聚在一起谈话时，我压根没想到那竟是我们的永别，你本不该讲“记得我最好的时候！”，我一直就是那样做的；而现在再见这种景象，我还会改变吗？

他们抬来一个尸架，把他放在上面，用一遮尸布把他盖上，朝有人家的地方抬去。所有抬他的人都认识他，和他一起出过海，看到过他那逗人喜爱的勇敢样子。他们在狂暴的咆哮中，在极端骚动中的一片沉寂中抬着他，抬他到那死神已降临的小屋。

可是，当他们把尸架放到门口时，他们又相互看来看去，又看看我，然后低语起来。我知道是为什么。他们觉得，把他和汉姆放在同一间安静的房间里似乎不妥。

我们一起到了镇上，把那担子抬进了旅店。我一旦能考虑问题了，便马上派人请来约拉姆，求他帮我雇辆车，好当晚把尸体运到伦敦。我知道，照顾这尸体以及委婉地通知他母亲这噩耗，都只能由我负责做到，我也恳切地想尽忠尽责。

我为了尽可能减少在镇上引起什么惊动，便决定在夜间动身。可是，当我乘车走出场院时（我负责保管的东西就跟在我车后），仍有许多人那里守候；虽然时近半夜，人们仍朝镇上不断走来。车在大路上行了一小段后，我还不时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走来；不过，后来，包围我和我幼年友谊灰烬的只剩下荒凉凄清的黑夜和空寥寂寞的田野了。

在一个丰美的秋天，正近中午，已落下的树叶和更多尚未落下的树叶使地面上散发出一种好闻的气味，太阳从被染成红色，黄色、紫色等美丽颜色的树叶缝隙中照下。就在这么一个时刻，我来到海盖特。最后那二英里我是步行的，我边走边考虑我不得不去做的事；跟了我一整夜的车被命停下，等候通知再前进。

我走到那住宅跟前时，发现它仍一点未变。没有一扇百叶窗被拉上；那沉寂的铺石院子，那通往废弃了的门的长廊，都毫无生气。风完全平息了，一切都纹丝不动。

一开始，我没勇气在门口拉铃；我终于拉铃时，觉得那铃声中表现了我的使命。那小女仆拿着钥匙出来，她打开大门上的锁，诚恳地望着我说道：

“对不起，先生，你病了吗？”

“我受了太多的刺激，我也很累了。”

“有什么要紧的事吗，先生？——詹姆斯先生？——”

“别说了！”我说道。“是的，出了事。我必须对斯梯福兹夫人说明。她在家吗？”

那女孩很不安地说，她的主人现在几乎不外出了，连车也不坐；主人总留在卧室里，不见任何客人，但愿意见我。她说，她的主人已起床了，由达特尔小姐陪着。她上楼怎样通报好呢？

我便认真嘱咐她，不要动声色，只把我的名片送进去就是了，说我在下面等候。我们当时已走进了客厅，我就在那里坐下，等她回来。客

厅里以前有人时的那种愉悦气氛已荡然无存，百叶窗关闭着，竖琴早已无人弹弄过了，他幼年的画像就在那里，他母亲保存他书信的盒子也放在那里。我不知道她现在还读不读那些信，将来还读不读那些信！

那住宅那么安静，我听到了那女孩在楼上轻轻走过的脚步声。她回来时传达的旨意是：斯梯福兹夫人久病在身，不能亲自下楼。不过，如果我能原谅她的话，她很高兴在卧室中见我。不久，我就站在她面前了。

她是在他的卧室里，而不是在她自己的卧室里。我觉得她所以住在这里，当然是为了纪念他；当然，也为了同样原因，他过去的体育运动和作业的纪念品，都仍像他离开时那样放在那里，在她周围陈列着。不过，在接见我时，她喃喃说，她所以离开了她自己的卧室，乃因为那里的环境于她的病体不相宜，她那端庄的神气也未露半点可疑的痕迹。

在她椅子旁边的仍然是达特尔小姐。从她那黑眼睛停在我身上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她已看出我是来报坏消息的。那道伤痕立刻凸了出来。她朝椅子后面退了一步，免得斯梯福兹夫人看见了她的脸；同时，她用那种从不回避、从不游疑的锋利目光打量我。

“看见你服丧，我很难过，先生。”斯梯福兹夫人说道。

“我不幸成了鳏夫。”我说道。

“你太年轻了，这样的重大损失于你太难承受了，”她接下去说道，“我听了很感到悲痛。我听了十分悲痛。我希望时间会对你有好处。”

“我希望，”我看着她说道，“时间会对我们大家有好处呢。亲爱的斯梯福兹夫人，我们在最沉重的不幸中必须信赖这一点了。”

我那诚恳的态度，我眼中的泪水，都使她感到吃惊。她的整个思想过程似乎要中止，要改变。

我用力控制我的声音，轻轻说起他的名字，可是我的声音颤抖了。她低声自言自语地把他的名字重复了两三遍。然后，她勉强镇静着自己对我说道：

“我儿子病了。”

“病势极重。”

“你见过他吗？”

“我见过了。”

“你们和好了吗？”

我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她把头稍稍朝身边的萝莎·达特尔站的地方偏去。就在这时，我用嘴唇的动作告诉萝莎道：“死了！”

为了不使斯梯福兹夫人往后看，而且看出她显然还没有任何准备要知道这事，我忙马上接住她的目光。可我已看到萝莎·达特尔怀着绝望和恐怖而失控地把双手伸向空中，然后一下捂住了脸。

那位漂亮的夫人——那么和他相像，哦，那么和他相像！——用呆呆的目光看着我，用手支住前额。我劝她平静，准备忍受我不得不告知的事；不过，我应当劝她哭，因为她像一尊石像一样坐在那里。

“我上次来这儿时，”我结结巴巴地说道，“达特尔小姐告诉我，说他到处航行。前天晚上的海上是十分可怕的。如果他那天晚上在海上，临近一个危险的港口，像我所听到的，如果我见到的那条船真是他——”

“萝莎！”斯梯福兹夫人说道，“到我这儿来！”

她来了，可是并不怀着同情或意欲安慰。当她和他母亲面面对峙时，

她的眼睛发出火一样的光，突然爆发出一阵可怕的笑声。

“喏，”她说道，“你的骄傲得到满足了吧，你这个疯女人？现在，他向你赎了罪了——用他的生命！你听到了吗？——他的生命呀！”

斯梯福兹夫人僵直地陷在坐位上，睁大眼看着她。除了发出一声呻吟，她没吭一声。

“唉！”萝莎激动地捶胸叫道，“看看我吧！呻吟，叹气，看看我！看这里！”她拍着那道伤痕，“看你那死去的儿子的手迹吧！”

那位母亲时时发出的呻吟直刺我心。始终那样。始终含混，始终不流畅。始终伴着头部软弱的动作，脸上却没变化。始终从僵硬的唇和紧闭的牙缝中挤出，似乎牙关已锁，面部痛得麻木了。

“你记得他什么时候干下的吗？”她往下说道，“你记得由于继承了你的天性，由于你为他骄傲而给他的娇惯纵容，他是什么时候干的，使我一生都毁了容吗？看着我，我到死都带着他极其冷酷的痕迹；为你把他弄成这样去呻吟，去叹息吧！”

“达特尔小姐，”我劝她道，“看上帝份上——”

“我就是要说！”她把她闪闪发光的眼睛对着我说道，“你别出声！看着我，我说，那个自以为是而又虚伪的儿子的自以为是的母亲！为你养育了他而呻吟吧！为你纵容了他而呻吟吧！为了失去了他而呻吟吧！为我失去了他而呻吟吧！”

她握起拳头，瘦削的身子整个颤抖着，好像她的激情正把她一寸一寸地杀掉。

“被他的任性所恼的是你！”她可怕地叫道。“被他的傲气所伤的是你！头发变白时方后悔当初生下这么个品性的人儿的是你！他在摇篮里时就娇纵他使他不成器而成了这样的也是你！现在，你多年苦心总得到报答了！”

“哦，达特尔小姐，可耻啊！哦，残忍啊！”

“我告诉你，”她立刻说道，“我就是要对她说。当我站在这里时，这世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这么多年了，我都没吭过声，现在我还说话吗？我一直就比你更爱他！”她气汹汹地转向她，“我可以爱他，不求回报。如果我成了他的女人，我能就为他二年才一句有爱意的话，而做他反复无常性情的奴仆。我能的。谁比我对这知道得更清楚？你刻薄、骄傲、死板、自私。我的爱情可以专——可以把你那一钱不值的抽泣踩到脚下！”

她睁着闪光的眼睛跺着脚，好像真要那么干。

“看这儿！”她又使劲发狠地拍着那伤痕说道。“当他长到更能理解他所做所为时，他懂得了，他也后悔了！我能对他唱歌，向他说话，对他所干的表示关心，努力获取他感兴趣的知识；我引起了他的注意。在他最纯洁、最真挚时，他爱过我。是的，他爱过！有许许多多次，他用小小的借口支开你，他搂抱过我！”

在她这么说的时侯，她的狂热中——她差不多疯了——即包含一种讽刺的骄傲，还含有一种热情的回忆，一种缱绻柔情的余烬又在那回忆中短暂的重新点燃。

“我堕落了——要不是他用稚气的求爱举动迷住了我，我也许会早就醒悟——成为一个玩偶，一个消遣玩艺，随他高兴便拿起放下和戏弄。

到他渐渐厌倦时，我也渐渐厌倦了。到他的爱火熄灭时，我不为他不能娶我而硬要与他结婚，而不再花气力去巩固我的权力。我们不动声色地疏远。也许你已经看出来了，但你并不为之惋惜。从那时起，我不过是你们中间一件残破了的东西，没眼睛，没耳朵，没感情，没记忆。呻吟？为你把他弄成的那样子呻吟吧；不要为你的爱心呻吟。我告诉你，我曾比爱他的你更爱他！”

她用闪光发怒的眼睛盯牢那张呆呆的脸和那双睁大木然的眼睛。当那呻吟又在发出时，她一点也不为之所动而缓和点，仿佛那张脸只不过是一幅画。

“达特尔小姐，”我说道，“如果你残忍到不肯同情这个痛苦的母亲——”

“谁同情我呢？”她尖锐地反问道，“她已经撒下这样的种子。让她为她今天的收获呻吟吧！”

“如果他的过失——”我开始说道。

“过失！”她声泪俱下地叫道，“谁敢诋毁他？他的灵魂比任何他屈尊下交的朋友的灵魂都要高贵百万倍！”

“没有人比我更爱他，没有人比我更想念他，”我回答道，“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同情他母亲；如果他的过失——使你蒙受痛苦——”

“那不是真的，”她扯着她的黑发号叫道，“我爱他！”

“如果他的过失，”我继续说道，“在这个时候，你仍不能将其忘怀；看看那个人吧，就算把她当作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也救救她吧！”

在所有这段时间里，斯梯福兹夫人的样子没变化，也不可能变化。她一动不动，死般僵硬，呆呆瞪着眼，时时以同一种喑哑的方式发出呻吟，随之而来的头部无可奈何地抖动，除此以外没有半点有生气的迹象。达特尔小姐突然一下在她前面跪下，为她松开衣服。

“该你遭殃！”她悲痛和愤恨交加地回头看着我说道，“你的来到就是不幸！该你遭殃！滚！”

走出那房间后，我马上去拉铃，为了及时把仆人们喊到。这时，她把那个已不动的身体抱起，并跪在那里俯身朝那身体哭着，喊着，亲着，像对孩子一样把它摇来摇去，用尽温柔方法想让它恢复从麻痹中恢复苏醒。我不再怕离开她了，就悄悄转过了身。走出那里时，我又向全宅的人提醒其注意。

天色晚时，我返回来。我们把他放在他母亲的卧室里。他们告诉我，她情况仍同以前一样，达特尔小姐一直没离开过她；医生们也已被请来，并试了许多种方法；而她除了不时发出喑哑的呻吟，就像尊石像躺在那里。

我在那可怕的住宅里走遍每一个地方，把所有的窗户遮起。我最后才遮上他躺的那个卧室的窗子。我举起那只沉重的手按在我胸前，世界似乎死了，沉寂了，只有他母亲的呻吟时而打破这死寂。

第五十七章

准备移居海外的人

在我还没从这些打击中意识到自己感情的伤害有多大时，我还有件事不得不办。那就是把所发生的那件事瞒过正准备动身的人，使他们对此无从所知，而能高高兴兴启程。这是当务之急，必须马上办到。

就在当天晚上，我把米考伯先生拉到一边，请他把那横祸的消息瞒过皮果提先生。他恳切地答允那样办，并说将把所有可能透露那消息的报纸截留。

“如果那消息要透露给他，先生，”米考伯先生拍拍胸膛说道，“首先得经过这个人！”

我应该说一说，为了适应将面临的新社会现象，米考伯先生摆出一副海盗的勇猛架式，绝对不是向法律的藐视挑战，而纯属自卫、机敏的行为。人们肯定以为他生长于荒野，早已过惯了不文明的野蛮生活，就要重返他的荒野去了。

除了其它准备，他置办了一全套油布衣服，一顶外面涂了柏油或用了防水材料刷过的矮顶草帽。穿上这样一身粗糙的行头，臂上还夹着普通水手用的望远镜，还有他不断朝天空观察恶劣气象的那警戒眼神，可以说他在外观上远比皮果提先生更像一个船夫。他的全家人（如果我可以这么说）都已做好了行动的准备。我看到米考伯太太戴上了最严实坚固的帽子，把帽绳紧紧系在下巴下，披上把她像个包裹一样捆上的披巾（就像我当初被我姨奶奶接待时被包扎的那个模样），在腰后打成一个结实的结子。我看到米考伯小姐也同样武装着做好了迎接暴风雨天气的准备，全身没半点多余的赘挂。米考伯少爷被水手弹力内衣和有史以来最毛绒绒的外衣几乎遮得看不见他本人；其他的孩子都像火腿一样被装进了密不透水的口袋。米考伯先生和长子把衣袖松松捋起在腕部卷起，仿佛随时准备为任何事出力，或“在甲板上集合，”或一得到命令就唱起《起锚歌》。

在黄昏时，特拉德尔和我看到他们一家在当时被称作杭革佛楼梯的木台阶上，望着载有一些他们财产的小船驶去。我已经把那可怕的故事告诉特拉德尔了，他非常震惊，但无疑会恪守秘密，并在这最后关头帮我。就在这时，我把米考伯先生拉到一边去，得到了他的保证。

米考伯家住在脏兮兮又东倒西歪的小酒馆里。在那时，那酒馆离台阶很近，伸出的木屋就悬在河上。由于那一家人都要移民海外，故成为杭革佛周围一带人们兴趣的中心，吸引的观众如此之多，我们只好躲进他们的卧室去（那是楼上的木屋寝室之一，下面就是流过的潮水）。我姨奶奶和爱妮丝都在那儿，忙着为孩子们衣物方面做些添置。皮果提在那里静静地帮她们，她前面放着那些年代悠久而无知无觉的针线匣、量衣尺和蜡烛头，这些东西已经历了那么多变故了。

回答她的询问不是容易的事；而当米考伯先生把皮果提先生带进来时，对后者低声说我已把信送到、一切都好等，则更是不容易。可是我做到了两件事，还使他们都很开心。如果我多少流露出了伤感，那也可以用我自己的悲哀来解释。

“船什么时候开呀，米考伯先生？”我姨奶奶问道。

米考伯先生感到有必要让我姨奶奶和他太太渐渐做好分手的准备了，便说比他昨天预计的要提前些。

“船上通知你了，我想？”我姨奶奶说道。

“通知了，小姐。”他回答道。

“哦？”我姨奶奶说道，“那么船在——”

“小姐，”他答道，“我得到的通知是，我们必须在明早七点以前上船。”

“啊哈！”我姨奶奶说道，“那是挺早的。这是航海的惯例吗，皮果提先生？”

“是的，小姐。它要沿河顺流下行呢。如果卫少爷和我妹妹明天下午在格雷夫森上船，他们就可以和我们见最后一面了。”

“我们一定那样做，”我说道，“当然那样。”

“在这之前，在我们到海上之前，”米考伯先生向我送着眼神说道，“皮果提先生和我要一起看守我们的行李和财产。爱玛，我的爱人，”米考伯先生大大咧咧地咳嗽了一声说道，“我的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是那么客气，他对我说，他要叫人送来一点会使我们想到老英格兰烤牛肉的饮品之必要佐料为我们饯行。我说的是——简而言之，潘趣酒。在一般情况下，我不敢请特洛伍德和威克菲尔德小姐赏光，可是——”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说，”我姨奶奶说道，“我一定非常高兴为你米考伯先生干杯，祝你一切幸福、成功。”

“我也那样！”爱妮丝微笑着说道。

米考伯先生马上跑到下面那个他似乎很熟悉的酒馆，不一会就带回一个冒着热气的罐子。我忍不住要看他用他那把折叠刀削柠檬皮。那把刀实际上是拓荒者用的刀，约有二尺长。他有些夸张地把那刀在外衣袖子上拭了拭。这时，我发现米考伯太太和家里两个年龄较大的孩子也都备有同样骇人的工具，而别的孩子则都用粗绳子把木勺系在各自身上。又因为预见到海上和荒原的生活，米考伯先生没用酒杯给米考伯太太和长子、长女斟酒，其实他要这么做并不难，因为屋里有满满一架的酒杯；他用的是一套让人看了恶心的小锡罐为他们斟酒，他给自己用的也是一只专门的锡罐，聚会散时，他把锡罐放进自己的衣服口袋里。他这么干时的那开心样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故国的奢侈品，”米考伯先生满怀与这些东西诀别时极强烈的得意感说道，“被我们抛弃了。大森林的公民当然不能指望享用自由国土上的美味精品。”

这时，一个男孩进来，说楼下有人要见米考伯先生。

“我有种预感，”米考伯太太放下她的锡罐说道，“这是我娘家的人！”

“如果是的话，我亲爱的，”米考伯先生怀着对这问题一向执有的愤慨说道，“由于你娘家的人——且不论是他，还是她，或是它，如果可能的话——已经让我们空等了很久了，那么这一位也可以等到我空下来吧。”

“米考伯，”他的太太低声说道，“在这样一种时候——”这不是以牙还牙的时候，”米考伯先生站起来说道，“爱玛，我接受指责。”

“那损失，米考伯，”他太太说道，“是我娘家的，不是你的。如果我的娘家人终于醒悟到他们昔日作为使他们蒙受了损失，而现在愿意伸出友好之手，不要将其拒绝吧？”

“我亲爱的，”他回答道，“就这样吧。”

“就算不是看在他们份上；米考伯，也看在我的份上吧，”他太太说道。

“爱玛，”他马上答道，“这样一种观点在这样一个时刻是无法抗拒的。直到现在，我还无法完全保证自己能和你娘家人讲和，可是，你的娘家人上这儿来也决不会受到冷漠。”

米考伯先生就出去了，在外面待了相当一些时间。这期间，米考伯太太很不放心，生怕他会和她的那个娘家人争执。终于，那个男孩又进来了，给我一张铅笔写的纸条。这纸条以法律文件格式开头：“希普指控米考伯一案。”我从这种纸条获悉：米考伯先生又被捕了，并因此又陷入极度悲观绝望中了。他请求我把他的刀和锡罐交送信人带去，因为在他那短短的狱中生活中，这两件东西可能是用得着的。他又请求我——作为最后一次友好的行动——把他家人送到教区贫民救济所，并忘掉曾有他这么个人生活过。

当然，看了这纸条后，我就和这孩子一起下去还钱。在下面，我看到米考伯先生坐在一个角落里，满脸阴云地打量那个执行拘捕任务的法警。他获释时，热情洋溢迸发地拥抱我；然后又把这笔事务记到他的袖珍笔记本上——我记得，连我说的总数中漏掉的那半个便士他也没忘了记上。

这个重要的笔记本及时地提醒了他另一桩事务。我们回到楼上后，他声称他所以在下面留滞了很久是因为有些事是他不能控制的。然后，他从那笔记本中抽出一大张折成很小的纸出来，上面仔仔细细写满了成串的数字。我扫了一眼，我还从没在任何一本算术教科书上见过那么样的些数字。那些数字似乎是他所谓“本金 41 镑 10 先令 11 个半便士”所做的各期复利的核算。经过对这些数字作了认真考虑，并对他自己的财源做了精密预测后，他决定从当天起，再过两年十五个月十四天，将本金和复利一起归还。他已把这一点一点整齐有序地写成一张期票，然后当场满怀感激地交给特拉德尔，就算完全了结了这笔债务（而且是在男人和男人之间那样办的）。

“我仍然有种预感，”米考伯太太凄凉地摇摇头说道，“我们动身前，我娘家人会到船上送行。”

米考伯先生对此事显然也有他的预感，不过，他把这预感放进他的锡罐后吞进他肚子去了。

“如果你在旅途上有机会往回寄信，米考伯太太，”我姨奶奶说道，“你一定给我们写信，这你知道的。”

“我亲爱的特洛伍德小姐，”她回答道，“想到有人盼着听我们的消息，我实在要高兴得过头了。我一定写信，科波菲尔先生，我相信，作为一个亲密的老朋友，一定也不反对当双生子还没知觉时就认识他的人给他写信吧？”

我说我一定很愿意读她的来信，只要她有机会写。

“天遂人意，这样的机会一定会很多的，”米考伯先生说道，“大

海上这时到处都是船队呢，我们驶过时一定能碰见很多。这不过是摆渡而已，”米考伯太太玩弄着他的眼镜说道，“不过是摆渡而已，那距离实在算不了什么。”

我现在想，这有多希罕，但也多像米考伯先生的处世为人。当他从伦敦去坎特伯雷时，他说起时那口气像是要去地球上最远端；可当他由英国去澳洲时，却好像不过做一次跨海峡的短途旅行。

“在航行中，”米考伯先生说，“我要常常给他们讲故事；小儿威尔金的歌声，我相信，一定能在厨房的火炉边大受欢迎。米考伯太太长出了海腿时^①——我希望这比喻不伤大雅——她一定会，我猜，对他们唱《小塔夫林》。我相信，我们可以不时俯下身去看海豚，还可以不时在左舷或右舷谈论有趣的事物。简而言之，”米考伯不减当年那种上流人的派头说道，“我们将发现上上下下的一切东西都那么令人振奋，当站在桅顶上的瞭望者喊到‘看到陆地了！’时，我们一定会大吃一惊呢！”

说罢，他大模大样喝下他那小锡罐里的酒，好像他已航行完毕，并已在海军最高当局接受过最高级的考试了。

“我所希望的是，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道，“也主要的是，由于我们家的一些分枝，我们总可以还活在这古老的国家里。别皱眉头，米考伯！我所说的不是我自己的娘家人，而是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小树虽茂盛；”米考伯太太摇摇头说道，“何当忘其根；当我们这一分枝显赫富贵时，我承认，我愿意那财富能流入不列颠的金库。”

“我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道，“那么不列颠只好试试她的运气了。我不得不说，她从来没帮助过我们什么，我在这方面也从没存什么特殊的愿望。”

“米考伯，”米考伯太太接过这话说道，“你这么说就错矣。你现在去那么遥远的地方，米考伯，乃为巩固你和阿尔比昂^②的关系，并为将其削弱呀。”

“我再说一句，我的爱人，”米考伯先生马上说道，“你所说的那种关系并没使我个人得到什么好处，所以我痛感到需要建立另一种关系。”

“米考伯，”米考伯太太回答道，“我再说一次，你这么说就错矣。你不知道你的力量，米考伯。就算你要采取这种行动，可如果在这样行动时仍加强你和阿尔比昂的关系，正体现了你的力量呀！”

米考伯先生耸着眉头，坐在扶手椅里，对米考伯太太的见解半接受半拒绝，却很能领会这番议论的高明之处。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道，“我希望米考伯先生能意识到他的地位。我觉得这点极重要，米考伯先生应该一上船就意识到他的地位。以你过去对我的了解，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你早就看出，我没有米考伯先生的那种乐观气质。我的气质主要为，如果我可以这么说，很切合实际的那种。我知道，这是很长的海路。我知道，这其间会有许多艰难和不便。我不能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不过，我也知道米考伯先生是何等样人。我知道米考伯先生的潜能。因此，我认为十

^① 比喻习惯了海上颠簸后，与在陆上行走一样，故曰：“长海腿”（have one's sea—legs on）。

^② 乃英国之古称。

分重要的是：米考伯先生应当意识到他的地位。”

“我的爱人，”他说道，“或许你让我说，我在目前的确意识到我的地位，这是不大可能的。”

“我不相信，米考伯，”她接着说道，“并不很充分。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先生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米考伯先生去一个遥远的国度，完全是为了他能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充分了解和赏识。我希望米考伯先生站立在船头，一字千斤地说：‘我要去征服这个国家！你有名誉吗？你有财富吗？你有俸禄优厚的职位吗？说出来吧。都是我的！’”

米考伯先生望望我们大家，似乎觉得这见识中大有可取之处。

“我希望米考伯先生，如果我把我的见解充分表达清楚了，”米考伯太太用她那慎思明辨的口气说道，“成为他自己命运的凯撒。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我觉得这才是真是他应有的地位。从这航程一开始的那瞬间起，我就希望米考伯先生能站立在船头上如此说：‘拖宕够了，失望够了，贫困够了。那是在故国。这是在新国家。’拿出你的赔偿。提出你的赔偿！”

米考伯先生十分坚毅地抱着双臂，就像正巍然站立在船头呢。

“当那样做的时候，”米考伯太太说道，“——意识到他的地位时，——我说米考伯先生将要巩固他和那不列颠的关系，而不是削弱他和她的关系，这难道不对吗？一个重要的社会人物在那个半球上发达时，难道本土不会感受到他的影响吗？米考伯先生在澳洲挥舞着他才能和力量的大旗时，我能没有头脑地认为他在英国本土并不算什么吗？我不过是一个女人，不过，如果我犯了那样荒谬糊涂的罪过，我就对不起我自己，也对不起我爸爸。”

米考伯太太坚信自己的论点是无可反驳的，这信念使她的口气高昂有力。我觉得过去我从没听她用这种口气说话呢。

“所以，”米考伯太太说道，“我更希望，在将来一个时期，我们可以在父母之乡留下芳名。米考伯先生将要成为——我不能无视这可能性——米考伯先生要在史书上成为一页呢；那时，他应当在给了他出生权却不给他职业的国家受到赞颂！”

“我的爱人，”米考伯先生说道，“你的热情实在让我感动，我一直都极愿听你的英明见解。将要发生的总会发生。我决不会为把我们后代能得到的财富献给我的祖国而吝惜！”

“不错，”我姨奶奶对皮果提先生点着头说道，“我为你们大家干杯，以表我的钦敬，也祝你们得到一切幸福和成功！”

皮果提先生放下他正搂着的两个孩子——本来他一边膝头上坐一个——和米考伯夫妇一起为我们大家干杯；他和米考伯先生像同志样亲热地握手，他那褐色的脸上绽着微笑，神采飞扬。这时，我觉得，不管他去什么地方，一定会闯出生路，获得好名声，也得到人爱戴。

连孩子们也奉命把各自的木勺在米考伯先生的罐子里蘸一下，为我们祝福。这项活动结束后，我姨奶奶和爱妮丝站起来，向将移居海外的人告别。这诀别真是令人伤悲。她们都哭了，孩子们直到最后才放开爱妮丝；我们离开了，让米考伯太太处于一种极痛苦的状态中，她在一支幽暗的蜡烛旁呜咽哭泣，使这个房间从河上看过来还真像座凄凄惨惨的

灯塔呢。

第二天早上，我又去为他们送行。他们已于 5 点钟乘一只小船动身了。我觉得这正体现了这种离别的伤怀气氛。虽然，我不过昨夜才在头脑中把他们与那形将坍塌的酒馆和那木头台阶联系在一起，但现在他们人去了，那两样东西也似乎显得凄惨冷清了。

第二天下午，我的老保姆和我一起去格雷夫森德。我们发现那条船停在河里，被一些小船围住了。正好是顺风，那启航的信号旗就挂在桅顶。我立刻雇了艘小船把我载着朝大船开去。穿过那些围着大船而纷杂混乱的小船，我们上了大船。

皮果提先生正在甲板上等我们。他告诉我，方才，米考伯先生又因希普的起诉（最后一次了）而被拘捕，按我所嘱托的那样，他已把钱付了。我便把钱如数还给他。然后，他把我们带进了统舱。我本来担心他会对所发生的变故有所闻，可是见到米考伯先生从黑洞洞里走出来，我便放了心。米考伯先生以朋友兼保护人的神气挽住他胳膊，并告诉我说自头天夜晚，他们就几乎没有分开过片刻。

我觉得那里面是那样奇怪、封闭和黑暗。一开始，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当我的眼睛渐渐习惯了黑暗，那地方就渐渐清晰可见了。我似乎处身于一幅奥斯塔特的画中^①。在船的大横梁、货物堆、带环的螺丝钉之间，在移民们的床架、箱匣、包裹、桶子、各色行李堆中，在稀稀拉拉的灯光下及由招风袋或航门透进的黄色日光晕圈下，人们一群群地聚在一起，结识新友，告别旧友；大家又说又笑又哭，边吃边喝，有一些人已在他们那方圆几英尺的领地里安置下来，布置好了他们小小的家，把年幼的孩子放在凳子上或小小的围椅上；其他没有地盘安顿下的人就神气懊丧地走来走去。从出生还没两个星期的婴孩，到距死也似乎不过还有两星期的老头老太太；从靴子上还带着英国泥土的农夫，到皮肤上还有英国煤灰的铁匠；似乎各种年龄，各种行当的人都被塞进了那狭小的统舱里了。

扫视那里时，我觉得我看到一个身影很像爱米丽，她正照料着米考伯家的一个孩子，就坐在打开的舱门边。这身影所以让我注意到，是因为另一个身影正与之吻别。当看到一个身影静静地从那纷乱中退出时，我不禁想起了爱妮丝！可是，由于仓促和混乱的氛围，由于我自己的思绪迷离纷乱，我又捕捉不住那个身影了。我只知道，向送行的人通知离船时间已到，我的保姆就在我身边的一只箱子上哭；高米芝太太则在一个穿着黑衣俯着身子的年轻女人帮助下，忙着整理皮果提先生的东西。

“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卫少爷？”他说道。“有什么在我们分别前给拉下的吗？”

“有一件事！”我说道，“马莎！”

他碰碰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年轻女人肩头，于是马莎来到我面前。

“上帝保佑你，你这个好人！”我叫道，“你带她去了！”

她用大哭来替他做了回答。在那种时候，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一个劲地紧握他的手；如果我曾爱过敬过什么人，那么我真正发自内心的爱意和敬意就是给这个人的。

^① 奥斯塔德系荷兰 17 世纪两个兄弟画家。

船上马上就在清人了。我的最大困难仍未消除。我把那已逝的高尚灵魂托我在分别时转告的话告诉了他。他十分感动。可是，当他反过来托我向那不再能听的耳朵转达许多殷勤和痛惜时，我更加感动。

时刻已到。我拥抱了他。然后，我把我那痛哭流涕的保姆挽住，急急离开。在甲板上，我向可怜的米考伯太太告别。直到那时，她仍凄惶地企盼着她的娘家人。她最后告诉我的话是：她决不会抛弃米考伯先生。

我们走下大船，进了我们的小船，然后停在大船附近，看它起航。时值黄昏，安静的夕照满天晖映，而那大船就在我们和晚霞之间逆光而立，它上面的每一根绳索和圆木都清晰可见。那船静卧在红霞晖映的水上，在夕照下生辉，显得那么悲壮又那么凄凉，同时又那么充满希望。聚在船边上的所有人都在那一时摘下帽子，一片沉寂。我从没看过这种场面。

一片沉寂，那只是一时的事。当船帆临风升起时，当船开始移动时，所有小船上突然发出惊天动地的三声欢呼时，而大船上的人接着就叫喊答应，于是此呼彼应，彼呼此应。我听着那喊声，看着帽子和手帕挥舞，那时，我又看见她了——我的心都要迸开了。

那时我看见她了。她在她舅舅身旁，依在他肩头颤抖。他用急切的手指向我们；于是她看见了我们，向我们挥手的最后告别。哦，爱米丽，美丽而软弱的爱米丽，用你那颗受创伤的心去十分信赖他、依恋他吧，他已用他那伟大的爱的全部力量依恋你了！

他们离开人群，相依在甲板上，为玫瑰色的晚照笼罩着；她依偎着他，他扶持着她。庄严地在我们视线中消失。我们上岸时，夜幕已落在肯特的山上，黯然沉重地罩住了我。

第五十八章

去 国

向我袭来压来的是一个漫长黑暗的夜，徘徊不去的是许多希望，许多珍贵的回忆，许多不当或无益的悲痛与悔恨，它们的影子与夜幕一起走来。

我离开了英国。直到那时，我还不知道我要忍受的打击如此之巨大。我抛下所有亲爱的人去了。我满以为我已受过了打击了，那打击已过去了。正如一个在战场上受了重伤的人不知道自己的伤势一样，当我怀着我那欠缺修养的心独自行而去时，对于它不得不承受的创伤还无知无觉。

我并没有很快觉悟，而是一点一点地领悟到的。出国时，我所怀的那寂寞之感不断加深扩大。一开始，我只以为是因为痛失亲人的悲伤和沉痛，我还不能分辨出其它的东西。不知不觉，它变成了和我失去的一切有关——爱情，友谊，兴趣；和一切已被破坏的有关——我最早的信任，我最早的热情，我生活中的一切理想和追求；和残存的一切有关——那是一种对前途只见一片无边黑暗、有如遭劫后的一片荒凉和废墟那样的感受，绝望的感受。

就算我的悲痛是自私的，我也不知道它是这样的。我为我那如此年轻却被从她那美好世界里永劫而去的娃娃妻子哀悼。我为那本可以在像很久以前博得我爱慕钦敬那样博得千万人爱慕钦敬的他哀悼。我为终于在狂暴的大海中找到安息的那颗受伤的心哀悼。我也为那质朴真诚的家中（我童年常在这个家里听海风吹拂）那些漂泊他乡的未亡人哀伤。

终于，我从我陷入的重重悲哀中看不到任何希望之光。我负着我的悲痛云游四方。这时，我感到它的全部重量，我被它压得弯了腰，我心里说，它永远不会减轻了。

当这种绝望达到顶点时，我都认为我要死了。有时，我觉得我宁愿死在家乡；我也真地转身往回走，想尽早到家。可在其它时候，我却从一个城市往另一个城市走，寻找我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并想扔掉我也一样不知道的什么东西。

我无法把我精神上经历的一切痛苦一一追述。当我强迫自己回顾这一切时，有如回顾一个梦，其中许多梦境只能支离破碎地描述。我看到我自己如一做梦的人那样，在外国的城市、宫殿、教堂、寺院、画品、城堡、墓地、千奇百怪的街市等新奇事物中走过；我走在这些贮藏了历史和幻想的古老所在，仍背负着我那痛苦的重担，对在我眼前消失的一切都没有感觉。我心如槁木，只孕育着悲哀；那正是落在我那缺乏修养的心上的黑夜。让我从它以及它那冗长悲惨的梦境中抬起头去张望黎明吧——感谢上帝，我终于这样做到了！

我在心灵上托着这越来越黯的乌云旅行了许多个月。我想出许多莫名其妙的理由阻止我回家而继续在外逗留——我也说不清这些理由了。有时，我心绪烦乱地走过一处又一处，根本不驻下脚来；有时，我在一个地方住很久。无论身在何处，我心中没有任何目标，有如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我来到瑞士。从阿尔卑斯山的那些谷口之一我走出了意大利，然后和一个向导在那些大山中的小径上来回穿行。纵然那可怕的寂静曾与我的心灵交谈过，我也没有感受。从那险峻的高峰和峭壁上，从那轰鸣的湍湍急流和冰雪下的莽莽荒原中，我发现了崇高和神奇；可是，它们教给我的也仅仅如此。

一天傍晚，我在日落之前走下了一个山谷，准备在那里休息。当我沿着山麓上蜿蜒的小路下山时，我看到山谷在远处闪光；这时，我觉得一种久违的对美和静的感受袭来，一种被这安宁唤醒的柔情隐隐在心头升起。我记得，我怀着一种并不完全让人苦恼、也并不让人完全失望的悲哀停下来一次。我记得，当时我几乎希望我的内心深处可以有较好的变化了。

当夕阳像永远缭绕在山谷四周那些远远的山峰上的云朵一样环绕着众山时，我走入了谷地。小村为延入山谷的山麓部分所形成，一片青葱碧绿；在那些柔软的草木之上，黑色的枞树丛像楔子一样伸出雪堆而挡住了崩落的雪。再往上便是一行高于一行的峭壁，灰色的石头，光亮的冰，还有一片片绿茵茵的牧场，所有这一切都渐溶入山顶的白雪。山坡上稀稀落落的小木屋显得孤单，每一个小点就是一个人家，和上面那些巨峰相映，它们小得似乎连玩具都不如。就是谷地中人口集聚的村子也是这样。村庄所在地有一条小溪，它在零乱的石头上滚越而过，喧闹着在树木之间流远。村中有座小桥横溪而立。在那安静的空气中，远处传来一种歌声，那是牧人的歌声；可是，当一片灿烂■丽的晚霞在半山腰飘过时，我却几乎认为那乐音来自云中，决非尘世之音。在这样的一片宁静中，大自然突然对我说话了；它安慰我，使我把我那疲倦的头枕到草上，然后哭了起来——这是朵拉去后我第一次哭。

晚饭前，我看到几分钟前寄到的一包信件，于是我乘晚饭还没准备好便走到村外，想在那里看信。我已好久好久没收到信，也没收到任何邮件。而我离家后也从耐不下性子或有决心写信，只写过些一两行报告平安及报告行踪的短柬。

我拿起这一包。我打开它。是爱妮丝的笔迹。

她很快乐，她是有用的，事情如她希望的那样顺利。她告诉我有关她自己的一切时这么说。其它则全是谈的我。

她没对我做任何劝告；她没把任何义务加于我身；她只以她特有的那种诚挚情感告诉我她是怎样地相信我。她知道（她说）像我这样的性格一定会从痛苦中获益。她知道，磨难和感受会使我的性格升华、变得坚强。她十分相信，由于我所经历的苦难，我会对每一个理想都有更坚定更高尚的追求。那么，为我的名誉而感到骄傲的她，期待我名誉日增的她，也非常肯定地知道我会继续努力不懈。她知道，悲哀在我的心中不是软弱，而一定是力量。由于我童年所忍受的已成全了当时的我，所以更大的忧患也会鼓励我前进，使我比当时的我更完善，所以我要像这些痛苦教导我的那样去教导别人。她把我托付给已招去我那天真爱人的上帝；她永远怀着姐妹一样的诚挚爱我，无论我去什么地方，她的精神都与我相伴，她为我已取得的成就自豪，她更会为我将来的成就而无比自豪。

我把那封信放进我胸前的口袋里，然后回想起一个小时前的样

子！虽然我听到一切声音都正在变弱，虽然我看到安静的晚霞变暗，山谷中一切色彩都黯然，山顶上金色的雪和灰色的天空一起变成遥远的一片，我仍觉得我心中的黑夜正在逝去，它的一切黑暗正变亮。没有任何名词可以表示我对她的爱情。从那以后，她于我就更可爱了。

我把她的信读了许多次。我在就寝前给她写信。我告诉她，我一向都十分迫切地需要她帮助；没有她，我就成不了（根本不可能成为）她想象中的我；既然她鼓励我做一个人那样的人，我一定要试着那样做。

我也果然努力那样去做。再过三个月，我就在悲哀中度过一年了。我打定主意，在那三个月过去之前，我不做任何决定。在那整整三个月里，我住在那个山谷及其附近的一些地方。

三个月过去了，我决定再在国外住一些时间。我便客居在瑞士；因为只要一想到那个夜晚，我就越来越喜爱那个地方了，并试着重新用笔开始工作。

我对爱妮丝给我的指导怀着谦卑之心而无比信赖。我寻找大自然，我的寻找不是徒劳；我在那儿日子曾一度对人类的一切都感到索然而极想逃避，此时又重生起兴趣。没过多久，我在山谷中的朋友几乎就像在雅茅斯的那么多了。当我在入冬前离开去了日内瓦，直到春天再回时，我觉得虽然他们不是用英语讲话，可他们的诚恳问候于我像乡音一样悦耳。

我从早到晚工作，忍耐着，努力着，不停工作。我抱着要把我亲身经历写成小说的目的写作，写好后寄给特拉德尔，他设法在于我十分有利的条件下将其发表；从我偶而遇到的旅游者中，我听说到我的名声已更为大振了。经过一番休息和调整，我又抱着我一向的热切把占据我心头的一种新想法写出来。我的这项工作越进展，我就越觉得它投我心意，于是就更鼓起所有力量投入地写。这是我的第三部小说。这部小说还没写到一半，我在某个时间休息时，突然感到归心似箭。

虽然我刻苦地学习和工作了很长一段日子，但我也养成了剧烈运动的习惯，所以我离开英国时已虚弱的身子也得以完全恢复。我到了许多国家，见到许多新事物，我希望我的知识积累也增加了。

关于在国外的这个时期，我已记起我认为应当在这里要写下的一切——只有一个例外，我所以一直没写到它，并无要掩饰我的想法之意；因为，正像我在其它地方说的那样，这个故事就是我的回忆录。我希望能把我最隐秘的思想活动写下，一直写到完结。现在，我就来写它了。

我也不能很透彻明白地通晓我自己内心秘密，所以我想，如果说我从什么时候起有那光明希望的话，应该把它最早的出现归于爱妮丝。我说不出口，究竟在我陷入悲哀后的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想到，我在轻率的青年时期已抛弃了她那宝贵的爱情。我相信，或许在昔日，当我感到痛失去或痛缺某种我难以真切明白是什么的东西时，我曾听到那远方思想的低语。而这思想以一种新的责备和新的悔恨进入我心中时，正是我如此伤心孤单地被留在这个世界上之时。

如果在那时，我和她在一起的机会多，我一定会因心情软弱和孤独而把这想法流露出来。我当初无奈离开英国时，就有点怕这样。我不忍再失去半点她姐妹一样的感情；我的想法一旦流露出，就一定会使我们之间出现从未有过的生分拘紧了。

我不能忘记，我这时对她给予我的感情已用了我自己的想法来加以看待和培养了。如果她曾用另一种爱情爱过我——我有时想她也有过那样做的机会——那我也已把它扔开了。现在，这爱情已不复存在了。当我们两个都是小孩时，我就总习惯于认为她距我的狂热想法非常遥远。我已把我的热情用在别的对象上了。我本来可以做的事我并没有做；正是我和她本人的那颗高尚的心使爱妮丝在我心中成为那样的人。

当我内心开始了那渐渐发展的变化时，当我更想了解我自己而做一个更好的人时，由于某种模糊的证实，我也委实看到有那么一个我本可以有希望不犯以往错误的时机，我可以有幸到和她结婚。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这朦胧的前景黯淡消失了；不复再现。如果那时她爱过我，那么，我只要想到我对她的信赖，她对我那浮躁的心的了解，她由于成为我朋友和姐妹而必须做的牺牲，以及她已取得的成功，我就只应把她看得更加圣洁。如果她从没爱过我呢，那我又能相信她这时会爱我吗？

和她的恒心和耐心相比时，我常觉得我自己软弱；现在我更觉得如此。无论她觉得我怎么样，或我觉得她怎么样，哪怕我在很久以前也许还勉强可以与她相配，可我已今非昔比了，她也不同了。时机已过了，我错过了那时机，失去了她是我活该。

在这些回顾反思中，我感到很痛苦。这些反思使我苦恼悔恨，这是事实；但我仍清醒地感觉到：既然我在希望尚存时轻率地背弃了那可爱的少女，那么在希望已荡然无存时，我就应当含愧知羞地不再缠绵于对她的思念——每次一想起她，我就这么想，这也是事实。这时，我已不再拼命自欺了。我爱她，我崇拜她；不过，我也深知为时已晚；我们之间那长久的关系不会再有变化了。

以前，我常想到朵拉在那些注定不是磨难我们的岁月中向我含混说到过可能会发生的事。我曾想，为什么我们觉得从未发生过的事竟和已完结的事同样那么真实。她说过的那些让我受到惩罚的年月现在都成了真，就算我们在最早期的可笑举止交往中分手，我遭惩罚的日子也会是真实的日子，只不过稍迟一点开始罢了。我想把我和爱妮丝之间可能有的关系变成一种手段，能使我更克己、更坚定，更能对我自己和我的缺点错误有所觉悟，所以，通过对有可能有的关系反思，我更认为那种关系永远不再可能了。

从我离家到我回家，整整有三个年头，其间在我思想上总萦绕着、沉浮着的就是以上种种矛盾和纷乱。自从移民船启航以来，已过了3年了。也在那日落的同一时刻，也在那同一的地方，我站在载我回家的邮航甲板上，看那玫瑰色的水——也正是我当年看那艘移民船映出倒影的地方。

3年，计算起来很长，但过着时却是一晃就去了。我觉得故乡很可爱，爱妮丝也很可爱——可她不是我的——她永远不会属于我了。她本来可以是我的，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第五十九章

归 国

在一个寒冷的秋夜，我在伦敦登岸了。天色很暗，又下着雨，我在那 2 分钟里见的雾和泥比我在过去 2 年里见到的还要多。我从海关一直走到纪念碑下才找到一辆马车；虽然我觉得那些涨得溢出了的水沟上方那些商店招牌都很像老友，可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些不太清洁的朋友。

过去，我常说——我相信人人都说过——我们离开一个地方时就像给那地方发出了变化的信号。我从车窗朝外看，只见鱼市商街上曾有些百年来未被漆匠、木匠或瓦匠碰一碰的老房子已在我去国期间拆除了；另有一条多年来既不卫生又不方便的邻街也修了水道并被加宽；我甚至想圣保罗教堂也要有点见老了。

我朋友们的命运会有什么变化是我预料之中的。我姨奶奶已重返多佛住下；特拉德尔自我走后就开始经营承办些小小法律业务，他现在住在灰院。在近来的几封信中，他告诉我和那世上最可爱的姑娘在最近结婚并非妄想。

他们估计我在圣诞节前回家，却不料我会这么早就到家。我故意事先不告诉他们，这样我能看到他们惊喜时也感到高兴。不过，由于无人接迎，我只好一个人默默乘车穿过雾气腾腾的街道，我竟不近情理地失望和感到心灰意懒了。

可是，那些灯光温暖的有名气的商店给了我一些安慰；我在灰院咖啡室门前下车时，已感到又有了兴头。初看到这地方时，我记起投宿金十字旅店时那与现在迥异的时代，也记起从那以后我境遇的变化；不过都很自然。

“你知道特拉德尔先生住在院里什么地方吗？”我在咖啡室的火炉边一边烤火，一边问那个侍者。

“何尔本院，先生。二号。”

“特拉德尔先生在律师中声名蒸蒸日上吧，我相信？”

“嗨，先生，”侍者回答道，“他也许是吧，可我个人却并不知道。”

这个瘦弱的中年侍者向一个更有权威的侍者求助。后者是个大块头的老头，挺神气的，生着双下巴，穿着黑裤黑袜。这老头从咖啡室顶头的一个像教堂执事席的地方走出来——他在那里陪着一个钱柜、一本人名录，一张律师名单，还有一些其它的本子和文件。

“特拉德尔先生，”那个瘦瘦的侍者说道，“本院二号。”

那个神气的侍者挥挥手，示意他走开，然后很气派地转向我。

“我在打听，”我说道，“住在本院二号的特拉德尔先生可在律师中声名蒸蒸日上？”

“从没听过这名字，”那侍者用他低沉的沙哑声音答道。

我为特拉德尔感到十分遗憾。

“他一定是个年轻人吧？”那个神气的侍者认真地瞪着我说道，“他进院多久了？”

“不到 3 年。”我说道。

我猜那侍者已在他那教堂执事的席位里住了 40 年了。他不能再就这么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再多说什么了。他问我晚餐想要吃什么。

我实实在在感到我回到英国了，我也的确确为特拉德尔感到失望。他似乎再没希望了。我只点了一点鱼和肉排，就站在火炉旁默默地想着他的默默无闻。

当我的眼光落到那侍者领班身上时，我不禁想，逐渐使他开成这么一朵花的花园准是个晦气重重的地方，那个地方弥漫着陈见，固执、守旧、刻板和老朽的气息。我朝那房间看看，无疑，它那铺了沙的地板还是在那领班做小孩时——虽然他是否也有过做小孩的时候还让人怀疑——那样铺的沙，我看到那张光亮亮的桌子，我能看见在那老桃花心木的澄净深处反映出我自己；我看到那些被装饰擦洗得无可挑剔的灯；我看到那纯铜柱旁遮掩厢座的整洁而又舒适的绿帷帘；我看到那两个火光熊熊的大火炉；我看到那一系列列粗粗大大的注酒器，它们就像知道它们下面是一桶桶昂贵的陈年红葡萄酒一样；我觉得英格兰和法律这两者都难以被征服似的。我上楼，去卧室换下我的湿衣，那镶壁板旧房间的宽大（我记得那房间俯临通到院内的拱道），那回柱床的庄严，那衣柜的阴沉，似乎都联合起来向特拉德尔或向任何这类勇敢的青年的命运严厉地皱着眉。我又下楼用晚餐；就连那里上菜上饭的从容不迫，那地方的安静有序——那里客人不多，因为漫漫长假还没过完——都足以说明特拉德尔的大胆狂妄，也说明在今后 20 年内他生活的希望之渺茫。

自从我出国以来，我就没见过这类的东西了。眼前这一切着实让我对朋友怀的一腔希望化成了冷烟。侍者领班已经很厌倦我了。他不再接近我，而一心伺候一个戴着长长裹腿的上年纪的绅士。那一品脱特种红葡萄酒就像自己从酒窖里走出的一样来给他喝，因为他根本就没点过它。那个二号侍者小声告诉我说，这位老先生是住在方场的一个退休立券律师。据推测，他将把他那一大笔财产留他洗衣妇的女儿；据传闻，他柜子里有一套餐具，都放在那里生了锈。不过，从没人在他家看到过任何多余的勺子或叉子。这时，我真地觉得特拉德尔山穷水尽了，我断定他永无出头之日了。

不过，因为急于见我可爱的老朋友，我便以那领班会看不起的样子匆匆忙忙用完晚餐，然后从后门跑了去。很快我就到了院里的二号，我从门柱上的号牌得知特拉德尔住在顶楼的一排房子里。我上了楼梯，发现那楼梯破旧，在每一段楼梯顶头点着一盏大灯罩小油灯，灯火在那脏兮兮的玻璃牢房里微弱欲熄。

磕磕碰碰上楼时，我觉得听到了一阵欢快的笑声。这不是一个辩护人或律师发出的笑声，也不是辩护人的文书或律师的文书发出的笑声，却是两三个快乐的女孩发出的笑声。可是，当我站住听时，我的脚不巧踩空，踏进灰院荣誉学会缺掉了一块而未补上的地板洞里，于是咕咚一下我摔倒在地。等我爬起来时，又是一片悄然了。

以后的路上我更小心地摸索。当我发现写着“特拉德尔先生”字样的门在那儿大开着时，我的心跳得好厉害。我敲门。里面响起很大的响动，却没人应门。我只好再次敲门。

一个半听差半文书模样挺锋芒毕露的小伙子出来了。他气喘吁吁的，却瞪着我，好像是要我用法律来证明我的身份那样。

“特拉德尔先生在里面吗。”我说道。

“是的，先生。可他正忙着。”

“我要见他。”

把我打量了一会后，那锋芒毕露的小伙子决定放我进去，便把门开得更大一些，请我先进一个过厅，再走进一间小小的休息室。在那休息室里，我见到桌旁坐着头俯在文件上的我的老朋友，他也气喘吁吁的。

“好上帝啊！”特拉德尔抬起头后叫道，“原来是科波菲尔！”于是他一下扑进我怀里，我便把他紧紧抱住。

“一切都好吧，我亲爱的特拉德尔？”

“一切都好，我亲爱的、亲爱的科波菲尔，只有好消息呢！”

我们两个都高兴得哭了起来。

“我亲爱的朋友，”特拉德尔激动得乱抓头发地说道，他实在不该抓头发的，因为那已经够乱了，“我最亲爱的科波菲尔，我久不相见的最受欢迎的朋友，见了你我有多高兴啊！我晒得多黑！我多么高兴！我发誓，我还从没这么快活过呢，我亲爱的科波菲尔，从没有过！”

我也同样无法表达我的感情。一开始，我连话也说不出。

“我亲爱的朋友！”特拉德尔说道，“你已经那么有名气了！我光荣的科波菲尔！天啊，你什么时候来的，你从什么地方来的，你一直在干什么？”

特拉德尔把我抱进了火炉边的一把椅子上，然后仍不容我能回答他一字半语，就不停地用一只手拨火，一边用另一只手扯我的围巾——原来他把围巾当成外套了。他还没放下火钳，就又拥抱我；我也拥抱他，两个人都笑得擦起眼睛才坐下，然后又隔着火炉握手。

“没想到，”特拉德尔说道，“你会这么早就回，却没赶上出席典礼！”

“什么礼呀，我亲爱的特拉德尔？”

“天啊！”特拉德尔还和过去一样把眼睛瞪得大大地那样叫道，“你没收到我上一封信吗？”

“如果是说到什么典礼的话，我当然没收到。”

“嘿，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特拉德尔用双手拉直他的头发，然后又把手放到我膝盖上说道，“我结婚了！”

“结婚了？”我愉快地叫道。

“啊，是的！”特拉德尔说道，“——是由哈雷斯牧师主的礼——和苏菲结婚——就在德文郡。嘿，我亲爱的朋友，她就在窗帘后面呢！看呀！”

那个世上最可爱的姑娘立刻就从她躲着的地方笑红着脸儿走了出来，我见了大吃一惊。我相信（我也不能不当时就这么说），这世界上再没比她更愉快、更和善、更诚恳、更高兴、更亮丽的新娘了。我像老朋友一样亲她，诚心诚意地祝他们快乐。

“天啊，”特拉德尔说道，“这团聚多让人欢天喜地！你变得很黑了！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天哪，我真有多高兴哪！”

“我也一样。”我说道。

“我相信我也一样！”红着脸在笑的苏菲说道。

“我们大家要多快乐就多快乐！”特拉德尔说道。“连那些女孩也

好快乐。天哪，我得承认我把她们给忘了！”

“忘了？”我说道。

“那些女孩们，”特拉德尔说道，“苏菲的姐妹。她们和我们住在一起。她们来看看伦敦的世面。事实是，当——在楼梯上摔倒的是你吗，科波菲尔？”

“是呀。”我笑着说。

“那么，得，你在楼梯上摔倒时，”特拉德尔说道，“我正和那些女孩们在玩儿。实际上，我们在玩‘抢椅子’的游戏，可这在西敏寺厅就不行了，再加上万一顾客看到她们这样也会觉得不体面，所以她们跑开了。无疑，她们现在正听着呢，”特拉德尔看着另一间屋的门说道。

“对不起，”我又笑了起来，“由我竟引起这么一场惊慌。”

“我敢肯定，”特拉德尔很开心地接着说道，“如果你看到她们在你敲门后跑走，又跑回来捡从她们头发上跌下的梳子，再很疯颠颠的样子跑开，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我的爱人，你可以把那些女孩带来吗？”

苏菲轻快地跑开了，接着传来她在隔壁房间引起一阵轰笑。

“真像音乐，是不是，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特拉德尔说道，“听起来真悦耳。的确给这些上年纪的房间添了些生气。这对一个一直不幸孤零零生活着的单身汉来说实在太美妙了，你知道的。这太迷人了。可怜的女孩，她们因为苏菲出嫁已遭受了很大损失——我向你担保，科波菲尔，苏菲是，而且一向就是，最可爱的女孩！——看到她们这么快活，我就说不出的满足了。和女孩们打交道非常叫人快乐，科波菲尔。虽然这么做不太合体统，但的确叫人快乐。”

他有些口吃，我知道这是因为好心肠的他怕我听了他说的而不快。我十分恳切地表示我同意他说的，我的态度显然使他大大放心并欢天喜地。

“可是，”特拉德尔说道，“我们的家庭布置嘛，说实话，很不像样，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就连苏菲在这里住也是不合规矩的。可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住呀。我们已经上了一艘小艇驶向大海了，可我们做好了苦熬下去的准备。苏菲是个了不起的实干家！那些女孩做的安排会叫你吃惊。我相信我可一点也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安排的。”

“许多女孩和你们住在一起？”我问道。

“最大的，就是那个美人，住在这里，”特拉德尔压低了声音很神秘地说道，“叫卡萝琳。萨拉也在这儿——就是我对你说过的那个脊梁有毛病的，你知道，大有好转了！还有由苏菲教育的那两个最小的也和我们住在一起。路易莎也在这里。”

“真的！”我叫道。

“是呀！”特拉德尔说道，“喏，整套——我指的是房间——只有三间房，可是苏菲用最奇妙的方法安顿下那些女孩，她们睡得多舒服就有多舒服。三个在那间房，”特拉德尔边说边指着。“两个在那里。”

我不禁向四下打量，想找出留给特拉德尔先生和他太太的空间。特拉德尔明白了我的意思。

“嘿！”特拉德尔说道，“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们做好了苦熬下去的准备，上个星期，我们就在这儿的地板上铺了一张临时的床。不过，楼顶上有一个小房间——一个很可爱的小房间，上去的时候就知道

了——是苏菲一个人把它用纸糊好的，她想给我个惊喜，那目前就是我们的卧室了。那真是个美妙无比的吉卜赛人小屋。从那里看到的风景还不少呢！”

“你终于幸福地结婚了，我亲爱的特拉德尔！”我说道，“我多高兴啊！”

“谢谢你，我亲爱的科波菲尔，”我们再次握手，特拉德尔说道，“是啊，我真是要多幸福就有多幸福了。你的老朋友在那儿了，你看，”特拉德尔得意地向那个花盆和花盆架点点头道；“那张云石面的桌子也在那儿了，其它一切家俱都是朴素而实用的，你看得出。至于金银器具，天哪，我们连个茶匙都没有呢。”

“一切都要用工作来换得。”我愉快地说。

“的确如此，”特拉德尔答道，“一切都要用工作来换取。我们当然有茶匙这一类的东西，因为我们要搅和我们的茶呀。不过都是不列颠金^①制的罢了。”

“等有银的时就会觉得更光彩照人了。”我说道。

“你说得真对！”特拉德尔说道，“你知道，我亲爱的科波菲尔，”他又压低了声音，“当我发表了某被告吉普斯控告某维格齐尔案的论点后^①——这对我的业务大有好处——我就去德文郡，私下和哈雷斯牧师做了一番很严肃的谈判。我不厌其详地说苏菲——我向你担保，科波菲尔，她是最可爱的女孩——”

“我相信，她是的！”我说道。

“当然，她是的！”特拉德尔说道，“可是，我怕我说离了题。我提起了哈雷斯牧师吗？”

“你说你不厌其详地说——”

“不错！我不厌其详地说，苏菲和我已订婚很久了，苏菲得到她父母的许可，愿意在我们目前不列颠金的基础上，”特拉德尔和从前一样坦诚地微笑着说道，“嫁给我。这很好。于是，我向哈雷斯牧师——他是最出色的教牧人员，科波菲尔，应该做主教；至少也该生活得富足而不遭贫困——我向他提出，如果我有转机，每年可以收入 250 镑；如果我明年有这个把握，或能比这更好；如果我有能力安置下这样一个小地方，那么在那种情形下，苏菲和我就应该结婚了。我大胆地说，我们已经忍了很多很多年；苏菲在家当然很有用，可是不应因为她深情的父母而不能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你明白吧？”

“当然不应该。”我说道。

“你这么想真让我高兴，科波菲尔，”特拉德尔接着说道，“因为，我一点也不怪哈雷斯牧师，我相信，父母、兄弟或这类手足，有时在这种问题上自私的。是呀！我还声明，我最热诚的愿望就是为那个家庭效劳；如果我发达了，如果他有什么不测——我指的是哈雷斯牧师——”

“我懂得。”我说道。

“——或是克鲁勒太太有什么不测——我十分愿意照料那些女孩。他用非常令人赞许的态度回答了我，并允诺去负责取得克鲁勒太太对这

^① 一种锡铜铝的合金。

^① 虚拟的名字，这在法律界过去常用来表示某人，有如中国人称张三、李四。

事同意，这使我好不高兴。他们和她争论得很厉害。于是，由她的腿升至她的胸，再升至她的头——”

“什么东西升呀？”我问道。

“她的痛苦，”特拉德尔一脸严肃地答道，“她全部的真情。像我以前讲过的那样，她是个很卓越不凡的女士，可惜她的双腿失去了作用。无论发生了什么令她苦恼的事，总会停留在她的两条腿里；可是这一次却升到她的胸腔，再升到她的头部了，简而言之，以最可怕的方式扩展到她的全身。不过，他们用不减的热情殷勤来照顾她，直到她平安度过。到昨天为止，我们就结婚整整六个星期了。当我看到那一家人痛哭得晕了而朝四面八方倒下时，你想不出我觉得自己多罪大恶极！克鲁勒太太在我们离开之前不能见我，也不肯饶恕我，因为我夺去了她的孩子——可她是个好人，后来就原谅我了。就在今天早上，我还收到她的一封友好的信呢！”

“总而言之，我亲爱的朋友，”我说道，“你认为你应当感到幸福！”

“哦！这是你的偏心！”特拉德尔大笑起来。“不过，我的确是处于让人妒忌的状态中。我努力工作，孜孜不倦攻读法律。每天早晨，我5点就起床，一点也不以此为苦。白天，我把那些女孩藏起来，晚上，我就和她们开心地玩。相信我说的，我的确很难过，因为她们星期二就要回家去了，而那第二天就要开始过圣麦克节了。女孩们来了！”特拉德尔不再密谈，而是提高声音说道，“科波菲尔先生，克鲁勒小姐——萨拉小姐——路易莎小姐——玛格丽特和露西！”

她们真是一束完美娇好的玫瑰。她们一个个那么健康，那么富于朝气。她们都很好看，卡萝琳小姐是漂亮的，不过苏菲的愉快容颜中含有一种更宜室宜家的温暖气质，那比漂亮更好。这也使我相信，我朋友是选对了。我们都在火炉边坐下，那个锋芒毕露的小伙子把文件从桌上收拾开——我这时才知道，刚才是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把文件摆到桌上——再取来茶具。然后，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回家去过夜了。主妇特拉德尔太太的眼里闪着愉快宁静的光，她预备好茶后，就在火炉边一个角落里静静坐下烤起了面包。

她在烤面包时告诉我，说她见过爱妮丝了。“汤姆”带她去肯特郡作蜜月旅行时，她又在那里见到了我姨奶奶。我姨奶奶和爱妮丝都很好，她们一起谈话时没谈别的，只谈到我。她的确相信，在我去国外的这段日子，“汤姆”就从未忘记我片刻。在一切问题上，“汤姆”是最高权威。显然，“汤姆”是她生活中的偶像，无论发生什么变乱，他的宝座总不会动摇；无论她遭遇到什么，她也永远都会对他无保留地信仰，无保留地膜拜。

她和德拉特尔对那个美人儿表示的尊敬让我见了很开心。我不知道我是否真认为这样做很合理，可我认为这样让大家愉快，这本来就是他们天性的一部分。假如特拉德尔有时也很想有那尚待用工作换取的金银茶匙时，无疑，那他正在把茶递给美人儿。假如他那好脾气的太太也会说出什么不同意哪位见解的话，我相信那只不过她认为自己是那美人儿的妹妹而已。从那美人儿身上，我发现一些任性和被宠坏了的小动作，可显然在特拉德尔和他太太看来，那是她天生的权利和与生俱来的天赋了。如果她是生成的蜂王，那他们就是生成的工蜂，而且他们对此非常

非常满足。

他们那种忘我的样子让我看得着迷。他们为那些女孩而骄傲，对她们的一切怪诞想法都言听计从，我觉得他们讨人喜欢的可贵之处因此又得到了些小小证实。一个小时里就约摸至少十二次，特拉德尔被这个或那个大姨小姨叫做亲爱的，求他把什么东西拿来，或把什么东西拿去，或把什么东西拿上，或把什么东西拿下，或去找什么东西，或去取什么东西来。他则每一次都服服帖帖地听从。没有苏菲，她们好像什么也做不了。某位的头发散了，只有苏菲可以挽起来。某位忘了一支很特殊的曲子，只有苏菲能哼出来。某人想起德文的一个地名，只有苏菲能知道。某人有什么事要写信告诉家里，只有靠苏菲在吃早饭前写。某人的编织手工出了毛病，只有苏菲可以加以改正。在那里，她们是真正的主子，苏菲和特拉德尔悉心伺候她们。以前苏菲照顾过多少孩子，我想象不出来，反正她好像因为能用英语唱各种给孩子听的歌而有名气一样；她按她们所愿用世上最清晰的声音小声唱出成打的歌曲（每一个姐妹提出一个调，然后一般都由那美人儿定调），于是让我着了迷。最美好的是，尽管不断提出要求。但众姐妹对苏菲和特拉德尔都怀有非常多的爱心和敬意。我起身告辞，特拉德尔准备把我送到咖啡馆去，那时我坚信，我从没看到过一个长一头硬头发或别种头发的脑袋滚过来滚过去地由人亲吻呢。

总之，向特拉德尔道了晚安后，我回到旅馆，在那儿我把那场面回味了好久。就算我看到那老朽的灰院顶层开了一千朵玫瑰，也不可能比得上我见过的那场面的一半令那儿增辉。想到在身处那枯燥的法律文件代办所和律师事务所中间的德文郡女孩，想到在吸墨粉、羊皮纸、卷尺、浆糊、墨水瓶、便笺、稿纸、法律报告、条令状、布告、诉讼费计算书中的茶、烤面包和童谣，那些能说话的鸟、会唱歌的树和金黄色的水都被带进了灰院。不知怎的，我和特拉德尔别后回到下榻处时，不再为他失望了。我开始想，无论英国的侍者领班怎么看，他还是会一帆风顺，前途无量的。

我把椅子拖到咖啡室火炉中的一个的旁边，静静想他的情况。我渐渐从考虑他的幸福，不觉转至细观火中景象。看着那些煤块迸裂变形时，我不禁想起我一生所经的重大起伏和别离。自从3年前离开英国后，我就再没见到煤火了；可我看到过许多木柴的火，当木柴成为灰烬而与炉底上的灰堆混为一体时，我也常在低落的情绪中想到我真想自己能死去。

这时，我可以认真但并非痛苦地回想过去了；也可以心怀勇气默想未来了。家，就其最好的意义来说，于我已是虚无了。我本应将更深的爱情倾注到她身上，我却称她为我的妹妹。她会结婚，会有新人占据她的爱情；而在她那样做时，她将永远不知道已在我心中成长的那份对她的爱情。这是公道的，我应该为我那鲁莽感情的过失付出代价。我所收获的正是我播种的。

我正在想，在这一点上来说，我的心是否已得到真正的训练，我不能坚定地忍耐，在她的家里平静地守持她过去在我家平静守持的地位——就在这时，我发现我的目光落在一张脸上。这张脸好像由我对早年生活的记忆而产生的联想那样。从炉火里腾起似的。

矮小的齐力普先生，我在本书最早的一章提起我受过他照顾的那个医生，正坐在对角的一处阴影里读报。他这时也老了；不过，因为他是一个温和谦卑而又安静的小个儿，并不太见老，所以我觉得他那时的样子还和当年他坐在我们客厅里等我出生时的样子一模一样。

齐力普先生是7年前离开布兰德斯通，从那时起，我就再没见过他。他头偏向一边平静地坐在那里，身旁放了一杯热的尼加斯葡萄酒。他的态度那样谦虚至极，似乎要向报纸道歉，因为他竟斗胆读了它。

我走到他坐的地方说道：“你好吗，齐力普先生？”

对于出自陌生人意想不到的问候，他非常不安。他慢条斯理地答道，“我谢谢你，先生，你太好了。谢谢你，先生。我希望你好。”

“你不记得我了吗？”我说道。

“嘿，先生，”齐力普先生很谦恭地笑着打量我，一面摇着头。“我有点印象。我觉得你有一点面熟，先生，可我实在想不起你的尊姓大名。”

“可是，在我知道那个姓名很久以前，你就知道它了，”我接过去说道。

“真的吗，先生？”齐力普先生说道，“难道我有幸，先生，接过去——？”

“是呀，”我说道。

“天哪！”齐力普先生叫道。“可是，毫无疑问，从那以后，你变了很多吧，先生？”

“大概如此，”我说道。

“得，先生，”齐力普先生说道，“如果我不得不向你请教尊姓大名，希望你能原谅我吧？”

我把我的姓名告诉了他，他非常感动。他很郑重地和我握手——于他这动作可不寻常，因为他平时总只把那有点温意的小鱼刀似的手伸出离臀部只一两寸的地方，如果被别人握着，他就表现得很紧张不安（但就是这次，他一能把手抽回，也立刻把手插进衣服口袋里去）。直到他的手抽回，他才真定下心一样。

“天哪，先生！”齐力普先生把头歪向一边端详着我，并说道，“原来是科波菲尔先生，是吗？哦，先生，我相信，如果我刚才能看你更仔细些，我应该认出你。你和你那可怜的父亲十分相像呢，先生。”

“可我没有能看见自己父亲的幸福。”我说道。

“当然，先生，”齐力普先生用一种令人感到安慰的口气说道，“无论如何，这是令人伤感的！在我们那地方，先生，”齐力普先生又缓缓摇晃他那小脑袋说道，“人们对你的名声也不是不知晓的。这里一定很紧张了，先生，”齐力普先生用食指敲敲他的前额说道，“你一定认为这工作很辛苦吧，先生！”

“现在，你们那个地方是哪儿？”我在他不远处坐下后问他道。

“我住在柏里·圣爱德蒙一带，先生，”齐力普先生说道，“齐力普太太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那一带的一点产业，我就在那里领了个行医开业执照。我在那里过得很好，你知道了也一定很高兴。我的女儿现在长成高挑的大姑娘了，先生，”齐力普先生又摇晃了他的小脑袋一下。

“她的母亲上星期才放下她长裙的两个横拆呢。时间就是这样的，你知道了，先生！”

当这个小人儿发表这番感想时，他把已喝干的酒杯放到唇边，于是我提议他再把杯斟满，我要再点一杯酒来陪他慢饮。“嘿，先生，”他用他那不紧不慢的口气说道，“那可超过我的酒量了；可我不能放弃和你谈话的乐趣。我照顾你出疹子好像还是昨天的事呢。你恢复得很让人满意，先生！”

对他这番恭维我表示感谢，然后我点了尼加斯酒。很快酒就送上来了。“实在太客气了！”齐力普先生边调酒边说道，“可我无法抗拒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你没有孩子吗，先生？”

我摇摇头。

“我听说你几年前丧偶，先生，”齐力普先生说道，“我是从你继父的姐姐那儿听说的。她在那儿可是个坚定的人物吧，先生？”

“哈，是的，”我说道，“很坚定，你在哪儿看到她的，齐力普先生？”

“你不知道吧，先生，”齐力普先生仍一脸平静的微笑，“你的继父又成了我的邻居了。”

“我不知道。”我说道。

“是的，先生！”齐力普先生说道，“他娶了那乡下一个相当有财产的年轻女士，可怜的人呀。——像现在这么动脑子，先生，你不觉得累吗？”齐力普先生像一只可爱的知更鸟那样看着我说道。

我把那问题置于一边，又问到默德斯通姐弟。“我听说他又结过婚了。你去他们家出诊过吗？”我问道。

“不常去，我被请去过。”他回答说。“默德斯通先生和他姐姐两人的骨相在和坚定个性有关的那一方面太发达了，先生。”

我的表情那么果决，再加上尼加斯酒，便使齐力普先生也勇敢起来了。他微微摇摇头，然后若有所思地叫道，“啊，天哪，我们记起了旧日子，科波菲尔先生！”

“那姐弟俩又在故伎重演、故辙复蹈，是吧？”我说道。

“嘿，先生，”齐力普先生说道，“一个行医者时常出入于病家，除了与他职业有关的，他都应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我必须说，他们是很严厉的，先生，无论对生，还是对来世，都如此。”

“来世的事可不会由他们来支配了，我相信，”我接着说道，“他们对今生又在干什么呢？”

齐力普先生一边摇头一边调酒，然后一点一点地饮。

“她是个可爱的女人啊，先生！”他神情悲哀地说道。

“现在的默德斯通太太？”

“当然是个可爱的女人，先生，”齐力普先生说道：“我相信，她要多和气就有多和气！齐力普太太的看法是，她自结婚以来就在精神方面完全被挫败，几乎成了一个严重抑郁症患者。女人们，”齐力普先生怯生生地说，“都是很了不起的观察家呀，先生。”

“我相信他们是要把她硬塞进他们那可恶的模具里去，上帝救救她吧！”我说道，“她已经被塞进去了。”

“嘿，先生，老实说，一开始还争论得很凶，”齐力普先生说道，“可她现在完全只是个影子了。如果我私下对你说，自从那个姐姐来帮忙以后，那姐弟俩几乎把她整治成了个白痴，这是不是太过份了？”

我告诉他，说我很相信他的话。

“这里没有外人，先生，”齐力普先生又借一口尼加斯酒壮着胆说道，“我毫不犹豫地，她母亲就为这死的——默德斯通太太被那粗暴专横、阴郁忧愁逼得快成了白痴。结婚以前，她是活泼的姑娘，先生，她被他们的阴森和苛求给活生生毁掉了。现在，他们和她一起出门，不像丈夫和大姑子，却像是她的看守呢。这是上个星期齐力普太太对我说的。我敢担保，先生，女人们是了不起的观察家。齐力普太太本人就是个了不起的观察家！”

“他还阴险地假装虔诚吗？”我问道，并把虔诚一词和他们联想到一起而害臊。

“你说对了，先生，”齐力普先生说道，由于不习惯喝那么多酒他的眼皮也变得很红了，“齐力普太太有一句话说得真是一矢中的呀。齐力普太太说，”他非常平静、非常缓慢地说，“默德斯通先生立起了自己的偶像，把它称为‘神圣的天性，’这让我好不吃惊。我敢担保，齐力普太太说这话时，你可以用一支笔的羽毛把我打倒在地平趴下来。女人们是了不起的观察家呀，先生。”

“而且天生的。”我说道，这使他大为开心。

“我的观点得到如此支持，我很高兴，先生，”他接过去说道，“我敢担保，我不经常就非医学的问题发表意见。默德斯通先生有时公开发表演说，据——简而言之，先生，据齐力普太太说——他近来越来越专横，越来越像个霸王，他的主张也越来越残酷了。”

“我相信齐力普太太是非常正确的。”我说道。

“齐力普太太甚至说，”这位最谦虚的人受了很大鼓励又说道，“被那类人错当成他们的宗教的那种东西，不过是他们的坏脾气和傲慢性格的表现方式罢了。我必须说，先生，”他把头柔顺地歪向一边，继续说道，“我不能为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在《新约全书》中找出任何支持，你知道吗？”

“我也从没找到过。”我说道。“同时，先生，”齐力普先生说道，“他们很不得人心；因为他们动辄诅咒不喜欢他们的人去下地狱，我们附近下地狱的人就该太多了！不过，据齐力普太太说，先生，他们也受到不断的惩罚；因为他们转向自己内部，他们靠他们自己的心来生活，而他们自己的心是很有害的食物，喏，先生，谈谈你那个脑子吧，如果你允许我再回到这个问题上的话。你没使你的脑子太紧张吗，先生？”

由于齐力普先生自己脑子很紧张，又喝了许多尼加斯酒，所以我不费力气就把他的注意力从这问题转到他自己身上了。在以后的半个小时里，他滔滔不绝地谈他自己的事。从他所谈的话里，我得知他这种时候上灰院咖啡室，乃为对一个疯狂鉴定委员会证明一个因过度饮酒而发疯的病人的精神状况。

“我敢保证，先生，”他说道，“在那种情况下，我很神经衰弱。我受不了威吓，先生。威吓让我失去勇气。你出生的那一夜，那位可怕的小姐所做所为使我很久才复原呢，你知道吗，科波菲尔先生？”

我告诉他，我明天一早就要去看我的姨奶奶——就是我出生那天晚上那条可怕的龙；我还告诉他，她实在是最热情、最优秀的女人之一，如果他多了解她一点就会知道了。仅仅提到他再和她相见的可能性就似

乎足以让他惊慌了。他苍白无力地淡淡一笑答道：“她真是这样吗，先生？真的吗？”然后，他马上就要了一支蜡烛，去就寝了，好像他在任何别的地方都觉得不大安全一样。并不是尼加斯酒使他脚步有些踉跄，不过，他会觉得他那平静的小脉搏已每分钟多跳了两三下。那是自我、姨奶奶失望的那个重要夜间以后，——也就是我姨奶奶用帽子打他那时起——就这样了。

由于十分疲乏，我也在半夜就睡了。第二天一天是在去多佛的马车上过的。当我姨奶奶正在喝茶时，我平平安安地冲进了她的老客厅。她（这时已戴眼镜了），狄克先生，还有亲爱的皮果提（这时已在这里做管家了），都张开胳膊用欢喜的眼泪迎接我。我们开始安安静静谈话时，我报告说我碰见了齐力普先生，他对我姨奶奶怀有非常恐怖的记忆，这使她觉得很有趣。她和皮果提两人把我那可怜母亲的后夫和那个“默德灵姐姐”谈了很多。我相信，我姨奶奶决不肯用任何教名或姓氏来称那位小姐。

第六十章

爱妮丝

屋里只剩下姨奶奶和我以后，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已移居海外的人每次来信都怎样愉快并满怀希望；米考伯先生怎样已寄回一笔笔小数额的钱以偿还“金钱的债务”——他过去怎样像在男子汉和男子汉之间那样严格办事样借下的债；珍妮怎样在我姨奶奶回多佛后又来伺候她，并实行那排斥男性的主义而和一个生意不错的酒店老板结了婚；我姨奶奶怎样表示对那伟大的主张表示认可而帮助和教导那新娘，还亲自参加了那场婚礼；这些都是我们所谈到的——我也早从我过去收到的许多信中知道了。当然，我们不会忘记狄克先生。我姨奶奶告诉我，他曾不断抄写他能得到的一切东西，并借这一工作而把查理王一世放到了一边。他是自由而快乐的了，不再感到生活的乏味，这又怎样成为她一生的主要快乐和收获之一；还有除了她，没有别人能充分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仍被当作一个全新的总结。

“特洛，你什么时候，”当我们像原先那样在火炉前坐下时，姨奶奶拍拍我的手背说道，“你什么时候去坎特伯雷呀？”

“如果你不和我一起去，姨奶奶，我就明天早上骑马去。你去吗？”

“不！”我姨奶奶用她那种简捷明了的方式说道，“我不想去别的地方。”

那我就骑马去，我说。如果我不是迫切想看到她而是要看别的人，我今天就不会经过坎特伯雷而不在那儿留下了。

她听了我的话很开心，不过她说道：“得了，特洛，我的老骨头准能留到明天呢！”见我又在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盯着火时，她又拍拍我的手。

我所以若有所思，因为我不能不在回到这里时而且挨爱妮丝这么近时而不感到那久已揪心的悔愧。这悔愧使我领悟到早年我不曾学到的东西，也许它已减轻了许多，但仍然是悔愧。“哦，特洛，”我好像又听到姨奶奶那样说，我现在也比较要更为了解她了——“盲目，盲目，盲目！”

我们两个都沉默了几分钟。当我抬起眼睛时，我发现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也许，她已看出我的心思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心思虽然曾是狂热的，现在却比较容易被猜度的了。

“你会发现，她父亲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我姨奶奶说道，“可在各方面来说，他比过去更好了——他成了一个自新的人。你也会发现，他现在不再用他唯一的狭小尺度来衡量其他人的趣味，欢乐和忧伤了。相信我，孩子，当那一切被那样衡量着；一定会缩小许多呢。”

“当然，一定缩小了。”我说道。

“你会发现，她，”我姨奶奶继续说道，“还一如既往地善良、美丽、诚恳、无私。如果我知道有更高的称许之词，特洛，我一定用来形容她。”

对她怎么称赞也不会过份；对我怎么责备也不会过头。哦，我偏离正途多远了呀！

“如果她把她周围的女孩调教得像她自己那样，”我姨奶奶噙着泪花诚恳地说道，“哦，上帝知道，她就没白白活这一生了！有用和快乐，正像她当日说过的！她怎么会没有用和不快乐呢！”

“爱妮丝有没有——”我自言自语道。

“嘿！嘿！有没有什么呀？”我姨奶奶很尖锐地说道。

“有没有爱人。”我说道。

“二十个呢，”我姨奶奶怀着一种愤怒的骄傲叫道，“自你去后，我亲爱的，她完全可以结二十次婚呢！”

“没有疑问，”我说道，“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她有没有配得上她的爱人呢？爱妮丝不会看中配不上她的人呀。”

我姨奶奶手托着下巴沉思了一会儿。她慢慢抬起眼皮看着我说道：

“我怀疑她有一个心上人，特洛。”

“一个有出息的人？”我说道。

“特洛，”我姨奶奶很严肃地说道，“我不能说。我连把这话告诉你的权利都没有。她从来没对我说过，只不过我自己这么猜罢了。”

她看着我，那么关切，那么注意，我甚至发现她在颤抖了。这时，我觉察到她对我最近的心思非常留心。在那许多个日日夜夜，我内心反复冲突后所下的决心这时更坚定了。

“如果是那样，”我开始说道，“我希望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样，”我姨奶奶赶紧说道，“你不应该受我怀疑之心的影响。你应当把我的猜测放在心底。也许，我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的。我不该说出来。”

“如果是那样，”我重复道，“爱妮丝会在她认为适当的时候告诉我的。我对其坦诚公布过那么多秘密的妹妹，姨奶奶，是不会觉得难于向我后齿的。”

姨奶奶的目光像当初转向我时那么缓缓收回。她沉思着用手捂住她的眼，慢慢地将另一只手放在我肩头。我们就这样坐在那里回首往事。一直到我们分手就寝，我们都没再说任何话。

一清早，我骑马去我过去上学的地方。虽然我抱着战胜自己的决心，但想到马上就要又见到她了，我不能说我是很轻松的。

记得很清楚的地方很快就游览过了，我便来到那里每块石头于我都是一篇儿童故事的安静街道。我步行到那老住宅前，却又走开，因为我心情太激动了而无法走进去。我终于回来了。我经过那里时，朝曾先为尤来亚、后为米考伯先生坐着的那圆室的矮窗里张望。我看到这房间已改成一个小客厅了，事务所已没有了。除此以外，那安静地老宅仍和我当年首次见到它时一样清洁整齐。我请接待我的新女仆转告威克费尔德小姐，说一位海外朋友差遣来问候她的人到了。我被带着走上那光线幽暗的楼梯，并被提醒要留心这楼梯——我早已熟悉的楼梯——然后就到了那没有任何变化的客厅。在架子上放着爱妮丝和我当年读过的书，我过去很多夜里坐在其旁做功课的那书桌还摆在老地方。希普母子曾硬加在那里的一些变化又都消失了，一切都是原样了。一切都和在快乐岁月里的一样。

我站在窗前，看那古老街道对面的住房，回忆起我刚到时是怎样在阴雨的下午张望着它们，回忆我怎样总猜测不时在窗口出现的人，并用

目光追随他们上下楼梯；那时女人总穿着木鞋呱呱嗒嗒地走过人行道，让人发闷的雨斜斜落下，从对面的喷水口泄出，然后流到大路上；我记起在那阴雨的夜晚，当无家可归的人们用棍子挑起行李放到肩头，蹒跚而过时，我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观察他们，仍和那时一样，我觉得街上弥漫着湿土、湿树叶、湿棘藜的气味，还觉到有在我那困苦旅行中吹到我身上的风。

镶板壁的墙上那扇小门开了，我吃了一惊地转过身来。她向我走过来，她美好明净的眼光与我的相遇。她站住了，把手放在她胸前。我把她搂到怀中。

“爱妮丝，我亲爱的姑娘！我来得太突然了！”

“不，不！看到你，我很高兴，特洛伍德！”

“亲爱的爱妮丝，又见到了你，我多幸福呀！”

我紧紧搂住她。有一会儿，我们俩都没说话。然后我们并肩坐下；她天使般的脸转向了我，她那欢迎的表情正是我整年整年无论是睡梦里还是醒来都在我心头想往的。

她那么诚实，那么美丽，那么善良——我受她的恩惠实在太多了。我觉得她太可爱了，我找不到可以表达我感情的词句。我想为她祝福，我想向她道谢，我想告诉她，我受她的影响有多大（就像我曾在信中常说到的那样）；可我的一切努力都是枉然。我的爱和喜乐是难以言表的。

她用她才有的那可爱的详和使我平静了下来。引我谈起我们的分别。她对我说她会背着曾多次看望过的爱米丽，对我深情地谈起朵拉的坟墓。她凭她高尚心灵的精确本能轻柔和谐地拨动了我的记忆之弦，使得那每条弦都和美，使我可以平静地听那若有若无的悲怆哀乐，却又不用躲避被它唤醒的其它记忆。当那全部乐音中有她——我生命中的吉祥天使——可爱的旋律时，我又怎么会回避呢？

“你自己呢，爱妮丝，”我慢慢说道，“给我谈谈你自己吧。你几乎一点都没对我说你这么久以来的生活呢！”

“我有什么说的呢？”她容光焕发的脸上布满微笑地说道，“爸爸很平安。你在这儿看到我们了，我们安安静静地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我们的忧愁消除了，我们的家庭又回到了原样；亲爱的特洛伍德，知道了这个，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什么都知道了，爱妮丝？”我说道。

她带着一丝不安地望着我，显得吃惊。

“再没别的什么了，妹妹？”我说道。

她脸上褪去的红晕又回来了，然后再度褪去。她微笑了；我觉得那微笑中含有一种无言的悲哀。她又摇摇头。

我本想引她谈我姨奶奶暗示的那问题，因为我虽知道明白那秘密会令我痛苦，可我要磨炼我的心，尽我对她的责；但是一见她这么不安，我就不去谈那问题了。

“你有很多事要做吧，亲爱的爱妮丝？”

“我学校的事？”她又神情泰然地抬起眼睛说道。

“是呀，学校的事很辛苦吧，是吗？”

“那种辛苦是那么让人愉快，”她回答道，“用辛苦两个字来形容它，似乎对它不起呢。”

“凡是好事于你都不难。”我说道。

她脸上的红晕又一度复来而复去。当她低下头时，我又一次看到那同样悲哀的微笑。

“你可以等到爸爸回来，”爱妮丝高兴地说道，“和我们一起度过一个白天吧？也许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卧室里睡吧？我们总把那卧室叫做你的卧室。”

我不能那样，因为我已答应过姨奶奶要晚上骑马回她那里，可我一定尽兴地在这里度过整整一个白天。

“我还得做一会儿的囚犯呢，”爱妮丝说道，“不过这儿有的是旧书，特洛伍德，还有旧的乐谱呢。”

“连那些花也还在这里，”我朝四下看着说道，“也许还是那种。”

“你在国外的日子里，”爱妮丝笑着接过去说道，“我喜欢让一切都保持我们还是孩子时的那样子。因为，我觉得那时我们很幸福。”

“我们那时的确很幸福！”我说道。

“一切能使我想起哥哥的小玩艺都是我喜欢的伴侣，”爱妮丝用她热诚的目光高高兴兴地看着我说道。“连这个”，她把依然挂在她腰上的那个装满钥匙的小篮子指给我看，“似乎也叮叮 响着老调儿呢！”

她又笑了笑，就从她先前进来的那门出去了。

我的任务是用宗教的精神来守护这姐妹的感情。这是我留给自己的一切了，也是一种珍宝。如果我动摇了这神圣的信任和习惯的基础——正是在这基础上那姐妹的感情才被交托给我的——那么我就会失去这感情，永远也不可复得。我非常重视这点。我越爱她，就越不能忘记这点。

我到街上散步。我又看见了我的老对头，就是那个屠夫，他现在是个地方民团的治安人员了，他的指挥棒就挂在肉店里；由于看到了他，我就去看我当年和他交战的地方，在那里我又回想起谢福德小姐和大拉金斯小姐，还有所有那些当然没有结果的爱情、旧日的喜好和憎恶。除了爱妮丝，当年的一切都已随时间逝去了。只有她一直是我头上的一颗星，越来越亮，越来越高。

我回来时，威克费尔德先生已从他的一个花园回家了。那花园在城外两英里左右的地方，现在，他几乎每天去那里管理。我发现他确实像我姨奶奶所说的那样。当我们同半打左右的小女孩一起坐下进晚餐时，他似乎是墙上他那英俊肖像画的一个影子了。

我记忆中那安静地方又充满了昔日的祥和安宁。晚餐后，因为威克费尔德先生不再喝酒了，我也不想喝。我们便都去了楼下，爱妮丝和她的小学生在那里唱歌、做游戏、做功课。喝过茶后，那些孩子离开了我们，我们三人就坐在一起，谈起了往事。

“我过去，”威克费尔德先生摇摇白发苍苍的头说道，“干了许多让我悔恨的事——非常让我悔恨的事，特洛伍德，你知道得很清楚的。不过，就算我可以把过去勾消，我也不会那样干。”

看到我身边他这张脸，我不难相信他的话。“我要那样的话，就会勾消那忍耐、忠诚、孝心和天真的爱心，不！哪怕我忘掉自己，也不能忘掉这一切！”他又说道。

“我了解你，先生，”我温和地说道，“我尊敬那岁月，一直都尊敬。”

“可是没人知道，连你也不知道，”他接过去说道，“她做了多少，忍了多少，她怎样努力挣扎过。亲爱的爱妮丝呀！”

她恳求似地把手放到他胳膊上，请他不要再说下去。她的脸非常苍白。

“好了，好了！”他叹了口气说道。我这时看出，他把和我姨奶奶告诉我的事有关的那些让她受过或仍在忍受痛苦的事放开到一边了。

“嘿！我还没把她母亲的事告诉过你呢，特洛伍德。有谁对你说起过吗？”

“从没有呢，先生。”

“事并不多，但其中痛苦很多。她违背了她父亲的意愿而嫁给了我，于是他和她断绝了关系。在爱妮丝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她请求他原谅她。可他心肠非常硬，而她的母亲又早去世了。被她父亲拒绝后，她的心伤透了。”

爱妮丝靠在他肩上，轻轻搂住他的脖子。

“她生有一颗多情而温柔的心，”他说道，“她的心受了伤。我非常了解那情深的天性。如果我不了解，就没人能了解了。她很爱我，却又从来都没快乐过。她就一直暗中忍受这痛苦。她原本不太健康，在遭他最后拒绝时又受了挫折——这不是第一次，这是许多次以后的最后一次——她憔悴了，终于死了。她留给我的是出生才两个星期的爱妮丝，还有你刚来时就看到的我头上那白发。”

他亲吻爱妮丝的面颊。

“我对我可爱的孩子所怀有的感情是一种病态的感情，可那时我的精神是完全不健康的。我不再说那事了。我不想谈我自己，特洛伍德，只想谈她的母亲和她。如果我告诉你一点有关我过去和现在的线索，我想你会明白的。爱妮丝是什么样的，我不必说了。我一直都从她的个性中辨认她母亲的一些往事，所以，今晚当我们三个经过那些很大的变化又聚到一起时，我把这故事告诉你。我已经把它全讲出来了。”

他那垂下了的头，她那有如天使的脸和孝心，使这故事有一种比过去更令人悲哀的凄凉。如果我要用什么来纪念这一夜的团聚，那就应该用这段故事。

爱妮丝从她父亲身旁站起，轻轻走到她的钢琴边，弹起我们过去在一起时她常弹奏的一些老曲子。

“你还有出国的打算吗？”我站到她身边时，她问道。

“我的妹妹对此可有什么意见？”

“我希望不要再走了。”

“那我就不想再走了，爱妮丝。”

“因为你问我，特洛伍德，我认为你不应该再走了，”她温柔地说道，“你那日渐增长的声望和成功使你做好事的能力也增加了；就算我能爱惜我哥哥，”她眼睛看着我，“时光也许不肯呢。”

“我是你造就的，爱妮丝。你应当尤其明白这点。”

“我造就你，特洛伍德？”

“是的！爱妮丝，我亲爱的姑娘！”我俯身对她说道，“今天我们见面时，我就想告诉你自朵拉去世后就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件事。你还记得吗，你那时从楼上下来，到我的小房间里看我——向上伸出手来，

爱妮丝？”

“哦，特洛伍德！”她回答道，两眼充满泪水。“那么可爱，那么坦白，那么年轻！我怎么能忘呢？”

“从那时起，我就常想，我认为你——我的妹妹——一直都像你那时那样，一直都向上指着，爱妮丝；你一直引我走上更好的路，一直引我向上，更向上！”

她只是摇头。我从她泪光后看到那同样悲哀恬静的微笑。

“为了这个，我如此感激你，爱妮丝，如此离不开你，我心底的感情是难于言表的。我希望你能知道，却又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你知道：我要终生依赖你，接受你的指导，就像以前在你指导下穿过黑暗一样。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你会建立什么样的新关系，无论我们之间会有什么变化，我都永远敬你，爱你，像现在和过去一样，你要像你一向所做的那样成为我的安慰和依靠。直到我死，我最亲爱的妹妹，我都要永远看到你在我前面，向上指着！”

她把手放到我的手中，对我说，她为我和我说的那番话而自豪，虽然我的夸赞远远过奖了。于是，她又温和地弹起琴，只是不再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

“爱妮丝，你知道吗？今晚我听得到的话，”我说道，“令我奇怪——好像是我最初见到你时对你所怀的感情中一部分，好像是我在鲁莽的学生时代坐在你身边时对你所怀的感情的一部分。”

“你知道我没有母亲，”她微笑着答道，“所以对我怀有同情。”

“不仅仅如此，爱妮丝，我知道（好像我已知道这个故事了），在你身边环绕着一种无法言传的温柔和亲切的东西。这种东西，据我知道，在别人身上可变成忧伤，可在你身上就不同了。”

她仍然望着我，同时温柔地弹着琴。

“你会笑话我这么幻想吧，爱妮丝？”

“不会的！”

“我真地相信，就是在那时，我都觉得，在你生命停止前，无论有多少障碍，你都会永远真正持有热情，永远不会变的。你会为我这些话笑话我吗？——你会为我这么梦想笑话我吗？”

“哦，不会的！哦，不会的！”

就在那一瞬间，一道苦恼的阴影从她脸上掠过；可就在我对那阴影有所觉时，它已消失了；她看着我，仍然脸带微笑，十分平静，继续弹奏着。

在冷寂的夜间，我骑着马回家，风像一个不安的梦一样从我身边吹过。我想到那一切，便担心她实际上并不快乐。我是不快乐的；可是，迄今为止，我已真诚地把过去打上了印封上了。想到向上指着的那个她时，就觉得她仿佛向我指着上面那个天空。在那里，在不可思议的未来，我还可以怀着在尘世上未告白的爱情爱她，也可以告诉她当我在这世上爱她时我内心的一切抗争。

第六十一章

两个可笑的忏悔人

我每写一本书都花几个月时间，而在我写完一本书之前，我就寄居在多佛我姨奶奶家。我当初被收留住下时，曾从一个窗子后看海上明月，现在，我又坐在那窗子后，安安静静地写作。

我的主张是，只有在我的传记提到我的创造历程时，我才谈到我的小说，所以我不讲述我的文学抱负，由其而产生的种种快乐和忧伤，以及在这方面的成功。我已经说过，我怀着最虔诚，最热切的心投身于文学，我把心灵的全力都投入其间。如果我已写成的书有什么价值，那它们还有书以外的东西可以奉献。如果我的书毫无价值，那也就没人在意它们其它的东西了。

我常常去伦敦，去体会那里热热闹闹的都市生活，或和特拉德尔商量某种事务问题。我在国外期间，他用非常准确的判断力帮我管理财务，使我的财务日渐增长。当我的名气开始给我带来大量陌生人的信件时——其中大多无关紧张，也极难答复——我听取了特拉德尔的建议，把我的名字写到他的门上，于是这一带尽职的邮差把大量给我的信送到这里。我时时去那里像不领薪俸的内务大臣一样处理那些信件。

在这些信件中，常可见一些在博士院外埋伏的无数人之一恳切提议，想借我的名义（如果我肯把未办理完善的代诉人资格手续办好）来执行代诉人事务、并将利润提成若干给我。我谢绝了这些提议，因为我知道这种冒名顶替的代诉人委实够多了，而且也考虑到博士院已经很坏了，不需要我来干什么事使它更坏了。

当我的名字在特拉德尔的门上大放光彩时，那些姑娘们已回了家；那个锋芒毕露的小伙子似乎压根不知道有苏菲一样。苏菲整天把自己关在后面一间房里，一面做针线活，一面望着房子下面一个狭长并带有自流井的小花园。不过，我在那里看到她总是那么一个快乐的主妇；没有陌生人的脚步上楼时，她就哼德文的小调，用优美的歌声使得事务所里那锋芒毕露的小伙子变得温柔起来。

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常见到苏菲在一个练习本上写字，也不明白为什么她一看到我就把那本子合上，赶紧塞进一个桌子的抽屉里。不久，就真相大白了。一天，刚从法院冒着小雪子儿回家的特拉德尔从他书桌里拿出一份文件，问我觉得那书法怎么样。

“哦，别这样，汤姆！”正在火炉前为他烤便鞋的苏菲叫道。

“我亲爱的，”汤姆心情愉快地说道，“为什么不呢？你认为那书法怎么样，科波菲尔？”

“很合格，很规范，”我说道，“我不相信我曾看过笔划这么老道的书法。”

“不像一个女人的手迹吧，是不是？”特拉德尔说道。

“一个女人的？”我重复道。“泥瓦工程比这更像一个女人的手迹呢！”

特拉德尔大笑起来。于是他告诉我，这正是苏菲的手迹；他还告诉我，苏菲断定他不久将需要一名文书，于是她就做那个文书；他又告诉

我，她从一个字帖里学会了那种字体，并可以在一小时里抄完——我忘记多少页了。因为我听到了这个，苏菲感到很窘，她便说，等汤姆当了法官时，就不宜这么随便宣布这真相了。汤姆则大加否认，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为此而自豪。

“她是一位多么可敬可爱的太太，我亲爱的特拉德尔！”她笑着走开时，我说道。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特拉德尔接过去说道，“千真万确，她是最可爱的女孩！她料理这儿的那样子，她的敏捷、家政知识、节省和条理性，还有她的那种和善，全都是最好的，科波菲尔！”

“当然，你完全有理由赞美她！”我接下去说道。“你是个幸福的人。我相信你们使你们各自使你们彼此，都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

“我相信我们是最幸福的人中的两个，”特拉德尔又说道，“无论如何，我承认这点。天哪，在那些黑黑的早晨，她点着蜡烛起床，忙着安排一天的工作。不管天气是好是坏，她都在文书们没进院之前就去了市场，用最便宜的材料配制最好的小小晚餐，做布丁和馅饼，把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总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整齐光鲜，夜里再晚也陪我坐在那里，总是温柔和气，总是可人悦人，干什么都为着我。我看到她这么做时，怎能相信这都是真的，科波菲尔！”

他穿上她为他烤暖的便鞋时，对那鞋也流露出爱惜的样子，把脚舒舒服服伸到炉栏上。

“我总是不能相信，”特拉德尔说道，“还有我们所享受的！呀，那都不怎么破费，可非常美妙！有的晚上，我们就在家里，关上外门，拉上窗帘——那都是她亲自做的——还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更舒服呢？天气晴好时，我们去外面散步，街上有的是供我们大饱眼福的东西。我们朝珠宝店亮闪闪的橱窗里看，我把那些东西指给苏菲看，如果我买得起，我一定把那盘在白缎底座上的钻石大蛇买给她；苏菲也指给我看那镶宝石带盖的双簧齿轮金表，她如果买得起，会把它买给我。我们选出我们如果能买就会买的勺匙、叉、鱼刀、奶油刀、糖夹；好像我们真正已经买下了一样！然后，我们悠悠来到方场和大街，看见一所房子招租，我们就打量它，并说，如果我当上了法官，这所房子怎么样呢？于是我们就将其安排——这一间房间由我们住，那一间给女孩们住，等等。直到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看它到底适用不适用才罢。有时，我们花半价去戏院的后排座上——据我看，它唯一的特点就是价廉——我们坐在那里尽兴看戏，里面的每句话都被苏菲当真，我也这样。步行回家时，我们也许去食品店买点吃的，或在鱼贩子那里买上一只小龙虾拿回家，边谈我们所见，边享用一顿绝妙的晚餐。喏，你知道，科波菲尔，如果我是大法官，我们就不能那样干了！”

“不管你是什么，我亲爱的特拉德尔，”我心想，“你一定会做些快乐的好事，顺便说一句，”我说出了声，“我猜你现在再没画骷髅了吧？”

“事实上，”特拉德尔红着脸笑着答道，“我不能完全戒掉那习惯，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因为，有一天我坐在最高法院后排，手里碰巧拿了枝笔，我就心血来潮地想试试自己是不是还记得那本领。我怕在那桌子的架上就有一个骷髅呢——还是戴着假发的。”

我们俩开怀大笑。特拉德尔含笑望着火炉，用他一惯的宽容口气说道：“老克里克尔，”就这样结束了这场笑话。

“我这里有一封从那老——坏蛋那里来的信，”我说道，由于看到特拉德尔本人竟这么轻易宽恕了他，我就尤为不肯宽恕他从前对特拉德尔的体罚。

“从克里克尔校长那里？”特拉德尔叫道。“有这样的事！”

“在那些被我的名声和幸运吸引的人中，”我翻看我的信件说道，“在那些突然发现他们一直就很关心我的人中，就有那个克里克尔。他现在不当校长了，特拉德尔。他退了职，现在是米德塞克斯一个审判官了。”

我本以为特拉德尔听了会大吃一惊，可他一点也没有。

“你猜他是怎么成为米德塞克斯的审判官的？”我说道。

“哦，天哪！”特拉德尔答道，“这问题很难回答。也许他投了谁的票，或借钱给了谁，或买进了什么人的什么东西，或要挟什么人，或为什么人运动，而这人又认识什么人，那人便让当地民政官把这差委了他。”

“不管怎么说，他得到了这差事了，”我说道，“他在这信里告诉我，他愿意让我看正在实施中的监狱惩戒的唯一正确的制度，使自新者能真正不再恶变并真正悔过的唯一无可非难的方法——你知道，就是隔离禁闭。你有什么看法吗？”

“关于那制度？”特拉德尔神情严肃地问我道。

“不。而是我是否应接受这建议，还有你是否和我一起去？”

“我不反对。”特拉德尔说道。

“那我就写信这么告诉他。我相信，你还记得那个把儿子赶出了家，使妻女过着痛苦生活——更别说如何待我们了——的克里克尔吧？”

“一点没忘。”特拉德尔说道。

“虽然我没能发现他对任何其他人有过同情心，”我说道，“可是读了他的信，你却会发现他对任何重罪犯人来说都是极富同情的人呢！”

特拉德尔耸耸肩，非常不当回事。我也不指望他吃惊了，我自己也不觉得吃惊，除非我真地对于这类嘲讽现实的荒唐现状看得太少。我们定好了去参观的时间，我便当晚照我们的计划给克里克尔先生写了信。

在约定的日子里——我相信是次日，且不管它——特拉德尔和我去克里克尔管理的监狱。那是幢庞大坚固而造价很高的建筑。我们走近大门时，我不禁想，如果有人受了鼓动而提议用修这屋所耗的一半来为年轻人建所实业学校，或为孤寡老人建所养老院，那会在英国引起多么大的惊恐呀。

在一个气势雄伟、宛如在巴比塔底层的办公室里，我们被引见到了我们的老校长面前。其时还有一伙人在那里，其中两三人较为繁忙的审判官一类人物，还有一些是他们带来的参观人。他像一个过去启迪和造就了我思想并一向非常爱我的人那样接待我。我介绍特拉德尔时，克里克尔先生以相似的态度但低一级的程度表示，他一直都是特拉德尔的导师、哲学家和朋友。我们尊敬的老师苍老了许多，但外表并未见好半点，其脸仍然那样红，其眼仍那样，还更陷进去了一点。我记得他的白发曾稀疏但还湿湿的，现也已脱光；他秃头上的粗血管并不让人看了要比过

去觉得好一点。

和这些先生们谈了一会话，从这谈话中，我似乎得出这么一种结论，既除了不惜以任何代价为囚犯们谋求安逸享乐外，这世界上再没什么值得留心的了，而监狱外的偌大一个天地也再没什么值得做的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参观。当时正值开饭的时候，我们先走进那宽敞的伙房，在那里，以钟表机械的准确和规律，分发每个囚犯的饮食并将其送进囚室中。我悄悄对特拉德尔说，看到这些用上乘材料做的丰盛饭菜，再想想士兵、水手、劳工和大部分老实苦干的劳动者（别说乞丐了）的食物，觉得反差十分悬殊；后者的每五百个人中没有一个吃的有眼下这样的一半好。可我听说，那个“制度”需要高标准生活；一句话，或一言以蔽之，那个“制度”本身就能排除一切怀疑，解决一切不妥。除了那个制度，似乎没人想到还应有别的制度可以加以考虑。

我们在高大的穿廊中走过时，我问克里克尔先生和他的众友人，他们认为这支配一切又高于一切的制度其主要好处为何？我发现其好处便是使囚犯能完全隔离——因此在禁闭中无人知道另一人的任何事；另外就是有利于囚犯的精神状态得以恢复，从而可望能真正地悔过自新。

好吧。当我们开始访问囚室里的一个个囚犯时，当我们走过囚室前的走廊时，当我们听关于去教堂等有关情况的介绍时，我想到囚犯仍很有可能相结识，也很可能通风传信。在我写到这里时，我相信这已被证明不是妄猜了。不过，在当时若表示有这种猜疑便等于对这制度不敬，所以我当时尽可能想发现犯人悔悟的事迹。

但在这样做时，我心中十分疑虑。我发现这里的悔悟如同缝衣店中外衣和背心一样都是同一个流行着的一款式。我发现，大量的坦白书中不但性质相似，但词句也很少有不同之处（这一点尤令我生疑）。我发现许多因不能将葡萄弄到手而诽谤园中所有葡萄的狐狸，却几乎没发现不偷可以到手的葡萄的狐狸。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坦白最动人的人是最引人注目的对象；他们的自以为是，他们的虚荣心，他们对刺激的需要，他们对欺哄的嗜好（其中许多人的经历说明他们对欺哄的嗜好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都正是这类坦白的动机，并借这类坦白得到满足。

在我们巡视时，我常听到说一个什么 27 号，好像他是最受重视的，简直是个模范犯人。于是，我决定在见到 27 号之前对我的上述判断持保留态度。我还听说，28 号也是一颗不寻常的明星，其光彩不幸因为那 27 号的非常光辉而显得暗了点儿。27 号怎样热诚地劝告他周围的一切人，他怎样不断地给他母亲写些词句美丽的信（他似乎很惦念她），我听得实在够多了，以至我急于见到他。

我必须忍耐，因为 27 号是压轴的重场戏。不过，我们终于来到他的囚室门前了。从门上一个小孔向里张望的克里克尔先生十分赞美地告诉我们，他正在读一本《赞美诗集》呢。

于是立刻引起人头攒动，都想看看那读《赞美诗集》的 27 号，一下那小孔前竟有五六层的人头挤在那里，塞住了视线。为了消除这不便，同时也为了给我和这纯洁无瑕的 27 号一个谈话的机会，克里克尔先生命令把那囚室的门打开，请 27 号到走廊上来。命令执行了。特拉德尔和我大吃一惊——我们见到的那个悔悟了的 27 号不是尤来亚·希普还是

谁？

他也马上认出了我们。他出来后，就马上——仍和旧时一样扭动着身子——说道：

“你好，科波菲尔先生。你好，特拉德尔先生。”

这一问候引起在场的人们交口称许。我有点感觉到，人们为他竟肯屈尊向我们打招呼而感动了。

“喂，27号，”克里克尔先生怜惜而赞赏地说道，“你今天觉得怎么样呀？”

“我是很谦卑的，先生！”尤来亚·希普答道。

“你一向都这样呀，27号，”克里克尔先生说道。

这时，又有一位先生十分关切地问道：“你感到很舒服吗？”

“是的，谢谢你，先生！”尤来亚·希普朝那方向看了看说道，“我在这里比在外面一直过得舒服。我现在知道我的错误了，先生。这就使我舒服了。”

有几位先生大为感动，于是又一位先生极为动情地挤上前问道：“你觉得牛肉怎么样？”

“谢谢你，先生，”尤来亚朝这新的声音发出的方向看着答道，“昨天的牛肉比我所喜欢的硬些；不过，我当忍受。我已经犯了错误，先生，”尤来亚堆着谦卑的笑脸巡视着说道，“我应该对此不怨不恨地忍受。”

一部分是为了对27号那高尚的精神钦敬，一部分是为了对那使27号诉苦的包饭人的义愤（克里克尔先生当时就把这记了下来），人群中立刻响起一阵低语。27号站在我们中间，好像是先贤祠里主要的美德表记一样。为了要让我们这些新皈依的人同时受到更多光明照耀，放28号出来的命令也发出了。

我已经吃了很多惊，当李提默先生拿着一本善书走出来时，我只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不解了。

“28号，”一个没说过话、戴着眼镜的先生开口了，“我的好人，你上个星期埋怨可可不好。那以后怎么样了？”

“谢谢你，先生，”李提默先生说道，“弄得好点了。如果我可以斗胆说一句，先生，那我认为和可可同煮的牛奶并不纯；不过，我知道，先生，伦敦的牛奶掺了假的多，纯牛奶是很不容易得手的。”

我觉得，那戴眼镜的先生是用28号来和克里克尔先生的27号竞争，因为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王牌。

“你的心情怎么样呀，28号？”那个戴眼镜的问话人又说道。

“谢谢你，先生，”李提默先生答道，“我现在知道我的错误了，先生。为我想到我以前的伙伴的过失时，我觉得非常不安，先生；可我相信他们会得到宽恕的。”

“你自己很快乐吗？”发问的人鼓励性地地点头问道。

“非常感激你，先生，”李提默先生答道，“我很快活。”

“你有什么感想吗，啊？”发问的人又说道。“喏，如果有，就说吧，28号。”

“先生，”李提默先生头也不抬地说道，“如果我的眼睛没有看错，在场的先生中有一位是我早年认识的。如果那位先生知道我从前的错误完全由于伺候年轻人过一种不用思想的生活所致，还由于在他们诱导下

我陷入了我无力抵抗的罪恶泥淖，这也许与他有益呢，先生。我希望那位先生以我为鉴，先生，也不要指责我放肆。这是为了他好呀。我醒悟到我自己过去的错误了。我希望他会对他也有了一份的邪恶和罪过有所悔悟。”

我看到几位先生分别用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仿佛他们刚刚走入圣殿一样。

“这是你令人称许之处，28号，”发问的人接下去说道。“我想你会这样的，还有别的事吗？”

“先生，”李提默先生微微抬了抬眉毛（而不是眼睛）说道，“曾有过一个陷入迷途的年轻女子，我本想救她，却不曾成功。我恳求那位先生可能时替我转告那年轻女子，我已宽恕了她对我做的一切；我也劝她悔改——如果那位先生肯帮我这点忙的话。”

“无疑，28号，”那个发问的人接过去说道。“你这么一番无可指摘的话一定也使那位先生像——像我们大家一样感动至极。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谢谢你，先生，”李提默先生说道。“各位先生，我祝你们平安，也希望你们和你们的亲人能发现自己的过失，并加以改正！”

说到这里，28号和尤来亚交换了个眼神，好像他们已有一种交流方式而并非互不相识了，然后他就进了自己囚室。他的门关上时，人群中响起一阵低语，都称道他是一个最体面的角色，也是一个很美妙的人物。

“喏，27号，”克里克尔带着他的角色走上了空出的舞台，“有什么别人可以帮你做的事吗？如果有，就说吧。”

“我谦卑地恳求，先生，”尤来亚颤动着他那装满恶毒的脑袋说道，“请允许我再给家母写信。”

“当然可以。”克里克尔先生说道。

“谢谢你，先生！我很为家母担心。我怕她不安全。”

有人不小心地问理由是什么，但马上就有人愤慨地小声制止说：“别出声！”

“永远的安全，先生，”尤来亚朝声音发出的方向扭着身子说答。

“我真希望家母能和我处于同种状况。如果我没来到这里，我永远也不会像我目前生活得这样。我真希望家母能到这里来。如果人人都能被抓到这里来，一定于他们都有益的。”

这观点引起人们极大的满意——我相信比过去的一切更令人满意了。

“在我到这里之前，”尤来亚偷看了我一眼（好像只要他能，他还要施恶于我们所属的外界），然后说道，“我总是犯错误，可现在我觉悟到我的错误了。外面的世界有许多罪恶。母亲也有许多罪恶。除了这里面以外——到处都充满了罪恶。”

“你实实在在自新了吧？”克里克尔先生说道。

“哦，是的，先生！”这个很有前途的悔悟者叫道。

“如果你就要出去的话，你不会再蹈旧辙了吧？”别的什么人问道。

“哦，不会了，先生！”

“行！”克里克尔先生说道，“这很令人满意。你向科波菲尔先生打过招呼的，27号。你想再对他说点什么吗？”

“你在我进这里来和自新之前就认识我，科波菲尔先生，”尤来亚看着我说道，就是在他脸上，我也没见过像这样恶毒的神气。“你认识我时，我虽然犯错误，但我在骄傲的人中是谦卑的，我在粗暴的人中是恭让的——你本人从前对我就很粗暴，科波菲尔先生，有一次，你在我脸上打了一巴掌，你知道的。”

大家都很同情他。几道愤慨的目光射向了我。

“可是，我原谅你，科波菲尔先生，”尤来亚说道。他借他那宽宥人的天性为题目，充分发挥我不愿写的那最邪恶、最可怕的本质。

“我原谅每个人，怀抱怨恨于我是不宜的。我宽宏大量地原谅你，希望你今后能控制你的感情。我希望 W 先生会悔改，W 小姐以及那一伙有罪的人都会悔改。你过去吃过苦头，我希望那些苦对你有益；不过，你要是能进这里就更好了。W 先生最好也进这里来，W 小姐最好也进这里来。我对你科波菲尔先生，以及各位在场的先生，所抱的最大希望就是：你们能被抓到这里来。当我想到我过去犯的错误以及我此刻的感想时，我相信，这一定会对你们有益的。我可怜所有那些没有被带进这里的人！”

在一片赞美声中，他溜回了他的囚室。当他被锁进去后，特拉德尔和我都感到莫大的欣慰。

这就是这种悔悟的风格。我很想问一下这两人究竟因什么案子才来这里。这却似乎是他们最不愿谈到的。我和两个看守之中的一位打招呼，我怀疑他们知道那些案子，从他们脸上我肯定了我的推测。

“你知道，”当我们沿着走廊走时我说道，“27 号最后的‘错误’是犯了什么罪呢？”

回答说是桩银行的案子。

“在英格兰银行敲诈吗？”我问道。

“是的，先生。诈财，作伪，还有其它阴谋。他和别的一些人。他唆使别人。那是个诈取大笔款项的周密策划。判决了，终身流放。27 号是那一伙里最乖觉的鸟，几乎使自己完全脱了身；可是没有完全成功。银行刚好能抓住他把柄——也只是刚好。”

“你知道 28 号的罪状吗？”

“28 号，”我的报告者说道，他的声音一直压得很低，并在沿着走廊走时不时朝后看看，生怕克里克尔先生或别的什么人听到他竟敢议论这样两个纯洁无辜的人：“28 号也是流放，他得了个差事，在他和一个年轻的主人去国外的前一夜，他把那主人约 250 镑的现款抢走了，还有些贵重物品。因为是一个矮子抓住了他，所以我特别记得他的案子。”

“一个什么？”

“一个小小的女人。我忘了她的名字了。”

“不是莫奇吧？”

“正是她！他已经要逃脱了，正戴着淡黄色假发和胡子，化妆成你从没见过的那体面样子，准备去美国呢。就在这时，那个小小的女人也到了南安普顿，看到他正在街上走，小小的女人眼光厉害呢，一下认出了他，就跑到他两腿中间把他弄倒在地，再使劲抓牢了他。”

“了不起的莫奇小姐！”

“如果你也像我那样在开审时看到她站在证人席上的一把椅子上，

你一定会这么说，”那位朋友说道。“她抓牢他时，他把她的脸全抓伤了，并极野蛮地打她。可是，在他被关起来之前，她根本不松一下手。实际上，她把他抓得那么紧，警察只好把他俩同时带走了。她非常勇敢地作证，受到全法庭的称赞，然后在一路喝采声中被送回了家。她在法庭上说，就算他是大力士参孙，她一个人也要抓住他（因为她了解他过去的一切作为）。我相信是这样的。”

我也相信。我为此非常敬仰莫奇小姐。

这时，我们已把那里可看的東西都看过了。要是对象可敬的克里克先生一类的人指明：27 号和 28 号仍和过去一样，并没有自新；他们现在的样子仍和过去一样；那两个伪善的人正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作这类坦白的人；他们至少像我一样明白这种坦白在判他们充军时的作用；总而言之，这是彻头彻尾用心恶毒的奸诈欺骗；这是没什么用的。我们只有把他们交给他们的制度和他们自己，而我们则满怀着惊诧回了家。

“把一种伪善的话题拼命发挥，特拉德尔，”我说道，“也许是件好事，因为它很快会让人厌恶。”

“我也这么希望呢，”特拉德尔答道。

第六十二章

一盏明灯照我行

岁终，临近圣诞节了，我也已回家两个多月了。我常常见到爱妮丝。虽然人们大声地给我鼓励，虽然这鼓励激发我的热情和干劲，但一听到她哪怕最轻微的称许，别人的鼓励于我就几乎是无声的了。

我每星期至少一次骑马去她那里过一个晚上。我常常在夜间骑马回家；因为那不快的感觉仍时时缠绕我——每次离开她时，我都十分惆怅——所以我宁愿起身走开，免得沉浸在令我厌倦的失眠或烦愁的睡梦中。在那些骑马旅行中，我常常把凄凉忧伤的夜间的大部分时间用在路途上。我走在路上，旅居国外时会盘据我心头的那些想法又涌上了心头。

如果说是我听到那些思想的回声，这也许更确切些。它们从遥远的地方向我说话。我曾把它们推开，我已决心接受我应得的位置。可是，当我对爱妮丝读我写的东西时，当我看到她倾听时那表情聚精会神的脸时，当我感动得她哭或笑时，当我听到她对我居住的理想世界里那些飘渺的故事那么诚恳地发表意见时，我就想到我本该有什么样的命运呀——不过我只是那么想，就像和朵拉结婚后，我曾怎样想我的太太要成什么样的才好。

爱妮丝对我怀有一种爱情，如果我把它弄混乱了，我就是自私而且笨拙地侮辱了它，而不可复得。我成熟了的信念是：既然我已造成了我的生活，我也获得了我急于求得的东西，我就无权再抱怨诉苦，而只应忍受；我对爱妮丝的责任和我这种成熟的信念使我感觉到了这一切并明白了这一切。可我爱她，我恍惚地觉得总有一天，我能无愧无悔地向她坦白我的爱情；那时，此时的一切都成了过去；那时，我可以说：“爱妮丝，当我回家时，就是那样的；现在我已老了，而从那以后，我再没爱过了！”这样想也成了对我的一种安慰。

她从没对我表示出她有任何变化。她在我眼里一直是那样的，现在依旧，完全没有变化。

从我回来的那天晚上起，我姨奶奶和我之间就有一种与此有关的默契，我不能说是种制约或是对此的有意回避。我们都同时想到了这问题，但都不用语言表达出来。当我们按老习惯在夜晚向炉而坐时，我们常陷入这情况；这一切那么自然，那么显然，仿佛我们已无保留地说出来了。不过我们不断保持那默契，沉默着。我相信她那天夜里已经了解或有些了解我的想法了，她也很知道我为什么不明确表达我的想法。

由于圣诞将至，爱妮丝还没向我公开她的新秘密，以至我几度心中犯疑——我怕她已知道我的内心而怕使我痛苦，故不肯明说——这种疑念重压在我心头。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白做了牺牲，我对她最起码的责任也未能尽到，那么我实际上也不断做了我曾千方百计不愿做的事了。于是，我决心把这弄个明白；——如果我们中间有那种隔阂或障碍，我将毫不犹豫地去除掉它。

那是一个料峭凛冽的冬日——我有多永恒的理由不忘记这个日子！几个小时前下过雪，雪还积得不很厚，可以在地面上冻硬了。我窗外的海上吹着从北方来的大风。我想到那吹过人迹罕见的瑞士山地上的积雪

的大风，我也把那僻静的地方和荒凉的海上相比，想哪处会更寂寞。

“今天骑马外出吗，特洛？”我姨奶奶从门口探进头来问道。

“是的，”我说道，“我就去坎特伯雷。今天可是骑马的好日子呢。”

“我希望你的马也这么想，”我姨奶奶说道；“不过它眼下可垂着头和耳朵站在门口，好像它更愿呆在马房里呢。”

顺便得提一句，姨奶奶让我的马留在禁地上了，但对驴子却一点也没有放宽。

“它等一下就会有精神了！”我说道。

“不管怎么说，这旅行与它主人有好处，”姨奶奶看看我桌上的文稿说道，“啊，孩子，你在这里坐了很多小时了！我平日读书时从没想过写书有多费力呢。”

“有时，读书也费力呢，”我接过来说道，“而写作，它也有它让人心怡神迷之处呢，姨奶奶。”

“啊！我知道了！”我姨奶奶说道，“野心，好听的夸赞，同情，还有许多别的，我猜？嘿，得了吧！”

“关于爱妮丝的恋爱，”我站在她面前镇静地说道。她拍拍我肩头，在我的椅子上坐下。“你有更多的消息吗？”

“我想我有，特洛。”她先抬头看看我才回答说。

“你认为消息确切吗？”我问道。

“我认为很确切了，特洛。”

她那么不眨眼地看着我，怀着游疑、或怜悯、或顾虑，我更抱定了坚定决心，努力向她做出愉快的样子。

“还有，特洛——”

“什么？”

“我相信爱妮丝就要结婚了。”

“上帝保佑她！”我高兴地说道。

“上帝保佑她，”我姨奶奶说道，“还有她的丈夫！”

我马上附和了一句，就告别了姨奶奶，轻轻走下楼，骑上马跑开了。我比先前更有理由去做我决心要做的事了。

那冬日的骑行我记得多清楚！风从草上刮下的冰屑扫在我脸上，在冻硬的地上得得的马蹄声，冻得僵硬了的耕地，被微风搅动着点点旋转又落入石灰坑的雪片，停在高坡上喘着气、挂着叮当响的铃儿，喷着热气运干草的牛马；还有那就像画在一块巨大石板上那样在暗暗天空背景下渐渐变白的高原斜坡和山峦！

我发现爱妮丝一个人在家。那些小女孩这时都回到她们自己的家去了，她一人正在炉边看书。见我进来，她便放下书，像往常那样欢迎我后，就拿过她的手工编织的篮子在一个老式的窗前坐下。

我靠近她在窗台上坐下。我们谈我正在做的事，以及什么时候可望完成，还有我上次造访后的进展。爱妮丝很高兴。她笑着预言道，我将很快而太有名气，以至她不能再这样和我交谈了。

“所以，我尽可能利用现在的时光，你知道，”爱妮丝说道，“在我还能和你谈话时和你谈话。”

我看着她的脸，她全神贯注于手上的活儿。她抬起她温柔明亮的眼，看到我正在看她。

“你今天有心思呀，特洛伍德！”

“爱妮丝，我能不能把我的心思告诉你？我就是专为这个来的。”

她像以往我们认真讨论问题时那样放下手里的针线活，集中注意力听我说。

“我亲爱的爱妮丝，你怀疑我对你的忠诚吗？”

“不！”她带着吃惊的神情答道。

“你怀疑我不像过去那样对待你吗？”

“不！”她像刚才一样答道。

“我回来时，最亲爱的爱妮丝，我想告诉你，我欠你怎样的恩惠，我对你怀有怎样的热情，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她轻轻地说道，“记得很清楚。”

“你有个秘密，”我说道，“告诉我吧，爱妮丝，”她垂下了眼，浑身发颤。

“哪怕我没听说——没从你嘴里听说，爱妮丝，而是从别人嘴里听说，这似乎很奇怪——我也不会不知道，有一个人你对其给予了你那宝贵的爱情。不要把和你的幸福这么密切相关的事隐瞒我吧！如果你能如你所说的、也像我以为的那样信任我，让我在这件比一切都更重要的事上做你朋友，做你兄长吧！”

她眼光中含着祈求（甚至是责备）地从窗前站起，好像不知要去哪一样跑到房间另一头，双手捂住脸哭了起来，我的心像受了拷打一样。

可是，这眼泪却唤醒了我心中某种东西，唤起了某种希望。不知为什么，这些眼泪和深埋在我记忆中的那平静而悲哀的微笑联合了起来，与其说是用恐惧和悲伤，不如说用希望震撼了我。

“爱妮丝！妹妹！最亲爱的！我什么地方做错了？”

“让我去吧，特洛伍德。我不太舒服，不太自在。我要慢慢告诉你——以后的时候，我写信告诉你。可是别现在对我说。别呀！别呀！”

我努力回忆起头天晚上我对她谈到她那不计回报的爱情时她说过的话。那好像是个我必须马上将其寻遍的世界了。

“爱妮丝，我不忍看到你这样，一想到我使你这样，就特别使我不堪。我最亲爱的姑娘，我觉得比人生一切东西都更宝贵的姑娘，如果你不快乐，就让我分担你的不快乐吧。如果你需要帮助或忠告，让我设法给你吧。如果你心负着重担，让我设法来减轻它。我现在活在这世上，不是为你爱妮丝，又为谁呢？”

“哦，饶了我吧！我不舒服！以后再说吧！”我能听到的就仅仅是这话。

不知是不是一种自私的错误情感促使我往下说？既然有了一线希望，那么是不是有一种我从不企盼的机会出现了呢？

“我一定要说下去。我不能让你就这样离开我！看在上帝份上，爱妮丝，我们不要在经过这些年后、经历过这些遭遇后再误会了！我一定要说明白。如果你有怀疑，怕我会妒忌你所给出的幸福，以为我不肯把你让给你自己挑选的更亲爱的保护者，以为我不肯在远处欣赏你的幸福，那你就把这样的想法摒弃吧。因为我不是那样的！我不是白吃了苦而没长见识。你对我的指教并不是徒劳。在我对你的感情中，没有半点自私的东西！”

这时，她平静了。过了一小会儿，她把她苍白的脸转向了我，然后低声断断续续却清清楚楚地说道：

“为了你对我的纯洁友谊，特洛伍德——我的确不怀疑你的友谊——我不能不告诉你：你错了。我不能再做别的了。这些年来，如果我有时需要帮助和忠告，我已得着了。如果我有时不快乐，这也成为过去了。如果我心上有重担，这也被减轻了。如果我有什么秘密——那不是新的，也已——不是你所猜想的。我不能说出来，也不能分给别人。这秘密早就属于我一人，也必将永远属于我一人的。”

“爱妮丝！站住！等会儿！”

她正要走开时，我把她拦住了。我揽住了她的腰。“这些年来！”“不是新的！”新希望、新想法，一起在我脑中飞旋，我生活的所有色彩都在变化！

“最亲爱的爱妮丝！我十分崇拜和尊敬的人——我如此专心爱的人！今天我到这儿来时，我还认为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这么坦白说。我觉得我能终生掩藏住我的心思，直到我们老了的时候再招认。可是，爱妮丝，如果我真有一线新生的希望，我有一天可以用亲于妹妹而不同于妹妹的称呼来叫你！——”

她泪如泉涌，但这和她刚才落的泪不同。我在她这时的泪水里看见我的希望在发光。

“爱妮丝！我永远的导师，最好的扶持者！如果你从前——当我们在这里一起成长时——能多关心你自己一点而少关心我一点，我想我那浅粗的幻想永远也不会离开你的。不过，你比我好得多，我觉得在一切早年的希望和失望方面，你对我都非常重要，所以凡事信任你依赖你已成了我天性一部分了，以至我现在这样爱你的天性也一时被排挤到了一边，而它本是更重要的天性！”

她还在哭泣，但不是悲哀，而是愉快的了！被我搂在怀中，这于她是从未有过的事，我过去也认为不会这样的！

“当我爱着朵拉时——如痴如迷爱着她时，爱妮丝，你是知道的——”

“是的！”她真诚地叫道，“我知道后是很高兴的。”

“当我爱她时——就是在那时，没有你的同情理解，我的爱情就不圆满。那时我得了你的同情理解，我的爱情圆满了。当我失去她时，爱妮丝，如果没有你，我会成什么样子呢！”

她更朝我怀里偎紧了些，更贴近我的心了；她把颤抖的手放在我肩上，她望着我眼睛的那可爱的眼睛中闪着晶莹泪光。

“亲爱的爱妮丝，我出国，因为我爱你。我留在国外，因为我爱你。我回国，也因为我爱你！”

这时，我尽可能地告诉她我曾有过的内心斗争，我曾做出的结论。我尽可能把我的心思真实完全地向她披露剖白。我尽可能地对她说明，我曾怎样希望自己能更了解她也了解我自己；我怎样服从因这种了解而得出的结论；就是在那一天，我仍怀着忠实这结论的一颗心来她这儿。如果她爱我（我说），肯接受我做她的丈夫，那么她那样做也并不是由于我有什么价值，实因我对她爱情的真诚，以及我爱情成熟时所遭际的种种困难；正因为如此，我才表白我的爱情，哦，爱妮丝，就在那时，

在你那真诚的目光里，我那娃娃妻子的灵魂已在看着我，对我称许了；也因为你，我又记起了那在盛开时便凋谢了的小花！

“我很幸福，特洛伍德——我的心很充实——不过，有件事，我必须说。”

“最亲爱的，是什么？”

她把她柔和的双手放在我双肩上，平静地端详我的脸。

“可是，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不敢猜测那是什么。告诉我吧，我亲爱的。”

“我一直都爱你！”

哦，我们幸福，我们真幸福！我们不为我们经受的痛苦（她所经受的更重）而流泪，我们只为我们永不再分离的幸福流泪！

在那个冬夜，我们一起来到野外散步，寒冷的空气也似乎分享我们心底的幸福和平静。我们一边徘徊，一边向空中看去，先升起的星星开始闪烁了。我们感谢上帝，把我们引领到这种安宁。

夜间，在月光照耀时，我们一起站在那老式的窗子前；爱妮丝对着月亮抬起她目光平静的眼睛。我随她目光看去。这时，我的心上展现了漫长的大路，我看到一个衣衫褴褛、衣食无着，孤苦伶仃的孩子往前走。他终于把此时在我心旁跳动的那颗心唤作他自己的了。

我们来到姨奶奶面前时，已是次日将近晚餐的时候了。皮果提说，她在楼上我的书房里，她引以为骄傲的就是让我的书房整齐干净。我们见她戴着眼镜坐在火炉旁。

“天哪！”姨奶奶在暮色中打量着说，“你带谁回了呀？”

“爱妮丝。”我说道。

由于已约定一开始什么也不说，我姨奶奶没少感到尴尬。听我说“爱妮丝”时，她满怀希望地看了我一眼，可是见我仍和平日一样，她又失望地取下眼镜，用眼镜在鼻子上擦。

不过，她亲热地问候爱妮丝。不久，我们就坐在已点上灯的楼下客厅里用晚餐了。姨奶奶有两三次把眼镜戴上打量我，每次都好不失望地取下，然后把眼镜在鼻子上擦。这情形使狄克先生十分不安，他知道这是不好的预兆。

“顺便说一句，姨奶奶，”我饭后说道，“我对爱妮丝说了你告诉我的事。”

“那么，特洛，”姨奶奶脸都红了地说道，“你就不该了，也失信了。”

“你不会生气吧，姨奶奶，我相信？你听说爱妮丝没为任何恋爱的事不快乐时，我相信你不会生气了。”

“胡说！”姨奶奶说道。

在姨奶奶快要被惹恼时，我认为最好中止她的恼怒。于是，我把爱妮丝搂到她椅子后面，然后我们一起向她俯下身去。姨奶奶从眼镜背后看了一眼，拍了一下手，就发作起歇斯底里来了，这是我认识她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歇斯底里让皮果提吃惊不小。姨奶奶恢复后，马上扑向皮果提，一面叫她老傻瓜，一面使劲拥抱她。然后，她又拥抱狄克先生，这让后者又吃惊又感到荣幸之至。接着，她把理由告诉了他们，于是皆大欢喜。

在姨奶奶上次和我简短交谈时，我不知她是好意撒谎，还是真地误解了我的感情。她说，她曾告诉我爱妮丝要结婚，这就足够了。她说，我现在比任何人都更知道这有多真实了。

我们两星期后结了婚。只有特拉德尔和苏菲，博士和斯特朗夫人出席了我们的婚礼。在他们一片兴高采烈中，我们离开了他们，乘车而去。我把我一向所拥有的一切珍贵希望的泉源搂在我怀里；我的中心、我的生活、我自己、我的妻子和我对她的爱，都置于磐石上了！

“最亲爱的丈夫！”爱妮丝说道，“现在，我可以用那个称呼来唤你了，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告诉我吧，爱人！”

“在朵拉去世的那天夜里，她派你来找我。”

“是的。”

“她告诉我，她留给我一件东西。你能猜出那是什么吗？”

我相信我能。我把已爱我那么久的妻子搂得更紧了一些。

“她告诉我，她向我做最后一次请求，也最后给我留下一项责任。”

“那就是——”

“我必须来占据那个空位置！”

于是，爱妮丝俯在我胸前哭了起来；我和她一起哭，虽然我们很幸福。

第六十三章

一个客人

我要讲的事已近尾声了，可我头脑里还有件特别的事，每当想起来就令我非常开心。如果没有这件事，我已织成的网上就有一端会散开了。

在名利方面，我都获得进展。结婚后我已过了十个年头，我的家庭幸福美满。一个春夜里，爱妮丝和我坐在我们伦敦家中的火炉边，我们的孩子有三个在屋里游戏。这时，我听说有个陌生人要见我。

我的仆人问他可是为业务而来，他做了否定回答。他说他专程来看我，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他上年纪了，我的仆人说，看上去像个农夫。

孩子们觉得这说法很神秘，就像爱妮丝常对他们讲的一个有趣故事的开头，紧接着就会来一个仇恨一切人的老妖怪，穿着长外衣，恶狠狠地；于是就有些惊慌。我们男孩中的一个把头倚在他母亲膝盖上以躲避伤害，我们最大的孩子是小爱妮丝，她则把她的娃娃放到椅子上来代替她，自己从窗帘中把那满头金黄色鬈发的小脑袋伸出来，看看要发生什么事情。

“让他上这里来吧！”我说道。

不久，一个健康的白胡子老人走了进来。他在光线较暗的门口站住。小爱妮丝被他那模样吸引便跑过去把他拉了进来。我还没看清他的脸，我的妻子就跳了起来，用一种高兴而激动的声音对我叫道，这是皮果提先生呀！

果然，这就是皮果提先生。他已是一个老人了，不过他是个红颜白发，精神旺健的老人。我们一开始的激动过去后，他在火炉边坐下，把孩子们抱到膝盖上。火光映照着他的脸，我觉得他还像过去那样强壮健旺，而且是个英俊的老人。

“卫少爷，”他说道。我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叫那熟悉的旧称呼十分自然！“卫少爷，我又见到你和你那亲爱而忠实的太太，真是非常幸福的日子呀！”

“的确是非常幸福的日子呀，老朋友！”我叫道。

“还有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皮果提先生说道，“看这些小花儿们吧！嘿，卫少爷，我第一次见到你时，你也不过和这最小的一般高呢！当时，爱米丽也大不了多少，我们那可怜的男孩也不过是个半大的小子罢了！”

“从那以后，时间给我带来的变化可比给你的要大得多了，”我说道，“还是让那些可爱的小淘气们去睡吧。你既来到英国了，就一定要住在这里。告诉我，派人去什么地方取你的行李。我想知道，那行李里还有那只随你走了那么多路的旧黑布袋吗！再来一杯雅茅斯的水酒，我们来听听这 10 年的事情！”

“你一个人来的吗？”爱妮丝问道。

“是的，太太，”他吻她的手说道，“就我一个人。”

我们让他坐在我们中间。我们不知道怎么欢迎他才好。一开始听到他那熟悉的声调时，我几乎还以为他仍然在漫漫长路上跋涉，寻找他的

外甥女呢。

“来时要走很多水路，”皮果提先生说道，“只能住几个星期。可我已习惯了水路，尤其是咸的水路。朋友真可贵，故我来相会——这都成诗了，”皮果提先生觉察后惊异地说道，“可我没想到要做诗呀。”

“这么快，你就从几千里外回来了？”爱妮丝问道。“是的，太太，”他答道，“我来之前答应了爱米丽的。你知道，日子过下去，我不会越活越年轻，如果我这次不回，大概就再也回不来了。我总在想，在我变得太老以前，我一定要来看看在幸福婚姻中的卫少爷和你。”

他仔细地端详我们，好像怎么也看不够。爱妮丝笑着把一些散下的灰色鬃发拂到后面，好让他看得更清楚。

“现在，”我说道，“把一切和你们幸运有关的事告诉我们吧。”

“现在，卫少爷，”他说道，“我就谈我们的幸运。我们没遇上不如意的事，我们过得很顺利。我们一直都很顺利。我们按我们的本分做工，一开始也许我们过得苦点，可我们一直还顺利。无论养羊或其它家畜，无论干这或干那，我们总是要多兴旺就多兴旺。似乎总受上帝保佑着，”皮果提先生虔诚地低头说道，“我们一直很发达。总而言之，就是这样。如果昨天不这样，今天就会这样。如果今天不是这样，明天就会这样。”

“爱米丽呢？”爱妮丝和我一起问道。

“爱米丽，”他说道，“你离开她后，太太，——我们在澳洲住下来，她每天晚上在帆布帷帘后祈祷时，我总听到你的名字呢——她和我在那天日落时再也看不到卫少爷以后，一开始她蔫了，好蔫，如果她那时知道卫少爷那么好心那么小心瞒了我们的一些事，我想她准活不下去了。可是，船上有些穷人生了病，她就照顾他们；我们这些人中有一些孩子，她也照顾他们。就这样忙着，这样行善，反使她得救了。”

“她什么时候才知道那消息？”我问道。

“我听到那消息后，”皮果提先生说道，“又瞒了她差不多二年。我们那时住在很偏僻的地方，周围是些好看的树，屋顶上都爬有蔷薇。一天，我在田里干活时，一个我们亲爱的英格兰旅行家来了（他是来自诺福克还是萨福克，我不在意了）我们当然请他进屋，给他吃喝，向他表示欢迎。我们殖民地的人都是这样做的。他随身带来一份旧报纸，上面有关于那场暴风的记载。她就那样知道了。我夜晚回家时，发现她已经知道了。”

他说这几句话时，声音压得很低，我十分熟悉的那种严肃神情又堆上了他的脸。

“知道那消息后，她变化了很多吗？”

“唉，就算不是直到现在，”他摇摇头说道，“也很久不愿和人来往，可是，孤僻寂寞对她也有好处。在饲养方面，她不得不分心管理很多事，这样，她也就熬了过来。如果你现在看到我的爱米丽，卫少爷，”他沉吟道，“不知你能不能认出她呢！”

“她变了那么多？”我问道。

“我不知道。我每天都看到她，所以说不上；不过，有时，我那么想。身材小巧，”皮果提先生看着火说道，“有点单薄，蓝蓝的眼睛那么温柔而悲伤；小脸精精致致；好看的头微微低着；声音和举止都那么

安静——几近畏怯了。这就是爱米丽！”

我们静静地望着他，他依旧看着火。

“有人以为，”他说道，“她是所爱不淑；有人认为，她已丧偶，没人知道那真正的缘故。她本来有很多次结婚的机会。‘可是，舅舅，’她对我说，‘这是永远也不会有事了。’她喜欢和我在一起，很开心，可是别人一出现，她就躲起来。她愿意去任何遥远的地方照看一个病人，调教一个小孩，或帮一个女孩准备婚事（她帮过很多次，却没出席过一次婚礼）；她一心一意爱护照料她的舅舅；她勤快；无论年轻还是年老的人都喜欢她，凡有困难都来找她求助。这就是爱米丽！”

他用手抹了一把脸，轻轻叹了口气，眼光从炉火上抬了起来。

“马莎还和你们在一起吗？”我问道。

“马莎，”他答道，“第二年就结了婚，卫少爷。是一个青年，一个劳工，他赶着东家的货车去市场——那来回有五百多英里哪——经过我们那儿，就提出想娶她（在那儿，妻子是很稀罕的呢），然后两人就一起在内地过着小日子。她托我把她的一切都实实在在告诉他，我照办了。他们结了婚。他们住的地方除了他们自己的声音的歌唱的鸟声，离其它声音有几百英里。”

“高米芝太太呢？”

皮果提先生一下大笑起来，就像在那早已损坏的旧船屋中很开心时那样用两手搓他的双腿。这可真让人开心。

“你肯信吗！”他说道。“嘿，甚至有人向她求婚呢！一个改行做愚荒者的轮船厨师，卫少爷，居然向高米芝太太求婚。千真万确，要有半个字的假话，天打雷劈——我没法说得再清楚了！”

我从没看到爱妮丝那么大笑过。皮果提先生这爆发的开心也让她觉得开心，她笑啊，笑得自己也止不住了；她越笑，我也就越要跟着笑；而皮果提先生就越发开心，越发起劲地搓他的双腿。

“高米芝太太说什么呢？”我忍得住笑时就问道。

“如果你肯相信我，”皮果提先生答道，“高米芝太太并没说‘谢谢你，我很感激，但我在这把年纪不想改变自己了，’而是就近拿起一桶水，往那个轮船厨师的头上浇去，他大叫救命。直到我赶来，他才脱身。”

皮果提先生又轰然大笑，爱妮丝和我也陪着他笑。

“不过，我应该为那个人说几句公道话，”我们笑得都没力气了后，他又擦擦脸接着说道，“她完全照她应许我们那样的做了，而且做得更好。再没有哪个女人像她这样诚心、真实并道地地帮忙了，卫少爷。我从没看到她有一分钟感到孤单过；哪怕在我们眼前的只有我们陌生的殖民地，她也没那样。自她离开英国，我敢向你担保，她再也没想念那老头子了。”

“现在，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米考伯先生，他呢？”我说道，“他已还清他在这里欠的一切债了——连特拉德尔的期票也兑付了，你记得的，爱妮丝——所以，我们推测他自然境遇不错。可他最近的情形怎么样呀？”

皮果提先生微笑着把手伸进胸前衣袋里，拿出一个折得平平的纸包，然后小心翼翼从那里取出一小张怪怪的报纸。

“你知道，卫少爷，”他说道，“由于我们很富足了，我们已离开内地，到了我们称作市镇的一个地方，就在米德尔具港附近。”

“米考伯先生在你不远的内地吗？”我说道。

“啊，是呀，”皮果提先生说道，“尽心尽力做事。我再没见过有什么上流人像他这样尽心尽力做事。我看到他那秃脑袋在太阳下流汗时，卫少爷，我几乎认为他那个脑袋准会化掉的呢。现在他是一个区长。”

“一个区长，嗯？”

皮果提先生在报纸上指着一段。那报是《米德尔具泰晤士报》。我把那段大声读出来：

昨天在大旅店大厅公宴我们显赫的殖民地同胞和本地士绅米德尔贝区区长威尔金·米考伯先生。来宾甚多，将那大旅店挤得水泄不通。在走廊和楼梯上的来宾未计在内，仅取餐者便不下47人。米德尔贝的仕女、名流和贵绅，齐向如此应受尊敬、如此才华横溢、如此名声远扬的人表示敬意。主持人系麦尔博士（米德尔贝殖民地萨伦学校校长）等贵宾坐于其右。在餐后演唱了赞美诗（诗唱得极美妙，我们不难听出其中有天才歌唱家威尔金·米考伯先生之公子如银铃般之声音），例行为效忠国家干杯的仪式举行了多次。继而由麦尔博士发表非常充满感情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建议为“我们的贵宾、本镇的光荣干杯。但愿他要不是因为高升就永远不离开我们，但愿他在我们之间取得的成就使他永远不能高升！”干杯时的欢呼声无法形容，一次次落下复又升起，有如大海之汹涌波浪。威尔金·米考伯先生起身致词，这才终于令全场安静下来。在目前本报人手才力均缺之情形下，欲全部记下我们尊敬的先生那高雅流畅的演说实难办到！在此仅做此简短介绍：那是一篇雄辩机锋的杰作，其中一些片段特别提到他成功之本，并告诫年轻听众当谨慎，切勿欠负无力偿还之债务；这些教诲令最刚强之人也感动得声泪俱下。他又举杯，祝麦尔博士，祝米考伯太太（该夫人风度优雅地在侧门行礼领情，那里还有众美人站在椅子上，既见识那盛况，也为其增色不少），祝利吉尔·贝格斯太太（前米考伯小姐），祝麦尔太太，祝威尔金·米考伯先生之公子（他风趣地说，他认为自己无法用演讲致答，如允许，他可用一曲代之，会众因此而大笑）祝米考伯太太的娘家（当然在国内系名门望族）等等，等等。典礼结束后，桌子如被魔杖点过般移开，舞会开始。在歌舞之神的信徒中，威尔金·米考伯先生之公子和麦尔博士之四小姐海伦娜女士尤为令人注目。众人尽欢，直至太阳神驱车将至方才散会。

我又回头去看麦尔博士的名字。在这么快乐的报导中看到那米德塞克斯审判官先前的穷助教麦尔先生，我真是高兴。这时，皮果提先生又指着报纸的另一部分，我的目光落到我自己名字上，于是我读道：

致名作家大卫·科波菲尔

我亲爱的先生：

自上次面晤，已为时甚久，想文明世界大多民众均已熟

悉先生之道貌矣。

我亲爱的先生，我虽不能见我青年时代之友（盖我尚无左右自身环境之力）但须臾未忘君之辉煌。

诗圣彭斯有诗云：

“惊涛巨浪，一海相隔；”

然君之心灵盛聚我仍得以赴之。

是极，值我辈共同尊重之人离此返国之际，我亲爱的先生，我必借此良机，代表本人，亦代表全体米德尔贝之居民，感谢先生施于我之厚恩。

奋力向前，我亲爱的先生！君之名望已传闻此间，君之大作已为此间所拜读欣赏。我虽知与君相隔甚远，却并不为之感觉孤独或忧伤并因此而恍惚惆怅。向前奋进，我亲爱的先生，前途无量！米德尔贝居民必心存喜乐，企盼得教益于先生！

我一息尚存，便于此地厕身众人间敬仰先生。

区行政官

威尔金·米考伯敬上

阅读那份报纸其它内容，我发现米考伯先生就是该报勤奋并受器重的通讯员。在同一份报中，还登有他写的有关造桥的另一封信，还有他的书信集不日出版之广告（精装一册，并附大量说明补充）；此外，如果我没太糊涂，那篇社论也是他的大作。

皮果提先生住在我家期间，我们在很多个夜晚谈了许多有关米考伯先生的事。他在英国的整个逗留期间都住在我家——我想不到一个月——他的妹妹和我的姨奶奶都来伦敦看他。他动身时，爱妮丝和我送他上船。在人间，我们再也不能给他送行了。

他动身前和我一起去了雅茅斯，去看我在墓地为汉姆建的小碑。我依照他请求为他把那朴素的碑铭抄下时，见他俯下身去，从墓上拔了一束草，又抓了一把土。

“给爱米丽的，”他一面把那些东西放入怀中，一面说道，“我答应了的，卫少爷。”

第六十四章

最后的回顾

现在，我的传记写到结尾了。在结束本书前，我再来作一回顾——最后一次了。

我看到和爱妮丝共走人生的我自己，我看到我们周围的孩子和朋友；我也听到我前进时对我予以关心的声音。

在那飞快过去的人群中，哪些脸我觉得最清楚呢？看哪，当我在思想中问我自己这问题时，这些脸都向我转过来了！

这是我姨奶奶，戴着度数更深的眼镜，一个 80 多岁的老太太仍身子笔挺，而且还能在冬日里一口气走 6 里路呢。

总和她在一起的是我那慈祥的老保姆皮果提，她也戴上了眼镜，总在夜里凑近灯光做针线活，身边总放着块蜡烛头，一条放在小房子里的尺，还有一个盖子上绘有圣保罗教堂的针线匣。

在我小时候，皮果提的双颊和双臂是那么硬、那么红（那时我奇怪鸟儿为什么不放掉苹果而来啄她），现在它们也干了、发皱了。她那曾使她脸部近眼部显得发黑的眼睛也变得淡些了（但仍闪光），可她那粗糙的食指却一点没变，而过去我曾把它和香料擦子联想在一起；后来，我看到我最小的孩子握着她的食指从我姨奶奶身边摇摇摆摆向她走去时，我就想起我刚学走路时我们家里的小客厅。我姨奶奶多年不曾满足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真的做了一个真的、活的贝西·特洛伍德的教母；朵拉（二女儿）说她把贝西惯坏了。

皮果提的衣袋里有一件很大的东西。原来就是那本鳄鱼书。这时，这书已很破旧了，其中有些更已补过，可是皮果提把它当作一个珍贵的纪念品向孩子们出示。看见从鳄鱼故事中抬起来看我的我自己那张幼稚的脸，我记起我的旧相识——那个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我觉得很奇怪。

今年暑假里，我发现在我的儿子中，有一个老头儿在做大风筝，他无法形容的那样欢天喜地向天上望。他高高兴兴和我打招呼，连连又点头又挤眼，还低声说：“特洛伍德，你听了准高兴，我没别的事干时，我就要写那呈文了。你的姨奶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人，老弟！”

那位拄杖驼着背的贵妇人是谁？她脸上仍刻有昔日骄傲和美丽的痕迹，看得出她无力地和内心那易怒、迟钝、骄横、暴躁的东西抗争着。她在花园里，身边站着一个嘴唇上有道白色疤痕的女人，这个女人样子尖刻阴郁，已憔悴了。让我听听她们在说什么。

“萝莎，我已忘了这位先生的姓了。”

萝莎向她弯下身子，对她叫道：“科波菲尔先生。”

“看到你，我很高兴，先生。看到你服丧，我很难过。希望时间能减轻你的悲哀。”

她那暴躁的侍从斥责她，告诉她我没有服丧，并费力地提醒她应再看看我。

“你见过小儿了，先生，”那年长的夫人说道，“你们和好了吗？”

她痴痴看着我，手放到前额上呻吟起来。突然，她用一种可怕的声音叫道：“萝莎，过来。他死了！”

萝莎在她脚前跪下，时而安慰她，时而和她争吵，时而恶狠狠地告诉她说：“我一直就比你更爱他呢！”时而又把她像病孩那样搂住，拍她入睡。我就时时看到她们这样，年复一年过着日子，我就在她们这样时离开了她们。

从印度回国的是什么船？那个嫁给一个大耳朵、老叫个不停的苏格兰——老富翁的英国女人是谁？难道这会是朱丽亚·米尔斯？

这真是朱丽亚·米尔斯，骄横，华贵，由一个黑种男子用金盘子托着名片和信给她，又由一个头扎着鲜艳围巾、身着细麻布衣的棕色女子在她的化妆室里伺候她吃饭。可是，这时的朱丽亚不再记日记了，也不再唱《爱情的挽歌》了，只是一个劲和那好像披了一张晒黑的皮的黄熊样的苏格兰富翁吵个不停。朱丽亚的脖子都被金钱锁住了，她再也不想别的或说别的了。我还是喜欢在撒哈拉沙漠的那个她呢。

也许这才是撒哈拉沙漠呢！虽然朱丽亚有一所美仑美奂的豪屋，有尊贵的客人，日日有穷奢极华的宴席，可她身边却没有青葱的植物，没有任何可以开花或结果的东西。朱丽亚所说的“交际场”我是知道的，那里有从专利局来的杰克·麦尔顿先生。这人看不起为他谋到这职务的人，竟对我把博士称作“很有趣的老古董”。既然交际场里就是这些如此没有价值的男男女女，朱丽亚，既然交际场的教化只使人对任何有利或有碍人类的事都公然冷漠无视，我想我们已经在同一个撒哈拉中迷了路，还是找出路为好呀。

看，那永远和我们做朋友的博士仍矻矻啃啃编他的《辞典》（编到D部什么地方了），享受家庭和夫人的温馨。还有那个威风已大减的老兵。她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指手划脚了。

再后一点，我发现了我亲爱的朋友老特拉德尔。他忙忙碌碌地在学院的律师事务所里工作。在他还不曾秃的那部分脑袋上，头发因为律师假发的不断磨擦而比以前更不听话了。他的桌上放有厚厚的一摞摞文件；我向四下张望时说道：

“如果苏菲是你的秘书，那，特拉德尔，她一定会忙坏了！”

“你可以那么说，我亲爱的科波菲尔！不过在灰院的那些日子是多美妙的日子啊！是不是？”

“是她说你有一天会成法官那个时候吗？可那时这话还没成为人们常说的事呢！”

“不论怎样，”特拉德尔说道，“如果我万一做了法官——”

“嘿，你知道你就要当上了。”

“行了，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等到我做了法官，我要像我以前宣布的那样，把这事讲出来呢。”

我们臂挽臂走出来。我要和特拉德尔去赴家宴——今天是苏菲的生日。走在路上，特拉德尔对我讲起他的幸运。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我真地能把我一向最挂在心上的事办成了。哈雷斯牧师已拿到四百五十镑的年俸；他的两个男孩也受到最好的教育而成了有名望有根底的学者和好人；三个女儿都高高兴兴成了家，还有三个和我们住在一起；另有三个则自克鲁勒太太去世后就为哈雷斯牧师管理家务；这些女孩都很快乐。”

“除了——”我暗示道。

“除了那个美人儿，”特拉德尔说道，“是呀，她和那样一个无赖结了婚，真是不幸。不过，那人的确有种让她一见倾心的外表和风度。但是我们已把她接到我们家安顿下来，摆脱了那人。我们一定要让她再打起精神来。”

特拉德尔的住宅是——很可能是——他和苏菲夜里散步时常加以分配布置的那些房子之一。那房子很大，可特拉德尔把他的文件放在他的更衣室，和靴子什么放在一起；他和苏菲则挤到上面的房间里，那最好的房间留给美人儿和那些女孩们住了。家里再没空闲的房间了——因为总有我也弄不清的女孩子为了这个或那个意想不到的原因住在这儿，而且一直住着。我们进门时，她们成群接队跑下楼来到门前，把特拉德尔传来传去地亲吻，直到他透不过气来。可怜的美人常住这里，她如今是一个带了一个小女儿的寡妇。在苏菲生日宴会上，有三个已结婚并带着各自丈夫来的女孩，还有某个丈夫的几兄弟，另一个丈夫的表弟，另一个丈夫的妹妹——看样子她和那个做表弟的已订了婚，特拉德尔还是和过去一样朴实、一样坦诚，他这时像一个族长一样坐大大餐桌的另一头；苏菲坐在他对面的主位上对他微笑，两人中间那些亮闪闪的餐具决不再是不列颠金的了。

当我此刻抑制我要继续写的愿望时，那些脸都消失了。但是，有一张像天国之光一样照在我身上，使我看清了一切。这张脸高出一切之上，超出一切之外。这张脸长留不消。

我转过头去，就看见我身边那美丽宁静的脸。我的灯光暗下去了，我已写到深夜了，但那个亲爱的人仍陪伴我，没有她就没有我。

哦，爱妮丝，哦，我的灵魂。当我一生真的走完时，但愿你的脸也像这样伴在我身边；当现实的一切都像我此时抛开的影子那样在我眼前融化散去时，但愿我仍能看到在我身边向上指着的你！

